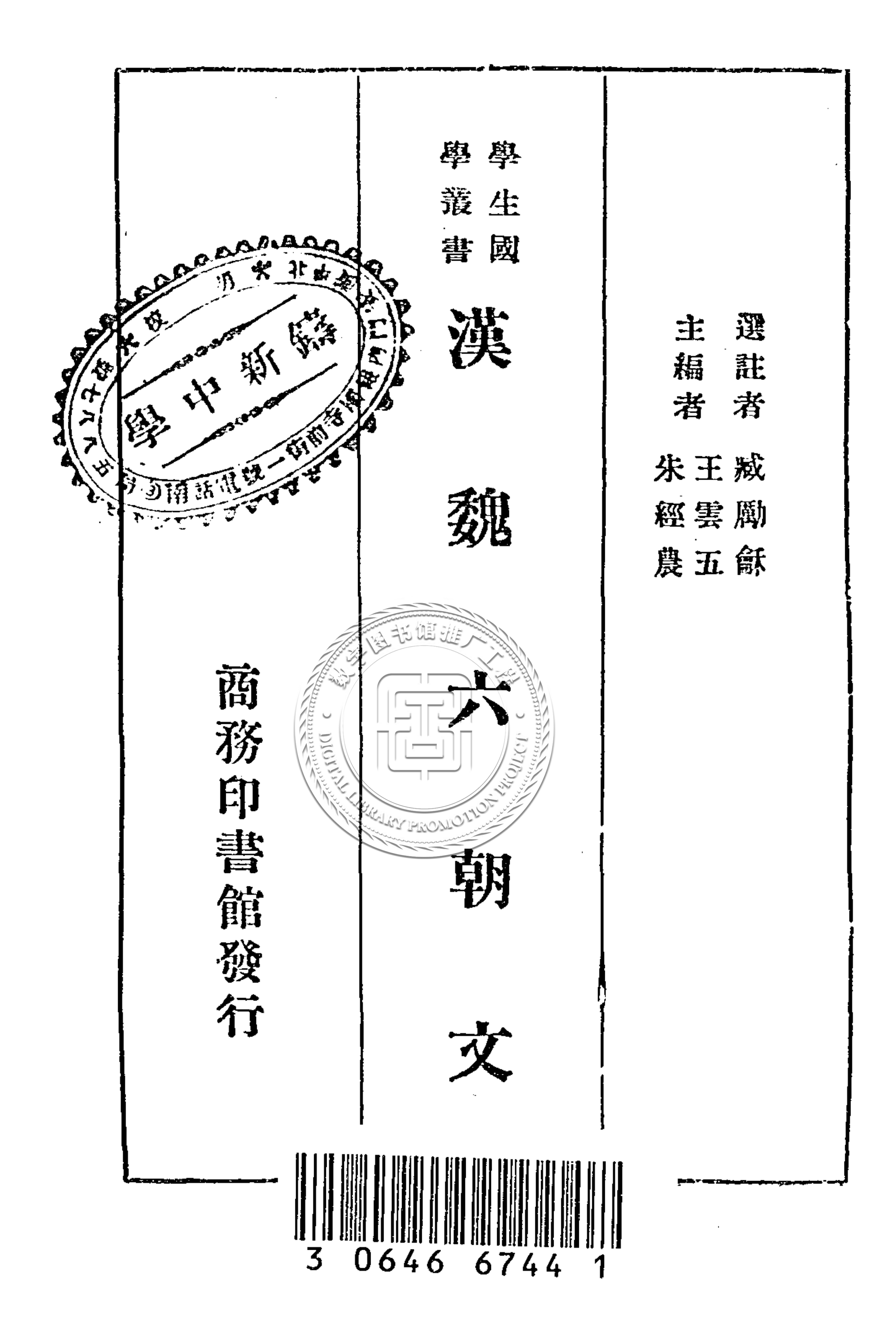


新中學文庫

漢魏六朝文

臧勵龢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選註者 臧勵龢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生國學叢書

漢魏六朝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刋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序言

漢魏六朝，文學遞變之時代也。前乎此者爲周秦，駢文絡乎散文之間，韻文絡乎不韻文之間，蓋流露於不覺，非有意爲之也。漢時，賈鼂董劉諸家，其文章面目，猶未離古；武帝時，司馬相如創爲辭賦，競尚宏麗，其後揚雄班固，從而效之，而文格一變，駢文與散文，韻文與不韻文，始截然分離；東漢之末，建安七子，崇尚文辭，遂成風俗。寖假而尚排偶，諧聲韻，散文歇寂，駢文代興；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甚。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大同以後，爭馳新巧，徐庾之風大行，聲病之律彌甚，風雲月露，累牘連篇，香草美人，空言寄意，以儒素爲古拙，以辭賦爲君子，『其聲輕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雖不免爲退之所譏，然隨時代而升降，風會所趨，亦不期然而然也。古之時，文以載道，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以行爲文之本，文爲道之表見者耳；孟荀以

道鳴，楊墨管晏老莊申韓諸家以術鳴，然其術之所長者，未嘗不包於道之中。兩漢以後，醇儒雖少，而文景之時，諸家奏議，指陳時政，大旨主乎經世，即相如之辭賦，雖多虛辭濫說，而意存諷諫，非誕妄貢諛者比；魏晉而降，競以辭勝夸過其理，與文以載道之旨遠矣；然采不滯骨，鍊不傷神，峭奇淡宕，淸麗芊緜，各極其勝，文人之文要亦未可厚非。本編所選，上起兩漢，下迄六朝，凡有功世道之作，妃黃儷白之篇有美必收，各體具備，在今之時代，此等文字，於社會潮流，固似可擯，而探稽古籍，取法乎上，亦未能偏廢，學者各就其意讀之可也。選注既竟，因書數言於簡端。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武進臧勵龢識

凡例

本編上起漢初，下終陳末，甄錄之文，不拘駢散，以其人之先後爲次，諸家之同異，時代之升降，均可於此覘之。

近代選文諸家，如姚鼐之分爲十三類，曾國藩之分爲三門十一類，以類相從，固便於研究。然如馬援誡兄子嚴敦書鄭玄戒子書，曾氏錄入詔令，後人頗以爲病；且有無類可歸者，亦復難於排比；本書旣以時代爲次，故不復分類。

史漢及諸史之紀傳序贊，可讀者多，以另有專輯，本編概不甄錄。賈誼陳政事疏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楊惲報孫會宗書，諸葛亮出師表等，以均於本傳中登錄全文，本編避免重複，亦不錄入。至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後出師表，雖傳誦已久，然語氣不類，後人詆爲僞作，並從删創。

辭賦宏麗，首推漢京，司馬相如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長楊，班固之兩都，

允稱傑作；本編限於篇幅，祇選子虛上林二賦以見例，其他諸作，形式性質，大抵相類，概不錄入。

各體文字，至漢以後而大備，本編雖不分類，然如論說奏議詔令書牘箴銘碑傳序記哀祭等類，亦無不各舉數篇，藉示準的。

本編各文，皆精心選輯，其關於論事者，如賈誼過秦論江統徙戎論之類是；其關於諷諫者，如賈山至言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諸賦是；其關於寓言者，如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陶潛桃花源記之類是；其關於世道人心者，如劉峻廣絕交論范寧罪王何論之類是；其關於文學者，如許愼說文序郭璞爾雅序陸機文賦鍾嶸詩品序之類是；其關於道德者，如崔瑗座右銘蔡邕女誡之類是；游戲之文，亦酌收一二，以備一格。

各家文字，有以博大稱者，有以宏麗稱者，有以奇峭稱者，有以澹宕高潔及風華清豔稱者，本編所選，擇其思深旨遠骨勁氣完情韻兼至者爲主，其腴而近

俗織而傷雅者，概不羼入。

本編所選，俱從善本中選出，訛奪異同，皆詳愼考正，衍文俚字，悉從删削。

本編注釋，皆參酌各家，擇善而從；舊註訛誤及未備者，悉爲訂正增補；其有蒐採所不及者，謹守闕疑之義。海內博雅，不吝見告，尤所欣幸！



目錄

漢文

後漢文

魏文

晉文

宋文

齊梁文

陳及北朝文

漢文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㊀

皇帝㊁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㊂棄外，奉北藩于代，㊃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㊄高后㊅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㊆暴乎治；諸呂㊇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㊈賴宗廟㊉之靈，功臣⑪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⑫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⑬

㊀漢文帝高祖中子，名恆，初封代王，周勃平諸呂，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以敦朴爲天下先，爲三代後賢主。南粵，史記作南越，越卽粵也，今廣東廣西地。趙佗，秦眞定人，爲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死，佗行南海尉事，秦滅，自立爲南粵武王，漢高帝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高后時自尊爲南粵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邑，文帝立，復使陸賈往，以此書讓之，佗覆謝，去帝號，建元四年卒。㈡古有三皇五帝，秦始皇滅六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因自稱曰皇帝㈢朕音振（ㄓㄣ），上聲，古者貴賤皆自稱曰朕，秦始定爲皇帝之自稱。高皇帝，秦末沛人，姓劉，名邦，字季，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項羽立爲漢王，後破項羽，卽帝位，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自此始，在位十二年。古謂非嫡出子曰側室，左傳文十三年「趙有側室曰穿」是也。文帝爲薄姬所生，故自謂側室之子。㈣古有代君，在常山北，爲趙襄子所滅，高帝初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十一年冬，破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故云棄外奉北藩於代㈤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子，呂后所生，在位七年。卽世，猶去世也。㈥高后，高帝后，姓呂，名雉，惠帝崩，后臨朝稱制凡八年。㈦誖音佩（ㄆㄟˋ），亂也，又乖也。㈧諸呂指呂產呂祿輩，高后旣臨朝，封呂氏四人爲王，后崩，周勃陳平等族誅諸呂。㈨它，古佗字，與他通；它姓子指少帝。初高后命惠帝后取他人子養之。㈩宗謂祖宗，廟號以祖有功而宗有德，故統稱之曰宗廟，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⑪功臣指周勃陳平等。⑫不釋，辭讓帝位，不見置也。⑬此段敍由代入卽帝位。

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㈠書，求親昆弟，㈡請罷長沙兩將軍，㈢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㈣親昆弟在真定㈤者，已遣人存問；㈥修治先人冢。㈦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㈧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㈨

㈠隆慮侯，周竈也，卽高后所遣擊佗者。㈡求遣兄弟之在眞定故鄉者。㈢長沙，漢王國，封吳芮，在今湖南。兩將軍，卽遣擊佗者。㈣博陽侯，周聚。㈤眞定，漢眞定國，又爲恆山郡，後改常山郡，今直隸正定縣。㈥遣使往候曰存問。㈦文帝在眞定爲佗親冢置守官，以時奉祀。㈧南郡，秦置，今湖北省江漢一帶之地。㈨此段存省兄弟墳墓，勸令息兵。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㈠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㈡長沙土也。』朕不能㈢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㈣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㈤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㈥通使如故！㈦

㈠犬牙相入，相錯如犬牙也。言將畫清兩國地界，意在征討。㈡介，隔之意。㈢能，一作得。㈣服領

以南言南服五嶺以南。㊄亡與無通。㊅終今以現在爲限。以來猶以後。㊆此段不貪其土地，勸去帝號。

故使賈㊀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㊁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㊂王。願王聽樂娛憂，㊃存問鄰國！㊄

㊀賈陸賈也。㊁以棉裝衣曰褚，分上中下者，棉之多少厚薄之差也。㊂遺音位（ㄨㄟ），投贈也。㊃聽樂娛憂，謂聽樂以消其憂也。㊄鄰國謂東越及甌駱等。

南粵王趙佗上漢文帝書㊀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㊁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㊂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㊃時內㊄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㊅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㊆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㊇卽予，予牡，㊈毋與牝！㊉』老夫處辟，⑪馬牛羊齒

已長，⑬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

㊀趙佗得文帝賜書，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爲此書以報文帝。㊁昧死言冒昧而犯死罪，謙辭也。陛下天子之稱；陛，天子階也。獨斷『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陛側，以備不虞，人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 ㊂璽音徙（ㄙㄧ），印也，古時尊卑共之，秦漢後惟天子印稱璽。 ㊃外臣古時此國之臣，對他國之君自稱之辭，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此言外臣者，猶言外國之臣也。 ㊄內與納同。 ㊅甚厚一本作厚甚。 ㊆細士猶言小人也。 ㊇予與與同。外粵言非中國，故云。 ㊈牡陽性禽獸。 ㊉牝陰性禽獸。與牡不與牝，即不能生育，死即絕雖予猶不予也。 ⑪辟，同僻；處辟言處於僻地也。 ⑫齒年也。馬牛羊自稱之謙辭。

又風聞㊀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㊁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㊂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㊃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㊄故敢

發兵以伐其邊。

㈠風聞言得之傳聞也。㈡誅論謂論罪而被誅也。㈢振起也。㈣使使上使字，役也，令也，下使字，受命而聘問之人也。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幷王之。』因發兵攻長沙邊。

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㈠其衆半羸，㈡南面稱王；東有閩粵，㈢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㈣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㈠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其地爲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及河內以南，順化以北，清華乂安等處。㈡羸音纍（ㄌㄨˋ），瘠也，疲弱也；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㈢閩粵亦作閩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粵人所居，故曰閩粵，漢時有閩粵王。㈣長沙見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注。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

食不敢味，目不視靡曼之色，㈠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

㈠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

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㈠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㈡五百，桂蠹㈢一器，生翠㈣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㈠故號指高帝所封之南粵王號也。 ㈡紫貝一名文貝，殼質白如玉，有紫斑，大者至尺餘，亦稱砑螺。 ㈢桂蠹桂樹中蝎蟲也；一說，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 ㈣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臘而賣之者，故此云生翠。

賈山至言㈠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㈡修身於內，成名於

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㊂百姓任罷，㊃赭衣㊄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㊅天下嚮㊆應者，陳勝㊇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㊈而西至雍，㊉離宮⑪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⑫殿高數十仞，⑬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騖馳，⑭旌旗不橈，⑮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⑯於天下，東窮燕齊，⑰南極吳楚，⑱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⑲厚築其外，隱以金椎，⑳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㉑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㉒合采金石，冶㉓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㉔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㉕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㉖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㉗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㉘

㊀賈山 漢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灌嬰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至言 卽直言之謂。㊁韋帶 以單韋爲帶，無飾也。指貧賤之人。㊂數 音朔（ㄕㄨㄛ），頻數也。㊃任 役事也。罷 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㊄赭衣 赤色之衣，古囚徒服之，因謂罪人爲赭衣。㊅譁 與呼同。㊆嚮 與響通，易繫辭：『其受命也如嚮。』漢時響多作嚮。㊇陳勝 秦陽城人，字涉，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自立爲楚王，自此羣雄並起，遂以亡秦，後爲其御莊賈所殺。㊈咸陽 秦孝公所都，今陝西長安縣東之渭城故城。㊉雍 漢時縣，屬右扶風，或謂卽古九州中之雍州，非是。⑪離宮 行宮，古帝王出巡，築之以爲駐蹕之所。⑫阿房 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宮之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⑬八尺曰仞。⑭鶩馳 猶奔馳也。⑮橈 一或作撓，屈也。⑯馳道 天子道也。⑰燕齊 二國名，燕國在今直隸地，齊國在今山東地。⑱吳楚 二國名，吳國在今江蘇地，楚國在今湖北地。⑲三丈而樹 三丈爲中央之地，惟皇帝得行，兩旁樹之以爲界也，詳見三輔皇圖。⑳隱 築也，謂以鐵椎築之；一說，隱，卽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㉑驪山 在陝西臨潼縣東南，亦曰麗戎之山，秦始皇葬此。㉒三泉 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史記始皇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槨。』㉓治 一本作治。

㈣翡翠，鳥名，雄曰翡，雌曰翠；一說，鳥各別類，非雌雄異名也。 ㈤瘞，即埋字。 ㈥遂顆，顆，謂土塊，言塊上生遂者耳，北土通呼物一凷爲一顆，凷即顆字。 ㈦蠶食，言侵蝕他國之土地，如蠶之食葉也。 ㈧此段言秦亡之慘以悚聽。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㈠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㈡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㈢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㈣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㈤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㈥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㈦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㈧之智，孟賁㈨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㈩士傳言諫過，⑪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⑫執爵而酳，⑬祝饐在前，祝鯁在後，⑭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⑮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⑯視⑰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而不聽也。⑱

㈠磽音敫（ㄑㄧㄠ），瘠薄也。㈡江皋江岸也。㈢猥盛也。㈣關龍逢夏桀臣，諫桀，被殺。箕子比干商紂之諸父，論語微子：『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㈤文王周武王之父，名昌，商紂時爲西伯，施行仁政，有天下三分之二。㈥芻蕘執賤役之人也，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草之供燃燒者。㈦萬鈞言其重也，一鈞三十斤。㈧堯舜唐虞二代之帝，堯禪舜，舜禪禹，爲上古聖主。㈨孟賁齊人，秦武王好力士，賁往歸之，能生拔牛角；賁音奔（ㄅㄣ）。㈩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⑪此句不應獨有

過字，蓋涉下文而衍，漢紀無過字。　(十二)餽，與饋同，進食之謂也。　(十三)酳，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其口也。(十四)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易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　(十五)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十六)古天子設三老五更，養之於太學，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一說，各爲一人而皆老者云。　(十七)視，讀曰示。　(十八)此段言古人能養直士，從諫臣，故興也。

昔者秦政(一)力幷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二)築長城(三)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四)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五)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六)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

東巡狩，㈦至會稽瑯琊，㈧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㈨縣石鑄鐘虡，㈩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⑪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⑫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⑬秦皇帝計其功德，度⑭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⑮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⑯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⑰此之謂也。⑱

㈠秦政，卽秦始皇，政其名也。㈡六國，戰國時韓趙魏齊楚燕也，皆爲秦所幷。郡縣，秦始皇幷六國，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爲郡縣之始。㈢長城，秦始皇使蒙恬所築，起臨洮，迄遼東，在今長城之北，

蒙古境內，今之長城，乃明之九邊，非秦之長城也，見近人張相文長城考。㈣陳涉即陳勝，見前。㈤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㈥罷讀曰疲，次下亦同。㈦巡狩，天子巡行諸國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見書舜典。㈧會稽瑯琊，二山名。會稽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瑯琊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秦始皇嘗刻石頌功德於此。㈨統，繼也。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一說，統，治也，言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㈩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虡，音巨（ㄐㄩ），猛獸之名，鐘鼓之柎之飾也。⑾絫，古累字。⑿謚法，死而以行爲謚也，周時始有此制。⒀秦始皇以爲謚法乃子議父臣議君也，因廢之，自稱始皇帝，其後則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傳之無窮。⒁度，音鐸（ㄉㄨㄛ），量也。⒂亡讀如無，次下同。⒃媮與偸同。⒄匪言不能四句，見詩大雅桑柔篇。⒅此段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㈠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

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㊁而後爲之服，錫縗麻絰而三臨其喪，㊂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㊃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㊄而令聞不忘也。

㊀濟濟多士二句，語見詩大雅文王篇。濟濟，多威儀也。 ㊁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 ㊂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布八十縷爲升。麻絰，喪服所用麻也，在首在腰皆曰絰。三臨其喪，言三次臨其喪也。禮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三往，卽三臨也。 ㊃法服，法制所定之服也。 ㊄后世，同後世，后與後通。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㊀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㊁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㊂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㊃

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五)百官之隳(六)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七)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八)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九)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十)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十一)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十二)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十三)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十四)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十五)食，今(十六)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十七)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十八)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十九)故君子不常見

其齊嚴之色，(二十)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二十一)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二十二)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二十三)

(一)術，與述同；一說古述字爲遂，術追，猶言遂追來孝也。遂，同聿，語辭也。(二)訢訢，讀如欣欣，喜也。(三)精白者，厲精而爲潔白也。(四)毆，與驅同。(五)解，讀曰懈。弛，放也。(六)墮，通惰，懈也。(七)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算賦也。(八)大臣者，既官之爲大臣矣，而言公卿者，言賜爵也，非三公九卿之謂也。(九)衣，讀去聲，謂服之也。書背，古者於罪人，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着於背，表示於人。(十)而賜之衣，言罪人已赦歸，與父子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曾衣赭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十一)說，讀如悅。(十二)戰國時稱六國爲山東，以其在崤函之東也，故名；一說，太行山以東爲山東。(十三)癃，能病也。(十四)須臾，毋死，猶從容延年之意也。(十五)鄉，讀如向。(十六)當，訓爲卽，通鑑

引今作而。(十七)靡不有初二句，語見詩大雅蕩之篇。(十八)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皆於此行之，其制歷代不同。(十九)媟與褻通，狎也。(二十)見讀現，顯示也。齊殿卽齊莊，漢避明帝諱改齊；讀曰齋。(廿一)方道也。(廿二)遊不失樂言與樂同節也。(廿三)軌法度也。此段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燕遊。

賈誼過秦論㈠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㈡擁雍州㈢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㈣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㈤并吞八荒㈥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㈦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㈧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㈨

㈠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世稱賈太傅，又稱賈長沙，以其年少秀才，又稱賈生。過秦論，論秦之過也，共三篇，上篇言始皇之過，中篇言二世之過，下篇言子嬰之過，茲錄其上篇。㈡秦孝

公；穆公十六世孫，名渠梁，自穆公而後，累世衰微，至孝公教耕戰，致富強，遂後世有天下。殽函；殽山函谷也。殽一作崤，殽山在河南洛寧縣北，有二，故稱二殽，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爲秦時重險。㊂雍州；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甘肅及青海額濟納之地皆是。 ㊃席卷言取天下如卷席之易也；卷，與捲同。㊄囊括；謂囊而括之也，括，結囊也。四海；古謂中國四境皆環海，故稱中國曰海內焉。 ㊅八荒；八荒四方及四隅謂之八方，此言八方荒遠之外也，說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 ㊆商君；戰國時衞人名鞅，相秦孝公定變法令，孝公封之於商，故曰商君，孝公卒，被殺。 ㊇連衡；連六國以事秦也；衡，與橫同。 ㊈西河；黃河以西之地，魏歷次割讓於秦，其地在昔本有屬秦而爲魏取者，正是乃盡規復之，且地區益廣耳。此段言孝公之強國。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㊀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㊁西舉巴蜀㊂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㊃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㊄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㊅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㊆趙有平原㊇楚有春申，㊈魏有信陵，㊉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⑪并

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十三)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十四)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十五)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十六)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十七)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十八)之師，逡巡(十九)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二十)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二十一)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二十二)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二十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二十三)享國日淺，國家無事。(二十四)

㈠惠王；惠文王，孝公之子，名駟。武王；惠文王之子，名蕩。按惠王武王，四字一作惠文武昭，昭，昭襄王也，武王之異母弟，名稷。㈡漢中；今陝西秦嶺以南南鄭等縣地。㈢巴蜀；古二國名，巴今四川巴縣地，蜀今四川成都等縣地。㈣會盟；古者諸侯會集，歃血立誓，以維持和平者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語見左傳。㈤美，一作饒。㈥合從；聯合六國以敵秦也；從，與縱同。㈦孟嘗；即田文，齊之公族也，爲齊相，稱孟嘗君。㈧平原；即趙勝，相趙，封於平原，稱平原君。㈨春申；即黃歇，相楚，封春申君。㈩信陵；

即魏公子無忌，信陵君其封號也。四公子皆好客，而信陵君在四公子中爲最賢。（十一）約從離橫言六國締約爲從，以離秦之橫也。（十二）中山國名。今直隸定縣地，爲魏所滅。（十三）甯越中牟人，苦耕作之勞，發憤學十三年，而周威公師之。徐尙宋人。蘇秦洛陽人，說秦惠王不用，往說燕趙，合六國之從拒秦，秦爲從長。杜赫周人。（十四）齊明東周臣，後事秦楚及韓。周最東周成君子。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昭滑楚人。樓緩魏相。翟景即魏翟強，見戰國策。蘇厲秦弟，齊臣。樂毅魏人，仕燕昭王，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薨，惠王用齊人反間，使騎劫代之，毅奔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十五）吳起衞人，事魏文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後被譖奔楚，楚任之爲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之，卒爲楚所殺。孫臏齊人，孫武之後，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爲魏將，嫉臏之能，刖其足，齊淳于髡使魏，載臏歸，威王以爲師，魏攻趙，臏伐魏，設計困涓，涓智窮自刎，臏由是名高。帶佗楚將。兒良王廖呂氏春秋審問覽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皆天下豪士也。』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兒良作兵謀貴後。』兒，讀倪，廖，讀留。田忌齊將，伐魏，三戰三勝。廉頗趙將，惠文王時破齊，孝成王時破燕，因罪亡魏，趙數困於秦兵，欲復用之，而頗年已老，又爲人所讒沮，不復用。趙奢趙之田部吏，秦伐韓，趙王令

趙奢將而救之；大破秦軍，封馬服君。朋，一作倫。(十六)叩關之叩字，漢書作仰，史記作叩，叩，擊也，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十七)九國即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十八)逡，音俊（ㄗㄩㄣ），平聲；逡巡，遷延之意。(十九)鏃音族（ㄘㄨ），箭頭也。(二十)奉，一作賂。(二一)北從二人相背，有背向意，故謂敗走曰北；史記管晏傳：『吾嘗三戰三北。』(二二)漂鹵言血可漂鹵，猶書武成言血流漂杵也，漂，浮也，鹵，與櫓通，大盾也。(二三)延，一作施，施讀如異，延也。孝文王昭襄王子，名柱，在位一年。莊襄王孝文王子，名楚，在位三年。(二四)此段言惠王武王之強國。

及至秦王，(一)續六世(二)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三)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四)執棰拊(五)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六)之地，以爲桂林象郡，(七)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八)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九)卻匈奴七百餘里，(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十一)墮(十二)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十三)聚之咸陽，(十四)銷鋒鑄鐻，(十五)以爲金人十二，(十六)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十七)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十八)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十九)之固，金城(二十)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二十一)

(一)秦王，卽始皇，漢書卽作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卽帝位十一年。按誼之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以誼惡暴秦，不稱其謚也。(二)六世，孝公惠文武孝文昭襄莊襄。(三)二周，西周東周也，周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是爲河南公，後稱西周，至考王末年，河南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爲東周，後俱爲秦所滅。(四)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五)搖，杖也。拊，刀柄也。(六)百越，亦作百粤，其種落不一，故稱以百。(七)桂林象郡，皆郡名，桂林，今廣西北部，象郡，今廣東西南部廣西南部及安南之北部。(八)俛，與俯同。係，與繫同。(九)蒙恬，秦將。長城，見賈山至言注。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威震匈奴，始皇崩，二世立，恬自殺。(十)匈奴，北狄之強大者，今內外蒙古地。蒙恬以兵擊之，取其河南地。(十一)黔首，猶言黎民，以其首黑，秦因稱之爲黔首。(十二)墮，一作隳。(十三)兵，謂兵器也。(十四)咸陽，見賈山至言注。(十五)鐻，音巨（ㄐㄩ），與簴同，所以懸鐘鼓者。(十六)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十七)斬，一作踐。華，卽太華，五岳之一，在今陝西華陰縣南。

(十八)何，同呵；誰何，呵問之也。　(十九)自函谷關以西，秦嶺以北，總稱關中，因其地居函谷關嶢關武關蕭關散關中也。　(二十)金城言其堅固也，史記張良傳：『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二十一)此段言始皇之強。

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㊀甕牖繩樞㊁之子，甿㊂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㊃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㊄陶朱猗頓之富，㊅躡足行㊆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㊇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㊈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十一)

㊀陳涉見賈山至言陳勝注。　㊁甕牖繩樞言以敗甕之口為牖，以繩扁戶為樞也。樞，戶樞也。　㊂甿，同氓。　㊃陳涉為戍卒長，遣戍所。　㊄墨翟宋人，其學說以兼愛為主。　㊅陶朱即范蠡也，越人，既輔句踐滅吳，變姓名而之陶，自稱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三散之。猗頓，春秋魯人。問術於朱公，適河東，畜牛羊於猗氏之南，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　㊆行讀杭。　㊇而倔起什伯之中，一本無而字，倔作俛，什伯作阡陌。　㊈揭，高舉也。竿，竹之幹。言舉事倉卒，無旌旗以為號召，故揭竿以為標誌也。　㊉

羸瘠也。景與影同。⑫此段言秦之亡。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㊀非錟於句戟長鎩也；㊁適戍㊂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㊃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㊄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㊅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㊆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㊇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㊈

㊀鉏與鋤同，田事所用之器。耰讀如憂，似鋤之田器，而非鋤也。棘，木名。矜，白梃之類。㊁錟音談（ㄊㄢ），利也，與銛同；一本即作銛。句戟長鎩，言有鉤之戟與長矛也；句同鉤，鎩讀如曬（ㄕㄞ）。㊂適與謫同，謫罪也。戍，遠守之卒也。㊃鄉，讀如向；一作曩。㊄度見賈山至言注。絜讀若亦，比也。㊅萬乘，古者天子得有車萬乘，故僅以爲天子之稱。㊆招音翹（ㄑㄧㄠ），舉也。八州，秦居雍州，其外尚

有兗冀青徐豫梁揚荊八州。㈩七廟見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宗廟注。墮，一作隳。㈨此段言敗亡之故。

賈誼論積貯疏㈠

筦子㈡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㈢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㈣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㈤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㈥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㈦歲惡不入，請賣爵子，㈧既聞耳矣，㈨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㈩

㈠漢文帝卽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因上此疏，帝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

安百姓，見漢書食貨志通鑑因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然文帝二年，漢方二十七年，此云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㈠筦，與管同；筦子，管仲也，字夷吾，春秋時相齊桓公，霸諸侯，稱仲父，諡敬，亦稱管敬仲，所著書曰管子。㈢纖，細也。悉，盡其事也。㈣背本而趨末言棄農業而趨工商也；背，讀佩。㈤泛，覆也。㈥歷，罄極也。㈦狠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即心恐也。㈧賣爵子，賣爵又賣子也。㈨開耳，開於天子之耳。㈩近邊欲墮曰阽，故言危曰阽危，此段言靡財者多立廣竭蹶。

世之有饑穰，㈠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㈡卽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㈢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㈣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㈤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㈥

㈠饑，荒年也。穰，豐年也。㈡禹湯被之矣，謂禹曾遭水而湯曾遭旱也。㈢卒，音猝（ㄘㄨ；）卒然急遽貌。衡，橫也。㈤疑，讀曰擬，僭也。㈥此段言積貯以備兵旱。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㊀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㊁竊爲陛下惜之！㊂

㊀畮，畝本字。　㊁廩廩即凜凜，危也，說文本作廩，隸省作凜，此又假借廩字耳。　㊂此段結出本意。

賈誼弔屈原賦㊀

共㊁承嘉惠兮，俟罪長沙，㊂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㊃造託湘㊄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㊅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㊆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㊇謂盜跖廉，㊈莫邪爲頓兮，㊉鉛刀爲銛。⑪于嗟嚜嚜兮，⑫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⑬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⑭章甫薦屨兮，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

離(十六)此咎！

㈠誼爲長沙王太傅，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戰國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讒謫原於江南，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以死。誼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㈡共敬也，與恭通；一本卽作恭。㈢長沙見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注。㈣汨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㈤湘水名，湖南巨川也，發源廣西興安縣之陽海山，下流入洞庭湖。㈥詩小雅青蠅篇：『讒人罔極。』罔極，言無中正。㈦闒茸猥賤也。㈧伯夷殷時孤竹君之子，與其弟叔齊皆讓國逃去，武王克殷，恥食周粟，夷齊皆餓死於首陽山。一本作隨夷，則兼二人而言也。貪，一作溷。㈨盜跖春秋時，柳下惠之弟，日殺不辜，食人之肉，跖，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謂之盜跖。一本作跖蹻，亦兼二人而言也。㈩莫邪古女子名，闔廬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莫邪寘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曰干將，雌曰莫邪；邪，讀如耶。頓讀如鈍。(十一)鉛刀謂以鉛爲刀，言其鈍也。銛音纖（ㄙㄧㄢ），利也。(十二)于讀如吁；一本卽作吁。嚜，讀如默（ㄇㄛ），嚜嚜不得意也；一本卽作默

默。⑬康瓠謂大瓠也。⑭夫驥服鹽車上大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見戰國策。
⑮章甫殷冠名，卽緇布冠也。薦屨言反在屨下也。屨，一作屐。⑯離與罹同，遭也；下同。

訊①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②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③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④之神龍兮，沕⑤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蟂與蛭螾。⑥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⑦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⑧瞝九州而相君兮，⑨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⑩搖增翮逝而去之。⑪彼尋常之汙瀆兮，⑫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⑬固將制於螻蟻。

①訊，一作誶，告也，卽亂辭也，樂之卒章曰亂。②堙鬱，拂鬱也。堙，一作壹。③遰，音逝（ㄕ）；一本作逝。④莊子列禦寇：「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⑤沕，音密（ㄇㄧ），潛藏也。⑥蟂，一作蝦。蛭，水蟲也。螾，與蚓同。⑦般，分也，紛，亂也；一說，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⑧辜，一作故。⑨瞝，音螭（ㄔ），視也。古分天下爲九州，制各不同，禹貢爲冀兗青徐豫荊揚雍梁九州，爾

雅有幽營，無梁靑，周禮有幽幷，無徐梁。(十)徵，一作徵。(十一)一作遙增擊而去之。(十二)汙瀆；不泄之水也。(十三)鱣鱏；大魚也；鱏，一作鯨。

鼂錯論貴粟疏(一)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二)織而衣之也，(三)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四)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五)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六)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㈦

㈠鼂錯，漢潁川人，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景帝時，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帝用爰盎策，紿錯載行東市殺之。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此蓋與守邊備塞書同時所上，漢書以入食貨志，故本傳不載，蓋爲班固所分析爾。疏既上，文帝從其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上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 ㈡食，去聲，以食食人也。 ㈢衣讀去聲，以衣衣人也。 ㈣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也。 ㈤不避，不讓也。 ㈥地著，卽土著，安居而不徙之謂也。著，直藥切（ㄓㄨㄛ）。 ㈦此段言重農桑乃能有其民。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㈠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㈡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㈢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㈣

㈠臧，與藏同。㈡賫，齎俗字，音咨（ㄗ），持以與人也。㈢中人，處強弱之中也。㈣此段言貴賤輕重操之自上。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㈠亡者取倍稱㈡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㈢者矣。而商賈㈣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㈤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㊆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㊇

㊀具，一作其。半賈，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㊁取一償二爲倍稱。㊂責，讀如債。㊃行賣曰商，坐販曰賈；賈讀如古。㊄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爲殘餘物，則奇贏者，謂餘物與贏利也。㊅乘堅策肥，謂乘好車策肥馬也。㊆乖迕，乖違也；迕，音誤（乂）。㊇此段言農苦而商樂。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㊀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㊁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㊂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㊃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

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㈤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㈥

㈠縣官稱朝廷也。 ㈡渫音泄（ㄙㄧㄝ），散也。 ㈡復卒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㈢神農古帝名，始教民爲耒耜與農業，故稱神農氏。 ㈣湯池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也。 ㈤五大夫漢第九等爵。 ㈥此段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鄒陽諫吳王書㈠

臣聞秦倚曲臺㈡之宮，懸衡㈢天下，畫地而人不犯，㈣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㈤以叩函谷，㈥咸陽㈦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㈧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㈨鬬城不休，救兵不至，

㊉死者相隨，輦車相屬，⑪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⑫六齊望於惠后，⑬城陽顧於盧博，⑭三淮南之心思墳墓，⑮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⑱雖使梁幷淮陽⑲之兵，下淮東，越廣陵⑳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㉑而下，北守漳水㉒以輔大國，胡亦益進，㉓越亦益深，㉔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㊀鄒陽；齊人。吳王；名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吳王以子賢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相爭不恭，爲皇太子所殺，因有邪謀，陽時事王，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乃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以致其意，不內，卒以反誅。㊁曲臺；秦宮名。漢未央東有曲臺殿，蓋緣秦宮而名者。㊂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㊃此句一本無人字。㊄張耳；初爲趙相，與陳餘友善，爲刎頸交，後奔漢，與韓信共破趙軍，殺陳餘，漢封爲趙王。陳勝；見賈山至言注。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㊅函谷；見賈誼過秦論殺函注。㊆咸陽；見賈山至言注。㊇北河；戎地之河上也。㊈上覆飛鳥二句，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也；一曰，覆，蓋也。㊉至；一作止。⑪屬；音燭（ㄓㄨ，）連也。⑫彊趙責於河

間；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得河間。　⑬六齊望於惠后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齊文王薨，無子，分齊爲六，封將閭爲齊王，惠爲濟北王，賢爲淄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故曰六齊。望，怨望也。惠后，惠帝呂后也，言惠帝時呂后割齊地封呂台及劉澤，故六子追怨之也；一說，惠后即惠帝，后，帝也。　⑭城陽顧於盧博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興居誅死事而怨天子也。盧博，濟北地，盧縣，濟北王都，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西三十里，博縣，濟北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　⑮三淮南之心思墳墓謂淮南厲王之子，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三淮南，淮南王衡山王濟北王也。　⑯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若吳反天子來討，諸國不肯專爲吳以兵相救也。　⑰邯鄲，戰國趙都，秦置郡，漢置縣，即今直隸邯鄲縣。言既引胡入境，轉恐其襲趙。　⑱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南越與長沙，或觀望不進，不足恃也。長沙見賈誼弔屈原賦注。青陽，長沙縣。　⑲梁孝王初王於淮陽，及徙梁後，仍兼有淮陽。　⑳廣陵漢縣名，今江蘇江都縣地。　㉑西河見賈誼過秦論注。　㉒漳水上游有清漳濁漳二源，皆出山西境，下流至直隸大名縣南入衛河。　㉓胡馬，故曰進。　㉔越水，故曰深。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㊀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㊁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㊂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㊃

㊀蛟一作交，交蛟古今字。驤一作襄，舉也。　㊁底，厲也。　㊂而字一本無。奸音干（ㄍㄢ），求也，與干同。　㊃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鷙鳥㊀累百，不如一鶚，㊁夫全趙㊂之時，武力鼎士，㊃袨服叢臺之下者，㊄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㊅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㊆然則㊇計議不得，雖諸賁㊈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㊀鷙鳥，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　㊁鶚，大鳥之鷙者，俗稱魚鷹，古謂之雎鳩。　㊂全趙，謂趙未分之時。　㊃鼎士，謂力能舉鼎之士也。　㊄袨服，猶言黑衣，古戎服尚黑。叢臺，趙王之臺也，連聚非一，故名，在今直隸邯鄲縣東北。　㊅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患，言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湛，讀曰沈。　㊆厲王之西，

謂淮南厲王長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㈧然則；一作然而，古時而與則同義。㈨諸賁；專諸與孟賁也，皆古勇士；賁，讀如奔。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㈠不明求衣，㈡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㈢深割嬰兒王之，㈣壤子王梁代，㈤益以淮陽，㈥卒仆濟北，㈦囚弟於雍㈧者，豈非象新垣㈨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㈩右制關中，⑪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⑫灌章邯，⑬兵不留行，⑭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⑮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⑯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⑰者也，願大王孰⑱察之！

㈠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逸樂也。㈡不明求衣；未明而起也。㈢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謂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一說，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儀亦作義，義父似謂齊悼惠王。㈣深割嬰兒王之；謂褒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也。封時有

幼者，故舉言嬰兒也。㊄壤，孃臟，字之假借，孃臟，肥大也。王梁代，漢書文三王傳：『代王武徙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是也。㊅益以淮陽，謂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㊆卒仆濟北，謂濟北王興居反見誅也。仆，偃仆也。㊇因弟於雍，謂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也。雍，見賈山至言注。㊈新垣，即新垣平，一本有平字。文帝時，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帝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詐覺，夷三族。㊉山東，見賈山至言注。⑪關中，見賈誼過秦論注。⑫棧道，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路，故以爲名，在陝西褒城縣北，接鳳縣界，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即此。⑬灌章邯，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也；灌，一作水。章邯本秦將，降項羽，立爲雍王，高祖還定三秦，邯敗走自殺。⑭兵不留行，謂攻之易，故不稽留也。⑮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地爲今江蘇銅山縣。⑯荊王，即楚王，謂項羽。⑰不幾，不可希冀意。⑱孰，同熟。

枚乘諫吳王書㊀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㊁舜无立錐之地，㊂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

聚，㈣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㈤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㈥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㈦

㈠枚乘，漢淮陰人，字叔，爲吳王濞郎中，王有異謀，上書諫，不納，去之梁，孝王尊爲上客，至景帝時，濞卒以反誅，武帝時徵枚，枚道卒。吳王見鄒陽諫吳王書注。㈡得全者全昌二句，上全字謂保全之道，下全字謂完全也，一本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㈢无與無同。錐末至微，今乃幷立錐之地而無之，極言其貧弱也。㈣聚，聚邑也。㈤三光，日月星也。言上感天象，故無錯謬。㈥王術，謂王天下之術也；王，讀去聲。㈦惻怛，心有不忍之意也。此段以王道不外人情爲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无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㈠方絕，又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㈡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㈢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㈣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㈤

无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㈥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㈦

㈠係，縛也。㈡間不容髮，謂相距極近，中無一髮之間隙，喻相差極微而關係極大也。㈢累卵，以卵重累則易仆，喻極危險之事。㈣反掌，猶言反手，喻甚易也。㈤弊，盡也。㈥究，竟也，極也，萬乘，見賈誼過秦論注。㈦此段言安危之間，其相去間不容髮。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㈠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㈡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㈢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㈣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㈤楊葉之大，㈥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㈦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㈧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㈨

㈠不知，之知，當爲如字之誤，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同例。㈡滄，音槍（ㄘㄤ），寒也。㈢呂氏春秋

盡數篇：『夫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即絕薪止火之意。㈣抱薪救火，謂欲除害而更益之也，文選注：『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㈤養由基楚人，戰國時，蘇厲謂周君，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㈥楊葉之大言其至小也。㈦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若彼止見百步之中也。㈧納猶受也。㈨此段皆設喻言，宜絕惡於未萌。

泰山之霤㈠穿石，單極之統斷幹，㈡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㈢使之然也。夫銖銖㈣而稱之，至石㈤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㈥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㈦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㈧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㈨

㈠霤屋水流也，引申之山水自上下流，亦謂之霤。㈡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單極一梁也。統即綆，以汲井水，幹交木井上以爲欄者。㈢漸音漸漬之漸（ㄐㄧㄢ。）靡音磨。㈤銖古衡名，十黍爲

累，十累爲銖。㈣石，衡名，百二十斤也。㈥徑，直也。㈦櫱，芽之旁出者也。㈧擢，亦拔也，或謂疑當作擢，擢，爪持也。句下一本有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八字。此段言宜絕惡於未萌。

東方朔答客難㈠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㈡一當萬乘之主，而都㈢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㈣脣腐齒落，服膺㈤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㈥自以智能㈦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㈧位不過執戟，㈨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㈩其故何也。』⑪

㈠東方朔，平原厭次人，字曼倩，善詼諧，事武帝爲郎，時以諷諫救帝之過，長於文辭，以位卑，著論設客難己，以自慰諭。㈡蘇秦見賈誼過秦論注。張儀，戰國魏人，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使背從約而事秦。㈢都，居也。㈣竹帛，古用以記載文字，上古用竹木，至秦，以帛代之。㈤服膺，猶言存之胸

中，見禮中庸。㈥好學二句一本無。㈦智能一作爲。㈧侍郎，官名，漢郎官初上臺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或補二千石。㈨執戟，古侍郎之職，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以侍衞之，故通謂之侍郎。㈩同胞二句一本無。⑪此段設難。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㈠爭權，相禽㈡以兵，并爲十二國，㈢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㈣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㈤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㈥天下震慴，㈦諸侯賓服，㈧連四海之外以爲帶，㈨安於覆盂，㈩動猶運之掌，⑪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⑫夫⑬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⑭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⑮使蘇秦張儀與僕⑯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⑰

安敢望侍郎乎！⑱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⑲故曰時異事異。⑳

㈠力政猶力征也，政讀如征。㈡禽與擒通。㈢春秋戰國之間，有十二國，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是也，史記有十二諸侯年表。㈣故談說行焉，一作故說得行焉；一作故說聽行通。㈤廩倉，一作倉廩，米藏曰廩，穀藏曰倉。一本無珍寶充內外有廩倉二句。㈥聖帝流德，一作聖帝在上。流德一作德流。㈦天下震懾，一作澤流天下。震懾，恐懼也；懾一作慴。㈧一本，諸侯賓服下有威震四夷四字。㈨連四海之內以為帶，言如帶之相連也。㈩言不可動搖。⑪動猶運之掌，一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一本此句上有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八字。⑫安知前後，言不知今昔之異也。⑬夫，一作方今以。⑭談一作馳。⑮或失門戶，言被誅而喪其門戶也。⑯僕自謙之辭。⑰掌故，漢百石吏，主故事者。⑱侍郎，一作常侍郎；一作常侍侍郎。⑲一本無此四句。⑳此段言天下太平，有才亦無所用之。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㈠「鶴鳴于九

皋，聲聞于天。」㈡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㈢七十有二，乃㈣設用於文武，得信㈤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㈥修學㈦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㈧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㈨

㈠鼓鐘于宮二句，見詩小雅白華篇。言有於中必形於外也。㈡鶴鳴于九皋二句，見詩小雅鶴鳴篇。皋，澤也。言處卑而聲高也。㈢太公本姓姜，名尚，其先封於呂，故亦曰呂尚，文王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曰太公望，佐武王克殷有功，封於齊。體一作躬。㈣乃一作延。㈤信讀伸，義同。㈥孶孶勤勉之義。㈦修學，一本無此二字。㈧辟讀譬。鶺鴒，小青雀，飛則鳴，行則搖，甚勤苦。㈨天不六句，見荀子天論篇。匈匈，讙譁聲。道，由也。此段言無論見用與否，總宜好學修身。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㈠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㈡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

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㊂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㊃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㊄無徒，廓然㊅獨居，上觀許由，㊆下察接輿，㊇計同范蠡，㊈忠合子胥，㊉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⑪

㊀禮義二句，見左傳昭四年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　㊁水至清六句，見大戴禮，孔子之辭。黈音偸（去又）上聲，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以示不外聽也。　㊂語見論語。　㊃枉而直之六句，見大戴禮，孔子之辭。　㊄魁然同塊然，獨立貌。　㊅廓然，空也。　㊆許由字武仲，堯時隱士，堯讓以天下，不受而逃之。　㊇接輿，春秋楚之隱者，姓陸，名通，論語微子篇有楚狂接輿。　㊈范蠡見賈誼過秦論陶朱注。　㊉子胥，春秋楚人，姓伍，名員，子胥其字也，父奢兄尙，皆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伐楚入郢，後吳敗越，越王句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讒之，夫差賜子胥死，盛以鴟夷革，浮之江。　⑪此段言人言不足畏，解尙有遺行一句。

若夫燕之用樂毅，㊀秦之任李斯，㊁酈食其之下齊，㊂說行如流，曲從如環，

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㈣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㈤繇是觀之，譬猶鼱鼩㈥之襲狗，孤豚之咋虎，㈦至則靡耳，㈧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㈨

㈠樂毅見賈誼過秦論注。㈡李斯秦始皇之相，本楚上蔡人，仕於秦，始皇信任之。㈢酈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謁沛公說下陳留，號爲廣武君，又說齊下七十餘城；食讀異，其讀基。㈣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言所見之小。筦同管。蠡，瓠瓢也。莛，音廷（ㄊㄧㄥ），草莖。㈤說苑：『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㈥鼱鼩音精劬（ㄗㄧㄥ）（ㄑㄩ），小鼠也。㈦豚，猪子。咋，嚙也，音窄（ㄗㄜ）。㈧靡，碎滅也。㈨此段結明答意。

司馬相如子虛賦㈠

楚使子虛㈡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㈢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

生，㊃亡是公存焉。㊄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㊅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㊆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㊇彌山，掩兔轔㊈鹿，射麋脚麟，㊉騖於鹽浦，⑪割鮮染輪，⑫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⑬

㊀司馬相如漢成都人，事武帝爲郎，長於辭賦，所作豐贍富麗，六朝之人多仿之。子虛賦者，相如虛藉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㊁子虛，虛言也，假以稱說楚之美。㊂畋田獵也；一作田。㊃姹音詫（ㄔㄚ），誇誑之也；一作姹；又作詫。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假以難詰楚事。㊄亡是公，無是人也。存，一作在。㊅夸，華言無實也。㊆雲夢楚藪

也。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㈧罘音浮（ㄈㄨ）兔罟也。罔與網同。㈨轔，謂車踐轢之也。㈩腳，偏引其足。麟，牡鹿。㈪鶩音務（ㄨ），亂馳也。鹽浦，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染，輪切生肉染車輪鹽而食之也。㈬唯唯，恭應之辭也。

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㈠隆崇嵂崒，㈡岑崟㈢參差，日月蔽虧，㈣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㈤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㈥雌黃白坿，㈦錫碧金銀，㈧衆色炫燿，照爛龍鱗。㈨其石則赤玉玫瑰，㈩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

㈠岪鬱，山貌；岪音佛（ㄈㄨ）。㈡隆崇嵂崒，山高峻貌。嵂崒，一作律崪。或引子虛賦無此四字。㈢崟，音吟（一ㄣ）；岑崟，高峻貌。㈣蔽者，全隱也。虧者，半缺也。言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㈤罷池，言極其所至靡迤下盡也，陂陀讀如坡陁，猶言靡迤耳。陀與池同；一曰，罷池即坡池之異文，坡誤爲疲，疲又轉寫作罷耳。㈥丹，朱沙也。青，空青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㈦雌黃，藥名，出武都山谷。白坿

以白灰飾之也。㈧錫；青金也。碧；玉之青白色者。㈨言朱色相耀，如龍鱗之間雜。㈩玫瑰；石之美者。⑪琳；玉也。瑉；石之次玉者。昆吾；本山名，出善金，因以名金。⑫瑊玏；音緘勒（ㄐㄧㄢ）（ㄌㄜ，）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⑬碝石；石之次玉者；碝，音輭（ㄖㄨㄢ，）一本作礝。碔砆；音武夫（ㄨ）（ㄈㄨ，）赤地白采，蔥蘢白黑不分；一作武夫。此段敘山土石。

其東則有蕙圃，㈠衡蘭芷若，㈡芎藭㈢菖蒲，江離蘪蕪，㈣諸柘巴苴。㈤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㈥案衍壇曼，㈦緣以大江，限以巫山；㈧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㈨薛莎青薠；㈩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⑪東蘠雕胡，⑫蓮藕觚盧，⑬菴閭軒于，⑭衆物居之，不可勝圖。⑮

㈠蕙圃；蕙草之圃也。㈡衡蘭；二草名，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蘭，通稱蘭草。芷；白芷也。若；杜若也，亦爲香草，杜衡之大者也。㈢芎藭；一作穹窮，香草也，莖高一二尺，葉似芹，秋間細花五瓣，色黃白，其根可供藥用。㈣江離；香草也；離，一作離。蘼蕪；草名，一名蘄芷，莖高尺許，葉爲羽狀複葉，夏開小花五瓣，色白有淸香。㈤諸柘；一名甘蔗；柘，一作蔗；一說，諸柘爲二物，諸乃山芋也。巴苴；一曰巴蕉；巴，

一作狎苴，一作且。㊅陁靡斜貌；陁，音移（一，）一本作陁。㊆案衍壇下也。壇曼平博也。㊇巫山在四川巫山縣東，即巫峽，山有十二峯，峯下有神女廟。㊈葴音斟（ㄓㄣ，）馬藍也。菥音斯（ㄙ，）一作析，似燕麥。苞音包（ㄅㄠ，）藨也，其物可爲草履，亦可作席者也。荔草也，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㊉薛一作薜，藾蒿也。莎草也，產道旁及園圃中甚多，葉可爲笠及蓑衣。青薠似莎而大；一作青蘋。一本無薛莎青薠四字。㊀埤音婢（ㄅ一，）謂下地也。藏莨草名，中牛馬芻。蒹，荻也，似萑而細小。葭，蘆也。㊁東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蘠，一作薔。雕胡，菰米也。㊂觚盧即瓠𤬏。㊃菴閭草名，狀如艾蒿，一作菴。軒于，蕕草也，生水中。㊄不可勝圖謂不可盡舉而圖寫之也。此敍東之草地，而言南之平原廣澤，亦最宜畋獵，但下文敍獵，祇東西北三處，獨不及南，蓋虛實互相備也。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㊀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㊁瑇瑁㊂鼈黿。其北則有陰林，㊃其樹楩枏豫章，㊄桂椒木蘭，㊅檗離朱楊，㊆樝梨梬栗，㊇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㊈騰遠射干；㊉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㊀於是乎乃使剸諸㊁之倫，手格此獸。㊂

㈠芙蓉蓮花也。菱，一作蔆。　㈡龍屬無角曰蛟；鼉與鱷魚爲近屬，俗稱猪婆龍，生於江湖，其皮可冒鼓。　㈢瑇瑁一作毒冒，讀代妹，今作玳瑁，龜屬，甲有文，生南海中。　㈣陰林言其樹多而大，常如陰也。　㈤其樹，一說當爲巨樹，屬上陰林斷句。楩大木。柟音南（ㄋㄢ），卽今所謂楠木。豫章大木，似楸。　㈥木蘭木名，亦名杜蘭，又名林蘭，又謂之木蓮，或謂生零陵山谷間。　㈦檗音伯（ㄅㄛ，）皮可染者。離山梨。朱楊赤莖柳。　㈧樝音渣（ㄓㄚ，）似梨而甘。梬音郢（ㄧㄥ，）棗也，似柹而小。　㈨鵷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一本此句上有赤猨貜猱四字。　㈩騰遠射干；二鳥名；一說，獸名也。　⑪蟃蜒讀如萬延，獸名，似貍。爾雅注：『文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犴。』蓋一物也；犴本作豻。此句下一本有兕象野犀窮奇獌狿八字。　⑫剸諸春秋時吳之刺客，公子光享王僚，剸諸置七首魚腹中刺之，王僚立死，諸亦爲王左右所殺；剸一本作專。　⑬此段敍西北，開下畋獵之地。

楚王乃駕馴駮㈠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㈡曳明月㈢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㈣左烏號之雕弓，㈤右夏服之勁箭，㈥陽子㈦驂乘，孅阿㈧爲御，案節未舒，㈨卽陵狡獸，蹴蛩蛩，㈩轔距虛，⑪軼野馬，轊陶駼，⑫乘遺風，⑬射游騏，⑭

倏眒倩利，⑮雷動猋⑯至，星流霆⑰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⑱洞胸達掖，⑲絕乎心繫，⑳獲若雨獸，㉑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㉒徘徊，翶翔容與，㉓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𠛬受詘，㉔殫覩衆物之變態。㉕

①騶虞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一說，騶駮，止是駮馬耳，虎嘗見而伏，故出獵駕之，非眞駮也；駮一作駁，駁駮通叚。②魚須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卽曲旃也；橈音鬧（ㄋㄠ）曲也。③明月珠名。④干將劍戟之通稱，非謂人名也。雄戟戟中有小子刺者。⑤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爲弓，因名烏號；號，讀平聲。⑥夏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卽繁弱箭服也，故曰夏服。⑦陽子仙人陽陵子。⑧孅阿月御也，本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⑨案節猶弭節，見下。未舒言未盡也。⑩蹴音促（ㄘㄨ），與蹵同，躡也；一本作軼。蛩音邛（ㄑㄩㄥ）；蛩蛩北海白獸，似馬，見山海經；亦作邛邛。⑪距虛似鸁而小；一說，卽蛩蛩，變文互言耳。⑫轊音衞（ㄨㄟ），車軸頭也。騊駼北狄良馬；一曰野馬，蓋野馬騊駼爲一物，與蛩蛩距虛之一物二名，相對爲文。⑬遺風秦始皇馬名，見古今注。⑭彌

雅釋獸：「騉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十五)倏眒倩利，皆疾貌；一作儵眒倩浰；倩又作凄。(十六)猋音標(ㄅㄧㄠ)，暴風從下上也，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十七)霆一作電。(十八)眦即眥字，目匡也。(十九)掖與腋同，臂下也。(廿)中心絕繫也。(廿一)獲若雨獸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廿二)弭節示安徐也。(廿三)翺翔容與言自得也。(廿四)徼音邀(一ㄠ)，遮也。㲄音劇(ㄐㄩ)，倦極也。詘力盡也。言遮取或受有倦極及力盡之獸也。(廿五)此段獵於陰林，即上文北有陰林也。

於是鄭女曼姬，(一)被阿緆，(二)揄(三)紵縞，雜纖羅，垂霧縠，(四)襞積褰縐，(五)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六)衯衯裶裶，(七)揚袘戌削，(八)蜚襳垂髾，(九)扶輿猗靡，(十)翕呷萃蔡，(十一)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十二)錯翡翠之威蕤，(十三)繆繞玉綏，(十四)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十五)於是乃相與獠(十六)於蕙圃，媻姍勃窣，(十七)上下金隄，(十八)揜翡翠，射鵔鸃，(十九)微矰(廿)出，纖繳(廿一)施，弋白鵠，連駕鵝，(廿二)雙鶬(廿三)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廿四)揚旌栧，(廿五)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廿六)摐金鼓，(廿七)吹鳴籟。榜人(廿八)歌，聲流喝，(廿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三十)會，礧石(卅一)相擊，硠硠礚礚，(卅二)若雷霆之聲，聞

乎數百里之外㊂

㊀鄭女曼姬鄭女多美，故鄭女爲當時美女恆稱，曼，美也。姬，婦人通稱。㊁阿，細繒也。緆音錫（ㄒㄧ），細布也；一作錫。㊂揄，曳也。㊃霧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㊄襞積狀衣之摺疊。褰縐縮蹙之也。㊅鬱橈谿谷言委屈如谿谷也。㊆衯衯裶裶皆衣長貌；衯，音芬（ㄈㄣ），裶，音霏（ㄈㄟ）。㊇袘裳下緣也。戌削裁制貌，狀行時裳緣之整齊。㊈蜚古飛字。襳，袿衣之長帶，髾音稍（ㄕㄠ），燕尾，皆衣上假飾。曲谷爲韻，削髾爲韻，此上六句，皆下二句叶韻也。㊉扶輿猗靡衣裳稱美之貌。⑪翕呷萃蔡衣之聲，衣聲有似翕呷，故取爲狀；萃，讀如翠。⑫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垂纖飛髾，飄揚上下，故或磨蘭蕙，或拂羽蓋；靡，一作磨。⑬葳蕤旗名也，蓋以翠飾葳蕤之上也；葳，一作葳，亦作萎。⑭綏登車所執。玉綏車之綏以玉飾之也。⑮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言其容飾奇豔，殊非人世所見也；一作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一本無仙字。⑯獠獵也。⑰媻姍勃窣匍匐上也；勃，一作敦，窣，音捽（ㄗㄨ）。⑱上下金隄，一本無下字；一本下作乎。⑲鵔鸃音峻宜（ㄗㄩㄣ）（ㄧ），赤雉也，似山雞而小。⑳矰短矢也。㉑孅繳，一作纖繳。繳音灼（ㄓㄛ），生絲也。㉒駕鵝野鵝也。㉓鶬音倉（ㄘㄤ）

鷁也。㉔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故曰文鷁。㉕栧音曳（一），船舷也；一作枻。樹旌於上，故曰旌栧。㉖鈎，一作釣。紫貝見南粤王趙佗上文帝書注。㉗摐音窗（ㄔㄨㄤ），撞也。金鼓鉦也，其形似鼓，故名。㉘榜人船長也。㉙喝讀若嚶（ㄢ），所謂嚶迺之聲，即櫂歌也，嚶迺與款乃同。㉚揚，一作物。㉛礧石轉石也。㉜硍硍礚礚石聲也；硍硍，一作琅琅，礚音嘅（ㄎㄞ）。㉝此敘與衆女獵於蕙圃，游於清池，即上文東有蕙圃西有清池也。

將息獠者，擊靈鼓，㊀起烽燧，㊁車案行，㊂騎就隊，纚乎淫淫，㊃般乎裔裔，㊄

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㊅怕㊆乎無爲，憺㊇乎自持，勺藥㊈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㊉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⑪

㊀靈鼓六面擊之，所以警衆也。㊁烽燧於高處舉薪火也。㊂案依也。行列也。㊃纚音屣（ㄒㄧ），若織絲相連屬也。淫淫漸進也。㊄般音盤（ㄆㄢ），以次相連而行。裔裔流行貌。㊅雲陽之臺一作陽雲之臺。雲夢中高唐之臺，言其高出雲之陽也。㊆怕無爲也；一作泊。㊇憺與澹同。㊈勺藥

五味之和也，蓋古時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 ㈩脟；與臠同。焠；音催（ㄘㄨˋ），去聲，灼也。言臠割其肉，擂車輪鹽而食之。 (十一)此段息猿。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㈠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㈡鉅海，南有瑯邪，㈢觀乎成山，㈣射乎之罘，㈤浮渤澥，㈥游孟諸，㈦邪與肅愼爲鄰，㈧右以湯谷㈨爲界，秋田乎青丘，㈩徬徨(十一)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十二)胸中，曾不蔕芥。(十三)若乃俶儻瑰瑋，(十四)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十五)充牣(十六)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禼(十七)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十八)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十九)

㈠貺，一作況。㈡陼，小洲也，言齊東臨大海爲渚也；一本作有。㈢瑯邪，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㈣成山，在今山東榮成縣東北海濱，其角突出海中，稱成山角。㈤之罘，山名，在今山東福山縣東北。㈥渤澥，即今渤海。㈦孟諸，宋之大澤，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故屬齊。㈧邪，讀爲斜。肅愼，古國名，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㈨湯谷，日所出，以爲東界；一說，言爲東界，則右當爲左字之誤。㈩青丘，蓋今蓬萊諸島在海中者。⑪徬徨，一作仿偟。⑫於其，一作其於。⑬蔕芥，言不覺其有也；蔕，同蒂。⑭俶儻，卓異也，不羈也；俶，音惕（去一）。瑰瑋，珍奇也。⑮崪，與萃同，集也。⑯充牣，滿也；牣，一作仞。⑰卨，與契同。⑱見客，見猶至也，言至此爲客，若今人稱見顧見至。⑲此段烏有折子虛。

司馬相如上林賦㈠

亡是公听然㈡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㈢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

肅愼，㊃捐國踰限，㊄越海而田，㊅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㝵㊆君自損也。

㊀上林，苑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界，秦舊苑，漢武帝更增廣之，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㊁听音斷（ㄧㄣˇ）听然笑貌。 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㊃肅愼見前子虛賦。

㊄捐，棄也。踰一作除。 ㊅謂田於靑丘。 ㊆㝵古貶字。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㊀右西極，㊁丹水㊂更其南，紫淵㊃徑其北，終始灞滻，㊄出入涇渭，㊅酆鎬潦潏，㊆紆餘委蛇，㊇經營乎㊈其內，蕩蕩乎八川㊉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邱⑪之闕，行乎洲淤⑫之浦，經乎桂林⑬之中，過乎泱漭之壄，⑭汩乎混流，⑮順阿⑯而下，赴隘陿⑰之口，觸穹石，⑱激堆埼，⑲沸乎暴怒，洶涌彭湃，⑳滭弗宓汩，㉑偪側泌瀄，㉒橫流逆折，轉騰潎洌，㉓滂濞沆溉，㉔穹隆雲橈，㉕

宛潬膠盭，(二六)踰波趨浥，(二七)涖涖下瀨，(二八)批巖衝擁，奔揚滯沛，(二九)臨坻(三十)注壑，瀺灂霣墜，(三一)沈沈隱隱，(三二)砰磅訇礚，(三三)潏潏淈淈，(三四)湁潗(三五)鼎沸，馳波跳沫，汩㶏(三六)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三七)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三八)東注太湖，(三九)衍溢陂池。(四十)

(一)蒼梧漢郡名，今廣西蒼梧縣治。在長安東南，故言左。　(二)爾雅釋地『西至於邠國』是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三)丹水源出陝西商縣西北冢嶺山，東南流入河南，注於均水，或謂指山海經丹穴山所出之丹水言，以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　(四)紫淵在今山西離石縣北。　(五)灞滻二水名，灞水源出陝西藍田縣南山谷中，經長安入渭。滻水與灞水同源而異流，經藍田長安合於灞。　(六)涇渭二水名，涇水源出甘肅化平縣西南大關山，東流入陝西邠縣至高陵與渭水合，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山，東流經西隴天水入陝西鳳翔至長安北，與洛水會，又東至華陰合洛水入河，涇水清，渭水濁，世言涇清渭濁。　(七)酆鎬潦潏四水名，酆水源出陝西鄠縣南山酆谷，東北流經長安北至咸陽入渭，鎬水源出鄠縣南山谷中，北流經長安西南注昆明池，又西達咸陽入於渭，潦水即澇水也，源出鄠縣

南山澇谷，經長安入渭。潏，音玦（ㄐㄩㄝ，）源出鄠縣南山石鱉谷，今名流水，自南山黃子坡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㈧蛇，讀若移；委蛇，委曲也。㈨乎，一本無此字。㈩潘岳關中記以灞滻涇渭酆鎬潦潏爲關中八川。⑪土高四墮曰椒丘，非江西新建縣北吳之椒丘也。⑫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⑬桂林，桂樹之林也，非桂林郡之桂林。⑭泱漭，廣大也。埜，同野。⑮汩，音骨（ㄍㄨ，）疾貌。混流，言流之盛也；混，一作渾。⑯阿，大陵也。⑰陿，音治（ㄒㄚ；）陰陿，兩岸相迫近者也。⑱穹石，大石也。⑲埼，音奇（ㄑㄧ；）堆埼，沙壅而成曲岸也。⑳洶涌，謂水之上騰也。彭，一作澎，湃，讀如派，卽沛字音轉；彭湃，謂水之旁溢也。㉑滭，一作滜；滭弗，謂水盛出也。宓，音密（ㄇㄧ，）一作滵；宓汩，言水勢稍平處得安通也。㉒偪側，一作逼測，相逼也。泌瀄，音筆節（ㄅㄧ）（ㄗㄧㄝ），水相楔也。㉓潎冽，音匹列（ㄆㄧ）（ㄌㄧㄝ，）流輕疾貌，狀橫流逆折之水。㉔滂濞，水聲也；滂，一作澎。沆溉，徐流也；溉，一作瀣。㉕穹隆雲橈，言水勢起伏，乍穹然而上隆，旋如雲而低曲也。㉖潬，音善（ㄕㄢ；）宛潬，猶蜿蟺，狀水勢之綿遠；一作蜿蟺。盭，古戾字；膠盭，邪曲也。㉗踰波，後波淩前波也。浥，溼也。趨浥，猶易言流溼就下之意。㉘涖涖，一作莅莅，水聲也。瀨，水流沙上也。㉙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言水觸

巖衝擁，奔而忽揚，滯而仍沛也。㉚坻音遲（ㄔ，）水中隆高處也。㉛瀺灂音巉浞（ㄔㄢ）（ㄔㄨㄛ，）小水聲。霣即隕字。墜一作隊，隊即墜字。㉜沈沈，一作湛湛；沈沈隱隱言水聲殷然也。㉝砰磅訇磕音怦滂轟嘅（ㄆㄥ）（ㄆㄤ）（ㄏㄨㄥ）（ㄎㄞ，）皆水流鼓怒之聲也。㉞潏，音玦（ㄐㄩㄝ；）潏潏水涌出也。淈，音骨（ㄍㄨ；）淈淈水出之貌也。㉟湁潗水沸貌。㊱汩㴔急轉貌。㴔，一作澓。㊲灝溔潢漾水無際也。㊳翯音鶴（ㄏㄛ，）滈，音浩（ㄏㄠ；）翯乎滈滈水白光貌也。㊴太湖一作大湖，指關中巨澤言，非吳地震澤也。㊵此段水。觸穹石四句，始言水之變態有力。滭弗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承上言有力。臨坻二句，承上言自然。沈沈二句，又言有力。潏潏二句，又言自然。馳波十句，皆言自然。脈絡極分明。湃瀄潎沛墜礚沸爲韻，懷歸回池爲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爲韻，如瀨折冽私自爲韻，鰲滬私自爲韻；古人平去通用，則湃至池本爲一韻矣。

於是乎蛟龍赤螭，㊀䱭鰽漸離，㊁鰅鰫鰬魠，㊂禺禺魼鰨，㊃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㊄的皪江靡，㊅蜀石黃碝，㊆水玉磊砢，㊇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㊈駕鵝屬玉，㊉交精旋目，

(十一)煩鶩庸渠，(十二)箴疵鵁盧，(十三)羣浮乎其上。汎(十四)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十五)菁藻，咀嚼菱藕。(十六)

(一)有角曰虯，無角曰螭；皆龍類而非龍也。(二)䱭䲛；音亙懵（ㄍㄥ）（ㄇㄥ），一名黃魚，今呼爲鱘鰉。漸離；魚名。(三)鰅鰫鰬魠；皆魚名，鰅，音顒（ㄩㄥ），皮有文，鰫，一作鱅，即鮑魚，鰬，音虔（ㄑㄧㄢ）似鯉而大。魠，音託（ㄊㄨㄛ），哆口魚，即今河豚。(四)禺禺魼鰨；皆魚名，禺禺，皮有毛，黃地黑文，魼，音祛，（ㄑㄩ），比目魚也，鰨，讀如禿，版魚也，亦比目魚之一種。(五)明月珠子；二物名，明月，即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珠子，謂蚌也。(六)的皪；鮮明貌。江靡；江邊也。(七)蜀石；石次玉者。黃碝；碝石黃色。(八)水玉；水精也。磊砢；魁壘貌也。(九)鴻鷫鵠鴇；皆鳥名，鴻，大鳥也，一作鳿，鷫，鷫鷞，綠身，其形似雁，鵠，黃鵠也，鴇，似雁而無後指。(十)駕鵝；見子虛賦注。屬玉；一作鸀鳿，狀如鴨而大，長項赤目，一名鸑鷟。(十一)交精；一作鵁鶄，似鳧而腳高，有毛冠。旋目；一作鶗目，禽經：『旋目其名鷃，方目其名鴋。』(十二)煩鶩；鴨屬。庸渠；一作鷛鶏，形似鶩，灰色而雞足。(十三)箴疵；一作鱵鵝，似魚虎而蒼黑色。鵁盧；一作鵁鸕，一切經音義載『鵁鶄，一名鵁鸕。』即今鸕鷀，蓋一物，舊說作二物，誤。(十四)汎；音馮（ㄆㄧㄥ），浮也。(十五)唼喋；音匝

喋（ㄗㄚ）（ㄓㄚ），銜食也。(十六)此段水中之物。

於是乎崇山矗矗，(一)巃嵸崔巍，(二)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三)九嵕巀嶭，(四)南山峨峨，(五)巖陁甗錡，(六)摧崣崛崎，(七)振溪通谷，蹇產(八)溝瀆，谽呀豁閜，(九)阜陵別隝，(十)崴磈嵔廆，(十一)丘虛崛礨，(十二)隱轔鬱壘，(十三)登降施靡，(十四)陂池貏豸，(十五)沇溶淫鬻，(十六)散渙夷陸，(十七)亭皋千里，(十八)靡不被築。(十九)

(一)矗，音觸（ㄔㄨ）；矗矗高聳貌；一說，無此二字，蓋崇山巃嵸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此二字，失之。(二)巃嵸崔巍，皆高峻貌。(三)嶄巖尖銳貌。參差一作嵾嵳，不齊也。(四)嵕，音宗（ㄗㄨㄥ）；九嵕山名，在陝西醴泉縣東北。巀嶭山名，在陝西三原縣西；一說，高峻貌。(五)南山即終南山。(六)陁一作阤，音治（ㄔ），崖際。甗錡，音巘巇（ㄒㄧㄢ）（ㄒㄧ），隆屈窊圻貌。(七)摧崣山高貌，猶崔巍。崛崎，斗絕也。(八)蹇產詰曲也。(九)谽呀大貌；谽一作谺。豁閜空虛也。(十)隝水中山。(十一)崴磈嵔廆皆高峻貌；廆，一作瘣。(十二)丘虛崛礨皆堆壟不平貌；虛，一作墟，崛礨，一作崫㟴。(十三)隱轔鬱壘堆壟不平貌。(十四)登降施靡，猶言高下連延也；施，同陁。(十五)陂池讀如坡陀。貏，音卑（ㄅㄟ；）貏豸漸平貌。(十六)沇溶淫鬻

水流溪谷間也。㈦散渙夷陸言散布於平地。㈧亭訓平。皐水旁地。亭皐千里猶言平皐千里。㈨

此段山。

揜以綠蕙，被以江蘺，㈠糅以蘪蕪，㈡雜以留夷，㈢布結縷，㈣攢戾莎，㈤揭車衡蘭，㈥槀本射干，㈦茈薑蘘荷，㈧葴持若蓀，㈨鮮支黃礫，㈩蔣苧青薠，⑪布濩⑫閎澤，延曼太原，⑬離靡⑭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⑮布寫，晻薆咇茀。⑯

㈠江蘺見子虛賦注。蘺，一作離。㈡蘪蕪見子虛賦注。㈢留夷香草也。㈣布一作尃，尃即古布字。結縷似白茅蔓生如縷相結也。㈤攢聚也。戾，同莀，草也，可以染留黃，留黃，綠也，此言莎草濃綠，以戾狀其色，故曰戾莎。㈥揭車香草也。衡蘭見子虛賦注。㈦槀本香草。荀子：『西方有木曰射干。』與子虛賦之射干不同。㈧茈，音紫（ㄗ）；茈薑子薑也。蘘荷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㈨葴持寒漿也，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見爾雅翼；持，一作橙。若杜若也。蓀香草也。㈩鮮支即燕支，花如蒲公英，見古今注。黃礫，礫當爲莀，可以染流黃，莀假借作礫也。⑪蔣苧二草名。蔣，菰蒲草也，苧，亦草也，可以

爲纚；一作芊。青蘋見子虛賦注。⑫布濩普徧之義。⑬太原猶言廣原。⑭雜遝謂相連不絕也；雜，一作麗，古通用。⑮肸蠁謂香氣四達而入人心也。⑯晻薆音奄愛（ㄧㄢ）（ㄞ），香氣也。咇茀音畢勃，（ㄅㄧ）（ㄅㄛ），大香也，與馝馞通。此段山上之草。

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㊀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㊁日出東沼，入乎西陂。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㊃沈牛麈麋，㊄赤首圜題，㊅窮奇㊆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㊇河；其獸則麒麟角端，㊈騊駼橐駝，㊉蛩蛩驒騱，⑪駃騠驢騾。⑫

㊀縝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㊁涯一作崖。㊂西陂池名，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㊃㺎旄貘犛皆獸名，㺎，音容（ㄩㄥ），一作牗，又作獽，似牛，領有肉堆，旄，旄牛，野牛也，狀如水牛，貘音陌（ㄇㄛ），體小於驢，皮厚似犀，毛短頸粗，鼻突出，長於下唇，屈伸自由，性柔易馴，犛音釐（ㄌㄧ），黑色牛也。㊄沈牛曰潛牛，形角似水牛。麈音主（ㄓㄨ），似鹿，尾大而一角。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解甲，目上有眉，因以爲名也。㊅題額也；一說，題蓋蹄之誤。㊆窮奇獸名，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㊇揭音

器(ㄑ一)，攝衣涉水也。(九)麒，仁獸也，麇身牛尾一角。麟，牝麒也。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端，一作觸。(十)騊駼，見子虛賦注。橐駝，駱駝也，言其可負囊橐而駝物也。(十一)蛩蛩，見子虛賦注。驒騱，音顛奚(ㄉ一ㄢ)(ㄒ一)，野馬也；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十二)駃騠，馬父贏子，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贏，驢父馬母。此段縮寫苑中氣象，點出各獸，卽爲下文畋獵張本。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一)重坐曲閣，(二)華榱璧璫，(三)輦道纚屬，(四)步櫩(五)周流，長途中宿，夷嵕(六)築堂，累臺增成，(七)巖窔洞房，(八)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九)而捫天，奔星(十)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十一)青龍蚴蟉於東廂，(十二)象輿婉僤於西清，(十三)靈圄(十四)燕於閒館，偓佺(十五)之倫暴於南榮，(十六)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十七)嶔巖(十八)倚傾，嵯峨嶕嶫，(十九)刻削崢嶸，(二十)玫瑰(二一)碧琳，珊瑚(二二)叢生，瑉玉旁唐，(二三)玢豳文鱗，(二四)赤瑕駁犖，(二五)雜臿其閒，晁采琬琰，(二六)和氏出焉。(二七)

(一)注，屬也。四注，言四周相屬而下垂也。(二)重坐，猶重廊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者也。(三)璧璫，以玉

飾瓦之當也。㈣輦道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輦道纚屬言閣道回環如纖絲之相連屬也。㈤步櫩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㈥夷平也。嶘山名。言平此山以築堂也。㈦增成增重也，一重爲一成也。㈧巖窔洞房皆言其幽深也；窔，一作突。㈨橑音老（ㄌㄠ）椽也。㈩奔星流星也。(十一)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楯闌檻也。軒楯下板也。(十二)龍，一作蚪。蚴蟉龍行貌。(十三)偃，一作蟬；蜿僤行動貌，與蜿蜒同。西清西廂清靜之處也。(十四)靈圄衆仙號；圄，一作圉，古通用。(十五)偓佺，仙人也，食松子而服方。(十六)暴同曝，謂假臥日中也。南榮屋南檐也。(十七)盤一作磐，又作槃，通用字。振谿也，以石甃頓池水之涯也；一作根。(十八)嶔巖深險貌。(十九)嵯峨高大貌。嶕嶢一作礁礫，山貌，狀石勢之高也。(二十)刻削崢嶸皆言石狀。(二十一)玫瑰見子虛賦注。(二十二)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葉。(二十三)旁唐猶言盤礴。(二十四)玢，讀如分，玢豳一作璸斒，文理貌。文鱗言其文斑然鱗次也；鱗，一作磷。(二十五)赤瑕亦玉也。駁犖采點也。(二十六)鼂，音朝（ㄔㄠ；）鼂采玉名。琬琰美玉名。(二十七)和氏楚卞和所得之璧，亦美玉也。此段宮室。

於是乎盧橘夏熟，㈠黃甘橙榛，㈡枇杷橪㈢柿，亭奈厚朴，㈣梬棗㈤楊梅，櫻

桃蒲陶，隱夫薁棣，㈥荅遝離支，㈦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㈧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扤㈨紫莖，發紅華，垂㈩朱榮，煌煌扈扈，(十一)照曜鉅野，沙棠櫟櫧，(十二)華楓枰櫨，(十三)留落胥邪，(十四)仁頻幷閭，(十五)欃檀(十六)木蘭，豫章女貞，(十七)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十八)欑立叢倚，連卷欐佹，(十九)崔錯癹骫，(二十)坑衡閜砢，(二十一)垂條扶疏，(二十二)落英幡纚，(二十三)紛溶萷蔘，(二十四)猗狔(二十五)從風，藰莅芔歙，(二十六)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二十七)旋還(二十八)乎後宮，雜襲絫輯，(二十九)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三十)

㈠盧，黑也，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㈡黃甘，橘屬而味精。楱音湊（ㄘㄡ），亦橘之類也。㈢橪音然（ㄖㄢ），上聲，酸棗也。㈣亭，山梨也。柰，蘋果也。厚朴，藥名。㈤樗，棗見子虛賦注。㈥隱夫皆木名，隱卽檃之省文，栝木也，夫卽扶之省文。薁卽郁李也；一作䔢。棣，唐棣也，今之山櫻桃。㈦荅遝，木也，果似李。離支卽荔支。㈧貤一作貤，猶延也。㈨扤，動也。㈩垂，一作秀。(十一)扈扈，美貌。煌煌扈扈，言其光采之盛也。(十二)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櫟，木名，其實爲芧栗，亦稱橡實。櫧，音諸（ㄓㄨ），皮樹如栗，冬月不彫，子小如橡。(十三)華楓枰櫨，一作華氾檘

櫨，華，當作樺，木名，似山桃，皮可蓋屋，枰，平仲木也，櫨，黃櫨木也。(十四)留，即榴。落，一名楷，可爲杯器，其葉如榆，其皮堅韌。胥邪，即椰子樹。(十五)仁頻，即檳榔。幷閭，椶也，即栟櫚。(十六)欃檀，檀木別名。(十七)豫章見子虛賦注。女貞，一名冬青，冬夏常青不凋。(十八)棧梂，謂大而茂也；梂，古茂字。(十九)卷，音權（ㄑㄩㄢ）；連卷，屈曲也。欐佹，音禮詭（ㄌㄧ）（ㄍㄨㄟ），交戾之意，樹之枝柯相附而又相戾也。(二十)崔錯，衆盛貌；亦作璀璨，璨錯一聲之轉。發歒，音潑委（ㄆㄛ）（ㄨㄟ），蟠戾也。(二十一)坑衡，勁直貌也；坑，一作阬。閜砢，音嚇羅（ㄒㄧㄚ）（ㄌㄛ），皆上聲，相扶持也。(二十二)扶疏，四布也。(二十三)幡纚，飛揚貌。(二十四)紛溶萷蔘，一作紛容蕭蔘，枝竦擢也。(二十五)猗狔，一作旖旎，猶婀娜也。(二十六)藰莅，謂風之戛木，其聲淒清也。芔，古卉字；芔歙，猶呼吸也。(二十七)偨，音差（ㄔㄚ）；偨池，參差也；偨一作柴。茈虒，音此豸（ㄘ）（ㄔ），不齊也。(二十八)還，一作環。(二十九)雜襲，相因也；襲，一作遝。絫輯，重積也。(三十)此段宮中草木。

於是乎玄猨素雌，㊀蜼玃飛蠝，㊁蛭蜩蠼猱，㊂獑胡縠蛫，㊃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㊄隃絕梁，㊅騰殊榛，㊆捷垂條，㊇掉希閒，㊈牢落陸離，㊉爛漫遠遷，(十一)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

宮不移，百官備具。(十三)

(一)玄猨素雌言猨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二)蜼音位（ㄨㄟˋ，）去聲，如母猴，卬鼻而長尾，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玃音矍（ㄐㄩㄝˊ，）母猴也。蠝音礨（ㄌㄨㄟˇ，）一名鼺鼠，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三)蛭音質（ㄓˋ，）蟣也。蜩蟬也。蠼猱一作玃猱，獼猴也。(四)獑胡似猿而足短，一騰一百五十步，如迅鳥之飛，頭上有髮，腰以後黑；獑，一作蟖，讀如讒。豰音督（ㄉㄨˊ，）白狐子，似鼬而大，腰以後黃。蛫音詭（ㄍㄨㄟˇ，）狀如龜，白身赤首。(五)天蹻頻申也。夭蟜枝格偃蹇杪顚皆猨猿在樹共戲姿態也。(六)絕梁斷橋也。(七)殊榛異栟也。(八)捷，讀如接；捷垂條捷持懸垂之條也。(九)掉一作踔，跳也。掉希閒謂以身投擲於空中也。(十)牢落猶遼落也。陸離參差也。(十一)爛漫遠遷奔走崩騰狀也；漫，一作熳，又作曼。(十二)此段宮中畜獸之多處舍具爲韻。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一)乘鏤象，(二)六玉虯，(三)拖蜺旌，(四)靡雲旗，(五)前皮軒，(六)後道游，(七)孫叔奉轡，衛公參乘，(八)扈從(九)橫行，出乎四校(十)之中，鼓嚴簿，(十一)縱獵(十二)者。江河爲阹，(十三)泰山爲櫓，(十四)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十五)離散別

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㊀

㊀校獵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㊁鏤象象路也，以象牙流鏤其車輅也。㊂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虯，龍屬。㊃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㊄雲旗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㊅皮軒漢前驅車，以虎皮爲軒，取禮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㊆道游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見周禮。㊇孫叔奉轡衞公參乘此兩人皆指古之善御者，非眞有此也；孫叔，卽楚詞所謂「遇孫陽而得代」者是，衞公，卽國語所謂「衞莊公爲右」是也。㊈扈從從駕而供使令也；一說，扈，緩也，從駕而緩行也。㊉四校當卽屯騎步兵射聲虎賁四校尉，皆天子行獵必當隨從者。⑪鼓嚴簿言鼓於嚴簿之中也，天子儀衞森嚴，故曰嚴簿，鹵簿也。⑫獵一作獠。⑬阹音怯（ㄑ一ㄝ），因山谷遮禽獸爲阹。⑭櫓望樓也。⑮陸離分散也。⑯施，讀上聲，地裔施爲韻。而離追起亦平上與去爲韻。

生貔豹，㊀搏豺狼，手熊羆，㊁足壄羊，㊂蒙鶡蘇，㊃絝白虎，㊄被斑文，㊅跨壄馬，淩三嵕㊆之危，下磧歷之坻，㊇徑峻赴險，越壑厲㊈水，椎蜚廉，㊉弄獬豸，⑪格

蝦蛤，⑫鋋猛氏，⑬羂騕褭，⑭射封豕，⑮箭不苟害，解脰⑯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⑰

㈠生謂生取之也。貔；音皮（ㄆㄧ）一名執夷，一名白狐，猛獸。㈡手；手擊殺之。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㈢足；謂蹴蹈而獲之。壄羊；一名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見爾雅釋獸注。㈣蘇；尾也。蒙鶡蘇；言蒙鶡尾爲帽也。㈤絝；古袴字。絝白虎；著白虎文絝也。㈥被斑；文披貙豹之皮也；斑，一作豳，通用字。㈦三嵕；三聚之山也，在山西聞喜縣。㈧磧歷；不平也。坻；音底（ㄉㄧ）謂山阪也，秦謂陵阪曰阺，字或作坻，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㈨以衣涉水曰厲。㈩蜚廉；龍雀也，鳥身鹿頭。⑪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一作解廌。⑫蝦蛤；獸名；蝦，一作瑕。⑬鋋；音蟬（ㄕㄢ），鐵把短矛也。猛氏；獸名，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生蜀中。⑭羂；音畎（ㄑㄩㄢ），係取也。騕褭；音杳嫋（ㄧㄠ）（ㄋㄧㄠ），神馬也，金喙赤身，日行萬八千里，君有德則至。⑮封豕；大豬也。⑯脰；音豆（ㄉㄡ），項也。⑰此段天子校各部曲將帥之獵。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翶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

節，㈠儵夐㈡遠去，流離輕禽，㈢蹴履狡獸，轊㈣白鹿，捷㈤狡兔，軼赤電，遺光耀，㈥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㈦滿白羽，射游梟，㈧櫟蜚遽，㈨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㈩然后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⑪乘虛無，與神俱，躪⑫玄鶴，亂昆雞，⑬遒孔鸞，促鵔鸃，⑭拂翳鳥，⑮鳷鳳皇，捷鵷鶵，⑯揜焦明，⑰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⑱降集乎北紘，⑲率乎直指，晻乎反鄉。⑳

㈠侵淫；漸進也；一作浸潭，又作浸淫。促節；由徐而疾也。　㈡儵夐；言倏忽遠去也。　㈢流離；困苦之也。輕禽；輕疾之禽也。　㈣轊；與轊同，軸也。　㈤捷；捷取之也。　㈥軼赤電遺光耀；言行疾可以軼過赤電而遺其光耀反在後也。　㈦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蕃，一作繁，古字通。　㈧梟；梟羊也，似人長唇，被髮而食人。　㈨櫟；擊也。蜚遽；神獸；遽，一作虡。　㈩所射準的爲藝。壹發矢爲殪。　⑪駭猋；謂疾風從下而上也；猋，一作焱。　⑫躪；一作藺，踐也。　⑬亂；謂亂其行伍也。昆雞；似鶴，黃白色。　⑭鵔鸃；見子虛賦注。　⑮山海經：『北海之內有蛇山者，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翳鳥』。翳，一作鷖。　⑯鵷鶵；見子虛賦注。　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明，一作朋。　⑱襄羊；猶彷徉也。　⑲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

而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見淮南子地形訓。 (二十)率乎直指率然遠去意。 (二一)晻乎反鄉揜然疾歸貌。此段天子親獵而還。

歷石闕，㈠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㈡息宜春，㈢西馳宣曲，㈣濯鷁牛首，㈤登龍臺，㈥掩細柳，㈦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㈧徒㈨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㈩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十一)驚憚讋伏，(十二)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十三)塡阬滿谷，掩平彌澤。(十四)

㈠歷音厤，蹋也。石闕與下封巒鳷鵲露寒四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百二十里；闕，一作關。 ㈡棠梨宮名，在今陝西涇陽縣。 ㈢宜春苑名，近曲江池，在今陝西長安縣南。 ㈣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今陝西長安縣西南。 ㈤濯即櫂字。鷁即鷁首之舟也。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㈥龍臺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㈦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今陝西長安縣西南。 ㈧均一作鈞。獵一作獠。 ㈨徒步也。一本徒上有觀字。 ㈩步一作乘；一本無。蹂若謂踐蹋也。 (十一)窮極倦谻疲憊也；谻，一作𧮫，參看子虛賦注。 (十二)驚憚讋伏驚怖不動貌。 (十三)他他藉藉言

交橫也；他他，一作它它，藉藉，一作籍籍。(十四)大野曰平；即平原也。此段天子還歷各處，數獵者之所獲。

於是乎游戲懈(一)怠，置酒乎顥天之臺，(二)張樂乎膠葛之寓，(三)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四)建翠華之旗，(五)樹靈鼉之鼓，(六)奏陶唐氏之舞，(七)聽葛天氏之歌，(八)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九)淮南干遮，(十)文成顛歌，(十一)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十二)洞心駭耳；荊吳鄭衞之聲，(十三)韶濩武象之樂，(十四)陰淫案衍(十五)之音，鄢郢繽紛，(十六)激楚結風，(十七)俳優侏儒，(十八)狄鞮(十九)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二十)絕殊離俗，(二十一)妖冶嫺都，(二十二)靚妝刻飾，(二十三)便嬛綽約，(二十四)柔橈嫚嫚，(二十五)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綫，(二十六)眇閻易以卹削，(二十七)便姍嫳屑，(二十八)與俗殊服，芬芳漚鬱，(二十九)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三十)微睇緜藐，(三十一)色授魂與，(三十二)心愉於側。(三十三)

(一)懈；即懈字。(二)顥天之臺；臺高上干皓天也。(三)膠葛之寓；一作轇輵之宇，猶今言家閣也；寓，籀文宇字。(四)虡；獸名，縣鐘磬之木，植者名虡，刻猛獸其上也。(五)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六)靈

鼉之鼓以鼉皮爲鼓。⑦陶唐堯有天下之號，舞堯樂咸池；一說，陶唐爲陰康之誤，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其序民氣鬱閼，故作舞以宣導之。⑧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⑨巴渝一作巴俞，其人剛勇好舞，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負三人。⑩淮南地名。干遮曲名；干，一作于。⑪文成，漢縣，在今直隸盧龍縣境，縣人善歌。顚卽滇，音同，漢縣，在今四川，其民能作西南夷歌。⑫鏗鎗金聲；鎗，一作鏘。闛鞈音堂楊（ㄊㄤ）（ㄊㄚ），鼓音。⑬荆吳鄭韓之聲皆淫聲也。⑭韶舜樂，濩湯樂，武武王樂，象周公樂，皆古樂也。⑮陰淫案衍謂其過而無節也。⑯鄢郢皆楚地。繽紛交雜也。謂楚歌楚舞交雜並進也。⑰激楚歌曲也。結風曲名。⑱俳優雜戲也。侏儒短人也。⑲鞮，音低（ㄉ一）；狄鞮西戎樂名。⑳青琴古神女也。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㉑絕殊離俗世無雙也。㉒妖冶嫺都謂姣好而閑雅也；妖，一作妭，嫺，一作閑。㉓靚妝粉白黛黑也；妝，一作莊。刻飾以膠刷鬢，使就理如刻畫然也。㉔便嬛輕麗也。綽約婉約也；綽，一作繛。㉕嬽音軟（ㄖㄨㄢ）；柔橈嫚嬽皆骨體輭弱長豔貌也；嫚嬽，一作嫚嫚。㉖獨繭一繭絲也。褕襜褕也。絏一作紲，音曳（一、）

袖也。⑰閻易猶䠥易，出史篇。卬削猶言刻畫作之也。⑱姍，音先（ㄙㄧㄢ），嫳，音瞥（ㄆㄧㄝ）；便嬛嫳屑言其行步安詳也；一作媥姺徶𢔶。⑲香氣鬱積，則其發愈烈，故以漚鬱爲言。⑳連娟，曲細貌。㉑縣貌，好視也。㉒色授魂與謂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㉓愉，樂也。此段言酒張樂。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㈠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㈡順天道以殺伐，㈢時休息於此，恐後葉㈣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㈤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塡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㈥虛宮館而勿仞，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㈧與天下爲更始。

㈠芒然，猶惘然。㈡無事棄日，言閒居無事，是虛棄此日也。㈢古者殺伐之事，必於秋時行之，故云順天道也。㈣後葉，一作後世。㈤闢，一作辟，音同。㈥蓋魚鼈滿陂池而不禁人取也。㈦仞，滿也。言不聚人衆其中也。㈧革正朔，改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從夏曆也。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㈠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於六藝㈡之囿,馳㈢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㈣之林,射貍首,㈤兼騶虞,㈥弋玄鶴,舞干戚,㈦載雲罕,㈧揜羣雅,㈨悲伐檀,㈩樂樂胥,⑪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⑫坐清廟,⑬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⑭於斯之時,天下大悅,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⑮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⑯而功羨於五帝,⑰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

㈠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㈡六藝;謂六經也。 ㈢馳,一本無。 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所修,所以觀成敗明善惡也。 ㈤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 ㈥騶虞;詩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 ㈦干;盾;戚;斧也;或謂疑當作干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 ㈧罕,同罕;雲罕,畢網也,出獵則載之於

車。

⑨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蓋網羅賢俊之意。⑩伐檀；詩魏風篇名，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⑪詩小雅桑扈：『萬邦之屏，君子樂胥』胥；有才智之人也。⑫明堂；見買山至言注。⑬清廟；太廟也。⑭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⑮芔，音諱（ㄏㄨㄟ）；芔然猶勃然也。遷；徙也。⑯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一作三皇。⑰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其說各書不同，此從大戴禮及史記。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廗㈠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㈠廗；席之俗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㈠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㈡曩者辱賜書，教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㈢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㈣僕非敢如此

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㊄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㊅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㊆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㊇若僕大質已虧缺矣，㊈雖才懷隨和，㊉行若由夷，⑪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⑫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⑬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⑭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⑮恐卒然不可爲諱，⑯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⑰

㈠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嘗南遊江淮，北涉汶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其忠，遂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百三十篇。任安：漢滎陽人，字少卿，嘗爲大將軍衞青舍人，後爲益州刺史，以太子事下獄。時遷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安予遷書，責以推賢進士之義，遷報以此書。㈡太史公：謂司馬談也，談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稱曰太史公；一說太史令掌天文及國史，其職尊貴，與三公等，故談及遷皆稱太史公；又通典謂秦有太史令，至漢武

始置太史公，則太史公又爲官名矣。走；走僕也。牛馬走；猶言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足下；書翰中稱人之敬詞，戰國時多以稱人主，後爲普通之稱。㊂懇懇；至誠也。㊃望；怨望也。用而，一作而用，非，而猶如也，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㊄鬱悒；猶鬱抑。與；一作無。㊅誰爲；猶爲誰也。言已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㊆鍾子期伯牙；皆楚人。伯牙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志在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以無復知音者也。㊇二句係戰國時豫讓語，見國策趙策；一本無兩者字。㊈大質；謂身也。言被腐刑。㊉隨和；隨侯珠和氏璧也。(十一)由夷；許由伯夷也。(十二)點；辱也。(十三)上；指武帝，帝制時代對現帝之稱。(十四)卒卒；讀如猝猝，匆遽也。間，隙也。(十五)薄；讀如迫，義亦同。雍地名，漢時祭天作時於此，在今陝西鳳翔縣南。一本雍字上有兩上字。(十六)卒然不可爲諱；謂驟死也。(十七)此段渾敍報書之遲。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㊀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㊁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㊂列於君子之林

矣。故禍莫憯㈣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㈤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㈥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㈦同子參乘，袁絲變色，㈧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㈨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㈩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十一)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十二)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十三)取尊官厚祿，以爲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十四)之列，陪奉(十五)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十六)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十七)

㈠符一作府，府所聚之處也。 ㈡表一作符，符信也。 ㈢而字一本無。 ㈣憯同慘，痛也。 ㈤宮刑古

五刑之一，割勢也。㈥衛靈公名元。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去衛過曹，見家語；此言適陳，未詳。㈦商鞅入秦，其始因嬖人景監以見，趙良以其所入不正而爲之危。㈧同子宦官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袁絲，袁盎也。漢文帝嘗令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力諫。㈨有字一本無。㈩一本無而於二字。⑪天子之車曰輦，故謂京師曰輦轂下；⑫野戰，一作戰野。⑬積日累勞，一作累日積勞。⑭周官太史位下大夫，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⑮一本無奉字。⑯闒茸音塔戎（ㄊㄚ）（ㄖㄨㄥ），猥賤也。⑰此段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辱。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㈠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㈡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㈢故絕賓客之知，忘㈣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㈤俱居門下，㈥素非能㈦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㈧然僕觀其爲人自守，㈨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孼其短，㈩僕誠私心痛之！(十一)

㈠負言：無此事。不羈：言不可羈繫也。㈡周衞：言宿衞周密也。㈢戴盆何以望天：言宜專心職務，以自悉見。㈣忘，一作亡。㈤李陵：漢成紀人，字少卿，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㈥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曰俱居門下。㈦能字一本無。㈧殷勤，一作慇懃。餘字一本無。㈨自守一本無。㈩媒孼：謂搆成其罪也。(十一)此段詳敘李陵，痛其被冤。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㈠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㈡與單于㈢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㈣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㈤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㈥舉引弓之人，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㈧然陵一呼勞軍，㈨士無不起，躬流涕，沫

血飲泣，(十)更張空弮，(十一)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十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十三)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十四)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十五)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十六)功亦足以暴(十七)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十八)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十九)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二十)以為僕沮貳師，(二一)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二二)拳拳之忠，(二三)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二四)誰可告愬者；此真(二五)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二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二七)

(一)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二)匈奴乘高而攻，故曰仰。(三)單，音蟬（ㄕㄢ）；匈奴稱其君長曰單

于，廣大之義也。㊃陵戰士少，而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㊄旃裘，匈奴所服，因稱其酋。㊅左賢王及右賢王，皆匈奴貴職。㊆言盡發其國之能引弓者。㊇積，讀如恣，去聲，聚也。㊈勞，去聲，慰勞也。㊉沬，古額（ㄏㄨㄟ）字，洗面也。言流血滿面如盥洗。⑪拳，音權（ㄑㄩㄢ）；空拳謂空弓也。⑫慘愴怛悼，憂痛之意；愴，一作悽。⑬款款，忠實貌。⑭一本作「雖古名將不過也」。⑮言欲在匈奴乘機立功，以抵其敗罪。⑯謂摧破匈奴之兵。⑰暴，讀如曝，表顯也。⑱指，意也。⑲睚眦，張目忤視也。言素不滿於陵之毀言。⑳不曉，一作不深曉。㉑沮，毀壞也。貳師，李廣利也。貳師征匈奴，令陵爲助，及陵與單于相値，而貳師無功，武帝疑遷欲沮貳師。㉒理，治獄之官，景帝更廷尉名大理，武帝復爲廷尉，此稱理者，從舊名也。㉓拳拳，忠謹貌。㉔囹圄，周時獄名，囹，令也，圄，與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㉕眞，一作正。㉖佴，音貳（ㄦ），次也；佴之，一作茸以。蠶室，養蠶之室，宜溫而且密，腐刑患風，須入密室乃得全，因以爲稱。㉗此段推說李陵之功，並述所以獲罪之由。

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㊀之功，文史星曆，㊁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㊂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

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㊃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㊄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㊅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㊆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㊇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㊈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㊉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⑪定計於鮮也；⑫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⑬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⑭視徒隸則心惕息，⑮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⑯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⑰李斯，相也，具於五刑；⑱淮陰，王也，受械於陳；⑲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⑳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㉑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㉒季布爲朱家鉗奴；㉓灌夫受辱於居室；㉔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二五)不能引決自裁，(二六)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二七)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二八)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二九)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三〇)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三一)之辱哉！且夫臧獲(三二)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三三)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三四)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三五)

(一)符，符節，剖乃分半以與之所以封功臣也。丹書給功臣之劵也。(二)文史星曆，太史所掌之事也。(三)所畜一作畜之。(四)與，許也。言不能以死節許之。次比，一本無；一本無次字。(五)此或字一本作有。(六)太上，最上之辭。(七)理色，顏色也。(八)嬰，繞也。(九)斷讀如短。(十)語見禮曲禮。(十一)晝牢，木吏，倘不可入對，況眞者乎。一本兩可字皆無。(十二)鮮，明也。言未辱即自殺爲鮮明也。(十三)圜牆，獄城也。

(十四)搶地；觸地，言匍匐乞哀；搶，一作槍。(十五)惕；懼也。息；喘息。(十六)及以至是，一作及已至此。(十七)西伯；周文王也。羑，音有(一又)；羑里；殷獄名。殷紂拘文王於羑里。(十八)李斯；秦始皇相，始皇崩，趙高謂之二世，謂其謀反，受五刑而死。(十九)淮陰；韓信也，信爲楚王，人有告信反，高祖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謁帝於陳，高祖執之，降爲淮陰侯。(二十)彭越；漢初封梁王，人有告其謀反，夷三族。張敖；張耳子，嗣爲趙王，人告其謀反，捕繫之。南面，一作南鄉。抵罪，一作具罪。(二十一)絳侯；周勃也，平呂氏之亂，迎立孝文，後有告勃謀反者，遂被因。請室；獄也。(二十二)魏其；魏其侯竇嬰也，爲丞相田蚡所陷，論棄市。赭衣；紅衣，因服也：一本無下衣字。三木；枷在頸，杻械在手足也。(二十三)季布爲楚將，數窘漢王，楚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乃髡鉗至魯朱家賣之。朱家，魯人，大俠也。(二十四)灌夫；漢潁陰人，字仲儒，怒罵丞相田蚡，坐不敬，被繫而死。(二十五)罔；同綱，罪綱也。(二十六)引決自裁；謂自殺也。(二十七)句一作已稍陵夷，言已如丘陵之逶迤稍卑下也。(二十八)父母，一作親戚。(二十九)父母，一作二親。(三十)言勇者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夫能慕義，隨處可自勉也。(三十一)縲紲；繫人之索也。(三十二)臧獲；奴婢也，(三十三)一本幽作函，無於字。(三十四)一本無陋字。(三十五)一本無世字。此段自述隱忍受辱不自引決之故。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㊀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㊁仲尼戹而作春秋；㊂屈原放逐，乃賦離騷；㊃左丘失明，厥有國語；㊄孫子臏腳，兵法修列；㊅不韋遷蜀，世傳呂覽；㊆韓非囚秦，說難孤憤；㊇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㊈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㊉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十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十二)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十三)綜其終始，(十四)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十五)上計軒轅，(十六)下至於茲，(十七)爲十表，(十八)本紀十二，(十九)書八章，(二十)世家三十，(二一)列傳七十，(二二)凡百三十篇，(二三)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二四)

㊀倜，音惕（ㄊ一ˋ）；倜儻，卓異也。　㊁文王被囚於羑里，演伏羲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㊂孔子周遊

列國，不爲世用，乃退而作春秋。㈣屈原見賈誼弔屈原賦注。離騷，猶罹憂也，屈原被放後所作。㈤左丘姓也，名明；一說，左姓，丘明名。左丘明，魯之太史，孔子作春秋，明述孔子之志而作傳，又以傳所未及，集爲國語，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㈥孫子名臏，與龐涓同學兵法，涓忌其才，刖斷其足。㈦不韋，姓呂，濮陽人，爲秦相，封文信侯，始皇立，遷之於蜀。呂覽一名呂氏春秋，不韋門下士所集作。㈧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使於秦，爲李斯所讒，仰藥死。非著書名韓非子，說難孤憤皆書中篇名；說，讀如稅。㈨一本無作字。㈩言令將來之人見己志。(十一)一本無而字。(十二)見，讀如現。(十三)一作考之行事。(十四)此句一本無。(十五)稽，計也。紀，一作理。(十六)軒轅，黃帝，史記始自五帝本紀，其首篇即黃帝。(十七)茲，此時。(十八)十表者，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間功臣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王子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十九)本紀十二者，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后本紀，孝景帝本紀，今上本紀也。(二十)書八章者，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二一)世家三十者，自吳太伯至五宗三王也。(二二)列傳七十者，自伯夷至貨殖及自敍。(二三)一本此句上無上計軒轅至列傳七十二十六字。(二四)此段

言著書欲以償前辱。

且負下未易居，㈠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㈡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㈢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㈣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㈤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㈥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㈦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㈧略陳固陋，謹再拜。㈨

㈠負下未易居言負累之下未易居也；負，一作貧。 ㈡其所往，一作所如往。 ㈢深藏下一本有於字。 ㈣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㈤剌，音辣（ㄌㄚ）；剌謬，違戾也。 ㈥曼美也。自飾，一作自解。 ㈦句一作祗取辱耳。 ㈧悉意，一作盡意。 ㈨此段重申忍辱之意，兼復來書。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㈠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㈡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㈢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㈣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㈤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㈥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㈦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㈧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㈨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㈩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⑪

㈠路溫舒，漢鉅鹿東里人，字長君，元鳳中，廷尉解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此書言宜尚德緩刑，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㈡春秋時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莒，子糾奔魯，後公孫無知弒襄公，小白自莒先入得立，是爲桓公。㈢春秋時，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之，生子奚齊，姬欲立爲己子，譖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出奔，奚齊立，里克弒之，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重耳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是爲文公。㈣趙王，高祖寵姬戚夫人所生，名如意，惠帝立，呂后酖殺之，惠帝崩，呂后稱制，諸呂謀危劉氏，大臣迎立代王恆，是爲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嘉奏以孝文皇帝爲太宗之廟。㈤一遠近，言遐邇一體也。㈥囹圄，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㈦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在位十三年。㈧昌邑，謂昌邑王賀，昭帝崩，霍光迎立之，淫亂，光廢之。㈨大將軍，指霍光。武帝病篤，光受遺詔輔政。㈩公羊傳隱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故云大一統。(十一)此段言宣帝初即位，宜有異恩。

臣聞秦有十失，㈠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㊁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㊂

㊀十失謂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幷用治獄之吏也。 ㊁盛服先生謂儒者也，儒者褒衣大冠，故稱。 ㊂此段秦之所以亡。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㊀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歐，㊁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㊂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㊃

㊀語見書大禹謨。經，常也。謂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失不常之過也。 ㊁歐與驅同。 ㊂大辟，謂死刑也。

㈣此段言當時太平未治之由。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㈠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㈡則鍛練而周內之，㈢蓋奏當之成，㈣雖咎繇聽之，㈤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㈥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㈦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㈧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㈨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下亡極。㈩天下幸甚！(十一)

㈠視與示同。　㈡卻，退也。言畏爲上所卻退。　㈢鍛練本謂治金；酷吏故入人罪，亦曰鍛練；練，鍊之借

字。內，讀如納；周內，謂曲折周至，務納之法中也。㈣當，謂處其罪。㈤咎繇，卽皋陶，舜臣，善聽獄訟，官士師。㈥文致，謂深文而致其罪也。㈦媮，音偷（ㄊㄡ），苟且也。一切，權時也。㈧參閱司馬遷報任安書註。期，必也。㈨語見左傳宣十五年。藪，大澤也。疾，毒害之物。瑾瑜，美玉也。惡，玉之瑕。詬，恥病也。㈩與天同長久，無窮極也。⑪此段極言治獄之慘，冀宣帝感悟。

劉向戰國策序㈠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㈡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㈢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㈣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㈤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㈥流而未滅，五伯之起，㈦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㈧晉之叔向，㈨齊之晏嬰，㈩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

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⑫周之流化，豈不大哉！⑬

①劉向：漢宗室，字子政，初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與焉，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元帝時，爲中壘校尉，爲外戚王氏及在位大臣所持，官終不遷，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戰國策本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劉向裒合爲一編，名曰戰國策，又名長短書，太史公作史記，卽多採其文，本叢書另有選本。②辟，讀如璧；辟雍，天子之學也，形圓，四面以水環之，白虎通『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泮宮，諸侯之學；泮，一作頖，禮記注『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庠，序，古學校名，殷曰序，周曰庠。③惇，音頓（ㄉㄨㄣ）厚也。④刑措者，民不犯法，刑廢不用也。成康之世，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⑤康昭，周康王昭王也，康王，名釗，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名瑕，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⑥烈，功也。⑦五伯，春秋時霸諸侯之五人；伯與霸通。⑧子產，春秋鄭大夫，姓國，名僑，子產其字也，自鄭簡公時當國，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介

於晉楚兩大國間，而不被兵。㈨叔向春秋晉大夫，姓羊舌，名肸，叔向其字也，博議多聞，能以禮讓爲國，仲尼稱爲遺直。㈩晏嬰春秋齊大夫，字平仲，相齊景公，盡忠補過，名顯諸侯。(十一)說同悅。(十二)語見論語里仁篇言能以禮讓治國，治國何難。(十三)此段言周之流化。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㈠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㈡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㈢

㈠孔子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㈡尙尊尙也。㈢此段言春秋後王道不興之由。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㈠六卿分晉，㈡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㈢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與立爲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㈣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㈤千乘之國五，㈥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

敎，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㈦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㈧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㈨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㈩

㈠周安王時，田和始列爲諸侯，其子午遂幷齊，是爲桓公。 ㈡六卿，晉大夫，范氏智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也。晉末君權皆入六氏之手；後六氏又相吞幷，成韓魏趙三國而晉亡。 ㈢秦孝公，見賈誼過秦論注。 ㈣滑，與閔通，滑然，傷念也。 ㈤七萬乘國，秦楚齊趙韓魏燕也。 ㈥五千乘國，宋衛中山東周西周也。 ㈦言惟有强國之設備，始得負阻……以守其國。 ㈧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鄒人，受學於子思之弟子，尊王賤霸，世莫之用，後世稱爲亞聖。孫卿，卽荀況，戰國趙人，亦稱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當時大儒，然僅爲楚蘭陵令而死。 ㈨蘇秦，見賈誼過秦論注。張儀，見東方朔答客難注。公孫衍，魏人，號犀首，以善說仕秦魏二國。陳軫，見賈誼過秦論注。代厲，蘇代蘇厲，皆蘇秦弟，以能說名。 ㈩此

段言戰國棄仁義而尙攻戰。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蘇秦結從之時，六國爲一，以僨㊀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㊁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㊂據崤函之阻，㊃跨隴蜀之饒，㊄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㊅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㊆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㊇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㊈

㈠儐與擯通，排斥也。㈡關中見賈誼過秦論注。㈢四境有天然之要塞為四塞。㈣崤函見賈誼過秦論注。㈤隴今甘肅地，蜀今四川地，皆甚肥沃，秦并有之。㈥六世見賈誼過秦論注。㈦邈同藐，輕視也。㈧語見論語為政。㈨此段言秦以詐力并天下而終致敗。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㈠

㈠此段言戰國之士因時畫策，亦有可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㈠

夫荷旃被毳者，㈡難與道純緜之麗密，㈢羹藜唅糗者，㈣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㈤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㈥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㈦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杼情素。㈧記

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㈨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㈠王褒，漢蜀人，字子淵，有俊材，益州刺史王襄奏之，徵入都，宣帝詔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因對此。㈡荷，負也。旃同氈。被，披也。毳音脆（ㄘㄨㄟˋ）鳥羽也。荷旃被毳者，貧寒之人也。㈢純緜，不雜之緜。㈣羹藜含糗，言窮餓之人，黎履黏也，黏以黍米，若今漿粉，糗熬米麥成乾糧也。㈤太牢，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閑曰牢，故三牲具曰太牢。㈥茨，音慈（ㄘ）；蓬茨之下，蓬茅所蓋屋之下也。㈦塞，當也。㈧杼同抒，引而泄之也。情素，猶本心也。㈨恭一作共，音義同。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㈠及至巧冶鑄干將㈡之樸，清水淬㈢其鋒，越砥斂其鍔，㈣水斷蛟龍，陸剸㈤犀革，忽若篲氾畫塗；㈥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㈦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㈧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㈨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㈩騁乘旦，⑪

王良執靶，(十二)韓哀附輿，(十三)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十四)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十五)追奔電，逐遺風，(十六)周流八極，(十七)萬里一息，何其遼哉！(十八)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十九)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滄，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二十)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一)砣，音窟（ㄎㄨ；）砣砣；健作貌。(二)干將；見賈誼弔屈原賦莫邪注。(三)焠；音催（ㄘㄨㄟ，）去聲，謂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四)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鍔；一作咢，劍刃也。(五)剸；音專（ㄓㄨㄢ，）截也。(六)篲；一作彗，彗者，埽也。氾者，汚也。塗者，泥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七)離婁；黃帝時明目者。督；察視也。繩與墨；皆爲直之具。公輸；姓，名般，亦稱魯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云。(八)溷；亂也。(九)筴；與策同，馬箠也。(十)齧膝；良馬名。(十一)乘旦；良馬名；一說，乘旦當爲乘且之誤，且與駔同，乘駔，駿馬也。(十二)王良；古之善御者，即郵無恤，戰國趙人。靶；謂轡也。(十三)韓哀；呂氏春秋審分覽勿難：寒哀作御。寒韓古字通，蓋即一人。(十四)影靡；言如影之搖閃靡靡然。(十五)蹶如歷塊；如經歷一土塊，言

其超越之疾也。(十六)言風之遺於後者，焉能追及也。(十七)八極，八方極遠之地。(十八)逖，謂所行遠。(十九)狐貉，一作貂狐。(二十)嘔，音吁（ㄒㄩ）；嘔喻，和悅貌。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一)昔周公躬吐握之勞，(二)故有圄空之隆，(三)齊桓設庭燎之禮，(四)故有匡合之功，(五)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六)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七)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八)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九)太公困於鼓刀，(十)百里自鬻，(十一)寧戚飯牛，(十二)離(十三)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十四)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十五)而升本朝，離蔬釋蹻(十六)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十七)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十八)龍興而致雲氣，(十九)蟋蟀俟秋吟，蜉蝣(二十)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二一)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二二)故世平主聖，俊乂(二三)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

臣，明明㉔在朝，穆穆㉕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㉖蓬門子彎烏號，㉗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㈠伯；同霸。 ㈡周公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握髮以賓賢士；握，一作捉。 ㈢囹空；言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圄，一作圉。 ㈣古者國有大事，夜則以薪燃火以照衆，謂之庭燎；齊桓公設庭燎求士而士不至，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桓公禮之，期月，四方之士並至。 ㈤匡合；謂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㈥言得人則逸也。 ㈦揆；度也。 ㈧憪；至也。 ㈨伊尹，湯之賢相，湯三聘始就；一說謂其負鼎佩刀以干湯。 ㈩太公；周呂尚也。或言其微時屠牛朝歌。 ⑪百里；百里奚也，爲秦穆公賢臣。自鬻；說見孟子萬章。 ⑫甯戚；齊桓公賢臣。桓公夜出，甯戚於車下飯牛，擊牛角而歌，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⑬離；遭也，與罹同。 ⑭關；通也。 ⑮奧；讀如郁，幽也。渫；汙濁也。言不彰顯。 ⑯蔬；蔬食；一作疏，蹻；入聲，本木屐，此言以繩爲之者。 ⑰言談說之士傳以爲賓也。 ⑱谷風冽，一本作冽風，無谷字。 ⑲一本無氣字。 ⑳蜉蝣；蟲名，朝生而夕死；蝣，一作輶。 ㉑易乾卦爻辭。 ㉒見詩大雅文王篇。思；語辭。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 ㉓

俊乂賢良也。㉔明明察也。㉕穆穆美也。㉖遞，一作遰，假借字也；遞鐘琴名。㉗逢，一作逄；逢門子即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其術者。烏號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㊀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㊁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㊂呴噓呼吸如喬松，㊃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㊄蓋信乎其以寧也。

㊀溱與臻同。㊁殫盡極也；一作單，義同。㊂偃仰猶俯仰。詘信同屈伸。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也，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七百歲。㊃喬松謂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也。㊆二句見賈山至言注。

王褒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㊀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㊁便了拽大杖上夫家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㊃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㊄奴復曰：「欲使皆上券，㊅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㊀蜀郡，秦置，今四川舊成都龍安潼川雅州四府，邛州及保寧府之劍閣以西皆其地，即古蜀國，治今之成都縣。子淵，褒字。湔音箭（ㄗㄧㄢ），平聲，地名，漢湔氐道，在今四川松潘縣西北。　㊁倩，雇代也。　酤酒，買酒。　㊂言欲賣此奴否。　㊃大忤人，甚忤人也。　㊄云云，如何如何也，但口約而未筆書。　㊅言皆書之券中。

券文曰：

「神爵㊀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㊁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㊂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

(四)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斗。(五)浚渠縛落，(六)鉏園斫陌。(七)杜埤地，(八)刻大枷，(九)屈竹作杷，(十)削治鹿盧。(十一)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十二)下牀振(十三)頭，捶(十四)鉤刈芻，結葦臘纑。(十五)汲水酪，(十六)佐醞醾。(十七)織履作麤。(十八)黏(十九)雀張烏，結網捕魚，繳(二十)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二十一)餧食馬牛。(二十二)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二十三)落桑皮椶。(二十四)種瓜作瓠，(二十五)別茄披蔥。(二十六)焚槎發芋，(二十七)壟集破封。(二十八)日中早熬，(二十九)雞鳴起舂。調治馬戶，(三十)兼落(三十一)三重。

(一)神爵：漢宣帝年號。　(二)資中：今四川資中縣。　(三)賈：與價同。　(四)食了：食事畢也。　(五)穿、裁、鑿：皆製造之意，各因其器而異詞。　(六)落：籬落也。　(七)鉏：與鋤同。陌：田間道也。　(八)杜：塞也。埤：音皮（ㄆㄧˊ），下溼也。杜埤地謂修治下溼之地也。　(九)枷：打穀具，俗稱連枷。　(十)杷：收麥器；一曰平田器。　(十一)鹿盧：與轆轤通，汲水之器，以軸置木架上，一端懸重物，一端貫長轂，上懸汲水之斗，並有曲木，用手轉之，以取汲器者也。　(十二)踑，音踞（ㄐㄧˋ）踑坐：猶箕踞，謂曲兩脚，其形如箕也。呶：喧譁也。　(十三)振：整也。　(十四)

捶與錘通，鍛也。(十五)臘刀也。繿紵屬，可以爲布。臘繿謂以刀治繿也。(十六)酪乳漿也。(十七)酤醶讀如雛模，蘘漿之屬。(十八)襤粗製之衣。(十九)黏者，以膠著之，使不得脫也。(二十)繳音勺（ㄓㄨㄛ），以繩繫矢而射也。(二一)堂廡堂下周屋。(二二)餧俗作餵。食讀如飼。(二三)被隄塞漏也。杜彊修離也。(二四)落桑剪桑也。皮㯶剝㯶皮也。(二五)瓠𤬪也。剖之可爲瓢，故曰作瓠。(二六)別披皆分之意。(二七)槎伐木餘也，斜曰槎。發芋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二八)墾集破封治田事也。(二九)斎未詳；或謂讀復音，然一本作甕，與復音不合。(三十)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萑水流養魚，欲食乃取之。(三一)落與絡通。

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㊀滌杯整桉，㊁園中拔蒜。斷蘇㊂切脯，築肉臛芋。㊃膾魚炰鼈，㊄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當飯豆㊅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㊆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㊇伴偶。

㊀餔音逋（ㄅㄨ），申時食。㊁桉卽盌。㊂蘇紫蘇，性行氣和血，故名。㊃築擣也。臛音熇（ㄏㄛ），爇也。㊄膾細切也。炰音袍（ㄆㄠ），裹物而燒也。㊅飯豆以豆爲飯。㊆漬音漬（ㄗ），稍浸潤

也。㊇交關開通也。

舍後有樹，當裁竹船。上至江州㊀下到湔，主爲府掾㊁求用錢。推訪堊，㊂販椶索。縣亭㊃買席，往來都落，當爲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枲。㊄轉出旁蹉，㊅牽犬販鵝。武都買茶，㊆楊氏擔荷。㊇往來市聚，慎獲奸偷。入市不得夷蹲㊈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㊉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

㊀江州漢縣，故城在今四川巴縣西。㊁掾，音研（一ㄢ）上聲；府掾府屬官也。㊂訪未詳。堊音惡（ㄜ），白土也。㊃縣亭蓋地名，不詳其處。㊄都枲，蓋通。枲音徙（ㄙ一），牡麻也。㊅蹉市名。㊆武都漢縣，在今甘肅成縣西，出茶。㊇楊氏池名，出荷。㊈夷蹲展足屈下似坐也。㊉益州漢郡名，治滇池，今雲南昆明縣治。

持斧入山，斷輮㊀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豆几木屐及犧盤。㊁焚薪作炭，礨石薄岸。㊂治舍蓋屋，削書伐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㊃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窖芋。㊄南安拾栗採橘，㊅持車載輳。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

隤無所爲，當編蔣織薄。㈧ 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㈨ 上樓擊鼓。㈩ 荷盾曳矛，還落三周。⑪ 勤心疾作，不得遨游。

㈠輮，車輞也，輞，車輪之外周也。 ㈡𦉥盤，豬槽也。 ㈢礨石薄岸竹籠盛石以薄岸也；礨，當作纍。 ㈣拔，分也，如分秧之類。 ㈤掄，種也。窖芋見前發芋注。 ㈥南安，漢縣，在今四川夾江縣西北，出橘。 ㈦持車載輳，載車以往求利之意，猶趨集之類。 ㈧蔣，菰蒲也。薄，簾也。 ㈨棖，音橙（ㄔㄥ），門兩旁長木。棖門柱戶即緊關門戶之意也。 ㈩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置鼓其上，有急即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取也。 ⑪還，環也。落，籬落。

奴老力索，㈠ 種莞織席。㈡ 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㈢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㈠索，盡也。 ㈡莞，草名，又名水葱，莖可織席。 ㈢言主人以供應賓客之用。

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仡仡㈠ 叩頭，兩手自摶。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

王大夫所言，不如早歸黃土陌，邱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㈠佹，音兀（乂）；佹佹不安也。

揚雄反離騷㈠

有周氏之蟬嫣兮，㈡或鼻祖於汾隅，㈢靈宗初諜伯僑兮，㈣流于末之揚侯。㈤淑周楚之豐烈兮，㈥超既離虖皇波，㈦因江潭而淮記兮，㈧欽弔楚之湘纍。㈨惟天軌之不辟兮，㈩何純絜而離紛，(十一)紛纍以其淟涊兮，(十二)暗纍以其繽紛。(十三)漢十世之陽朔兮，(十四)招搖紀于周正，(十五)正皇天之清則兮，(十六)度后土之方貞。(十七)圖(十八)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十九)帶鉤矩而佩衡兮，(二十)履欃槍以爲綦。(二一)素初貯厥麗服兮，(二二)何文肆而質䵂，(二三)資娵娃之珍髢兮，(二四)鬻九戎而索賴。(二五)

㈠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湛之思，長於詞賦，多仿司馬相如，成帝時召對，奏甘泉長楊河東羽獵四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及莽篡位，轉爲大夫，尋卒，著有太玄法

言方言等書。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原，名曰反離騷。㈡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㈢鼻祖，初祖也。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汾隅揚邑。㈣以出自有周，爲神靈後裔，故曰靈宗。諜，譜也。伯僑周之支庶。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敍也。㈤周衰，揚氏有號爲揚侯者。㈥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㈦超，速也。離，歷也。皇，大也。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經歷大波也。㈧潭，音尋（ㄙㄧㄣ，）水邊也。㳍，音枉（ㄨㄤ，）往也，以其去水中，故从水。記，弔文也。㳍記，言乘水而往，投書以弔也。㈨欽，敬也。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㈩天軌，猶天路也。辟，讀如闢，義同。⑪純絜，純粹貞潔也。離，遭也。紛，難也。此二句言天路不開，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⑫淟涊，音腆年（ㄊㄧㄢ）（ㄋㄧㄢ，）穢濁也。⑬暗，身晦而不光也。繽紛，謂讒慝交加也。⑭十世，自高祖至成帝。陽朔，成帝年號，於八年改稱。⑮招搖，斗杓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言已以此時弔原。⑯清則，清正法則也。十一月爲歲首，天之正也。⑰方貞，貞正也。十一月坤體成，故方貞。此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⑱圖，按其本系之圖書。⑲昌辭，美辭也。⑳

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　㉑欃槍，妖星也。綦，履下飾。言原誰佩帶方平之行，而陷惡人跡以致放逐也。
㉒貯，積也。麗服，指離騷中江離辟芷佩秋蘭等。　㉓文肆，言其文辭放肆也。質疑，言其性質狷狹，憤恨自沈也。隘，音械（ㄒㄧㄝ），狹也。　㉔娵娃，古美女閭娵吳娃也。鬄，音替（ㄊㄧ），髮也。珍鬄，珍好之髮。　㉕索賴，無所利也。言原以高行仕楚，猶賫美女之鬄，賣於九戎，無所利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㈠豈駕鵝之能捷，㈡騁驊騮以曲囏兮，㈢驢騾連蹇而齊足。㈣枳棘之榛榛兮，㈤蝯狖擬而不敢下，㈥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㈦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㈧被夫容㈨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㈩閨中容競淖約兮，⑪相態以麗佳，⑫知衆嫭⑬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⑭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熚熚之芳苓，⑮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⑯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⑰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⑱舒中情之煩或兮，⑲恐重華之不纍與，⑳陵陽侯之素波兮，㉑豈吾纍之獨見許。㉒

㊀陼，與渚通，音同；蓬陼，蓬萊之陼，在海中。㊁馮䴈，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捷，及也。㊂騹騮，駿馬名，其色如華而赤。蕎，古艱字；曲蕎，屈曲艱阻也。㊃蹇驁，劣之意。言騹騮駒曲艱中，則與驢騾同劣而齊之。㊄枳木高而多刺。榛榛，梗穢貌。㊅蝯，善攀援。貁似猴，仰鼻而長尾。擬，疑也。㊆靈修，楚王也。椒蘭，謂令尹子椒及子蘭也。唼，音妾（ㄑ一ㄝ；）唼佞，讒言也。㊇衿，帶也。芰，菱也。茄，爾雅釋草『荷，其莖茄。』㊈夫容，即芙蓉。㊉襞，音璧（ㄅ一，）疊衣也。離房，別房。⑪淖，音綽（ㄔㄨㄛ；）淖約，善容止也。⑫相態，以麗佳言競爲佳麗之態以相傾也。⑬嫮，音呼（ㄏㄨ，）美貌也。⑭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言原既知衆女嫉妒，何必揚己之蛾眉。⑮爆爆，光盛貌。荼，香草名。⑯慶，讀與羌同，辭也。顇，古悴字。⑰蒼吾，山名，在湖南寧遠縣，舜崩於此，在江湘之南。⑱重華，舜號。原將啟質聖人，陳己情要也。⑲煩，或同煩惑。⑳舜能避父害以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許原之所爲。㉑陵，乘也。陽侯，古諸侯，以罪投江，神爲大波。㉒言原過同陽侯，豈獨見許。

精瓊靡與秋菊兮，㊀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㊁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㊂解扶桑之總轡兮，㊃縱令之遂奔馳，㊄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㊅卷

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㈦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㈧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㈨纍既兆夫傅說兮，㈩奚不信而遂行，⑾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⑿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⒀抨雄鴆以作媒兮，⒁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⒂望昆侖以樛流，⒃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⒄既亡鸞車之幽藹兮，⒅焉駕八龍之委蛇，⒆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⒇

㈠精，細也。瓊靡猶言玉屑。瓊靡秋菊，皆離騷中語。㈡汨羅，見賈誼弔屈原賦注。㈢言原既養秋菊等欲以延年，何又以爲日暮而沈汨羅，其言行殊相反。㈣扶桑，日所拂木也。總，結也。㈤離騷：「總余轡於扶桑。」言何又解君轡使遂奔馳而自沈乎。㈥飛廉，風伯。雲師，豐隆。言既縱之，雖鸞皇迅飛，亦無所及，豈獨飛廉雲師。㈦棍，大束也，當作掍，方言：「掍，同也，宋衞之間語。」㈧漚，漬也。㈨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有椒稰瓊茅要神，欲從靈氛吉占等語，此言既不從其占，何必費椒稰而勤瓊茅。㈩兆，古挙字。說，讀如悅；傅說，殷高宗賢相。⑾行，去也。⑿鶗鴂，音啼桂（ㄊㄧˊ）（ㄍㄨㄟˋ），即杜

鵑，一名子規，常以立夏鳴，鳴則平芳皆歇。此反離騷語，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愛杜鵑。⑬虙妃見司馬相如上林賦宓妃注。此亦騷語，言其執心不定。⑭抨使也。雄鴆離騷作雄鳩。此亦離騷語。⑮旖旎雲貌；旎，一作柅。⑯昆侖山名，即崐崘山。璆流猶周流也。離騷有閬風緤馬語，閬風在昆侖山上，此故云。⑰離騷：『哀高丘之無女。』女仕也。高丘謂楚也。言何必仕於楚也。⑱幽藹猶晻藹也。⑲委蛇從容自得之貌。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⑳招，績如韶；九招古逸詩名，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招。九歌原所作。二句譏原哀樂不相副。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㊀吾恐靈修之不纍改。㊁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㊂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㊃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㊄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㊅

㊀增，重也。欷，歎聲。於，音烏（ㄨ）；於邑，短氣也。㊁言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㊂斐往來貌也。㊃濤瀨謂大波與急流也。㊄溷以為溷濁也。餔歠讀如逋輟，謂食與飲也。二句見楚辭漁父。㊅由聃許由老聃也，二人守道，不汙於俗，皆能保己全身。蹠音隻（ㄓ），蹈也。彭咸殷介士，不得

志而投江死。言原不能慕由聃高蹤，而蹈彭咸遺跡。

揚雄解嘲㊀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㊁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㊂人之珪，儋㊃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㊄朱丹其轂，㊅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㊆歷金門，㊇上玉堂，㊈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㊉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⑪枝葉扶疏，⑫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⑬然而位不過侍郎，⑭擢纔給事黃門，⑮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⑯』

㊀漢哀帝時，外戚丁傅，嬖臣董賢用事，依附者皆得顯官，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恬不爲意，人或嘲其作不成，名爲玄而色猶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㊁人綱人紀，爲衆人之綱紀也。　㊂析，分也。　㊃儋，

荷負也。㈤紆青拖紫謂印綬之色也，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㈥朱丹其轂漢制，吏二千石朱兩轓。㈦同行謂同行列。㈧金門金馬門也，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㈨玉堂殿也，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㈩從横本於蘇秦張儀之約從連横，意猶辯才也。(十一)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擬之作太玄。(十二)扶疏四布也。(十三)細者無間言至微也。(十四)侍郎見東方朔答客難注。(十五)黄門官署之稱宮門黄色，給事於黄門之內，故以名官。言升擢僅至黄門官。(十六)尙猶也。拓落蹭蹬不耦也。言雖言玄得無未造玄之極，其色猶白乎，蓋嘲其學猶未至，故不顯達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㈠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㈡合爲六七，㈢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㈣或鑿坏以遁，㈤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㈥孟軻雖連蹇，㈦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㈧右渠搜，㈨前番禺，㈩後陶塗，(十一)東南一尉，(十二)西北一候，(十三)徽以糾墨，(十四)制以鑕鈇，(十五)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十六)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十七)家家自以爲稷契，(十八)人人自以爲皋陶，(十九)戴縰(二十)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二一)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二二)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二三)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四)二老歸而周熾，(二五)子胥死而吳亡，(二六)種蠡存而越霸，(二七)五羖入而秦喜，(二八)樂毅出而燕懼，(二九)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三十)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三一)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三二)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三三)或釋褐而傅，(三四)或倚夷門而笑，(三五)或橫江潭而漁，(三六)或七十說而不遇，(三七)或立談而封侯，(三八)或枉千乘於陋巷，(三九)或擁篲而先驅；(四十)是以士頗得信(四一)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四二)

㊀跌，失足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一說盡殺無遺也。　㊁十二，言春秋十二國也，見東方朔答客難注。　㊂六七，齊燕楚韓趙魏之六及秦七也。　㊃自盛以橐，或謂范睢入之秦，藏於橐中，按范睢

傳無橐盛事，疑指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言。㈤坏，音陪，（ㄆㄧ）屋後牆也。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闔鑿坏以遁。㈥鄒衍，齊人，著書所言多天事，齊人號爲談天衍，仕於齊，位至卿。頡頏奇怪之辭。㈦孟軻即孟子，見劉向戰國策序注。連，音輦（ㄌㄧㄢ；）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㈧東海，會稽東海也。在東，故曰左。㈨渠搜，西戎國也，在西，故曰右。㈩番禺，縣名，在今廣東省。⑾陶塗，漁陽之北界；一說，爲北方國名。⑿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⒀西北一候，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官，張掖屬國有候官城。⒁徼，東也。糾墨，繩也。⒂鑕，一作質，鍖也。鈇，音夫（ㄈㄨ，）莝刀也。鑕鈇謂斬腰之刑。⒃倚廬，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楣柱，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一說，倚廬，或即田廬。⒄八區，八方也。⒅稷契，皆舜臣，稷名棄，爲周始祖，契爲商始祖。⒆皋陶，見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注。⒇縰，與纚同，韜髮之繒也。(二一)阿衡，商官名，伊尹爲之。(二二)晏嬰，見劉向戰國策序注。夷吾，即管仲。(二三)乘雁，四雁也。(二四)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墟，亡國爲丘墟也。(二五)二老，謂伯夷太公，周德日昌，二人皆歸周。(二六)子胥，見東方朔答客難注。(二七)種蠡，文種范蠡也，越王句踐返國，委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卒以破吳。(二八)羖，音古（ㄍㄨ，）黑色羊。百

里奚自虞亡秦走宛，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故號爲五羖大夫。㉙樂毅見賈誼過秦論注。㉚范雎，魏人，以遠交近攻之策說秦昭襄王，得爲相，封應侯。以一作雖。摺，古拉字；折摺，折脅拉齒也，雎未達之時，魏中大夫須賈譖之於相魏齊，齊笞擊之，折脅摺齒，雎佯死，得出，因入秦。穰侯，秦宣太后弟魏冉也，貴重，范雎說昭王而言之，冉乃免相。㉛蔡澤，燕人，爲秦相。噤吟，頷頤之貌。唐舉善相，蔡澤從請之，舉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㉜蕭，蕭何。曹，曹參。子房，張良字。平，陳平。勃，周勃。樊，樊噲。霍，霍光也。㉝解縛而相，管仲也，仲本傅公子糾，奔魯，齊桓公伐魯，魯殺子糾，因仲致齊，齊釋其縛，舉以爲相。㉞釋褐而傅，墨子謂爲傅說，一以爲甯戚，然無所考，蓋甯越之訛。㉟侯嬴年七十，爲魏夷門之抱關者，公子無忌客之，秦伐趙，趙求救於魏，魏畏秦，救不力，無忌憤甚，嬴爲畫策，盜兵符，往奪魏之救兵，急救趙，趙因得存。㊱潭音見揚雄反離騷注；橫江潭而漁，指屈原事。㊲七十說而不遇，謂孔子，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見莊子天運。㊳立談封侯，謂虞卿也，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而爲趙上卿。㊴枉千乘於陋巷，謂齊桓公見小臣稷事，桓公一日三至不得見。㊵篲，帚也。鄒衍至燕，昭王郊迎，擁篲爲之先驅。㊶信讀如伸。㊷窒，塞也。詘與屈同。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㊀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㊁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㊂又安得靑紫。且吾聞之，炎炎㊃者滅，隆隆㊄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㊆攫挐㊇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㊈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㊉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⑪悲夫！」

㊀辟，罪也。 ㊁漢制，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 ㊂下觸聞罷，有所觸犯者，報聞而罷之也。 ㊃炎炎，火光也。 ㊄隆隆，雷聲也。 ㊅人之觀火聞雷，謂爲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而爲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 ㊆瞰，音坎（ㄎㄢ），視也。言鬼神害盈而福謙。 ㊇攫挐，妄有搏執牽引也。 ㊈言或能勝之。 ㊉蝘蜓，音偃殄，（ㄧㄢ）（ㄊㄧㄢ）即蜥蜴。 ⑪俞跗，黃帝時良醫俞，一作臾，

跗，音夫(ㄈㄨ)。扁鵲，古之良醫，姓秦，名越人，史記有傳。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㈠免於徽索，翕㈡肩蹈背，扶服入槖，㈢激卬㈣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㈤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㈥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㈦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㈧婁敬委輅脫輓，㈨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㈩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十一)得也；呂刑(十二)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十三)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十四)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十五)則狂矣；夫蕭規曹隨，(十六)留侯畫策，(十七)陳平出奇，(十八)功若泰山，響若氐隤，(十九)雖其人之贍智哉，(二十)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

㉑四皓采榮於南山，㉒公孫創業於金馬，㉓驃騎發跡於祁連，㉔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㉕東方朔割炙於細君，㉖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㊀骼音格（ㄍㄜ，）骨也。㊁翕斂也。㊂扶服卽匍匐。范雎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而過，故云。㊃卬讀曰仰。㊄涇陽涇陽君，秦昭王弟，貴用事，雎間而疏之，故曰介抵側擊也。㊅顉，音欽（ㄑㄧㄣ；）顉頤曲頤；一作顩頤，又作頷頤，顉正字，顩借字，頷譌字也。頞音遏（ㄜ，）鼻莖也。㊆蔡澤入秦，說范雎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雎有間於王，遂薦以自代。㊇洛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㊈婁敬齊人也，高祖欲定都洛陽，敬以布衣謁見，說帝都關中，後賜姓劉，封關內侯。輅音核（ㄏㄜ，）小車用人力推挽者。輓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挽之，三人推之也。委輅脫輓謂婁敬棄車脫輓而說高祖。㊉中國謂京師也。長安今陝西長安縣。⑪叔孫通薛人也。天下已定，羣臣在殿上爭功無禮，通說高祖徵魯諸生共起朝儀。⑫呂刑書篇名，周穆王時呂侯所作，備詳刑法。⑬蕭何沛人也，佐高祖定天下，功第一，漢律令皆何所制定。⑭悂音紕（ㄅㄧ，）錯謬也；一作誖。⑮金張許史昭宣時貴戚大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⑯蕭規曹隨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之無

改也。（七）張良封於留，故稱留侯；高祖得天下，良策爲多。（八）陳平，陽武人也，事高祖，屢出奇策。（九）巴蜀人名山岸旁堆欲墮落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隤，同頹，落也。（十）雖，一作唯，唯亦讀雖。贍，智；謂多智也。（十一）藺生，卽藺相如，一作藺先生，秦欲以地易趙璧，趙令相如齎璧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乃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章臺，在渭南，相如獻璧於此。（十二）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也，避秦亂，隱於商山。榮，聲名也；一說，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十三）公孫，公孫弘也，武帝初，對策金馬門，名第一，拜博士，旋爲丞相，封侯。（十四）驃騎，霍去病也，去病爲驃騎將軍。祁連，山名，天山也，匈奴呼天曰祁連，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去病擊匈奴至此，捕首虜甚多，因顯貴。（十五）司馬相如以琴心挑成都富人卓王孫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十六）武帝於伏日賜從官肉，東方朔拔劍割肉去，帝使起自責，朔乃自贊曰：『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見漢書東方朔傳。

賈讓治河議（一）

治河有上中下策。

㈠賈讓，哀帝時人，時求能濬川疏河者，讓因奏此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㈠土地，必遺川澤之分，㈡度水埶所不及，㈢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㈣決之使道，㈤善爲民者，宣之使言。

㈠彊理，理定疆界之義。 ㈡遺，留也，言川澤水所留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也。 ㈢言計水勢所不及之地，居而田之。 ㈣爲，猶治也；下同。 ㈤道，讀曰導，引之使通也。

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㈠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㈡趙魏瀕山，㈢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

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㈣

㈠雍讀曰壅。㈡竟讀曰境。齊竟西北，趙竟東南，魏則三面跨河，南連鴻溝也。㈢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㈣湛溺即沈溺也。此段言河患之由來。

今隄防陿者，㈠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㈡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迴折東與東山相屬，㈢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㈣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㈤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㈥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㈦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㈧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㈨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㈩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⑪

㈠陿同狹。㈡黎陽地名，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南。㈢屬連及也。㈣內黃縣名，今河南內

黃縣。㊄賦民以隄中地給與民也。㊅東郡漢郡名，舊直隸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皆是。白馬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㊆河內漢郡，今河南及河之北皆是。㊇平剛，疑當爲剛平。㊈觀漢縣，衛地也。㊉魏郡漢郡，今直隸舊大名府地。昭陽地名，今河南濬縣東北有昭陽亭。⑪此段言當時河之現狀。

今行上策，徙冀州㊀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㊁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㊂辟伊闕，㊃析底柱，㊄破碣石，㊅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㊆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㊇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㊈

㊀冀州漢十三州之一，今直隸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奉天遼河以西地。㊁遮害亭舊爲河所經，在

今河南洛縣西南。㈢龍門山名，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間，大禹所鑿。㈣辟讀曰闢，開也。伊闕山名，在河南洛陽縣南，禹疏之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故名。㈤底柱山名，在河南陝縣東北黃河中，有三門，禹所鑿。㈥碣石山名，所在地說者不一，究不詳其處。㈦瀕河十郡，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渤海也。㈧奸音干（ㄍㄢ）犯也。㈨此段言上策。

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㈡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㈢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㈣漕渠足

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㊄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㊅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㊆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㊇決溢有敗，爲魚鼈食，㊈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㊉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⑪轉漕舟船之便，⑫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⑬

㊀漕渠，此指濩蕩渠，在今河南滎澤縣。多穿漕渠於冀州，乃欲於今衛河流處開渠如濩蕩也，在今淇水口東。㊁淇水口，在今河南濬縣西南，曹操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過淇水入白溝，故號其處爲枋頭。㊂初元，元帝年號。㊃滎陽，見鄒陽諫吳王書注。㊄漳水，見鄒陽諫吳王書注。㊅股，支別也。

㈦一害。㈧二害。㈨三害。㈩一利。⑪二利。⑫三利。⑬此段中策。

若迺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亡已，婁㈠逢其害，此最下策也。㈡

㈠婁同屢。㈡五句下策。

後漢文

班固封燕然山銘㊀

惟永元㊁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㊂寅亮㊃聖皇，登翼㊄王室，納於大麓，㊅惟清緝熙。㊆乃與執金吾耿秉，㊇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㊈鷹揚之校，㊉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⑪驍騎十萬，元戎輕武，⑫長轂⑬四分，雷輜蔽路，⑭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⑮涖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

㊀班固，後漢安陵人，字孟堅，明帝時爲郎，典校祕書，續成父彪所著漢書。和帝初，竇憲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燕然山，即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杭愛山，竇憲追北單于至此，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固作此銘。㊁永元，後漢和帝年號。㊂竇憲字伯度，平陵人，和帝母竇太后之兄，和帝即位，年

備十歲，竇太后臨朝，以憲爲侍中，擊匈奴，大破之，還爲大將軍，族黨滿朝，帝長，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憲迫令自殺。㊃寅亮：敬恭翊輔也。㊄登翼：謂登用輔翊也。㊅納於大麓：書舜典語，謂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也。㊆維清緝熙：詩周頌語，清，清明也。緝，續也。熙，明也。㊇執金吾：官名，吾者，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一說金吾，鳥名，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耿秉：字伯初，茂陵人，與竇憲征北單于，封美陽侯。㊈朔方：漢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㊉鷹揚：言威武奮揚如鷹也。校：將校。⑪南單于：時匈奴分爲南北，南單于屯屠河立，上言願發諸部胡會擊北，竇太后從之。東胡：種族名，在匈奴東，故名，今稱通古斯族。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漢初爲匈奴所滅，退保烏桓山，因以爲號。氐羌：皆西戎種族名。⑫元戎：兵車也。輕：輕車，古戰車。武：亦戰車之一。⑬長轂：兵車也。⑭雷輜：猶雷車，淮南子：「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⑮八陣者，方陣，圓陣，牝陣，牡陣，衝陣，輪陣，浮沮陣，雁行陣也。

遂凌高闕，㊀下雞鹿，㊁經磧鹵，㊂絕大漠，㊃斬溫禺㊄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㊅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㈦跨安侯，㈧乘燕然，躡冒頓㈨之區落，焚老上㈩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十一)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㈠高闕塞名，在陰山西，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㈡雞鹿塞名，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北岸。㈢磧鹵謂沙石及鹹地也。㈣大漠，內蒙古大沙漠，卽古瀚海也。㈤匈奴大臣有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㈥匈奴異姓大臣，有左右骨都侯，左右尸逐骨都侯。鍔刀刃也。㈦涿邪山名，在外蒙古西部。㈧安侯河名，在外蒙古。㈨冒頓讀如默突，頭曼單于之太子，殺頭曼自立。㈩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十一)攄音樗（ㄔㄨ），舒也。高文高祖文帝也。高祖旣滅秦楚，有天下，而匈奴爲害北邊，屢出師討伐，未能奏功，文帝立，匈奴寇犯如故，終無如何也，故文云。

其辭曰：

鑠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㈡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㈢

熙帝載㈣兮振萬世。

㈠鑠，美也。㈡截，整齊也。㈢碣，與碣同，立石也。㈣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熙，廣也。載，事也。

崔瑗座右銘㈠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㈡隱心而後動，㈢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㈣曖曖內含光。㈤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㈥行行㈦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㈠崔瑗，後漢安平人，字子玉，舉茂才，遷汲令，有善政，安帝初，朝臣交薦，遷濟北相，疾卒。㈡紀綱，法制也，書五子之歌：『亂其紀綱。』㈢隱，度也，言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㈣論語陽貨：『涅而不緇。』涅可以染皁，染之於涅而不黑，言不變其守也。㈤曖，曖昏昧貌。㈥柔弱生之徒，語見老子。㈦行，

讀如杭，去聲；行行剛強貌。

蔡邕郭有道碑㈠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㈡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㈢有虢叔者，
㈣實有懿德，文王咨焉，㈤建國命氏，或謂之郭，㈥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㈦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㈧隱括㈨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㈩探綜圖緯，⑪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⑫

㈠蔡邕，後漢陳留人，字伯喈，官至侍中，董卓辟之，遷尙書，卓被誅，被收，死獄中。郭有道卽郭泰，以舉有道，故云郭有道。邕爲碑銘甚多，惟此碑謂泰當之無慚色。㈡太原，秦郡，地在今山西。界休，漢縣，故城在今山西介休縣東南。㈢王季，太王少子，文王之父。廟序，一世爲昭，二世爲穆。㈣虢叔，文王弟，封公國號虢，故稱。㈤咨，謀也。國語：『文王卽位而咨於二虢。』二虢，虢仲虢叔也。㈥郭，古文虢字。

㈦汪汪深廣貌。㈧貞固足以幹事易乾卦語。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栝㈩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⑪圖緯古驗術數之書也圖爲河圖緯則六經及孝經皆有之謂之七緯依託經義言符籙瑞應者也。⑫微言微妙之言。此段言泰學行高遠。

于時纓緌㈠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㈡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㈢收朋勤誨，㈣童蒙賴焉，用祛其蔽。㈤

㈠緌音蕤（ㄖㄨㄟ）纓飾也。㈡景同『影』。㈢衡門橫木爲門言卑陋也見詩陳風。㈣收朋勤誨謂泰閉門教授也。㈤祛去也此段言士之翕從。

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㈠遂辟司徒掾，㈡又舉有道，㈢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㈣紹巢由之絕軌，㈤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㈥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㈦俾芳烈奮

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

㊀休，美也。㊁辟，音璧（ㄅㄧ），徵召也。司徒，三公之位。司徒掾，爲司徒之佐也。㊂有道，舉名也。㊃洪崖，仙人名，或謂卽黃帝之臣伶倫。㊄巢，巢父，堯時隱士，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寢其上，故名，堯曾讓以天下，不受。由，許由，與巢父同時，亦高士，隱於箕山。㊅建寧，漢靈帝年號。㊆行，去聲；景行，高明之德行，詩小雅桑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辭曰：

於㊀休先生，明德通玄，㊁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㊂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㊃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㊄言觀其高，棲遲泌邱，㊅善誘能教，赫赫三事，㊆幾行其招，委辭召貢，㊇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㊈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㊀於，讀如烏，歎辭。㊁通玄，知玄妙之理也。㊂摭，拾取也，揚子法言：『摭我華而不食我實。』㊃八尺曰仞，子貢稱孔子，譬之宮牆，其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㊄搢紳，搢笏

垂紳，謂仕者也。㈥棲遲遊息也，見詩陳風。泌泉水也。泌丘謂水上之丘。㈦三事三公也。㈧委辭召貢，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㈨擿音擬（ㄧˇ），布也。

蔡邕女誡㈠

禮，女始行服纁，㈡纁，絳也，絳，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㈢緗綠不以爲上服，㈣緇㈤貴厚而色尙深，爲其堅紉也；㈥而今之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采必輕淺，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從慶移坐，不因故服。㈦

㈠誡，警敕之辭。女誡所以警敕女子也。㈡纁，淺絳也。女始行服纁，言女子始嫁時必服纁也。㈢語見論語鄉黨。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㈣緗，淺黃色，綠青黃色，皆間色。上服，上身之服也。㈤緇，帛也。㈥紉義通靭，柔而固也。㈦言凡遇祝賀之事，雖偶移其坐位，必更易新衣也。

夫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㈠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知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

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㈡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㈢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㈣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㈤則思其心之整也。

㈠致飾：謂修養德性，啓發知識也。㈡傅：同附。㈢櫛：梳篦之總名。㈣立髻：綰髻也。㈤攝鬢：整理鬢髮也。

許慎說文序㈠

叙曰：古者庖犧氏㈡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㈢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㈣庶業其緐，飾僞萌生。㈤黃帝之史倉頡，㈥見鳥獸蹏迒㈦之迹，知分理㈧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㈨萬品以察，蓋取諸夬，㈩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⑪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⑫倉頡

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⑬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⑭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⑮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⑯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⑰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⑱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⑲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⑳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㉑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㉒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㉓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㉔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㉕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㉖與古文或異；㉗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㉘

①許慎，後漢汝南人，字叔重，博通經籍，官至太尉南閣祭酒。說文解字十四篇，慎所著，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至爲精密，自來言小學者皆宗之。②庖犧氏即伏羲，古帝名，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稱太昊，教民佃漁畜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氏。③八卦，乾坤震艮離坎兌巽也。④

神農氏見鼂錯論貴粟疏注。古無文字，結繩以記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言自庖犧以前，及犧農皆結繩爲治而統其事也。㊄其同綦，猶極也。萌生謂多也。言神農以前，專恃結繩，然事繁僞滋，漸不可支。㊄黃帝古帝名，姓公孫，以兵力誅蚩尤，爲漢族戰勝異族之始。倉頡黃帝史官，始造文字。㊆迒音航（ㄏㄤ，）獸迹也。㊇分理猶文理。㊈百工百官也。乂治也。㊉夬易卦名。⑪夬揚于王庭夬卦彖辭。文卽謂書契。此引易彖辭而釋之也。⑫施祿及下謂能文者加之以祿。居德則忌言律己則貴德不貴文也。⑬依類象形謂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文者，錯畫也，交錯其畫而物象在是。⑭其後倉頡以後也。形聲相益謂形聲會意二者也，有形必有聲，聲形相輔爲形聲，形形相輔爲會意。倉頡祇有指事象形，其後文與文相合而爲形聲，爲會意，謂之字。⑮孳乳猶言孳生緐息也。寖漸也。⑯如者，謂如其事物之狀。⑰五帝三王之閒，文字之體，更改非一，傳於世者，概謂之倉頡古文，實則不皆倉頡所作也。⑱封泰山之七十二家，惟知無懷氏伏羲氏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之成王十二家，餘無考。黃帝以前未成字，故括之曰七十二代靡有同焉。⑲保氏周禮官名，地官之屬。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敎之，保氏養之，世子亦齒焉。⑳意音如

憶，與識爲詔。二二、上下之古文，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視之而可識爲上下，察之而見上下之意。〔二一〕詰詘猶言屈曲。〔二二〕形聲半爲形，半爲聲也。名，字也，古曰名，今曰字。譬，諭也，諭，告也，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皆從水，以水取形，工可其聲也。〔二三〕會意者，合二體之意，蓋一體不足以見義，必合二體以成字也。誼，義也。指撝，同指麾，謂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誼，可以見信之意，比合戈止之誼，可以見武之意，是會意也，望文生義，就義可知意也。〔二四〕轉注者，言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字雖異而義同，可展轉互訓也。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同意相受，謂不論數字，意旨略同，義可互受也。考老二字，考可訓老，老亦可訓考也。〔二五〕假借者，因古文不備而生也。令長之爲官名，非古所有，乃由發號久遠之義——令之本義爲發號，長之本義爲久遠。——引申展轉而成，是假借也。〔二六〕鄦人名，爲周宣王太史，姓不詳。大篆上別於古文，下別於小篆而爲言。〔二七〕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二八〕言雖今變更正文部俗甄譌——見下文——之世，眞古文之意，未嘗不可說。

其後諸侯力政，〔一〕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二〕分爲七國，田疇異畮，〔三〕車涂異軌，〔四〕律令異灋，〔五〕衣冠異制，〔六〕言語異聲，〔七〕文字異形；〔八〕秦始

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㈨斯作倉頡篇，㈩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⑪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⑫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⑬所謂小篆者也。⑭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繇，初有隸書，以趣約易，⑮而古文由此絕矣。⑯

㈠力政與力征同，專力於征戰也。㈡語見孟子。㈢畮古畝字。田疇異畮，如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爲畮是也。㈣車之徹廣曰軌，因以軌名涂之廣，七國時車不依徹廣八尺之定制，或廣或狹，涂不依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野涂三軌之制，各以意爲之，故曰車涂異軌。㈤律令異法者，如商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是。㈥衣冠異制者，如趙武靈王之效胡服，齊王之側注冠等是。㈦言語異聲者，謂各用其方俗語言也，至是而音韻歧矣。㈧文字異形者，謂各用其私意省改文字也，至是而體製亂矣。㈨以秦文同天下之文。㈩倉頡爲書一篇，上七章，爲斯所作。⑪中車府令，主乘輿路車之官。趙高秦宦者，二世立，害李斯，代爲丞相，又弒二世，立子嬰，爲子嬰所誅。爰歷爲書一篇，共六章，高所作。⑫大史令掌天時星曆。毋，讀如無；胡毋姓，敬名也。博學爲書一篇，共七

章。

（十三）言史籀大篆，古文亦在其中。或不盡之詞。省減其繁重。改改其怪奇。（十四）名史籀所作曰大篆，故名李斯等作爲小篆以別之，亦謂之秦篆，漢時所言之『篆書』，皆小篆也。（十五）官獄多事，而小篆難成，自程邈爲簡易之書——詳下。——而書又多一種，以其施於徒隸，故曰隸書；專爲官司刑獄之用，餘尚用小篆焉。（十六）秦時小篆隸書並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絕此段秦小篆。

自爾（一）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三）四曰蟲書；（四）五曰摹印；（五）六曰署書；（六）七曰殳書；（七）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八）尉律，（九）學僮十七已上，始試，（十）諷籀書九千字，（十一）乃得爲史，（十二）又以八體試之，（十三）郡移太史并課，（十四）最者以爲尚書史，（十五）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十六）今雖有尉律不課，（十七）小學不修，（十八）莫達其說久矣。（十九）孝宣皇帝時，（二十）召通倉頡讀者，（二一）張敞從受之。（二二）涼州刺史杜業，（二三）沛人爰禮，（二四）講學大夫秦近，（二五）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二六）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二七）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二八）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二九）羣書所載，略存之矣。（三十）

㊀爾，猶此也。 ㊁曰大篆，古文亦在其中，字雖不行，其體固在，刻符蟲書等未嘗不用之。 ㊂刻符，用於符信者，竹而中分之，形半分。 ㊃蟲書，爲蟲鳥形，所以書幡信者，王莽六體書謂之鳥蟲書。 ㊄摹印，摹，規也，謂規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王莽六體書謂之繆篆。 ㊅署書，用於封檢題額者。 ㊆殳書，殳及各兵器題識用之，隨其勢而書。 ㊇漢之艸書，不知作者姓名，其書又爲隸書之省，文字之變，至此已極，故許愼蒙八體而附着於此，言其不可爲典要也。 ㊈尉律者，謂漢廷尉所守律令也。 ㊉始試，始應考試也。 ⑪諷，背誦也，謂背誦尉律之文。籀書，抽繹其義爲辭。籀書九千字，謂能取尉律之義，推闡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也。二者皆考試之事，所以試其記誦文理。 ⑫得爲史，得爲郡縣史，史掌起文書草之事。 ⑬試其字迹。 ⑭縣移之郡，郡移太史。太史，太史令也。幷課者，合而試之。 ⑮最，善也。尙書史，尙書令史，秩二百石，主書。 ⑯劾，用法以糾有罪也。自尉律以下至此，言漢初尉律之法。 ⑰言不試以諷籀尉律九千字。 ⑱謂不以八體試之。謂字學爲小學者，八歲入小學所教也。 ⑲謂莫解六書之說也。蓋漢自武帝時，重經學之士，廢棄以前之考試制，而小學衰矣。 ⑳孝宣皇帝，名詢，武帝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㉑通倉頡讀者，能讀倉頡一書而不誤者也，蓋倉頡多奇字，時多

失其讀。此通倉頡讀者爲齊人，姓名不詳。㉒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好古文字，嘗爲京兆尹，市無偸盜。從受之：從之學也。㉓涼州，漢置，今甘肅省。杜業，嘗爲杜鄴，字子夏，繁陽人，母張敞女。㉔沛，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爰禮，未詳，其人通小學史篇文字。㉕講學大夫：王莽置官。秦近，或云卽桓譚。㉖孝平皇帝：名衎，哀帝子，在位五年。㉗小學元士：通小學者之官名。㉘平帝時，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㉙凡，都數也。自倉頡至於訓纂，其篇之都數爲十四，字之都數爲五千三百四十也。㉚此段入西漢。

及亡新居攝，㊀使大司空甄豐㊁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㊂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㊃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㊄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㊅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㊆四曰左書，㊇卽秦隸書；五曰繆篆，㊈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㊉

㊀王莽篡漢，國號新。莽初立孺子嬰，而自居攝三年，始自稱帝。㊁甄豐：平帝初爲少傅，以附王莽顯。㊂制作：制禮作樂也，莽曾奏起明堂辟雍等。㊃莽之六書，與周保氏六書異，但損秦八體書之二

耳。㈤孔子壁中書；詳下。秦以後，古文絕，惟孔子壁中書爲古文，故莽六書首之。㈥謂分古文爲二，如儿爲人之古文奇字等是。㈦下杜；杜城名，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故杜縣西。程邈爲衙獄吏，得罪被繫，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見而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此句應在下文『卽秦隸書』句之下。㈧左卽佐字。左書謂其法便捷，可以佐篆之不逮也。㈨繆讀綢繆之繆。㈩書；幡謂書旗幟，所以傳命。書信謂書符節。按秦尙有刻符署書殳書三體，莽以其不離乎摹印書幡，故舉二以括之，而析古文爲古文及奇字二種，以包大篆蓋其意在復古，不欲襲秦制也。此段入新室。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㈠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㈡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㈢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㈣而世人大共非訾，㈤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㈥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㈦變亂常行，㈧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㈨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㈩乃猥曰馬頭人爲長，⑪人持十爲斗，⑫虫者屈中也，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⑭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⑮怪書埶⑯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⑰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⑱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⑲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⑳

㊀魯恭王，漢景帝五子，名餘，立爲淮陽王，徙王魯，卒謚恭。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爲宮，於其壞壁中得禮記等書，皆古文也。禮，禮古經也，今儀禮爲其中一部份，餘亡。記，禮之記也，上當再有一『禮』字，轉寫而奪之，蓋禮與禮記爲二種，禮記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如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皆是。尙書，尙書古文經也。春秋，春秋經也；或謂此二字衍文。論語，古文論語也，有二十一篇，與現行本異。孝經，古文孝經也，凡一篇二十二章，與今行本異。㊁張蒼，漢初陽武人，以功封北平侯，通律歷，明習圖書計籍，先爲秦柱下御史，秦禁挾書，蒼遂藏左氏，至漢弛禁，蒼乃以獻，漢時獻書者，蒼爲最先，此亦壁中諸經之類也。㊂郡國所得秦以上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謂其字與前代古文彼此多相類。㊃叵，音頗（ㄆㄛ），不可也。言雖不可再見古昔源流之詳，而其詳亦得

略說之，以就恭王所得，北平所獻，郡國所得鼎彝，古文略具也。㊄口毁曰訾。㊅詭當作恑，恑，更變更也。㊆謂向孔氏之壁造不可知之書，指爲古文。㊇正文與常行，當時人謂秦隸書也。㊈說字，謂說隸書之字。誼，與義通。㊉秦稱隸書卽倉頡書，言此乃積古以來，父傳之子者，安能改易，而謂其非古文，別造不可知之書爲古文也。⑪謂馬上加人，卽爲長字，會意，此字罕見，蓋漢字之尤俗者。⑫漢隸斗作升，所謂人持十也。⑬虫，古文虺字，本象形字，所謂隨體詰詘者，隸字衹令筆畫有橫直可書，本非從中而屈其下也。⑭苛人受錢，漢之令乙——令之第二篇也——也，謂有治人之責者而受人錢也。苛，從艸，可聲，假借爲訶字，並非從止句也，而隸書之尤俗者，乃訛爲岢，說律者曰：『此字從止句，句讀同鉤，謂止之而鉤取其錢。』其說無稽之甚。⑮字例之條，卽謂周六書也。⑯埶，今藝字。⑰究，窮也。迥，同逈，逈者，遠也。恉，意也。⑱幼子承詔，蓋倉頡篇中之一句也。⑲漢俗儒旣謂隸書爲倉頡時書，因謂李斯等所作倉頡篇爲黃帝所作，以黃帝與倉頡同時也，其云幼子承詔者，謂黃帝乘龍上天，少子嗣位爲帝也。⑳自世人大共非訾至此，皆言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之害，士子專以通一藝進身，而不讀律，則不知今矣，所習皆隸書，而隸書之俗體又日以滋蔓，則不知古矣，以滋蔓之

隸書俗體說經，焉得不爲經害，故許不得不有說文解字之作。此段言壁中古文出而爲世所毀。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㈠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㈡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㈢蓋非其不知而不問，㈣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㈤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㈥今敍篆文，㈦合以古籀，㈧博采通人，㈨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㈩將以理羣類，(十一)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十二)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十三)

㈠語見書皋陶謨。古人之象即倉頡古文也，如舜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爲旗章作服之飾，即皆依古人之象爲之。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敢穿鑿，今乃妄行非古，自執謬見，豈不悖甚。㈢語見論語衞靈公。言猶及見史官，遇有可疑處，寧闕以有待，不肯妄造。㈣言其所不知者則非之，而又不問也，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而問諸故老。(五)衺與邪通。(六)上句見論語學而，下句爲易繫辭傳文。(七)篆文小文也。(八)古籀古文與籀文也。(九)說文解字每字下常綴某某說字樣，此即所謂博采通人也。(十)譔音與詮同；稽譔稽攷詮釋也。(十一)理條理，謂以文字之說說其條理。羣類如天地鬼神人事，靡不畢載也。(十二)偁揚也，揚，舉也。孟氏孟喜也，喜所治易，人多宗之。孔氏有古文尚書，治書者所宗也。漢毛公所治詩，學詩者所宗也。周官周官經也，亦謂之周禮。說文解字多舉上列諸經以爲證，以爲明諭厥誼之助。皆古文者，所說之義音形，皆倉頡古文史籀大篆之義音形也。(十三)此段述已作說文解字之恉及例。其下尚有五百四十部部目及後敍，不錄。

徐淑答夫秦嘉書（一）(一)

知屈珪璋，(二)應奉藏使，(三)策名王府，(四)觀國之光，(五)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六)

(一)徐淑後漢秦嘉妻。秦嘉隴西人。嘉被命爲上郡掾，淑以疾還家，不能面別，嘉以書迎之曰：「不能養

志，常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想必自力。』淑得書，以疾未愈，不能往，報以此書。　㈡珪璋，言嘉才能之美也。　㈢藏使，庫藏之使，嘉為上郡掾，輸賦於國庫，故以稱之。　㈣策名，言仕宦為臣，名書於所臣之策也。　㈤易觀卦語。　㈥論語：『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孔子語。此段慰其奉使。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侶，想嚴裝已辦，㈠發邁在近，㈡誰謂宋遠，企予望之，㈢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㈣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㈤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㈥

㈠嚴裝，行裝齊整也。　㈡邁，遠行。言即將出發遠行也。　㈢二句詩衛風河廣語。　㈣比目，比目魚也，其目皆比連於上面，故名。　㈤萱草可以忘憂，亦名忘憂草。　㈥此段言不能往而憶念之意。

今適樂土，優游京邑，㈠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㈡意移，往而不能出耶！㈢

㈠優游，閒暇自得貌。上郡地在今陝西，陝西爲西漢都，故稱京邑。㈡玩，習也。㈢此段戒以無惑於紛華。

徐淑答夫秦嘉書（二）㈠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殷懃，出于非望。㈡

㈠嘉得淑前書報之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敍遠別，悵悵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幷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得書，又以此答。㈡四句言得來書及物。

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有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㈠操琴詠詩，思心成結。㈡

㊀髣髴如見其人也。　㊁此段覩物懷思。

勅㊀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㊁班婕妤有誰榮之歎，㊂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㊃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㊄

㊀勅誡也。　㊁飛蓬言髮亂如蓬，見詩衛風伯兮，詩意夫正行役，無心修飾也。　㊂婕妤音接予（ㄐ一ㄝ）（ㄩ）漢宮中女官名。班婕妤漢成帝時，被選入宮，以其官婕妤，故稱。婕妤賢才通辯，帝甚寵之，後得趙飛燕，婕妤寵衰，退處東宮，作賦自傷，賦中有『君不御兮誰爲榮』之語。　㊃光儀光華之容儀也。　㊄此段言來書之非，益以見情之重。

孔融論盛孝章書㊀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㊁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㊂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㈣

㈠孔融，字文舉，孔子之後也。漢獻帝時爲北海相，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時天下方亂，融志在靖難，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後爲曹操所忌，被害。盛孝章，會稽人，名憲，器量雅偉，爲時名士，孫策深忌之，融與友善，憂其不免，因與曹操是書，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已爲孫權所害。㈡會稽，秦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㈢時憲方避難許昭家。㈣此段言憲之可危。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㈠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㈡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㈢而朱穆所以絕交也。㈣公誠能馳一介㈤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㈥

㈠春秋公羊傳『僖元年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引此謂拯救孝章，爲操所義不容辭者。㈡言不能以旦或以夕爲期，隨時可死也。㈢吾祖，即指孔子。論語季氏，孔子曾有『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之語。㈣朱穆：後漢南陽宛人，字公叔，感世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㈤一介：猶一个，介个古通用也。㈥此段言操宜救憲。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㈠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㈡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㈢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㈣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㈤劇辛自趙往，㈥鄒衍自齊往；㈦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㈧

㈠九牧：謂九州也，九州皆有牧伯，故云。㈡燕君：謂燕昭王也。昭王欲招賢，郭隗謂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往，未至而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其骨歸，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招賢，請從隗始。』㈢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

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㊃昭王：即燕昭王。王聞郭隗言，因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燕。 ㊄樂毅：見賈誼過秦論注。 ㊅劇辛在燕，任國政，下齊之計，其功居多。 ㊆鄒衍：齊人，昭王師事之。 ㊇此段論救患之益及表明作書之故。

孔融薦禰衡表㊀

臣聞洪水橫流，㊁帝思俾乂，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㊃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㊄羣士響臻；㊅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㊆日昃，維嶽降神，㊇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㊈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㊉初涉藝文，升堂覩奧，⑪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⑫安世默識，⑬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⑭史魚厲節，⑮殆無以過也！⑯

㊀禰衡：少有才辨，氣尙剛直，獻帝時，孔融上疏荐之，曹操怒其狂傲，遣至劉表處，表復不能容，使見黃

祖，被殺，參閱本文！ ㈡洪水橫流，謂帝堯時也。 ㈢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治也。 ㈣世宗，漢武帝廟號。 ㈤疇，誰也。咨，嗟也。熙，廣也。載，事也。疇咨熙載，猶曰嗟乎誰能廣帝之事。 ㈥響臻，如響應而至也。 ㈦易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 ㈧詩大雅崧高：『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四嶽，四方大山，東泰西華南衡北恆也。 ㈨平原，漢郡名，地在今山東。 ㈩躒，音洛（ㄌㄛ）；卓躒，絕異也。 ⑪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室西南隅爲奧。 ⑫弘羊，漢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 ⑬安世，張安世也，字少儒，漢武帝時爲郎，帝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後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擢拜尚書令。識，讀如志，記也。 ⑭任座，戰國時人，魏文侯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抗行，猶抗顏。 ⑮史魚，春秋時衞大夫，名鰌，以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死以尸諫，孔子稱其直。厲，高也。 ⑯此段推重彌衡。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㈠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㈡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㈢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㈣弱冠慷

慨，㈤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㈥衡宜與爲比。㈦

㈠二語見鄒陽諫吳王書注。㈡坌，音坌（ㄆㄣ）；坌涌，聚而騰上也。㈢賈誼奏曰：「何不試臣以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屬國，漢官名，掌蠻夷降者。詭，責也。詭係單于，自責必係單于也。㈣終軍字子雲，漢武帝時，遣入南越，說令入朝，軍自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㈤賈誼終軍皆年少者，故曰弱冠。㈥路粹嚴象皆後漢末人，粹字文蔚，象字文則，皆有才略，俱拜尚書郎。㈦此段言衡之才。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㈠揚聲紫微，㈡垂光虹蜺，㈢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㈣鈞天廣樂，㈤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㈥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㈦飛兔騕褭，㈧絕足奔放，良樂㈨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㈩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⑪

㈠雲漢，天河也。㈡紫微，天帝之座也。㈢蜺，與霓同；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

蜺；㈣四門穆穆，書舜典語四門，四方之門，穆穆，美也。㈤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晉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心」。㈥激楚清聲也。古之名倡名陽阿，善和，因以名其歌。㈦言爲主技樂之人所貪愛。㈧飛兔騕褭古之俊馬，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㈨良樂，王良伯樂，皆古善相馬者。㈩褐衣毛布所製衣，賤者所服也。(十一)此段言衡若見用，必屢得人。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㈠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㈡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㈢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㈣內兼二軍，㈤外統梁趙，㈥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㈦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㈧

㈠陳琳字孔璋，後漢廣陵人，先爲袁紹典文章，紹敗，歸曹操，操以爲記室。豫州指劉備，但當宣此檄時，備已奔紹，故此二字應作「州郡」。㈡劉備歸陶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爲左將軍，然左將軍非郡國相，豫州刺史亦非郡守，殊不能強合爲一，且檄文實非檄備也，故郡上應有一「告」字；一說，此十二字爲他人所竄入，原本無之云。㈢望夷，秦宮名，在長安西北。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遣人就弒之。㈣產祿，皆呂后兄子，后臨朝，二人專政。㈤二軍，南軍北軍也，爲漢禁衛兵，南軍在城內，北軍在城外。㈥呂后以產爲梁王，祿爲趙王。㈦周勃封於絳，爲絳侯，齊悼惠王子章，封朱虛侯。太宗，文帝廟號。勃與章共誅諸呂，立文帝，劉氏復興。㈧明表，明白之表儀，此段舉大臣立權建功之例。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㈠與左悺徐璜，㈡竝作妖孽，饕餮㈢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㈣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㈤竊盜鼎司，㈥傾覆重器。㈦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獷狡鋒協，㈧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㈨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十)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十一)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十二)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十三)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十四)奬蹴(十五)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十六)而操遂承資跋扈，(十七)肆行凶忒，(十八)割剝元元，(十九)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二十)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二一)地奪於呂布，(二二)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二三)且不登叛人之黨，(二四)故復援旌擐甲，(二五)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二六)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二七)

(一)中常侍，秦官，得出入禁中，後漢改以宦者爲之。騰字季興，操祖父。(二)悺，音貫（ㄍㄨㄢ）；左悺，河南人，徐璜，下邳人，皆後漢宦者。(三)饕餮，音滔鐵（ㄊㄠ）（ㄊㄧㄝ），本惡獸名，借爲凶人之喻，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也。(四)嵩，字巨高，操父，姓夏侯氏，騰養子，莫審其生本末。(五)嵩於靈帝時，貨賂中

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因官至太尉。㈥鼎司，謂公輔之職，古以鼎足喻三公，故稱。㈦重器，謂天下。㈧鋒協，猶鋒俠，言其如鋒之利也。㈨幕府，稱袁紹也，衞青征匈奴，大克獲，武帝就其幕中拜爲大將軍，後因稱大將軍曰幕府，紹時爲大將軍也。鷹揚，謂武士也，言其威武奮揚如鷹。何進爲宦者所殺，紹勒兵入宮，盡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㈩董卓字仲穎，隴西人。何進召卓以兵入誅宦官，卓聞命就道，既至洛陽，進已被殺，宦官亦爲紹所誅，卓乃專權自恣，廢少帝，立獻帝，山東豪傑並起，以誅卓爲名，卓逼獻帝徙都長安，盡燒洛陽宮室，王允密說其心腹將呂布誅之。⑪卓既專政，紹奔冀州，因拜爲渤海太守，紹即以其地之兵攻卓。⑫裨師，偏師。紹發兵，操亦同行。⑬䶊衄俗字，音忸（ㄋㄧㄡ），敗也。操爲卓將徐榮所敗，兵多死傷。⑭虎文，虎文之衣，虎賁將所服。⑮蹙當作就，就或作䠞，又作蹵，形近蹴，而蹴又蹵之異體，因傳寫致譌，後漢書即作就，就，成也。⑯秦穆公使孟明伐晉，屢敗，穆公猶用之，後卒以其力敗晉而稱霸。⑰跋扈，猶強梁。操得兗州，兵衆強盛，遂有反紹意。⑱忒，惡也。⑲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民曰元元。⑳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善屬文，爲九江太守，以世亂，去官歸，言議頗侵操，操殺之，族其家。懸首于木曰梟。㉑徐方，謂徐州也。操伐陶謙徐州，糧少引還。㉒呂

布字奉先，初事丁原，後事董卓，皆不終。操伐布，與戰，不利。㉓語本漢書賈誼傳。㉔登，成也。叛人即謂呂布。語本左傳閔宋彭城文。㉕撰音關（ㄍㄨㄢ），貫也。㉖紹征呂布，諸史不載。㉗造，成也。

此段言紹待操之厚。

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㊀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㊁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㊂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㊃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㊄所惡滅三族，㊅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㊆典歷二司，㊇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㊈觸情任忒，不顧憲網。㊉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⑪又梁孝王，先帝母昆，⑫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⑬至令聖朝流涕，⑭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⑮

所過隳突，(十六)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十七)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十八)帝都有吁嗟之怨。(十九)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二十)

(一)董卓既誅，其部將作亂，長安大擾，韓暹等以獻帝還洛陽，中途頗遭寇犯，歷盡艱辛。(二)紹領冀州牧，公孫瓚自燕攻之。離局；遠其部曲也。獻帝東還，紹臣勸其奉迎，紹不聽，爲操所先，及見詔書每下，有於己不便者，始悔其失，檄文極意彌縫之。(三)獻帝既還洛陽，操遂往衞，旋卽迫遷於許。(四)三臺；尚書中臺，御史憲臺，謁者外臺也。(五)五宗；上自高祖下及孫也。(六)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一說，父族母族妻族。(七)楊彪；字文先，華陰人，博習舊聞。(八)彪嘗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故曰典歷二司。(九)袁術僭逆，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孔融力救，乃免。榜楚；榜掠也，謂鞭笞。五毒；桁楊荷校桎梏鋃鐺拷掠也。(十)憲綱；猶法網。(十一)報聞；奏報聞達於上也。(十二)梁孝王；名武，景帝之弟。(十三)操破孝王棺，收其金寶。(十四)獻帝聞孝王墓被掘，爲之哀泣。(十五)二者皆操所置官，觀其名，卽可知其所掌。(十六)隳突；毀壞之意。(十七)罾；讀如增，魚網也。繳；讀如灼，以繩繫矢而射也。二句喻其

法律之苛。㈧無聊：民不聊生也。㈨帝都：即指洛陽。言都下人民皆怨恨也。㈩此段言操專制朝政，殘害人民。

幕府方詰外姦，㈠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㈡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㈢强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㈣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㈤爾乃大軍過蕩西山，㈥屠各左校，㈦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㈧阻河爲固，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㈨幕府奉漢威靈，折衝㈩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十一)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十二)青州涉濟漯，(十三)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十四)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十五)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十六)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十七)有何不滅者哉！(十八)

㈠詰：謂問其罪。此指紹伐公孫瓚也。㈡梟雄：桀傲者之稱。㈢公孫瓚：字伯圭，董卓專政時，封薊侯。

瓚與紹相惡，紹因攻之。㊃方舟，二舟並行也。㊄操引兵渡河，託言助紹，實圖襲之，會瓚破滅，紹亦覺之，操乃退軍敖倉。㊅黑山賊于毒等爲亂，紹以軍入朝歌鹿腸山，討破斬之。㊆酪各，胡族。左校，賊官名，爲郭大賢等。㊇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敖山，秦時山上有城，中置倉，故名其地爲敖倉。㊈螗蜋前二足如斧。隧，道也。螳臂當車，見韓詩外傳及淮南子。㊉折衝，拒敵也。⑪中黃，中黃伯，育，夏育，獲，烏獲，皆古勇士。⑫幷州，謂紹甥高幹也，紹以幹爲幷州刺史，故稱。太行，山名，連亙今河南河北山西境。⑬青州，謂紹長子譚也，紹以譚爲青州刺史，故稱。濟漯，二水名，皆在今山東境；漯，音榻（ㄊㄚ）。⑭汎，與泛同。角，謂如捕獸之捉其角。⑮荊州，謂劉表，表爲荊州刺史，故稱，時與紹相結也。宛，秦縣，今河南南陽縣。葉，漢縣，今河南葉縣。掎，音器（ㄑㄧ），如捕獸之戾其足。⑯焫，音吶（ㄋㄜ），燒也。⑰沃，灌也。熛，音標（ㄅㄧㄠ），火飛也。⑱此段言操與紹相幷。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㊀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㊁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㊂

㊀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其將楊醜殺之，以衆降操。㊁揮與徽通，旛也。

㊂此段言操兵易散。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衞，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勖哉！㊀

㊀此段勗人以忠義。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强寇弱主，違衆旅叛，㊀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㊁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㊂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㊃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㊄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

律令！㈥

㈠旅，或謂助也。㈡幽，謂紹中子熙也，熙爲幽州刺史，故稱。㈢見兵，現有之兵。㈣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方與表合。㈤羅落，聚集之意。㈥文書下綴如律令三字，言當動依律令而勿失。此段歸到檄文。

王粲登樓賦㈠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㈠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㈡挾清漳之通浦兮，㈣倚曲沮之長洲，㈤背墳衍之廣陸兮，㈥臨皋隰之沃流，㈦北彌陶牧，㈧西接昭丘，㈨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㈩

㈠王粲，山陽人，字仲宣，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至荊州依劉表，博聞多識，問無不知，後仕魏爲侍中，旋卒。登樓賦，粲登當陽縣城樓，以世不承平，而劉表又不足與有爲，旅居荊州，心懷故國，因作此志感。㈡暇，讀如假。㈢仇，匹也。㈣漳，水名，出湖北當陽縣西北，流入當陽，會於沮。大水有

小江別通曰浦。㊄沮水名，出湖北保康縣西南，與漳水會，又東南經江陵縣入江。水中可居者曰洲。㊅水涯曰墳。下平曰衍。㊆皋爲澤之坎。下溼曰隰。㊇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墓。郊外曰牧。㊈昭丘，楚昭王墓，在當陽縣東南。㊉此段因樓中美景而生感。

遭紛濁而遷逝兮，㊀漫踰紀㊁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㊂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㊃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㊄路逶迤而修迥兮，㊅川既漾而濟深，㊆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㊇鍾儀幽而楚奏兮，㊈莊舄顯而越吟，㊉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⑪

㊀紛濁，喻世亂也。㊁十二年曰紀。㊂任，當也。㊃因吹北風，愈增鄉思。㊄荊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山小而高曰岑。㊅逶迤，袤去貌。迥，遠也。㊆漾，長也，羕之訛字。濟，渡也。㊇尼父，孔子也，孔子字仲尼，魯哀公誄之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也；父，同甫，丈夫之美稱。孔子周遊列國，其在陳也，嘗有『歸與歸與』之歎，見論語公冶長。㊈鍾儀春秋楚人，被囚於晉，晉侯見而脫之，與之琴，操南音，

見左傳成九年。㈩越人莊舃仕楚至執珪，有頃而病，楚王以其雖爲越人而在楚顯貴，當不思越，使人往聽其聲，則猶越聲也見史記陳軫傳。（十一）此段懷歸。

惟日月之逾邁兮，㈠俟河清其未極，㈡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㈣畏井渫之莫食，㈤步棲遲以徙倚兮，㈥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㈦循階除㈧而下降兮，氣交憤㈨於胸臆，夜參半㈩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十一）

㈠日月逾邁，光陰往逝之意也。㈡逸詩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之語，見左傳襄公八年。極，至也。㈢高衢，大道也。㈣匏瓜，瓠也。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冀仕之語。㈤易井卦：「井渫不食。」渫，治去汚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而不見食，猶人已修正其身而不見用也。㈥棲遲，謂遊息也。徙倚，低徊也。㈦忉怛，悲痛也。憯，讀如慘；憯惻，慘傷也。㈧除，樓階也；又門屏之間曰除。㈨交，狡之借字，戾也。憤，懣也。㈩夜參半，猶夜分，卽夜半也。（十一）盤桓，不進貌。此段

悲世亂而不能得志。

魏文

魏文帝典論論文㈠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㈡之于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㈢書曰：『武仲以能屬文㈣爲蘭臺令史，㈤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㈥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㈦斯不自見之患也。㈧

㈠魏文帝曹操長子，名丕，代漢爲帝，在位六年，性好文學，博聞強記，以著述爲務，有集行世。典論，文帝撰，凡五卷。論文，典論中之一篇也。㈡傅毅字武仲，茂陵人，後漢章帝時，爲蘭臺令史，與班固等同典校書，早卒。㈢超字仲升，有平西域之功。㈣屬，讀如燭；屬文，猶作文，謂連綴字句使相屬也。㈤蘭臺藏祕書之宮觀。蘭臺令史掌蘭臺之書奏。㈥言人以能自見爲善，而文不一體，常長於此體，而短

於他體，而我之所長，適爲人之所短，因以輕之，人亦依此例以輕我，遂各忘其短，皆自許爲獨步。㈦

光武詔讓吳漢語。言視己之敝帚貴如千金而享用之，喻人不自知其短也。㈧此段言文人積習。

今之文人，魯國㈠孔融文舉，廣陵㈡陳琳孔璋，山陽㈢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㈣陳留阮瑀元瑜，㈤汝南應瑒德璉，㈥東平劉楨公幹，㈦斯七子者，㈧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㈨

㈠魯國，漢國，在今山東。㈡廣陵，後漢郡，今江蘇江都縣卽郡中地。㈢山陽，漢郡，地在今山東。㈣北海，漢郡，地在今山東。徐幹字偉長，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將文學。㈤陳留，縣名，今屬河南。瑀，讀如羽；阮瑀字元瑜，爲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一時書檄，多出其手，有集行世。㈥汝南，漢郡，地在今河南。瑒，讀如陽；應瑒字德璉，曹操辟爲丞相掾，後爲五官將文學，有集行世。㈦東平，漢國，今山東東平縣，卽國中地。劉楨字公幹，有逸才，文章爲文帝所重。㈧上七人號建安七子，皆以能文名者。㈨此段言作論文之由。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㊀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㊁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紀，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㊂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

㊀齊氣，謂齊俗文體舒緩，幹有此病也。　㊁張蔡，張衡蔡邕也。　㊂揚班，揚雄班固也。　㊃此段言各人之短長。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㊀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㊁

㊀檢，法度也。　㊁此段言文章能備文體之難。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㈠周旦顯而制禮，㈡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㈢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飢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㈣

㈠西伯西方諸侯之長，周文王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因推演易象作卦。　㈡周旦周公旦也，武王弟，相成王，制禮作樂，天下大治。　㈢淮南子原道訓：『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㈣徐幹著有中論，凡二十篇，辭義典雅，傳於世。此段言文章之重。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㈠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㊁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㊂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㊄終以六博，㊅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㊆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㊇

㊀朝歌，縣名。今河南淇縣。吳質，魏濟陰人，字季重，爲朝歌令，大軍西征，丕時爲太子，南在孟津，與質此書。㊁局，近也。㊂任，當也。㊃南皮，縣名，今屬河北。㊄彈棊，遊戲名，出魏宮，大體以巾拂棊子也，今不傳。㊅六博，遊戲名，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今不傳。㊆旅食，衆食也。㊇此段述舊遊及人事不常。

方今蕤賓紀時，㊀景風扇物，㊁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㊂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㊃託乘以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

鄴，㈤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㈥

㈠禮月令：『仲夏之月，律中蕤賓。』　㈡景風，南風也，夏至則至。　㈢黃河自山西永濟縣折而東，入芮城縣，謂之河曲。　㈣漢時郡國皆置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魏晉因之。　㈤鄴，漢縣，在今河南臨漳縣境。　㈥此段敘致書相思之意。

曹植王仲宣誄㈠

建安㈡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㈢喆人是恃，㈣如何靈祇，殲㈤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㈦朝聞夕歿，先民所思，㈧何用誄德，表之素旗，㈨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瀰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㈩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㈩㈠天開之祚，末冑稱王。㈩㈡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

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十三) 炎光中曚，(十四) 世祖撥亂，(十五) 爰建時雍，(十六) 三台樹位，(十七) 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十八) 百揆惟敍，(十九) 五典克從，(二十)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二十一)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二十二)

(一)曹植，操第三子，字子建，工文章，封陳王，卒諡思，有集行世。王仲宣，即王粲也。累列生時之德行而稱之曰誄；後遂以名哀死之文。 (二)建安，漢獻帝年號。 (三)皇穹，天也。神察，燭照如神之意。 (四)喆，與哲同；喆人，即哲人。 (五)殲，音尖（ㄗㄧㄢ），殺害也。 (六)謂早歲即死也，粲死年僅四十一。 (七)遂，遂其生也。謂壽夭相去無幾。 (八)論語里仁：『朝聞道，夕死可矣。』 (九)何用，猶用何。旗，旌也，書誄辭其上也。 (十)公高，畢公高也，爲魏先祖。高佐武王伐紂，以功封於畢。 (十一)畢萬，春秋晉大夫。晉獻，晉獻公也。獻公滅魏，以封萬。 (十二)萬既受封，晉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魏至文侯而盛，子孫遂稱王，爲戰國七雄之一，其支庶以祖先稱王，遂以王爲氏。 (十三)陽九之說有三：一爲四千六百十七歲爲一元，初入元百六歲中有九災歲也；二爲太乙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三

爲道家說，謂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十四)炎光，漢以火德王，故稱。不明爲曚中曚，謂遭王莽之亂。(十五)世祖，光武廟號。(十六)時雍，太平之象，言天下大和也，見書堯典。(十七)三台，星名，以稱三公；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十八)二祖，粲曾祖父龔，祖父暢也。詩小雅蓼蕭：「爲龍爲光」。龍，寵也。龔字伯宗，後漢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靈帝時爲司空。(十九)百揆，唐虞時總持百政之官。敍定也。(二十)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二十一)顯考，古稱高祖，此稱粲父謙也。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二十二)朔俗，朔方及秦俗。庶績咸熙，書舜典語，猶言衆功皆興也。粲父官階無考。此段言粲先世。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一)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二)京室隕顛，宰臣專制，(三)帝用西遷，(四)君乃羈旅，離(五)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六)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七)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八)

(一)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爲復之，不誤一道。(二)造，成也。(三)謂董卓專政也。(四)西遷，謂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也。(五)離，與罹同。(六)粲以西京擾亂，乃依劉表於荊州；楚舊號荊，故謂爲荊蠻。(七)淵

北襄陽西南，舊有徐庶宅，宅西北有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粲宅，故文云。㈧此段述粲之身世。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㈠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㈡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鄀，㈢稽顙漢北，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㈤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㈥與君行止，㈦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㈧君以顯舉，秉機省闥，㈨戴蟬珥貂，㈩朱衣皓帶，⑪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⑫

㈠我公，太祖操也。建安十三年，操伐荆州。㈡操伐荆州，劉表已卒，子琮立，粲勸琮降操，斯言卽勸琮降之言也。㈢編鄀，漢縣，漢有若縣，屬南郡，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東南，蓋卽其地。㈣漢北，漢水之北也。㈤漢列侯黃金龜紐，金印紫綬，粲歸魏，以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㈥祭酒，漢官名，功高者爲之，粲曾遷軍謀祭酒。㈦時行則行，時止則止。㈧俊乂，賢才也。㈨魏既爲王建國，粲拜侍中，爲魏門下省之長官。㈩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加貂附蟬。⑪皓帶，白色帶也。⑫晻藹，猶披拂。此段粲

見用於魏。

嗟彼東夷，㊀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㊁思榮懷附，望彼來威，㊂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㊃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㊄號痛崩摧，發軫北魏，㊅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㊆

㊀東夷謂吳國。㊁建安二十一年，操伐吳，粲從。㊂言粲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畏威而來。㊃彌留言病日甚，久留於身而不去也。㊄粲凡二子。㊅軫車也。此言其子奔喪。㊆此段粲從征吳而亡。

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㊀好和琴瑟，分過友生，㊁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㊂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㊃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㊄

㈠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㈡友生，朋友也。　㈢夙零，謂早死。　㈣泰素，質之始也，見列子天瑞。　㈤此段敍交誼。

喪柩既臻，㈠得反魏京，靈轜㈡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㈢生榮死哀，㈣亦孔之榮。嗚呼哀哉！㈤

㈠臻，至也。　㈡轜，音而（ㄦ），與輀同，喪車也。　㈢徇，同殉。莊子盜跖：「小人徇財，君子徇名。」　㈣論語子張：「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㈤此段哀死文之結處。

晉文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㈠

康白：足下昔稱吾于穎川，吾常謂之知言，㈡然經怪㈢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㈣顯宗阿都㈤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㈥多可而少怪，㈦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㈧手薦鸞刀，㈨漫之羶腥，㈩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⑪

㈠嵇康，魏譙郡人，字叔夜，丰姿俊逸，導氣養性，著養生篇，拜中散大夫，不就，常彈琴以自樂，景元中，為司馬昭所害。山巨源即山濤，巨源其字也，晉河內懷人，在魏為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晉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十餘年，甄拔人物皆一時之選，年七十九卒。巨源為吏部郎時，嘗舉嵇康以自代，康因以此

書絕之。㈡潁川山濤族父欽也，爲潁川守，故稱。濤嘗稱康情不願仕，愜其素志，故曰知言也。㈢經怪，常怪也。㈣河東郡名，今山西黃河以東地。㈤顯宗姓公孫，名崇，顯宗其字也，譙人，爲尚書郎。阿都姓呂，名仲悌，阿都其小字，東平人。㈥傍通謂濤傍通衆藝也。㈦多可而少怪，謂濤多許可，少疑怪，甚寬容也。㈧尸祝主讀祝者。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言恐濤舉己自代也。㈨薦，執也。鸞刀，刀環有鈴者。㈩漫，汙也。⑪此段恐其薦舉。

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㈠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㈡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㈢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㈣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㈤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㈥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㈦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㈧子房之佐漢，㈨接輿之行歌，㈩其揆一也，⑪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

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⑫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⑬ 長卿慕相如之節，⑭ 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⑮ 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㈠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 ㈡空語，猶虛說。同知，共知。悔吝，猶悔恨。言空言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能同流合汙而不生悔恨耳。 ㈢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亦稱老聃，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而生，故號爲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吏。莊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 ㈣柳下惠，春秋魯人，姓展名禽，居柳下，謚曰惠，故曰柳下惠，爲聖人之和者，而爲士師。東方朔居卑位，見前答客難。

㈤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見莊子天道。論語述而：『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㈥子文，春秋楚大夫，姓鬭，名穀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令尹，楚上卿執政之官。 ㈦渝，變也。 ㈧許由，堯時隱士，字武仲，堯讓以天下，不受。 ㈨子房，張良，佐漢高祖定天下。

㈩接輿，見東方朔答客難注。 ⑪揆，道也。 ⑫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爲班固漢書中贊語。 ⑬延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治，吳季札居之，故以稱焉。子臧，曹公子欣時，曹人欲立爲君，拒不受。季札賢，父兄皆欲立之，札以有國非其節，願附於子臧以不失節，見左傳

襄公十四年。(十四)司馬相如小時名犬子，既學，慕戰國趙相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十五)尚子平，即後漢時之向子平，名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通老易，男女嫁娶畢，遂入山，不知所終。臺孝威亦後漢人，名佟隱居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爲業。(十六)此段引古自況。

少加孤露，(一)母兄見驕，(二)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四)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五)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六)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七)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八)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九)而有好盡之累，(十)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十一)

㈠孤露言父母俱無也。㈡母兄見驕謂同母兄見愛也。㈢賂一作咯。㈣莊老莊子老子之書。㈤頓纓謂絕去其系也。㈥鑣馬銜也。㈦阮嗣宗卽阮籍，魏尉氏人，嗜酒放蕩，官至步兵校尉。㈧大將軍謂曹操。何曾於太祖座斥籍敗傷禮教，言於操，宜投四裔，操不聽也。㈨萬石漢石奮也，奮及其四子皆官二千石，故稱萬石君，爲人謹愼。㈩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⑪此段言己之性情。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㈠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㈡性復多蝨，把搔無已，㈢而當裹以章服，㈣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㈤雖瞿然自責，㈥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㈦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㈧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㈨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㈩會顯(十一)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十二)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十三)

㈠當關：守門人也。㈡痺音畀（ㄅㄧ），濕病也。㈢把讀如爬，亦搔也。㈣章服：居官之服。㈤言已爲，未見有怨之者，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㈥瞿然：心驚貌。㈦詭故：詐飾而非由衷之意。㈧聒音括（ㄍㄨㄚ），譁語也。㈨鞅掌：煩勞也，見詩小雅北山。㈩不止此事：謂人間不止有湯武放伐之事，尚有尤甚者也。(十一)會顯：獨顯爲也。(十二)促中：中懷狹隘也。(十三)此段力言己之不堪任。

又聞道士遺言，㈠餌朮黃精，㈡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㈢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㈣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㈤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㈥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

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㊆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㊇己嗜臭腐，養鵷雛以死鼠也。㊈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㊉

㊀道士，有道之士也。㊁餌，服食也。朮，白朮，根細類指，黃精，根如管狀，俱可入藥，久服輕身延年。㊂伯成子高，堯時爲諸侯，禹有天下，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問焉，子高耕而不顧。㊃子夏，姓卜，名商，衞人，孔子弟子。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見家語。㊄諸葛孔明，諸葛亮也。元直，徐庶字。庶初事劉備，曹操執其母招之，庶遂辭備歸操，孔明不止。㊅華子魚，華歆也。幼安，管寧字。歆仕魏爲相國，詔舉獨行君子，歆舉寧，寧拒而不受。㊆度，讀如揆度之度。此足下度內耳，猶言此自足下知之耳。㊇章甫，殷冠

名。越人斷髮文身，無用乎冕也。㈨鵷雛，鳳類之鳥。鵷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見莊子秋水。此言山濤以己位爲腐鼠，而康以鵷雛自況也。㈩此段言人各有性，不能強其所不樂。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㈠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㈡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㈢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㈣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華榮，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㈤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㈥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㈦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㈧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㈨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幷以爲別。嵇康白。㈩

㊀康子名紹，字延祖，十歲而孤。㊁悢悢，眷眷也，悲也。㊂嬲音鳥（ㄋ一ㄠ），戲相擾也。㊃潦倒，蘊藉貌。㊄言俗人皆喜華榮，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己之情，可獨言之耳。㊅淹貫通也。㊆言此眞性之所乏，非若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也。㊇黃門天閹之稱，因宦者皆閹人，故稱天閹者亦曰黃門。㊈列子楊朱：『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讀如汾，枲實也——至春，自暴於日，不知有廣夏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衆哂之。」』㊉此段言己之不欲仕，并結出絕交之意。

羊祜讓開府表㊀

臣祜言：臣昨出，㊁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㊂臣自出身以來，㊃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㊄常以智力不可强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㈥今臣身託外戚，㈦事遭運會，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㈧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㈨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臣，敢緣所蒙，念存斯義。㈩

㈠羊祜，南城人，字叔子，武帝受禪，頗見寵任，累官尚書右僕射，帝欲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務修德以懷吳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吳未亡，病卒。開府謂開建府第，辟置僚屬，漢制惟三公開府，魏晉時開府者多，別置開府儀同三司，謂威儀百物，使同三公也。㈡昨出，爲沐浴而出也。㈢台司，三公也，參看曹植王仲宣誄「三台」注。㈣出身謂入仕也。㈤祜當司馬昭時，曾拜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㈥四句語本管子。㈦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故云。㈧猥，曲也。發中，猶發心也。㈨晏子春秋內篇雜上載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語本此。㈩此段言不敢辱高位。

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㊀有隱才於屠釣之間，㊁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㊂

㊀板築：築以兩板相夾，以杵築之營建之役也。孟子告子：「傅說舉於板築之間。」㊁太公呂尚未達時，屠牛朝歌，釣於磻溪。㊂此言用而不以爲非，是爲累朝，處而不以爲愧，是爲殃身，其失甚大。此段言宜訪求遺逸。

且臣竊忝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㊀等宰輔之高位也。㊁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㊂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㊃絜身寡欲，利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㊄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㊅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㊆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㊇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㊈不爾留連，㊉必於外虞有闕，⑪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

可以奪！(十二)

(一)兼文武；謂為車騎而又開府。 (二)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三)李喜；一作李憙，銅鞮人，字季和，少有高行，官至尚書僕射，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 (四)魯芝；郿人，字世英，耽思文籍，武帝時為鎮東將軍，後徵為光祿大夫。 (五)李胤；襄平人，字宣伯，官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 (六)服事；服公家之事也。華髮；白髮也。 (七)日月；喻君也。 (八)方隅；謂全國之一部也。 (九)還屯；請還荊州也，泰始五年，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十)不爾留連；謂不速還也。 (十一)外虞；猶言外備。 (十二)此段推舉當時諸臣，並請還鎮。

李密陳情表(一)

臣密言：臣以險釁，(二)夙遭閔凶，(三)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四)行年四歲，舅奪母志，(五)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六)晚有兒息，(七)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八)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九)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十)常在牀蓐，(十一)臣侍湯藥，未曾廢

離。(十一)

㈠李密武陽人，一名虔，字令伯，仕蜀漢爲郎，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以孝聞，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表陳情，帝嘉之，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劉卒服終，徙尚書郎。㈡險釁，艱難禍罪也。㈢閔，憂也。㈣見背，謂不復面，即死也。㈤舅奪母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志也。㈥祚，福也。㈦晚有兒息，言得子甚遲也。㈧周年服曰朞，九月服曰大功，五月服曰小功，強，上聲；強近，強爲親近也。㈨煢煢，孤獨貌。㈩嬰，絆也，縈也。(十一)蓐，同褥。(十二)此段言養於祖母之由，及家門之單弱。

逮奉聖朝，㈠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㈡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㈢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㈣尋蒙國恩，除臣洗馬，㈤猥以微賤，㈥當侍東宮，㈦非臣隕首所能上報，㈧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㈨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㈩臣之進退，實爲狼狽！(十一)

㈠聖朝謂晉也。㈡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隋唐廢。㈢秀才科目名，始於漢，唐與明經進士並爲科，宋時凡應舉者皆稱之。㈣郎中官名，爲郎居中，故稱。㈤除拜官也。洗馬太子屬官。㈥猥頓也。㈦東宮太子所居宮，因以東宮表太子。㈧隕首舍身圖報也。戰國時，齊孟嘗君被讒出奔，有受恩賢者自刎宮門以明其無罪。㈨逋慢緩而倨也。㈩州縣不許也。⑪狼狽二獸名，狼足前長後短，狽足前短後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相離則進退不得，以喻進退皆難也。此段敍難於應召。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㈠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㈡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㈢豈敢盤桓，㈣有所希冀；㈤但以劉日薄西山，㈥氣息奄奄，㈦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㈧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㈨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

州牧伯所見明知，(十)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十一)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十二)

(一)矜育：矜憐養育也。　(二)僞朝：謂蜀漢也。　(三)優渥：謂恩澤之厚。　(四)盤桓：不進貌。　(五)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蜜本蜀臣，恐以固辭蹈沽名之嫌，故反覆辨之，以免獲罪。　(六)薄，讀如迫；日薄西山：言劉老將盡也。　(七)奄奄：將絕也。　(八)廢遠：廢奉養之事而遠離也。　(九)烏烏：孝烏也，反哺其母。　(十)二州：梁州益州也。牧伯：州長。　(十一)春秋時，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病亟，又曰：「必以爲殉」！顆嫁之，後顆與秦師戰於輔氏，見一老人結草亢秦將杜回，因獲之而敗秦師，夜夢老人自稱嬖妾之父，特助顆獲回以報云，事見左傳宣公十五年。　(十二)此段敍不應召之故，及致請求之意。

陸機文賦(一)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二)竊有以得其用心。(三)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姸蚩好惡，可得而言。(四)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

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㊄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㊅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㊆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㊇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㊈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㊉

㊀陸機，吳郡人，字士衡，祖遜，父抗，世仕吳，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吳亡，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甚重之，後事成都王穎，爲人所譖，遇害。機妙解文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㊁作，謂作文也。㊂用心，言才士用心於文也。㊃謂可得而言論。㊄藻，水草之有文者，因以喻文。㊅利害，猶好惡。㊆佗，同他，言既作此文賦，異日觀之，殆可謂曲盡文章之妙道。㊇詩豳風：『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則，法也。伐柯必用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故云其則不遠也。㊈文隨手變改，難以辭逮言作之不易也。㊉蓋所言文之體，具於此賦。

佇中區以玄覽，㊀頤情志於典墳。㊁遵四時以歎逝，㊂瞻萬物而思紛。㊃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㊄志眇眇而臨雲。㊅詠世德之駿烈，㊆誦先人之清芬。㊇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㊈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

斯文。

㈠佇久待也。中區區中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是謂玄覽。㈡頤情志謂寧息情志也。典墳古書名，墳三而典四，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㈢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㈣視萬物之盛衰而思慮紛紜。㈤懍懍危懼貌。懷霜志高潔也。㈥眇眇高遠貌。臨雲意同懷霜。㈦駿大也。烈美也。㈧誦誦述。先人先世之人。清芬清美芬芳之德。㈨彬彬文質相半貌。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㈠耽思傍訊，㈡精騖八極，㈢心遊萬仞。其致也，㈣情曈曨而彌鮮，㈤物昭晣而互進，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㈦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㈧於是沈辭怫悅，㈨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⑪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⑫啓夕秀於未振。⑬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㈠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㈡耽思傍訊言靜思而求之也。㈢八極八方極遠之地。㈣致至也。㈤曈曨日初出，將明未明之貌。㈥昭晣明也。㈦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藝。㈧浮天淵二句，言思

慮無處不至，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也。㈨佛悅，難出貌。㈩聯翩，不絕之義。(十一)翰，高飛也。纓，係也。繳，生絲縷也。曾與層同。(十二)華，喻文也。已，披已用也。(十三)秀與「華」同意。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㈠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㈡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㈢或龍見而鳥瀾；㈣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㈤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㈥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㈦終流離於濡翰。㈧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㈨或含毫而邈然。㈩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十一)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十二)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十三)鬱雲起乎翰林。(十四)

㈠班，次也。㈡言皆叩擊而用之。㈢易革卦：「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擾，馴也。皆言文章之變化。㈣莊子在宥：「君子尸居而龍見。」鳥瀾，謂鳥在波瀾之中。亦皆言文之變化。㈤岨峿同鉏鋙，不安

貌。㈥眇通「妙。」㈦躑躅，踟躕也。㈧流離，猶陸離，參差衆盛貌。翰，筆也。㈨觚，木簡，古用以代紙。操觚，執簡爲文也。㈩邈然，不入貌。（十一）函，含也。（十二）蕤，草木華垂貌。馥馥，香也。（十三）猋，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十四）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猶詞壇文苑之義。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㈠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㈡在有無而僶俛，㈢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㈣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㈤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㈥賦體物而瀏亮；㈦碑披文以相質，㈧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㈨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㈩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㈠揮霍，疾貌。㈡司，司察也。契，契信也。能雕琢文書者，謂之史匠。言取捨由意，與司契爲匠相類也。
㈢僶俛，同黽勉，勉強也。㈣言文無定體，而以有體爲常。㈤愜心，猶快心。㈥綺靡，精妙之言。㈦瀏亮，清明之稱。㈧碑以敍德，故文質相半。㈨博約，謂事博文約也。㈩彬蔚，言文采之盛也。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㈠雖逝止之無常，㈡固崎錡而難便。㈢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㈣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㈤謬玄黃之袟敘，㈥故淟涊而不鮮。㈦

㈠宣，明也。㈡逝止，猶去留也。㈢崎錡，不安貌。㈣言其易也。㈤言失次也。㈥袟，與秩通；袟敘，品節次第也。言其類繡之玄黃謬敘。㈦淟涊，垢濁也。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㈠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㈡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㈢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㈣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㈤怵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㈥形不可逐，響難爲係，㈦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㈧意徘徊而不能揥，

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㊉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十一)吾亦濟夫所偉。(十二)或託言於短韻，(十三)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十四)言徒靡而弗華，(十五)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十六)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十七)猶絃么而徽急，(十八)故雖和而不悲。(十九)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二十)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二一)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二二)同朱絃之清氾，(二三)雖一唱而三歎，(二四)固既雅而不豔。

㈠比去聲。　㈡銓衡所以知輕重之具。　㈢警策謂文之動目處，鞭辟入裏也。　㈣千眠茂密貌。　㈤杼柚予懷以織爲喻，言文由己出也。　㈥苕，葦草，抽條生花而無莩萼，今人取爲帚。禾穗謂之穎。言文雖蓋美，或有句如苕穎異乎常句也。　㈦言比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聲而響難係。　㈧牢落猶遼落也。　㈨揥音帝（ㄉㄧ），去也；一說，蓋揥之誤，揥者，取也，意並可通。言意徘徊而不能去或取也。　㈩

榛木叢生也，楛，濫惡也，二者喻庸音。言若草木之叢雜濫惡未翦除也。⑪下里，俗謠也。白雪，樂曲名，高曲也。言以庸音偶佳句。⑫偉，奇也。言吾知美惡不倫，然且以濟所奇也。⑬短韻，小文也。⑭瘁音，惡辭也。⑮靡，美也。言雖美而不光華。⑯下管，堂下吹管。音瘁而言徒靡，有類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雖相應而不和諧也。⑰不歸，謂不歸於實。⑱么，小也。鼓琴循絃謂之徽。⑲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悲則不成。⑳嘈囋，聲也，猶言嘈雜。妖冶，蕩態也。㉑防露，桑間，皆古悲曲也。或以桑間解用桑中，似非。㉒大，與太同；太羹，肉汁不調五味者也。遺，猶餘也。言文少質多，比之太羹，尙闕餘味，質之甚也。㉓朱絃，瑟之練朱絃也，其聲疏越。言方之古樂，同其清氾，亦形其質也。㉔一唱三歎，一人唱，三人從而贊歎之也。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㈠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㈡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㈢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㈣

㈠沿，猶因述也。㈡投袂，猶振袂。㈢輪扁，斲輪人名扁也。扁聞齊桓公讀書，以爲聖人之糟粕，意謂

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見莊子天道。㊃華說浮華之說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㊀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㊁彼瓊敷與玉藻，㊂若中原之有菽，㊃同橐籥之罔窮，㊄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㊅病昌言之難屬，㊆故踸踔於短垣，㊇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㊈

㊀前脩前代遠賢也，見離騷。淑善也。㊁欰音義與嗤同。㊂瓊敷玉藻以喻文也。㊃詩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藿也言力采者得之。謂瓊敷玉藻之文，惟勤學能致。㊄橐籥冶工用具，即鞲鞴，橐為外之櫝，籥為內之管，中空虛，能育聲氣，老子言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㊅挈缾喻小智之人。㊆昌言正當之言也。智小，故昌言難屬。㊇踸踔音鍇卓（ㄔㄣ）（ㄓㄨㄛ），踸踔不進也。㊈缶，瓦器，不鳴，更蒙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

之駿利；㊀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以馺遝，㊁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㊀天機自然也。　㊁威蕤盛貌；馺遝音颯沓（ㄙㄨㄛ）（ㄊㄚ），多貌。

及其六情底滯，㊀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㊁頓精爽於自求，㊂理翳翳而愈伏，㊃思乙乙其若抽；㊄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㊅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㊀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底著也。滯發也。　㊁營魂魂魄之意。　㊂自求自求於文。　㊃翳翳隱隱也。㊄乙，音軋（一ㄚ）；乙乙難出貌。　㊅勠常讀如六，此處音留（ㄌ一ㄡ），并也。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㊀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徼而弗綸。㊁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㊂流管絃而日新。

㊀文武，謂文王武王之道也。論語子張：「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㊁綸，彌綸，纏裹也。　㊂金石，鐘鼎

與碑碣也。

張載劍閣銘㈠

巖巖梁山，㈡積石峩峩，遠屬荆衡，㈢近綴岷嶓。㈣南通邛僰，㈤北達褒斜，㈥狹過彭碣，㈦高踰嵩華。㈧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㈨開自有晉。㈩秦得百二，(十一)并吞諸侯，齊得十二，(十二)田生獻籌。(十三)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十四)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十五)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十六)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十七)劉氏銜璧，(十八)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㈠張載：安平人，字孟陽，父收官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著銘誡，益州刺史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起家佐著作郎，累及中書侍郎而卒。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即大劍山

也，與小劍山相連，武侯相蜀，鑿石架空，以通行道，故名曰劍閣。 ㈡巖巖積石貌。梁山高梁之山，在四川梁山縣東北，山尾東跨江，西首劍閣，東西數千里。 ㈢荆衡二山名，荆山在湖北南漳縣西，衡山在湖南衡山縣東北。 ㈣岷嶓二山名，岷山在四川松潘縣北，嶓冢山在陝西寧羌縣北。 ㈤邛蜀都西部，僰音菔（ㄅㄛ）夷名；四川滎經縣西之大關山，卽在邛崍山，亦曰邛僰。 ㈥褒斜陝西終南山之谷也，南口曰褒，在陝西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在陝西郿縣西南，長四百五十里。 ㈦彭彭門山，在四川彭縣西北。碣碣石，海畔山也。 ㈧嵩華嵩山華山也。 ㈨附由劉備，故曰往漢。 ㈩晉滅蜀而道通。 ⑪秦得百二謂秦形勝之國，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田肯謂高帝語，見史記高帝紀。 ⑫齊得十二亦田肯語，言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⑬田生卽田肯。 ⑭趦趄難行也。 ⑮武侯魏武侯也，名擊，文侯子。吳起見賈誼過秦論註。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武侯曰：『善。』見史記吳起傳。 ⑯洞庭湖名，在今湖南境。孟門山名，在山西太行山東。二國不祀謂三苗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殷紂左孟門，右太行，武王滅之也，亦吳起對魏武侯語，見史記吳起傳。二句

或在輿寶在德之上。㈦公孫，謂公孫述，述於西漢末在蜀自立爲天子，光武帝遣吳漢滅之。㈧劉氏，謂蜀後主被滅於晉也。

劉伶酒德頌㈠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㈡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㈢動則挈榼提壺，㈣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㈠劉伶，沛國人，字伯倫，放性肆志，不妄交游，嗜酒，泰始初，爲建威將軍，以壽終。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陶然復醉，因述酒德以自頌。㈡八荒，見賈誼過秦論注。㈢巵，飲酒圓器。觚，酒爵，容三升。㈣榼，酒器。

有貴介公子，㈠搢紳處士，㈡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

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㊂銜杯漱醪，㊃奮髯踑踞，㊄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㊀介大也。㊁搢紳見蔡邕郭有道碑注。㊂甖同罌，瓶之大腹小口者。槽，齊俗名之如酒槽也。㊃漱醪謂以濁酒蕩口也。㊄踑長踞也。踞，蹲也。

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㊀如蜾蠃之與螟蛉。㊁

㊀二豪卽謂公子及處士也。㊁蜾蠃讀如果裸，蒲盧也，蜂之一種。古人謂蜾蠃養螟蛉以爲子。言二豪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

張華女史箴㊀

茫茫造化，㊁兩儀始分，㊂散氣流形，旣陶旣甄，㊃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

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㈤婦德尚柔，含章貞吉，㈥婉嫕淑慎，㈦正位居室。施衿結褵，㈧虔恭中饋，㈨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㈩衞女矯桓，耳忘和音，⑪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⑫夫豈無畏？知死不悋。⑬班妾有辭，割歡同輦，⑭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⑮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⑯克念作聖。⑰出其言善，千里應之，⑱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㈠張華，方城人，字茂先，學業優博，圖緯方技之書，莫不詳覽，封廣武侯，後爲趙王倫所害，著有博物志。惠帝時，賈后之族方盛，華作女史箴以諷。㈡造化，天地也。㈢兩儀，天地也。㈣陶甄，猶陶鈞，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二句言萬物不外乎形氣，皆受天地之陶甄也。㈤倫，常也。㈥含章貞吉，內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也。㈦嫕，音翳（一），一作婉；婉嫕，順從也。㈧施，放也。纓之帶曰衿。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見儀禮。帶結而垂曰褵，女子既嫁之

所著，示係屬於人，詩幽風東山『親結其褵。』 (九)中饋言婦人在家，主飲食之事，見易家人卦。 (十)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見列女傳。 (十一)衞姬者，衞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衞姬不聽鄭衞之聲，見列女傳。 (十二)馮媛漢元帝馮婕仔也。帝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婕仔直前當熊而立，帝嗟歎，倍加敬重，見漢書外戚傳。 (十三)悋與吝同。 (十四)班妾卽班婕仔，見徐淑答夫秦嘉書注。成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辭。 (十五)崇聚也。 (十六)法言：『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楶，梁上短柱也。 (十七)書多方：『惟狂克念作聖』。言存自克之念，卽聖人也。 (十八)二句孔子語。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一)戒彼攸遂，(二)比心螽斯，則繁爾類。(三)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四)翩以取尤，(五)冶容求好，(六)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七)福所以興，靖恭自思，(八)榮顯所期。女史司箴，(九)敢告庶姬。

㈠詩召南：『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註言衆妾進御，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㈡攸遂：猶成事也，言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見易家人。㈢螽斯：蟲名。詩周南：『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言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㈣列子黃帝：『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㈤翩：猶偏也，古通。㈥冶容：妖冶之容，易繫辭：『冶容誨淫。』㈦翼翼矜矜：小心謹愼也。㈧詩小雅小明：『靖共爾位。』靖：謀也。恭：敬也。㈨女史：女官，古后夫人必有之，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潘岳哀永逝文㈠

啟夕兮宵興，㈡悲絕緒兮莫承，㈢俄龍輴兮門側，㈣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㈤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㈥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㈦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㈧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返！

㈠潘岳：中牟人，字安仁，美姿儀，爲文詞藻絕麗，尤長於哀誄，官至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隸門下省，故亦稱潘黃門，後被誣族誅。哀永逝文：哀其妻之文也。㈡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㈢絕緒：言人死如緒

已絕，絡，絲端也。㈣龍輴，喪車之輴畫以龍也。㈤慞惶，懼也。㈥詩齊風：『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賢妃御於君所，至將旦，告君以雞鳴而會朝之臣已盈也。㈦尟，與鮮同。㈧詩衞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宋襄公母歸於衞，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

盡余哀兮祖之晨，㈠揚明燎兮援靈輴，㈡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㈢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㈠祖，祭名，出行時祭道神也。㈡燎，爇火也。輴，音椿（ㄔㄨㄣ）；靈輴，載柩車也。㈢酹，音類（ㄌㄨㄟ），以酒沃地也。

雲華韮兮初邁，㈠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㈡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㈢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㈠言華韮如雲之遠邁。㈡沫，浮沫，凝於水面者。㈢夷，滅也。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嗟潛隧兮既敞，㈠將送行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㈡中慕叫兮擗摽，㈢之子降兮宅兆，㈣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㈤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㈠隧，墓道也。敞，高顯也。　㈡襲，還也。　㈢擗摽，拊心貌。　㈣墓穴曰宅，塋域曰兆。　㈤埏，墓隧也。窈窈，深遠貌。

歸反哭兮殯宮，㈠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皇，㈡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㈢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㈣

㈠反哭自墓反哭於正寢也。殯宮，停柩處也。　㈡皇之言暀也。暀，往也。　㈢重，重言以申明之也。　㈣莊子妻死，鼓盆而歌，言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本無形，非徒無形，本無氣，既偃然寢於巨室，若隨而

哭之，是不通乎命云，見莊子至樂。

江統徙戎論㈦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㈡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敍，㈢其性氣貪婪，㈣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㈤孝文軍於霸上，㈥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㈦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㈧

㈠江統，陳留人，字應元，襲爵亢父男，除山陰令，官至散騎常侍。惠帝時，關隴屢爲氐寇所擾，統深維四夷亂華，宜杜其萌，著徙戎論上之，帝不能用，未十年而亂作，人服其先見。㈡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要服去王畿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地，要束以文教者也，荒服去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五服之最遠者也。㈢九土，九洲也。西戎即敍，見書禹貢。㈣婪音嵐（ㄌㄢˊ），貪也。

㈤白登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東。高祖征匈奴，匈奴圍之於白登，七日乃解。㈥霸上亦作灞上，卽白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文帝後六年，匈奴入雲中，以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㈦元成，漢元帝，成帝。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宮女王嬙妻之，匈奴自是世稱漢甥，不復寇邊。㈧此段論禦戎狄之道。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㈠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㈡

㈠錯居，雜居也。東周初，隴山以東及乎伊洛，有犬戎驪戎義渠大荔揚拒泉皋蠻氏陸渾諸戎。㈡始皇南取南越陸梁地，北伐匈奴，收河南之地。㈢此段周秦。

漢建武中，㈠馬援領隴西太守，㈡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㈢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㈣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

㈤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㈥

㈠建武；後漢光武帝年號。　㈡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征西羌南蠻，多立戰功，卒於軍。隴西；漢郡，在隴山以西，故名，今甘肅東部地。援曾爲隴西太守。　㈢羌；種族名，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後漢初，諸種數萬，屯聚寇鈔，馬援征服之，而徙其衆。關中；見賈誼過秦論注。馮翊；本漢之左馮翊，後漢爲馮翊郡，卽今陝西大荔縣。河東；在今山西境，黃河以東之地。　㈣永初；後漢安帝年號。　㈤鄧隲；後漢新野人，字昭伯，永初元年，西羌叛，隲與校尉任尙討之，尙大敗，羌衆大盛，五年，羌寇河內，尙擊破之，建光元年，燒當羌入寇，校尉馬賢擊破之。河內；見楊雄解嘲注。　㈥此段言漢魏之際，氐羌得居內地。

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㈠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㈡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忿怨之情，候隙乘便，

輒爲橫逆，㊂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㊃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㊄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㊅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㊆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㊇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㊈

㊀武帝，晉武帝也。武都，見王褒僮約註。氐，種族名，羌棲處青海之地，氐在其東南，散居岷山附近至巴蜀間。秦川，今陝西甘肅地。㊁畿服，稱天子所都之地。㊂橫逆，謂以非理加人也，孟子離婁：『其待我以橫逆。』㊃北地，郡名，郡故治在今甘肅環縣東南。新平，郡名，今陝西邠縣。安定，郡名，今甘肅鎮原縣。㊄著，入聲，附著也。先零，讀如先連，羌族，今甘肅導河縣　西至青海之境，皆其地。罕幵，羌之別種，漢滅此二族，以爲罕幵縣，在今甘肅天水縣南境。析支，西羌別種，今自青海大積石山至甘肅貴德縣，皆其地。㊅扶風，漢右扶風，後漢爲扶風郡，今陝西鳳翔縣。始平，郡名，郡故治在今陝西興平縣東

南。京兆，漢三輔之一，魏爲京兆郡，郡故治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㈦陰平，漢縣，故治在今甘肅文縣西北。 ㈧猾夏，言亂中國，見書舜典。 ㈨此段言宜徙戎於外。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㈠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

㈠

㈠遏與逖同，遠也。鳩，聚也。㈡此段言宜乘羣氐勢窮而徙之。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㈠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㈡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㈢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㈣

㈠率讀如律。㈡口實，口中之食物也，見易頤卦。㈢傳食謂輾轉受人之供養也。㈣創業垂統，言創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也，見孟子梁惠王。此段言戎徙可策久遠。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㈠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㈡聽其部落散居六郡，㈢咸熙之際，㈣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㈤泰始之初，㈥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㈦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㈧今五部之衆，戶至

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㊈毌邱儉討句驪，㊉徙其餘種於滎陽，(十一)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十二)

㊀自兩漢時單于先後歸漢，匈奴種族遂入塞內，與漢人雜居，年月旣久，寖難禁制，曹操發其強大分爲五部，散居幷州諸郡，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監之。㊁呼廚泉；後漢時南匈奴單于，建安中朝漢，曹操固留於鄴，遣右賢王去卑監其國。㊂六郡；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也。㊃咸熙；魏元帝年號。㊄率同帥。㊅泰始；晉武帝年號。㊆泰始七年，單于劉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討之，楨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㊇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

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北狄漸盛，中原亂矣。穀遠；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沁源縣南。㈨正始；魏明帝年號。㈩毋，讀如貫；毋丘儉；魏聞喜人，字仲恭，累遷幽州刺吏，討句驪破之。句，讀如鉤；句驪；高句驪也，其先本漢縣，在今遼寧興京老城地，其主曾曰高句驪侯，後漢漸強，遂建王國，漢徙高句驪縣於瀋陽附近以避之。⑪滎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⑫此段言并州之胡滎陽之夷皆宜遷徙。

郭璞爾雅序㈠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㈡叙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㈢辯同實而殊號者也；㈣誠九流之津涉，㈤六藝之鈐鍵，㈥學覽者之潭奧，㈦摛翰者之華苑也。㈧若乃可以博物不惑，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㈩莫近於爾雅。

㈠郭璞；聞喜人，字景純，博學高才，詞賦爲東晉冠，元帝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後爲王敦所殺。爾雅；書名，凡十九篇，訓詁名物，通古今之異言，爲五經之錧鎋，書爲何人所作，先儒迄無定論，大抵

始於周公，成於孔門，綴緝增益於漢儒，非出於一人之手也，璞爲之注。㈡詁訓，猶言注解，詁，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指歸，指意歸嚮也。㈢離詞，猶異詞也。㈣同實而殊號，謂同物而異名也。㈤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爲九流。津涉，猶津梁。㈥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也。鈐鍵，鎖鑰也。㈦潭奧，深密之地也。㈧摛翰，猶作文也。華苑，摘其英華，有若園苑也。㈨博物，博識庶物也。㈩識，讀如志。句見論語陽貨。

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㈠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㈡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㈢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㈣考方國之語，㈤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㈥博關羣言，剟其瑕礫，㈦搴其蕭稂，㈧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㈨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㈩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㈠漢武帝時，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遂顯。㈡洪筆，大筆也。麗藻，喻文

章之美，麗美也，藻，水草。㊂椅昧，無知貌。㊃會稡，收聚也。㊄方國，四方之國也。㊅錯綜，交錯綜聚也。樊孫，謂樊光孫炎二家之注也。㊆剟，削也。瑕礫，謂非精品。㊇蕭蒿也，稂童粱莠類，意與瑕礫同。㊈晉闕，謂注解之外，別爲音一卷，圖贊二卷也。㊉搴，帯也。擁搴，見史記燕世家。塵躅，謂芳塵美跡也。二語卽希人指正之意。

王羲之蘭亭集序㊀

永和九年，㊁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㊂修禊事也。㊃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淸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㊄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

㊀王羲之，會稽人，字逸少，仕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草隸爲古今冠，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自娛，卒年五十有九。蘭亭，在今浙江紹興縣之西南，地有蘭渚，渚有亭，羲之與太原孫統孫綽廣漢王彬之陳郡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蘊釋支遁幷其子凝之徽之等四十一人以上巳

日修祓禊之禮於此，作蘭亭集序。㊁永和晉穆帝年號。㊂會稽山名，在浙江紹興縣東南。㊃三月上巳日臨水滌濯以祓妖邪，謂之禊。㊄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於水之上游，聽其隨波而下，止於某處，則其人取而飲之，文卽指此。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足以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旣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㊀豈不痛哉！

㊀孔子語，見莊子德充符。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㊀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㊁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

所述，雖世殊時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㊀契有左右，各執其一以取信，故曰合契。　㊁彭祖，古之長壽者。殤者，未成人而死也。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又：『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此齊彭殤之說。言人皆與感於死生壽夭，莊子兩說，實爲虛誕妄作，非心理上之眞際。

王羲之報殷浩書㊀

吾素自無廊廟志，㊁直王丞相時，㊂果欲內吾，㊃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㊄僕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㊅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

㊀殷浩，長平人，字深源，好老易。建元初，徵爲建武將軍，永和九年，遣兵襲姚襄，軍敗，廢爲庶人。羲之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材器，徵召皆不就，授護國將軍又不拜，浩時爲揚州刺史，勸使應命，因報以此書。　㊁廊廟志，爲官於朝之心也。　㊂王丞相，王導也。　㊃果，必也。內與納同。　㊄謂不於足下參

攻之日，方決定進止。㈥向子平，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註。

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㈠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㈡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㈢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㈣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㈠專對，謂隨問而答，不泥成命也，論語子路：「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㈡王者無外，率土皆當綏撫也。㈢時拜羲之爲護國將軍，故云。㈣馬日磾，後漢馬融族子，獻帝初爲太傅，持節慰撫天下。關東，函谷關以東也。

范寧罪王何論㈠

或曰：『黃唐緬邈，㈡至道淪翳，㈢濠濮輟詠，㈣風流靡託，㈤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㈥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㈧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

網，㈨斯蓋軒冕之龍門，㈩豪梁之宗匠，⑪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

㈠范甯，順陽人，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官至豫章太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遠近至者千餘人，後免官，猶勤學不輟，著有穀梁春秋集解。王何，王弼何晏也。自魏正始中，王弼何晏祖述老莊，清談遂起，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後進效之，競爲浮誕，遂成風尚，甯以二人開其端，其罪浮於桀紂，因著此論。㈡黃唐，黃帝唐堯也。緬，邈遠也。㈢淪，翳沒滅也。㈣濠濮，二水名，見莊子秋水。輟詠，歎莊子之不作也。㈤風流，流風餘韻也。㈥儒墨，儒家墨家也。㈦平叔，何晏字。㈧輔嗣，王弼字。㈨落，猶言解脫也。㈩龍門，喻聲望之高也；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上則爲龍云。⑪豪梁，豪傑強梁之人也。宗匠，猶宗師也。

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㈠道冠三才，㈡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㈢飾華言以翳實，㈣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㈤翻然改轍，洙泗之風，㈥緬焉將墜，㈦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

而堅者，㈧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㈨太公戮華士於齊，㈩豈非曠世而同誅乎！(十一)

㈠二儀，見張華女史箴兩儀注。㈡三才，天地人也。㈢波蕩，猶言波動也。㈣翳，掩也。㈤縉紳，見蔡邕郭有道碑注。㈥洙泗，二水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㈦緬焉，遠也。㈧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見下。㈨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有一於人而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有之，不可以不除。』㈩太公誅華士，見家語。(十一)曠世，猶異世也。

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㈠晝魑魅以爲巧，㈡扇無檢以爲俗，㈢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㈣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㈤迷衆之愆大也。』

㈠膏粱，肥肉美穀也。㈡螭亦作魑，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此指莊子而言。㈢扇同煽。言扇惑世人，使無檢束也。㈣論語陽貨：『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二語皆斥莊子。㈤毀非也。

陶潛五柳先生傳㈠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㈠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㈡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㈢曾不吝情去留。㈣環堵蕭然，㈤不蔽風日，短褐穿結，㈥簞瓢屢空，㈦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㈠陶潛，尋陽人，字淵明，一名元亮，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去職，宋元嘉初卒，世稱靖節先生。㈡不知何許人，言不以地傳也。㈢不求甚解，言讀書但通

大意也。㊃忝，與吝同。㊄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堵，長一丈，高一尺，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之室。㊅短褐，貧者之服。㊆簞，盛飯竹器也。瓢，剖瓠爲之，用以挹水及盛酒漿之器也。空，去聲，窮也。屢空，屢告窮乏。

贊曰：

黔婁有言㊀『不戚戚於貧賤，㊁不汲汲於富貴。㊂』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㊃

㊀黔婁，齊人，魯恭公聞其賢，賜粟三千鍾，辭不受，著書四篇，號黔婁子。㊁戚戚，憂也。㊂汲汲，欲速之意。㊃無懷氏，葛天氏，皆上古之帝。

陶潛歸去來辭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㊁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

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㈣

㈠歸去來言去彭澤而至家也，就彭澤言，謂之歸去，就所居之南村言，謂之來。辭文體名。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乃自解印綬歸田里，作歸去來辭以明志，時晉安帝義熙元年乙巳十一月也。㈡心爲形役言心在求祿，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也。㈡悟已往二句，語本論語微子篇。㈢今是昨非言辭官是而求祿非也。㈣熹微光未明也。此段言棄官歸去。

乃瞻衡宇，㈠載欣載奔。㈡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㈢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㈣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㈤時矯首而遐觀，㈥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㈦撫孤松而盤桓。㈧

㈠衡宇謂橫木爲門之屋也。㈡載語助詞，則也。㈢西漢末，有蔣詡者，舍中開三徑，惟故人羊仲求仲從之游。㈣柯樹枝也。㈤扶老杖也，龜山多扶竹，高節實中，宜爲杖名扶老竹，見山海經。流憩周

流而憩息也。㈥矯首舉首。㈦翳翳漸陰也。㈧盤桓不進也此段抵家後情况。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㈠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㈡或命巾車，㈢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㈣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㈤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㈥

㈠言助詞。焉求何求也。㈡西疇卽先疇，西先古通用，宿疇也今亦謂先代所遺之田。㈢巾車有幕之車。㈣崎嶇不平貌。㈤涓涓泉流貌。㈥行休謂昔行而今休也。此段言家鄉之景物。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㈠胡爲乎遑遑欲何之！㈡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㈢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㈣登東皋以舒嘯，㈤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㈥樂夫天命復奚疑。㈦

㈠委心任去留言委棄名利之心，聽時之去留也。㈡遑遑不安貌。㈢帝鄉上帝所居，謂成仙也，莊子天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㈣耘除草也耔壅苗本也。㈤東皋營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

也，皋田也。㈥乘化歸盡乘陰陽之化以同歸於盡也。㈦此段襟懷曠達。

陶潛桃花源記㈠

晉太元中，㈡武陵人捕魚爲業，㈢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㈣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㈤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㈥悉如外人，黃髮垂髫，㈦並怡然自樂。㈧

㈠潛以當晉衰亂，超然有高舉之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不必眞有其地也。㈡太元，晉孝武帝年號。㈢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縣。㈣繽紛，雜亂貌。㈤阡陌，田間小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㈥著，讀如酌；衣著，猶衣服。㈦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垂髫，小兒垂髮也，猶言老人與小兒。㈧此段漁人發見桃花源。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㊀

㊀此段桃花源中人與世無聞。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㊀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㊁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規往，㊂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㊃

㊀扶緣也。向路前時來路。　㊁南陽今河南南陽縣。劉子驥名驎之，子驥其字，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　㊂規往言謀欲前往也。　㊃論語微子載孔子行路迷道，見長沮桀溺，使子路問津焉，津，濟渡處。——後遂謂迷路問人爲問津此段故引數人爲證，一若眞有其地者，而仍從虛處作結。

宋文

顏延之陶徵士誄㈠

夫瑢玉致美，㈡不爲池隍之寶，㈢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㈣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㈤若乃巢高之抗行，㈥夷皓之峻節，㈦故已父老堯禹，㈧錙銖周漢；㈨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㈩人自爲量，⑪而道路同塵，⑫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⑬

㈠顏延之，臨沂人，字延年，工文章，宋初爲太子舍人，官至太常，居身儉約，嗜酒，不護細行，性激直，所言無忌諱，論者謂之顏彪。陶徵士，卽陶潛，延之爲始安太守，道經尋陽，常飲潛舍，潛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㈡瑢玉，卽璇玉。㈢池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㈣韓詩外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

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㈣藉資藉也。㈤薄賤薄也。㈥巢高巢父伯成子高也；高，一作由。㈦夷皓伯夷及四皓也。㈧父老堯禹言以堯禹爲父老之人也，語本後漢書郅惲傳。㈨錙銖周漢言視周漢之得天下，輕如錙銖也。㈩作者興起之人，見論語憲問。⑪人自爲量言人之度量淺深不一也。⑫同塵同乎流俗也。⑬汎同泛。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㈠南岳之幽居者也，㈡弱不好弄，長實素心，㈢學非稱師，㈣文取指達，㈤在衆不失其寡，㈥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㈦藜菽不給，母老子幼，㈧就養勤匱，㈨遠惟田生致親之議，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⑪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⑫道不偶物，⑬棄官從好；⑭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⑮織絇緯蕭，⑯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⑰簡棄煩促，⑱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⑲家人忘貧者與！⑳

㈠尋陽晉郡，治今江西九江。㈡南岳廬山之南也，潛所居栗里，在廬山南。㈢素心心地潔白也。

㈣學非稱師言其學不自謂爲人師也。㈤指達猶達意也。㈥不失其寡言不失其獨行之槪也。㈦井臼謂汲水舂米也。㈧母疑作父，靖節年十二喪母三十七乃喪父也。㈨禮祭義：『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㈩田生田過也。過對齊宣王曰：『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⑪追一作近。毛子棒檄後漢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義棒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見後漢書劉平等傳序。⑫彭澤漢縣，故城在今江西湖口縣東。⑬謂不諧於俗也。⑭從好從其所好也。⑮公羊傳哀七年，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⑯絢音劬（ㄑㄩ），屨頭也。穀梁傳襄公二十七年載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緯，織也。蕭，蒿也。莊子列禦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⑰劉伶有酒德頌。⑱傾促恬曠之反。⑲屏，音丙（ㄅㄧㄥ），除棄之謂也。莊子天運：『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⑳莊子則陽：『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

有詔徵爲著作郎，㈠稱疾不到。㈡春秋若干，㈢元嘉四年月日，㈣卒於尋陽縣之某里，㈤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

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㊅

㊀著作郎，官名，掌撰述國史。 ㊁到，一作赴。 ㊂若干，一作六十有三。 ㊃元嘉，宋文帝年號。 ㊄某里，一作柴桑里。 ㊅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㊀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㊁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㊂然諾之信，重於布言，㊃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㊄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㊅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㊆不隘不恭，㊇爵同下士，祿等上農。㊈度量難鈞，進退可限，㊉長卿棄官，⑪稚賓自免，⑫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⑬高蹈獨善。

㊀介立，特立也。 ㊁洪族，大族也，徵士爲陶侃曾孫，故云。 ㊂言睦親之行，推而至於非所宜敦之人

也。㈣布言季布之言也。漢季布重然諾。㈤言爲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尙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爲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乎，言不同不異也。㈥世霸謂常世而霸者。虛禮虛己備禮也。㈦秉彝謂秉受於天之常道也，見詩大雅蒸民篇。㈧孟子公孫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不恭謂不爲不恭。㈨禮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㈩言世人度量難齊，而徵士則進退有度也。⑪長卿漢司馬相如。相如嘗病免客游梁。⑫漢太原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林，數病去官，見漢書鮑宣傳。⑬賦詩歸來言賦歸去來辭也；詩，一作辭。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㈠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㈡是惟道性。糾纏斡流，㈢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㈣謂天蓋高，胡諐斯義，㈤履信曷憑，思順何寘。㈥年在中身，㈦疢維痁疾，㈧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㈨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㈠無適非心言無所不適於心。㈡非直也明言非但明哲也。㈢糾纆交相糾繞也。斡流猶言斡轉。賈誼鵩鳥賦：『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又『斡流而遷，或推而還。』㈣言老子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語，我實疑之。明智卽指老子。㈤諐與愆同。㈥易有『履信思乎順』之語。㈦中身中年也，見書無逸。㈧疢讀如逞，熱病也。痁久瘧也。㈨傃向也。死，人之終也。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㈡嗚呼哀哉！

㈠遺占謂遺命也；不起草而口誦其文曰口占。㈡窆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㈠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㈡宵盤晝憩，非舟非駕。㈢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㈣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㈤身才非實，榮聲有歇，㈥叡音永矣，㈦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㈠化而生，亦化而死。㈡閻里中門也。㈢非舟非駕言無須車馬也。㈣前載猶前事也。㈤迕風，

違逆世風也。蹶，顚仆也。㊅恐己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戒。㊆敘音猶嘉言也。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㊀嗚呼哀哉！

㊀黔婁，春秋高士，歿，其妻以康爲謚，謂其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云。惠，春秋展禽之謚，禽食邑柳下，又稱柳下惠。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㊀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㊁山谿猥至，㊂渡泝無邊，㊃險徑游歷，棧石星飯，㊄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

㊀鮑照，東海人，字明遠，文辭贍逸，宋文帝時，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子頊敗，爲亂軍所殺；照，一作昭，乃唐人避武后嫌名而改之也。大雷，今安徽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照

妹名令暉，工文詞，照自以爲其才不及左思，而妹才則遠勝左芬；芬，思妹也。㈡浩汗，水廣大無際貌。㈢猥，盛也。㈣逆流而上曰泝。㈤板閣曰棧。

向因涉頓，㈠憑觀川陸，遨神淸渚，流睇方曛，㈡東顧五洲之隔，㈢西眺九派之分，㈣窺地門之絕景，㈤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㈥

㈠頓，止也。㈡睇，傾視也。曛，黃昏時也。㈢水中可居者爲洲，五個相接，故曰五洲。㈣九派，謂江流分九派也。㈤武關山爲地門，上與天齊。㈥隱，度也。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㈠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㈡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㈢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㈣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㈤西則迴江永指，㈥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㈦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㈧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㈨知其何故哉！

㈠隴，大坂也。㈡砥，原平原也，其平如砥，故云。㈢旋，風迴風也。㈣演，水脈行地中也。㈤牣，滿也。
㈥迴江，江流迴曲也。㈦舳艫，舟尾與船頭也。㈧八表，八方之外也。㈨修，遠也。靈，神也。

西南望廬山，㈠又特驚異，基歃江潮，㈡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㈢若華夕曜，㈣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㈤信可以神居帝郊，鎭控湘漢者也。

㈠廬山，在今江西星子縣北，九江縣南，名山也。㈡歃，一作壓。潮，一作湖。㈢縟，繁采飾也。㈣若華，若木之華。㈤黛，色青黛色，似空青而色深。

若潨洞所積，㈠谿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㈡涌澓之所宕滌，㈢則上窮荻浦，㈣下至狶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㈤削長埤短，㈥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㈦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㈧坻飛嶺覆，㈨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㈩碕岸爲之齏落，(十一)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十二)心驚慓矣。

㈠淙音叢（ㄘㄨㄥ），小水入大水也。㈡豗音灰（ㄏㄨㄟ），相擊也。㈢澓複流也。㈣荻浦水名，在安徽繁昌縣西。㈤狶洲鶩爪雷澱皆未詳。㈥埤增也。㈦涾音沓（ㄊㄚ），涾溢也，河朔方言以謂沸溢。㈧澨水也。㈨坻岸也。㈩碪石同砧石，擣衣石也。⑪碕岸曲岸。韲即齏字，此處訓碎，見莊子大宗師。⑫脅息謂恐懼之甚，竦體而喘息也。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在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㈠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㈡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㈢拆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㈣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㈤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㈥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㈠海鴨大如常鴨，班白文，亦謂之文鴨。魚鮫即沙魚，皮可飾刀。沔水中有物，膝頭似虎，常沒水中，名曰水虎。㈡豚首即海豚，鯨屬，古名海狶。眞臘國有魚名建同，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㈢石蟹蟹屬，生溪澗石穴中，小而殼堅。魟魚頭圓禿如燕，其身圓褊如鍁箕，是爲燕箕。雀入大水爲蛤也。㈣拆，一作折；拆甲即鼈也。曲牙海獸之屬。逆鱗蜃蛟之屬，其狀如蛇而大，有角，如龍狀，腰以下鱗盡逆。反

舌百舌鳥也。㈤滂大波也。㈥取薪曰樵，取草曰蘇。

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㈠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㈡辭意不周。

㈠陰曆每月二十二三月光下缺其半，謂之下弦，弦以月形如弓而名。　㈡草蹙猶倉猝也。

鮑照蕪城賦㈠

瀰迆平原，㈡南馳蒼梧漲海，㈢北走紫塞鴈門，㈣柂以漕渠，㈤軸以崑崗，㈥重江複關之隩，㈦四會五達之莊。㈧

㈠蕪城賦鮑照登廣陵故城而作也，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以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內丁男，以女口爲軍賞，照蓋感事而賦。　㈡瀰迆讀如彌以，相連斜平之貌。平原卽指廣陵。　㈢蒼梧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漲海南海之別稱。　㈣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雁門漢郡，在今山西，地有雁門關，古稱要塞。　㈤柂同拖，引也。漕渠邗溝也，卽今江南運河，春秋時吳所

穿也。㈥崑岡在今江蘇江都縣；一名阜岡；亦名廣陵岡。㈦重江複關，一作重關複江。隩，藏也。㈧言爲輻湊之地。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此七句言地勢之雄闊。

當昔全盛之時，㈠車挂轊，㈡人駕肩，㈢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㈣鏟利銅山，㈤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㈥佚周令，㈦劃崇墉，刳濬洫，㈧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㈨井幹烽櫓之勤，㈩格高五嶽，⑪袤廣三墳，⑫崪若斷岸，⑬矗似長雲，⑭制磁石以禦衝，⑮糊頳壤以飛文，⑯觀基扃之固護，⑰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⑱竟瓜剖而豆分。⑲

㈠全盛之時，謂漢時也。㈡挂，行有所阻礙也。轊，車軸頭也。㈢駕，陵也，謂相迫切也。㈣孳，蕃也。㈤鏟，削平也。吳有豫章郡銅山。見漢書吳王濞傳。㈥奓與侈同。㈦佚與軼通，過也。㈧濬洫，深池也。㈨築牆以兩版夾土，以杵築之，爲板築。雉堞，城上女牆也。殷，盛也。㈩幹，讀如寒；井幹，樓名，漢武帝所築。櫓，望樓也。⑪格，量度也。山之高而等者曰嶽，五嶽，嵩泰華衡恆也。⑫墳，土脈墳起也。書禹貢兗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此三州與揚州接。⑬崪，高峻也。⑭矗，直立也。⑮制，

一作裂。碰石俗稱吸鐵石，阿房宮以爲門，懷刃者止之。⑮糊，黏也。頳壤，赤土也。飛文，言文采生動也。⑯文士之言基槁，多泛論城闕。⑰廣陵郡城爲吳王濞所築，自漢迄晉，爲三代五百餘載也。⑱

此段言昔時之盛。

澤葵依井，㊀荒葛罥塗，㊁壇羅虺蜮，㊂階鬬麏鼯，㊃木魅山鬼，㊄野鼠城狐，㊅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㊆伏甝藏虎，㊇乳血餐膚，崩榛塞路，㊈崢嶸古馗，㊉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⑪蔌蔌風威，⑫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⑬杳而無際，叢薄⑭紛其相依，通池⑮既已夷，峻隅⑯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⑰

㊀澤葵，苔類。㊁罥，猶絹也。㊂虺，小蛇。蜮，短狐也。㊃麏，麞也，與麇音義同。鼯，鼠也。㊄魅，老物精也。㊅野鼠，即謂社鼠。城狐，窟城之狐。見韓非子及晉書謝鯤傳。㊆寒鴟嚇雛，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注。㊇甝，古虦字，虎屬。㊈榛，木叢生也。㊉崢嶸，深冥也。馗，九交之道也。⑪稜稜，嚴霜貌。⑫蔌，素鹿切（ㄙㄨ）；蔌蔌，風聲動疾貌。⑬灌莽，叢草也。⑭叢薄，草木交錯也。⑮通池，城壕也。

㈩⑹稜隅城隅也。　⑰此段極寫其蕪。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㈠璿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㈡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㈢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㈣離宮之苦辛哉！㈤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㈥為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㈦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㈧

㈠藻扃施藻畫也。黼帳白黑相間之帳也。　㈡璿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　㈢魚龍爵馬皆戲玩之事。　㈣同輿謂帝后相約而同輦也。　㈤此謂貶居他宮之妃后。　㈥命名也。操琴曲也。　㈦周制，九夫為井，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㈧此段帶敘宮館，結出蕪字，以歌寄慨。

鮑照飛白書勢銘㈠

秋毫㈡精勁，霜素㈢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㈣超工八法，㈤盡奇六文，㈥

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㈥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鎰，㈧故僊芝之煩弱，㈨旣匪足雙，蟲虎瑣碎，㈩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㈠飛白：書體之一種，筆畫枯槁而中空者，蔡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㈡秋毫：筆也。㈢霜素：白綾也。㈣松煙：以松煙所製之墨。㈤書法有側勒努趯策掠啄磔，謂之八法，唐張懷瓘論書法，以永字爲例，稱永字八法，一曰側，卽點也，二曰勒，卽橫畫也，三曰努，卽直畫也，四曰趯，卽鉤也，五曰策，卽斜畫向上者也，六曰掠，卽撇也，七曰啄，卽右之短撇也，八曰磔，卽捺也；或謂爲王羲之所創；一說卽秦之八體，見許愼說文序。㈥六文：六種書體也，晉衛恆以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鳥書當之。㈦圭角：謂圭之鋒鋩有稜角。㈧二十兩爲鎰。㈨僊芝：書體也，僊人書與芝英書。㈩蟲虎：亦書體，蟲書與虎書也。

謝惠連祭古冢文㈠ 并序

東府掘城北壍㈡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㈢不用塼甓，㈣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㈤明器之屬，㈥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㈦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㈧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旣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㈠謝惠連，陽夏人，幼聰敏，年十歲，能屬文，元嘉十年卒，年三十七。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壍中得古冢，爲改葬，使惠連爲文祭之。㈡建康城西爲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稱東府。壍同塹，音僉（ㄑㄧㄢ）繞城水也。㈢聚土曰封，墓限曰域。㈣甓，瓴甋也，今亦謂之磚。㈤棺題曰和。㈥明器，送死之器，所以埋於冢中者。㈦棖音橙（ㄔㄥ），以物觸物也。㈧五銖錢，漢武帝所鑄錢。

元嘉㈠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

朱林，㈡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榔既啟，雙棺在茲，捨畚㈢悽愴，縱鍤漣而，㈣芻靈㈤已毀，塗車㈥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㈦

㈠元嘉，宋文帝年號。　㈡司徒，官名，宋制掌治民事。令史，官名，有直事令史，直兵令史，位次尚書郎。作城錄事，臨時職銜。臨漳，縣名，今屬河南省。亭侯，宋時屬第五品。朱林，人姓名，不詳。　㈢畚，音本（ㄅㄣ）盛土器也。　㈣鍤，鍫也，起土之具。漣而，垂涕貌。　㈤芻靈，束草爲人馬以殉葬也。　㈥塗車，泥製之車，明器之一。　㈦遺犀，瓜瓣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㈠幾年，潛靈㈡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

㈠曜質，謂生時也。　㈡潛靈，謂死後也。

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㈠既毀，便房㈡已頹，循題㈢興念，撫俑㈣增哀。射聲㈤垂仁，廣漢㈥流渥，祠骸府阿，㈦掩骼㈧城曲，仰羡古風，

爲君改卜，輪移北隍，㈨窀穸㈩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十一)敬遵昔義，還祔(十二)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十三)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十四)嗚呼哀哉！

㈠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㈡便房，冢壙中室也。 ㈢題湊，棺木頭皆內向，故稱。 ㈣俑，從葬木偶人也。 ㈤射聲，官名，後漢曹褒爲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悉葬其無主者，見後漢書褒傳。 ㈥廣漢，漢郡名，地在今四川。後漢陳寵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骸骨不葬者多，寵乃敕縣掩埋。 ㈦阿，近也。府阿，謂東府附近。 ㈧骼，音格（ㄍㄜ），枯骨也。 ㈨隍，見顏延之陶徵士誄注。 ㈩窀穸，墓穴也，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 (十一)禮檀弓「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 (十二)祔，合葬也。 (十三)特豚，一牲也。 (十四)歆，享也。犧樽，刻爲犧牛之形，用以爲樽也。

謝莊月賦㈠

陳王初喪應劉，㈡端憂㈢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㈣悄焉疚懷，㈤不怡中夜。迺清蘭路，㈥肅桂苑，㈦騰吹寒山，弭㈧蓋秋坂，臨濬壑㈨而怨遙，登崇岫而傷

遠。於時斜漢左界，⑽北陸南躔，⑾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⑿殷勤陳篇，⒀抽毫進牘，以命仲宣。⒁

⑴謝莊陽夏人，字希逸，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始二年卒，諡憲子。⑵陳王：陳思王曹植也。賦係假陳王仲宣立局。應劉：應瑒劉楨也。⑶端憂：端坐而憂思也。⑷臺有屋曰榭。⑸悄焉：憂貌。疢病也。⑹蘭路：有蘭之路。⑺桂苑：有桂之苑；吳有桂林苑。⑻弭，案也。⑼濟鏊，深鏊也。⑽漢，天河也。⑾北陸：虛宿別名，亦稱玄枵，亦稱顓頊之虛。躔處也；亦次也。⑿齊章：詩齊風：『東方之月兮。』⒀陳篇：詩陳風：『月出皦兮。』⒁仲宣：王粲字。

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⑴長自邱樊，⑵昧道懵學，⑶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⑷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⑸嗣若英於西冥，⑹引玄兔於帝臺，⑺集素娥於后庭。⑻朒朓警闕，⑼朏魄示沖，⑽順辰通燭，⑾從星澤風，⑿增華台室，⒀揚采軒宮，⒁委照而吳業昌，⒂淪精而漢道融。⒃

⑴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幽介猶言隱居之人也。⑵邱樊：鄉僻之地。⑶懵音夢（ㄇㄥ），目不明

也。㈣書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引伸爲凡正當不易之理之義。㈤扶光扶桑之光。東沼暘谷也,日所出處。月盛於東故曰擅。㈥若英若木之英也,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西冥昧谷也,書堯典:「宅西曰昧谷。」昧,冥也。㈦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帝臺天臺也。㈧素娥即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后庭猶帝庭,太微宮也。㈨朒音忸(广ㄩ),朔而月見東方也。朓晦而月見西方也。警闕謂朒朓失度,警人君有闕德也。㈩月未成光曰朏,月始生曰魄,魄,月體黑處也。示沖言朏魄得所,示人君有謙沖也。⑪順辰通燭言月順十二辰以照天下也。⑫書洪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澤即雨也。⑬台室三台之位也。⑭軒宮軒轅之宮也;軒轅,星名。⑮孫策母夢月入懷而生策,故曰吳業昌。⑯漢元后母夢月入懷而生后,故曰漢道融。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㈠菊散芳於山椒,㈡鴈流哀而江瀨,㈢升清質之悠悠,降澂輝之藹藹。列宿掩縟,㈣長河韜映,㈤柔祇雪凝,㈥

圓靈水鏡，㊆連觀霜縞，㊇周除冰淨。㊈君王乃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㊉去爛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㊀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㊁山椒山顚也。㊂而，一作於。瀨水流沙上也。㊃縟繁采色也。㊄長河天河也。㊅柔祇地也。㊆圓靈天也。㊇觀宮觀也。㊈除殿陛也。㊉弛廢也。縣與懸同，謂所縣之鐘磬也。

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㊀親懿莫從，㊁羇孤遞進，㊂聆皋禽之夕聞，㊃聽朔管之秋引。㊄於是絲桐練響，㊅音容選和，徘徊房露，㊆惆悵陽阿，㊇聲林虛籟，淪池滅波，㊈情紆軫其何託，㊉愬⑪皓月而長歌。

㊀竹叢生曰篁。風篁風吹篁也。㊁親懿言至親也。㊂羇孤羇臣孤客也。㊃皋禽鶴也，詩有鶴鳴於九皋句，故以謂鶴。㊄朔管羌笛也，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㊅絲桐琴也。練音義與揀同。㊆房露古曲名，卽陸機文賦之防露，房與防通。㊇陽阿古之善歌者，因以名歌。㊈聲林虛籟二句，言風將息也。凡空虛所發之聲皆曰籟。波小涌曰淪。㊉楚辭：『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

鞫。」(十一)紆；曲也。軫；痛也。(十二)愬；向之也。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㈠。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㈡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㈢敬佩玉音，復之無斁。㈣

㈠迴遑；猶旁皇也。㈡晞；乾也。㈢獻壽；稱觴為壽也。羞璧；置璧也。㈣斁；音亦（一），厭也。

齊梁文

孔稚圭北山移文㈠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㈡馳煙驛路，勒移山庭。㈢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㈣皎皎霞外，㈤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㈥值薪歌於延瀨，㈦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㈧乍迴迹以心染，㈨或先貞而後黷，㈩何其謬哉！⑪

㈠孔稚圭南齊山陰人，字德璋，風韻清潔，好文詠，飲酒至七八斗，高帝時，為記室參軍，仕至都官尚書。北山移文嘲周顒也，顒汝南人，字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稚圭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北山卽鍾山，在今江蘇江寧縣北。㈡周顒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蕭雷次宗學館立寺，名曰草堂。㊂馳煙驛路二句，謂山靈馳騁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㊃亭亭高聳貌。㊄皎皎潔白貌。㊅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㊆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㊇翟子墨翟也。楊朱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朱公即楊朱也。㊈迴跡心染言暫避跡山林，而心猶染於俗也。㊉黷汙濁也。⑪

此段泛論隱者。

嗚呼！尙生不存，㊀仲氏既往，㊁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㊂既文既博，亦玄亦史。㊃然而學遁東魯，㊄習隱南郭，㊅竊吹草堂，㊆濫巾北岳，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㊈乃攖情於好爵。㊉

㊀尙生向子平也，見王羲之報殷浩書注。㊁仲氏謂後漢仲長統，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㊂儁俗俗中之儁士也。㊃玄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㊄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㊅南郭

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若喪其偶。㈦竊吹，借用南郭先生吹竽事。竊一作偶。㈧濫巾，言濫服隱士之巾也。㈨假容，言假託隱者之容也。㈩好爵，謂人爵也。此段總寫周顒之隱，實非其本意。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㈠拉許由，㈡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㈢談空空於釋部，㈣覈玄玄於道流，㈤務光何足比，㈥涓子不能儔。㈦

㈠排，推也。巢父，堯時隱士，夏常居巢，故號。㈡拉，音蠟（ㄌㄚ），折也。許由見東方朔答客難注。㈢王孫，指隱者。㈣空空，釋家以空明空也。㈤玄玄，道家玄之又玄也。㈥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讓之，光不受而逃。㈦涓子，齊人，好餌朮，隱於宕山。此段敘顒之初志。

及其鳴騶入谷，㈠鶴書㈡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㈢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㈣

㈠鳴；官吏之有喝道。騶爲前導及後騎者。謂使人來徵召也。㈡鶴；書詔書也，在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是稱。㈢芰；芰菱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也。㈣喪；去聲，失也。此段敘顒之將出。

至其紐金章，㈠綰墨綬，㈡跨屬城之雄，㈢冠百里之首，㈣張英風於海甸，㈤馳妙譽於浙右，㈥道帙㈦長擯，法筵㈧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㈨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㈩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㈠金章；銅印也。㈡漢制，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㈢屬城之雄；言海鹽爲諸城之冠也。㈣百里之首；猶言一邑之長，縣大率百里，故云。㈤郊外曰甸，海鹽近海，故云。㈥浙右；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㈦帙；音秩（ㄓ），書衣。道帙；道書也。㈧法筵；講席也。㈨牒訴；謂文牒及訴訟也。倥偬讀如孔總，忙迫之狀。㈩結課；考成之次第也。㈪張趙；漢張敞及趙廣漢也，皆爲京兆尹，有能名。㈫卓魯；漢卓茂及魯恭也，咸善爲令。㈬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古分天下爲九州，州有牧。此段敘顒旣仕後之情形。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戶㈠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㈡。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㈢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㈣今見解蘭㈤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㈥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媿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㈦馳東皋之素謁。㈧

㈠磵，通澗，山夾水也。　㈡延佇，遠望也。　㈢蕙，香草。蕙帳，山人葺蕙以爲帳也。　㈣謂漢疏廣棄官歸東海也。　㈤蘭，蘭佩。　㈥攢，聚也。　㈦西山，謂首陽山。　㈧東皋，東澤。阮籍奏記「方將耕於東皋之陽。」素謁，謂以情素相告也。此段言其遺羞山靈。

今又促裝下邑，㈠浪栧上京，㈡雖情殷於魏闕，㈢或假步於山扃，㈣豈可使芳杜㈤厚顏，薜荔㈥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㈦以洗耳。宜扃岫幌，㈧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㈨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㈩

㊀下邑謂海鹽也。㊁浪栧鼓槳也。上京建康也，今江蘇江寧縣。㊂魏闕亦曰象魏，古宮門懸法之所也。㊃山扃山門也。㊄芳杜香草也。㊅薜荔讀如備例，草名，緣牆而生。㊆淥池猶清池也。㊇岫幌山窗也。㊈穎草穗也。㊉逋亡也。以辭相告曰謝。俗士逋客皆謂顒也。此段不許其再至。

謝朓辭隨王子隆牋㊀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㊁願朝宗㊂而每竭，駑蹇之乘，㊃希沃若㊄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㊅對之惆悵，歧路西東，㊆或以歍唈；㊇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㊈邈若墜雨，翩似秋蔕。㊉

㊀謝朓南齊陳郡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工五言詩，官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府事，曾為宣城太守，世稱謝宣城。隨郡王蕭子隆，齊武帝第八子，為都督荊州刺史，好詞賦，朓為其鎮西功曹，轉文學，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欲密啓武帝，朓知之，因事求還，武帝除為新安王中軍記室，朓乃以牋辭

王。㊁潢汙之水低窪之積水。㊂朝宗言水之歸海，猶諸侯之朝見天子也。㊃駑蹇之乘最駑下之馬也。㊄沃若調柔也，詩小雅皇華：『六轡沃若。』㊅皋壤高地也。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㊆歧路西東見孔稚圭北山移文墨子注。㊇歔唈與嗚唈同，悲哀短氣貌。㊈擁抱也。二句言徒抱服義之情，莫能從其歸志也。㊉秋蔕將枯之蔕；蔕艸木根也。

脁實庸流，行能無算，㊀屬天地休明，㊁山川受納，㊂褒采一介，抽揚小善，㊃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㊄東亂三江，㊅西浮七澤，㊆契闊戎旃，㊇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㊈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㊉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㊀無算猶言不足數也。㊁天地喻帝也。㊂山川喻王也。㊃抽一作搜。㊄兔園一名梁苑，漢梁孝王所築，在今河南商丘縣治東。㊅亂絕流而渡也。江至尋陽，合彭蠡江分為三以入海，是為三江其地皆在今長江下游。㊆浮，一作游。七澤見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其一也。㊇契闊勤苦也。戎旃猶戎幕。㊈魏文帝與吳質書，有文學託乘於後車之語。詩衛風：『載脂載舝。』脂以膏塗物也。㊉

楚辭：「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晞，乾也。

不寤滄溟未運，㊀波臣自蕩，㊁渤澥㊂方春，旅翮㊃先謝，清切藩房，㊄寂寥舊蓽，㊅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㊆去德滋永，思德滋深。㊇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㊈朱邸㊉方開，效蓬心於秋實。⑪如其簪履或存，⑫衽席無改，⑬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⑭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㊀不寤一作不悟，猶不意也。滄溟，海也，喻王。運，轉也。 ㊁車轍中有鮒魚，自稱爲東海之波臣，見莊子外物，朓自喻也。 ㊂渤澥，即渤海，亦喻王。 ㊃旅翮，以鳥自況也。 ㊄藩房，謂王府。 ㊅舊蓽，朓舍也；蓽同篳，荊竹。 ㊆江陵南關三門，一名龍門。 ㊇莊子徐無鬼：「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㊈艎，舟也。二語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 ㊉諸侯朝天子，於天子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 ⑪蓬心，自謙之詞，莊子逍遙游：「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春樹桃李，秋食其實，言補報有時也。 ⑫有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見韓詩外傳。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見賈子。 ⑬衽席，草席。晉文公歸國，至河，令捐席蓐，舅犯哭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 ⑭二

語言身雖死而猶將托以妻子也。

丘遲與陳伯之書㈠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㈡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㈢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㈣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㈤以至於此。㈥

㈠丘遲，梁吳興人，字希範，八歲能屬文，辭采麗逸，初仕齊，梁武帝時任爲中書郎，出爲永嘉太守，後遷司空從事中郎。陳伯之，梁睢陵人，齊末爲江州刺史，據尋陽拒武帝，旋降，卽以爲江州刺史，後又舉兵反，兵敗，與其子俱入魏，魏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率軍北討，遲時爲宏記室，宏令與此書，伯之卽擁衆歸梁。㈡漢書陳勝傳：『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㈢

此指伯之歸順武帝事。 ㈣鏑，箭鏑也，如今響箭，漢時匈奴冒頓單于所作。穹廬，旃帳也。此指伯之降北魏。 ㈤猖獗，勢盛也。 ㈥此段言伯之降魏之非。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㈠安反側於萬物，㈡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喋血於友于，張繡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㈢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㈣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㈤將軍松柏不翦，㈥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㈦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㈧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㈨驅馳氈裘之長，㈩寧不哀哉！⑪

㈠光武不疑降人，降者謂其推赤心置人腹中，見後漢書光武帝紀。 ㈡光武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會諸將軍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見後漢書光武帝紀。 ㈢殺血滂沱爲喋血。朱鮪譏光武兄縯於更始，害之後，光武圍洛陽，鮪不敢降，堅守，光武語以無慮，鮪乃

開城降，事見後漢書岑彭傳。剚音貂（ㄉ），插刀也。張繡降曹操，旣而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後繡又率衆降，操封爲列侯，見魏志張繡傳。㈣不遠而復言不以道遠而復還也，易復卦語。㈤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㈥松柏不翦謂祖墓如故也。㈦乘軺猶乘傳，軺傳，一馬二馬也。節使臣執以示信之物。㈧殺馬取血以盟也。㈨惜命，一作借命。㈩龍袞之長指魏帝。⑪此段勸其歸梁。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㈠姚泓之盛，面縛西都，㈡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㈢北虜㈣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㈤部落攜離，酋豪猜貳，㈥方當繫頸蠻邸，㈦懸首藁街，㈧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㈨

㈠慕容超，慕容德兄子，爲北燕主，以兵南犯，大掠淮北，劉裕——宋武帝——抗表北討，獲超，送京師，斬於市。㈡姚泓字元子，姚興長子，據長安，裕擒送建康市，斬之。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㈢四語言天下當歸於一，不容夷族久僭。姬漢，猶周漢。㈣北虜謂北魏。㈤此指魏咸陽王禧以反賜死

事。㈥此指魏諸蠻氏之反。㈦繫頸以組係頸也。蠻邸蠻夷入朝時所居邸舍。㈧藁街街名，在漢長安城內，蠻邸卽設此。㈨此段告以華夷之辨，及在魏之危。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㈠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撫弦登陴，㈡豈不愴悢！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㈣吳子之泣西河，㈤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㈥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㈦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㈨朝鮮昌海，蹶角受化，㈩惟北狄野心，倔强沙塞之間，⑪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⑫明德茂親，總茲戎重，⑬方弔民洛汭，⑭伐罪秦中，⑮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⑯

㈠鸎與鶯同。㈡陴城上女牆也。㈢愴悢悲也。㈣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後趙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乘，乘走，頗奔魏，趙以數困於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見史記頗傳。㈤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起，起臨行止車望西河泣數下，曰：「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見呂氏春秋仲冬紀當見。㈥皇帝指梁武帝。㈦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

玦，見竹書紀年。㈧楛木名，材矢中幹。周武王時，肅愼氏貢楛矢石砮。㈨夜郎今貴州地。滇池在今雲南。㈩昌海今蒲類海。厥角稽首至地，如角之崩，見孟子。⑪沙塞沙漠邊塞也。⑫宏於武帝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三年，爲中軍將軍。殿下百官對諸王之稱。⑬戎重言軍事重任也。⑭水曲流曰汭，洛汭洛水入河處，在河南鞏縣。⑮秦中今陝西，其地爲古秦國，故云。⑯此段勖以故國之情，並言梁之盛強以致招降之意。

江淹恨賦㈠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㈡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㈢

㈠江淹梁考城人，字文通，少孤貧好學，洎於強仕，漸得聲譽，世稱江郎，歷仕宋齊梁，天監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封醴泉侯。恨賦意謂自古以來，如帝王列侯名將美人才士高人及窮困榮華者，皆不稱其情，飲恨而死也。㈡拱木言墓木兩手合抱也，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㈢八句總起。

至如秦帝按劍，㈠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㈡華山爲城，㈢紫淵爲池，㈣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㈤巡海右以送日，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㈦

㈠至如，一作假如。秦帝謂始皇也。　㈡規，法也。禮中庸：『車同軌，書同文。』　㈢華山見賈誼過秦論注。　㈣紫淵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　㈤架，一作駕。周穆王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爲梁，見竹書紀年。　㈥周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覩日所入，見列子周穆王。　㈦人主崩曰晏駕，以臣子之心，祇冀其未死，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此段言帝王之恨。

若乃趙王既虜，㈠遷於房陵，㈡薄暮心動，昧旦㈢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㈣

㈠趙王，戰國趙末王遷也。趙爲秦滅，遷被虜，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見淮南子泰族訓。　㈡房陵，縣名，今湖北房縣。　㈢昧旦，將明未明時也。　㈣怨一作恨。此段言列侯之恨。

至於李君降北，㈠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㈡心留鴈門，㈢

裂帛繫書，㈣誓還漢恩，朝露溘至，㈤握手何言。㈥

㈠於，一作如。李君，李陵也，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㈡往，一作住。上郡，秦郡，地在今陝西。㈢雁門見鮑照蕪城賦注。㈣漢蘇武爲匈奴所囚，紿漢不在，漢使求之，詐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匈奴驚，後卒歸武。㈤朝露喻不能久也。溘，奄忽也。㈥此段言名將之恨。

若夫明妃去時，㈠仰天太息，紫臺㈡稍遠，關山無極，搖風㈢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㈣

㈠明妃，王嬙也，字昭君，晉人以犯司馬昭諱，改爲明妃，在掖廷中，漢元帝使嬪於匈奴。㈡紫臺，漢天子之臺也。㈢搖風，即扶搖風，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㈣此段言美人之恨。

至乃敬通見抵，㈠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㈡左對孺人，㈢右顧稚子，脫略㈣公卿，跌宕㈤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㈥

㈠敬通，後漢馮衍字，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見東觀漢紀。㈡三國吳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見吳志昭傳。㈢大夫妻曰孺人，見禮曲禮。㈣脫略，言簡易也。㈤跌宕，言放逸不羈

也。㈥此段言才士之恨。

及夫中散下獄，㈠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㈡入修夜之不暘。㈢

㈠中散，嵇康也，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以事繫獄，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見晉書康傳。㈡青霞奇意，志意高也。㈢修夜，猶長夜。暘，明也。此段言才人之恨。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㈠遷客海上，㈡流戍隴陰，㈢此人但聞悲風汨起，㈣血㈤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㈥銷落湮沉。㈦

㈠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意。㈡遷客海上，即指漢蘇武困匈奴事。㈢隴陰，隴山之北。漢婁敬戍隴西。㈣汨起，一作颶起，猶疾起也。㈤血，一作泣。㈥茹歎，欲歎而又咽下之狀。㈦此段言窮困之恨。

若乃騎疊迹，車屯軌，㈠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㈡

㈠屯，陳也；一作同。㈡此段言榮華之恨。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隴平，㈠自古皆有死，㈡莫不飲恨而吞聲。㈢

㈠隴，一作壟。㈡語見論語顏淵。㈢此段一切皆歸於盡，爲總結。

江淹別賦㈠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㈡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㈢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㈣而異響，雲漫漫㈤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㈥於山側，櫂容與㈦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㈧橫玉柱而霑軾。㈨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㈩巡層楹而空揜，⑪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⑫意別魂之飛揚。⑬

㈠別賦立格與恨賦同，言富貴任俠從軍絕國伉儷方外狹邪各類之人，無不以別爲最不堪也。㈡

二句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旣遠，別恨必深，故擧以爲喩。㊂二句言此二時別恨愈切也。㊃蕭蕭，風聲。㊄漫漫，無崖際之貌。㊅遲，一作迤；逶遲，歷遠貌。㊆容與，閒暇自得貌。㊇御，進也。㊈玉柱，琴也，琴有柱，以玉爲之。霑軾，言涕多也。軾，車前橫木也。㊉離，與羅通。⑪厝楹，高柱也。抆，抆涕也。⑫躑躅，行不進也。⑬此段總起。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㊀至若龍馬㊁銀鞍，朱軒繡軸，帳飮東都，㊂送客金谷，㊃琴羽張兮㊄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㊅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㊆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㊇

㊀族，類也。㊁馬八尺以上爲龍。㊂東都，長安東都門也。漢疏受疏廣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見漢書疏廣傳。㊃金谷，地名，在河南洛陽縣西，谷中有水，入於瀍水。晉石崇有別廬在金谷澗中，王詡還長安，崇送之於此。㊄琴羽，琴之羽聲，聲細不過羽也。㊅古詩：『燕趙多佳人。』㊆仰秣，仰而不食也。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見韓詩外傳。㊇感，一作各；又作咸。此段言富貴之別。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㊀韓國趙厠，㊁吳宮燕市，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㊃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㊄

㊀報士言人以國士待之，即感而爲之報仇也。㊁韓國指戰國時聶政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事，趙厠指戰國豫讓爲智伯刺趙襄子於塗厠事，並見史記刺客傳。㊂吳宮指春秋時專諸爲吳公子光置七首魚腹中刺殺王僚，見左傳昭二十七年。燕市指戰國時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見史記刺客傳。㊃抆血拭血也。㊄此段任俠之別。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㊀從軍，遼水無極，㊁雁山參雲，㊂閨中風暖，陌上草薰，㊃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㊄襲青氣之煙熅，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㊆

㊀負羽言負羽檄也，古時征召之書，有急事則以鳥羽插之。㊁遼水即遼河，在今遼寧境。㊂雁山雁所出，見山海經。㊃薰香氣也。㊄照爛猶照耀也。㊅煙熅與絪縕同，元氣蘊釀也。㊆此段從

軍之別。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㊀決北梁兮永辭，㊁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㊂唯鐏酒兮敍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㊃

㊀孟子梁惠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㊁決，一作訣，北梁見楚辭。㊂班荊，布荊於地而坐也，見左傳襄二十六年。贈，一作增。㊃水草交爲湄。此段言遠赴絕國之別。

又若君居淄右，㊀妾家河陽，㊁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㊂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㊃春宮閟此青苔色，㊄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㊅

㊀淄水名，在今山東萊蕪縣。淄右，淄水之右也。㊁河陽，縣名，在今河南孟縣西。㊂結綬，言將仕也。㊃流黃，簟也。㊄閟，閉也。㊅前秦扶風竇滔與寵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家，蕙織錦迴

文，題詩二百餘首以寄滔。此段去婦之別。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㊀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㊁鍊金鼎而方堅，㊂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遊萬里，少別千年，㊃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㊄

㊀華陰，縣名，今陝西華陰縣。脩羊公隱華陰山下石室中，食黃精，不知所終。㊁丹竈，鍊丹之竈也。㊂金鼎，鍊丹之鼎也。㊃少時之別，世已千年也。㊄謝，辭也。此段方外之別。

下有芍藥之詩，㊀佳人之歌，㊁桑中衞女，上宮陳娥，㊂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㊃傷如之何！㊄

㊀芍藥，香草名。詩鄭風：『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言淫亂也。㊁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㊂詩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桑中上宮，皆所期之地。衞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子完爲子，完爲公子州吁所弒，戴媯乃大歸於陳。㊃楚辭：『送美人兮南浦。』㊄此段狹邪之別。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㈠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㈡嚴樂之筆精，㈢金閨之諸彥，㈣蘭臺之羣英，㈤賦有凌雲之稱，㈥辯有雕龍之聲，㈦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㈧

㈠千名言多也。㈡淵雲謂漢王子淵揚子雲也。㈢嚴樂漢嚴安徐樂也。㈣金閨一作金門，金馬門也。㈤蘭臺漢藏祕書之宮觀，漢傳毅班固爲蘭臺令史。㈥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乎有凌雲之氣，見史記相如傳。㈦戰國時，鄒奭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奭。

㈧此段總結。

任昉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㈠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積家禍，㈡名教同悲，隱淪

惆悵。㊂而年世貿遷，㊃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㊄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㊀任昉梁博昌人，字彥昇，武帝時，爲義興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卒謚敬。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卞忠貞名壼，字望之，晉尙書令，蘇峻作亂，壼及二子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驃騎將軍，謚忠貞，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㊁二句言壼死忠，二子死孝也。㊂王隱晉書載壼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名教指王隱言。隱論指翟湯言。㊃貿遷，遷易也。㊄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見桓譚新論。

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㊀但加等之渥，㊁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異代，㊂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㊀陳力出力也，見論語季氏。㊁左傳僖四年：『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㊂

樵蘇，樵採也。秦攻齊，令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殺無赦，見戰國策。參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注。

沈約梁武帝集序㈠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㈡日月光華，㈢南風所以興詠，㈣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㈤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㈥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㈦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㈧

㈠沈約，梁武康人，字休文，善屬文，武帝受齊禪，爲尙書僕射，遷尙書令，時謝朓善爲詩，任昉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卒諡隱。梁武帝姓蕭，名衍，篡齊卽帝位，博學能文，有集行世。 ㈡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安安謂安天下之所當安。威儀悉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光充也，宅居也，言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也。 ㈢虞舜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㈣南風，歌名，舜作五絃之琴以歌之。 ㈤日角，額上骨高起如日，銳頂，頂上高起，皆貴相也。 ㈥宋武，南朝宋

開國之帝，姓劉名裕，篡晉即帝位，在位三年而歿。漢高帝，沛人，既爲帝，過沛，置酒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沛，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宋武清談，史無確徵，其在暮年會議興學，或即所指。㈦樂推，謂天下樂於推戴也。㈧此段敍古帝王兼資文武。

我皇誕縱自天，㈠生知在御，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㈢爰始貴遊，篤志經術，㈣究淹中之雅旨，㈤盡曲臺之奧義，㈥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援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疊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㈦振清辭於蘭畹。㈧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㈨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㈩及登庸歷試，⑪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稿必削，⑫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⑬

㈠論語子罕：「故天縱之將聖。」　㈡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　㈢外典，謂佛經也，武帝信

佛，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數百卷。㈣武帝少而好學，能事畢究，製有周易講疏，尚書大義，毛詩春秋答等二百餘卷。㈤淹中，魯里名，禮古經出處。㈥曲臺，行禮射之地，后蒼記之，漢書藝文志有曲臺后蒼記。㈦絕節高唱，猶言絕調高唱也。㈧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畹者，二十畝，又曰十二畝，又曰三十畝。㈨心期，言兩相期許也，指應制爲詩言。㈩神衷，猶聖衷。⑪登庸，登用也，指其仕齊而言。⑫遺稿必削，謂有所進諫，不留稿以表暴於外也，漢書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葉，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⑬此段言武帝受禪前之文。

逮乎俯應歸運，㈠仰修乾籙，載筆握簡，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㈢時或染翰。暨於設簴靈囿，㈣愷樂在鎬，㈤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㈥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讌，㈦皆詠志摛藻，㈧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鐘石比韻，事同觀海，㈨義等窺天，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⑪

㈠俯應歸運，謂其受禪也。㈡禮曲禮：『史載筆。』㈢如綸，言其大也，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綸粗於絲，綍又大於綸。㈣簴，音巨（ㄐㄩ），所以懸鼓者。設簴，指臨幸學

宮也。靈囿，周文王之囿也。此指臨幸園囿言。㊄詩小雅賓之初筵：『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鎬，周武王所都，在今陝西長安縣西。此指在宮言。㊅詩小雅有鹿鳴篇，燕羣臣嘉賓也；有四牡篇，勞使臣也；有皇華篇，君遣使臣也；有常棣篇，燕兄弟之詩也。㊆詩小雅有伐木篇，燕朋友故舊也；有采薇篇，遣戍役也；有出車篇，勞還率也；有杕杜篇，勞還役也。——杕，音第（ㄉ一）。㊇摛，布也，發也。藻，文藻。㊈孟子盡心：『故觀於海者難爲水。』㊈東方朔答客難：『以筦闚天。』㊉此段言武帝卽位後之文。

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㊀君舉必書，㊁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㊂

㊀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㊁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㊂此段結作序。

鍾嶸詩品卷上序㊀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㈡暉麗萬有，靈祇㈢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㈣卿雲之頌，㈤厥義夐矣。㈥夏歌曰：『鬱陶乎予心，』㈦楚謠曰：『名余曰正則，』㈧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㈨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㈩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十一)非衰周之倡也。(十二)

㈠鍾嶸，梁潁川人，字仲偉，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天監中，爲晉安王記室。詩品，嶸著，列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上中下三品，析爲三卷，卷各有序，本篇爲卷上之序，實含總序之意。㈡三才見范寧罪王何論注。㈢靈祇，地也。㈣南風見沈約梁武帝集序注。㈤舜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㈥夐，遠也。㈦語見尙書五子之歌。鬱陶，哀思也。㈧楚辭：『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屈原名，正，平也，則，法也。㈨家語：『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其發源之始，僅泛濫一觴之微也，今凡謂事之開始曰濫觴。㈩李陵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陵有與蘇武五言詩三首。(十一)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十二)此段敍五言之始。

自王揚枚馬之徒，㈠詞賦競爽，㈡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㈢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㈣質木無文。降及建安，㈤曹公父子，㈥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㈦劉楨王粲，爲其羽翼，㈧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㈨蓋將百計，彬彬之盛，㈩大備於時矣。⑪

㈠王，揚，枚，馬；王王褒，揚揚雄，枚枚乘，馬司馬相如，皆工詞賦者。㈡競爽；競明也，見左傳昭三年。㈢李都尉；卽李陵，陵爲騎都尉，故云。班婕妤；班昭也，嘗作怨歌行，見徐淑答夫秦嘉書注。㈣班固；見封燕然山銘注。固有詠史詩。㈤建安；見曹植王仲宣誄注。㈥曹公父子；謂操及丕植也。㈦平原兄弟；謂應瑒應璩也。瑒爲魏武掾屬，後轉爲平原侯庶子，故云，參看魏文帝典論論文注！㈧劉楨；見魏文帝典論論文注。王粲；見登樓賦注。㈨屬車；天子侍從之車也。㈩彬彬；見陸機文賦注。⑪此段漢魏。

爾後陵遲㈠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㈡三張二陸，㈢兩潘一左，㈣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㈤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㈥貴黃老，㈦稍尚虛談，㈧于時

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㈨孫綽許詢桓庾諸公，㈩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十一)

㈠陵遲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與陵夷同。 ㈡太康晉武帝年號。 ㈢三張張華張協張翰也，張華見女史箴注，張協字景陽，安平人，張翰，字季鷹，吳人。二陸陸機陸雲也，陸機見文賦注，雲，機弟，字士龍。 ㈣兩潘潘岳潘尼也，潘岳見哀永逝文注，尼，岳從子，字正叔。一左左思也，字太沖，臨淄人。八人皆善詩賦。 ㈤沫已也。 ㈥永嘉晉懷帝年號。 ㈦黃老黃帝老子，謂道家之言。 ㈧虛談卽晉時之清談，祖述老莊，排棄世務，專談空理也。 ㈨謂晉渡江爲東晉時也。 ㈩孫綽中都人，字興公。許詢高陽人，與綽俱有高尙之志。桓桓彝，字茂倫，龍亢人。庾庾亮，字元規，鄢陵人。 (十一)此段晉。

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㈠劉越石仗淸剛之氣，贊成厥美，㈡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迨義熙中，㈢謝益壽斐然繼作，㈣元嘉初，㈤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㈥固已含跨劉郭，㈦陵轢潘左。㈧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㈨公幹仲宣爲輔，㈩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十一)謝客爲元嘉之雄，(十二)顏延年爲

輔，⑬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⑭

㊀郭景純即郭璞，見爾雅序注。㊁劉越石晉劉琨也，魏昌人。㊂義熙晉安帝年號。㊃謝益壽晉謝混也，混字叔源，益壽其小字。㊄元嘉見謝惠連祭古冢文注。㊅謝靈運宋陽夏人。㊆劉郭劉楨郭璞也。㊇轢，讀如歷；陵轢駕而上之之意。潘左潘岳左思也。㊈陳思曹植也，植封陳王，諡思。㊉公榦仲宣劉楨王粲也。⑪安仁景陽潘岳張協也。⑫謝客即謝靈運，靈運生旬日而祖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錢塘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⑬顏延年即顏延之，見陶徵士誄注。⑭命世有名於世之人也。此段晉宋合。

夫四言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㊁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㊂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㊃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

深，意深則詞躓；㊄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㊅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㊆

㊀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㊁風騷謂國風離騷也。㊂六義風雅頌賦與比也。㊃風力猶風骨也。㊄躓音致（ㄓ），礙也。㊅嬉成游戲之詞也。流移謂文不確切可移至他處也。㊆蕪漫雜亂散漫也。此段論詩體。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㊀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㊁漢妾辭宮，㊂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成，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覽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㊃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㊄

㊀祁寒大寒也。見書君牙。㊁楚臣去國謂屈原被放逐也。㊂漢妾辭宮謂王嬙也。㊃語見論語

陽貨。華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也。　㈤此段敘作詩之人。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㈠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㈡分夜呻吟，㈢獨觀謂爲警策，㈣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㈤謂鮑照羲皇上人，㈥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㈦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㈧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㈨

㈠勝衣謂兒童稍長體纔任衣服也。　㈡點綴猶襯飾也。　㈢呻吟詠誦之聲。　㈣警策見陸機文賦注。　㈤曹劉曹植劉楨也。　㈥羲皇上人猶言太古之人。　㈦日中市朝滿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句。　㈧黃鳥度青枝虞炎詩句。　㈨此段言詩格之日卑。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㈠隨其嗜慾，商搉不同，淄澠并泛，㈡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㈢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㈣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㈤七略裁士，㈥

校以賓實，㈦誠多未値；㈧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㈨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⑪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⑫

㈠口實見江統徙戎論注。㈡淄澠二水名，淄水在今山東臨淄縣南，澠水在縣北。㈢彭城郡名，今江蘇銅山縣等地。劉士章南齊劉繪也，彭城人，有盛才。㈣標榜謂表暴而稱揚之也；亦作標搒。㈤漢班固撰漢書表逃古今人，列爲九品；三國魏陳羣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㈥漢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爲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㈦賓實猶言名實，莊子逍遙遊：「名者，實之賓也。」㈧値當也。㈨皇帝謂梁武帝。㈩淮南子地形訓：「八殥之外有八紘。」紘，維也。言既有天下。⑪農歌轅議猶巷語塗歌也。⑫此段言作詩品之旨。

劉峻送橘啟㈠

南中橙甘，㊁青鳥所食，㊂始霜之旦，㊃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㊄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㊅甘逾萍實，㊆冷亞冰壺，㊇可以薦神，㊈可以芼鮮，㊉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邪！⑪

㊀劉峻，梁平原人，字孝標，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居東陽，吳人士多從之學，普通二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靜先生。　㊁南中，謂江南也，橘類出江南。橙甘，二果名，橘屬甘；通作柑。　㊂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見伊尹書。　㊃始霜，季秋之月。　㊄噀，音巽（ㄙㄨㄣ）噴也。　㊅滓，渣滓也。　㊆家語載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羣臣莫識，使之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　㊇冰壺，喻心之清也，鮑照樂府：『清如玉壺冰。』　㊈薦，和悅貌。　㊉芼，音冒（ㄇㄠ，）菜也。芼鮮，謂用菜雜肉爲羹也。　⑪氈鄉，氈裘之鄉，指夷狄也。峻從橘於北地，故云。

劉峻廣絕交論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㊁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

草蟲鳴則阜螽躍，㈢雕虎嘯㈣而淸風起，故絪緼相感，㈤霧涌雲蒸，嚶鳴相召，㈥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㈦罕生逝而國子悲；㈧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㈨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㈩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十一)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十二)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十三)范張款款於下泉，(十四)尹班陶陶於永夕，(十五)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䵍敍，粤謨訓，(十六)捶直切，(十七)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㈠劉峻見任昉諸子，流離不能自振，昉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者，乃廣朱公叔絕交論而作此。㈡朱公叔名穆，後漢人，感時澆薄，著絕交論。㈢詩小雅出車：『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㈣雕虎象獸名也。尸子『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㈤絪緼元氣蘊釀也。㈥嚶鳴鳥鳴求友也，詩小雅伐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㈦後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㈧罕生春秋鄭大夫子皮。國子子產也。子產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　㊈鬱郁，香也。　㊉膠漆，言交誼之堅，如膠如漆不相離也。婉孌，猶親愛也。塤箎皆樂器，聲能相和。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箎，言和順之甚也。　（十一）二句言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也。　（十二）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宋元君召試之，匠石曰：『臣質死久矣。』見莊子徐無鬼。　（十三）伯子，即伯牙也。鍾子期死，伯牙輟琴不彈，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　（十四）後漢時，范式與張劭友善，式夢劭告以已死，式素服奔赴，如期會葬，見後漢書范式傳。款款，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下泉，猶言黃泉。　（十五）陶陶，相隨行貌。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十六）穆卒，贈益州刺史，故稱朱益州，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也。　（十七）搖，擊也。直切，猶切直，爾雅謂丁丁嚶嚶者，相切直也。　（十八）婉，妃也。

主人听然㊀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㊁蓋聖人握金鏡，㊂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㊃日月聯璧，㊄贊亹亹之弘致，㊅雲飛雷薄，㊆顯棣華之微旨，㊇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㊈此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㈩謨神睿而爲言(十一)

㈠听然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㈡徽琴之標識處。沮澤生草之澤。四句言朋友之道，乃隨時而盛衰，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也。㈢金鏡喻明道也。㈣禮檀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汙猶殺也。㈤日月聯璧太平之象。㈥亹亹微妙之意。㈦雲飛雹游言衰亂也。㈧論語子罕：『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此爲逸詩，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㈨樂一終爲一成，九成終九奏也。書益稷：『簫韶九成。』㈩莊子天地：『黃帝游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使象罔求而得之。』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十一)謨，謀也。神睿猶言神聖。

至夫組織仁義，㈠琢磨道德，㈡驩其愉樂，恤其陵夷，㈢寄通靈臺之下，㈣遺迹江湖之上，㈤風雨急而不輟其音，㈥霜雪零而不渝其色，㈦斯賢達之素交，㈧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㈨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㈩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十一)鳥驚雷駭。然則利交

同源，派流則異，較⑫言其略，有五術焉。

㈠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㈡禮大學：『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㈢陵夷言其頹替如丘陵之漸平也。㈣通通神也。靈臺心也。㈤遺跡相忘于江湖也。㈥詩鄭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喻君子雜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㈦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篇『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㈧素交雅素之交。㈨叔世末世也。詩小雅沔水：『民之訛言。』訛偽也。㈩錐刀言其小也。左傳昭六年：『錐刀之末，將盡爭之。』⑪蚩蚩無知也。詩衛風：『氓之蚩蚩。』⑫較明也。

若其寵鈞董石，㈠權壓梁竇，㈡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㈢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㈣雞人㈤始唱，鶴蓋㈥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㈦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㈧誓殉荆卿湛七族；㈨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㈠董漢哀帝幸臣董賢，石漢元帝時宦者石顯，皆貴寵一時。㈡梁竇後漢時外戚梁氏竇氏也，皆曾

握有重權，勢傾中外。㊂壘，櫂也。熛，灼，言勢盛也。㊃藉，響，聞聲響和也。川，騖，如百川之歸海。㊄雞人，周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之知時，故名。㊅鶴，蓋，言車蓋如飛鶴。㊆言車如流水也。㊇春秋時，吳王闔廬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慶忌不疑而納之，要離遂乘間以劍刺殺慶忌。㊈戰國時，荊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同沈，沒也。

富埒陶白，㊀貲巨程羅，㊁山擅銅陵，㊂家藏金穴，㊃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㊄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㊅冀宵燭之末光，㊆邀潤屋之微澤，㊇魚貫鳧躍，颯沓鱗萃，㊈分鴈鶩之稻粱，㊉霑玉斝之餘瀝，⑪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⑫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㊀陶，白，陶朱公白圭也。陶朱見賈誼過秦論注，白圭，周人，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之，見漢書貨殖傳。㊁程，羅，程鄭羅裒也，程鄭，山東遷虜，冶鑄賈魋結民成大富，羅裒，成都人，貲至鉅萬，並見漢書貨殖傳。㊂銅，陵，銅山也。漢文帝賜宦者鄧通嚴道銅山，得專鑄錢，鄧氏錢布天下，見漢書佞幸傳。㊃後漢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爲金穴，見後漢書郭皇后紀。㊄食時

擊鐘，爲富貴之儀。㈥繩樞以繩係戶樞，貧者之居也。㈦貧女以家無燭，與人共處，冀得其光，見戰國策。㈧禮大學：『富潤屋。』㈨颩，思答切，颩沓，衆盛貌。鱗萃如魚之聚也。㈩貴家以稻粱飼雁鶩，而希分之。⑪玉舄，玉屐也。⑫左傳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晉文公對舅犯語。

陸大夫宴喜西都，㈠郭有道人倫東國，㈡公卿貴其籍甚，㈢搢紳羨其登仙，㈣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㈤騁黃馬之劇談，㈥縱碧雞之雄辯，㈦敍溫郁則寒谷成暄，㈧論嚴苦則春叢零葉，㈨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㈩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⑪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⑫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㈠陸大夫，漢陸賈。高祖拜賈爲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西都，長安也。㈡郭有道，後漢郭泰。泰善人倫，謂臧否人物。東國，洛陽也。㈢籍甚，聲名狼籍甚盛也。㈣郭泰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見後漢書泰傳。㈤二語見揚雄解嘲注。㈥黃馬，

戰國公孫龍之辯辭。㈦碧雞亦公孫龍辯辭。㈧溫郁與溫燠同，溫暖也。燕有寒谷，鄒衍吹律，溫氣乃至。㈨風霜壯謂之嚴苦急也。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皆指善談。㈩遒健也。雲閣上騰之所。⑪駔音奘（ㄗㄤ）上聲，壯馬也。⑫軼過也。碣石，山名。

陽舒陰慘，㈠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㈡鳥因將死而鳴哀，㈢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㈣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㈤斯則斷金由於湫隘，㈥刎頸起於苦蓋，㈦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㈧張王撫翼於陳相；㈨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㈠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㈡煦吹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見莊子大宗師。㈢論語泰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㈣伍子胥有河上之歌者，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之語。㈤詩谷風：『將恐將懼，寘予於懷。』㈥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湫隘，低下窄小之地也。㈦白蓋為苦蓋。㈧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宰嚭實因子胥濯溉而榮顯，然後之害子胥者嚭也。㈨張耳陳餘為刎頸交，餘因耳撫翼而起，乃以襲耳。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㈠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㈡曾史蘭薰雪白，㈢舒向金玉淵海，㈣卿雲黼黻河漢，㈤視若游塵，遇同土梗，㈥莫肯費其半菽，㈦罕有落其一毛，㈧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㈨驩兜之掩義，㈩南荊之跋扈，⑪東陵之巨猾，⑫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⑬金膏翠羽將其意，⑭脂韋便辟導其誠；⑮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⑯苞苴所入，⑰實行張霍之家，⑱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㈠纊，新綿，易動搖，將死，置口鼻上以爲候。㈡顏冉，顏淵冉伯牛也，皆孔子弟子。三國魏崔琰謂邴原張範爲龍翰鳳翼。龐統號鳳雛。㈢曾史，曾參史魚也，曾參，孔子弟子，史魚，衛大夫。蘭薰，若蘭之香。雪白，如雪之白。㈣舒向，漢董仲舒劉向也，其人如世之金玉，其辭同於淵海。㈤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也，其文可黼黻天之河漢。㈥言雖如顏冉曾史舒向卿雲，亦以游塵土梗遇之。㈦半菽，食蔬菜以菽雜半之也。㈧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見孟子盡心。㈨共工，堯時四凶之一，爲舜

所流。蒐慝，言隱惡也。(十)驩兜，堯時四凶之一，爲舜所放。(十一)南荆，謂楚也。(十二)莊子駢拇：『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十三)孟子梁惠王：『爲長者折枝。』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見莊子列禦寇。(十四)將，助也。(十五)脂，脂油；韋，軟皮，言柔滑也。便辟，習於威儀而不直。(十六)夷惠，伯夷柳下惠也。(十七)苞苴，謂包裹也，禮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故納賄於人，亦曰苞苴。(十八)張霍，漢張安世霍光，皆貴家也。

凡對五交，義同賈鬻，(一)故桓譚譬之於闤闠，(二)林回喻之於甘醴。(三)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四)蕭朱所以隙末，(五)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六)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七)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八)故王丹威子以檟楚；(九)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㈠賈賈也。鬻賣也。　㈡桓譚後漢人，字君山，光武時拜議郎，著新論。譚集並無以市喻交之文，國策譚拾子語孟嘗君，則有市喻之言，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　㈢林回戰國時人，有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之語，見莊子山木。　㈣張陳凶終卽張耳陳餘事，見前。　㈤漢蕭育與朱博友善，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見漢書蕭育傳。　㈥翟公漢下邽人，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見漢書鄭當時傳。規規然自失也。　㈦蹩蹙見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㈧速尤召尤也。　㈨後漢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見後漢書王丹傳。檟楚二木名，卽夏楚，夏檟古今字，古者扑作教刑，以此爲之。

近世有樂安任昉，㈠海內髦傑，早綰銀黃，㈡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㈢英跱㈣俊邁，聯橫許郭，㈤類田文之愛客，㈥同鄭莊之好賢，㈦見一善則盱衡㈧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㈨朱紫由其月旦；㈩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十一)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阪；(十二)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十三)剪拂使其長鳴，(十四)彯組雲臺者(十五)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淸塵，(十六)庶羊左之徽烈。(十七)

(一)樂安晉國名，地在今山東。任昉見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注。 (二)銀黃銀印與金印。 (三)曹王曹植王粲也。 (四)跱或謂當作特。 (五)許郭許劭郭泰也，二人皆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六)田文孟嘗君也，見賈誼過秦論注。 (七)漢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漢書當時傳。 (八)眉之上爲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九)晉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 (十)後漢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以朱紫爲別。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二人爲汝南人。 (十一)闕里孔子所居，在今山東曲阜縣。 (十二)登龍門見范寗罪王何論龍門注。 (十三)售駿馬立市，莫與之言，伯樂一顧而價增十倍，見戰國策。 (十四)剪拂與湔祓同，謂去其舊日之不善，見戰國策。 (十五)雲臺漢宮中高臺，後漢永平中圖畫二十八將於此。 (十六)惠莊惠施莊周也。施死而周之說止，以世莫可與語也。 (十七)羊左羊角哀左伯桃也，二人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伯桃乃幷衣糧與角哀，自入樹中死。

及暝目東粵，㈠歸骸洛浦，㈡繐帳猶懸，㈢門罕漬酒之彥，㈣墳未宿草，㈤野絕動輪之賓，㈥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㈦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㈧寧慕郈成分宅之德。㈨嗚呼！世路險巇，㈩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⑪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⑫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㈠任昉爲新安太守，終焉，其地在今浙江。㈡謂歸葬揚州也。㈢繐帳，死者靈帳。㈣後漢徐穉弔喪，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酹酒畢，留謁而去，不見喪主，見後漢書穉傳。㈤宿草，隔年之草，禮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㈥范式弔張劭，未至，柩不進，及式至執引，柩乃前，見後漢書式傳。㈦障，古瘴字。㈧春秋晉羊舌肸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㈨春秋時，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行三十里而聞衞亂作，穀臣死，成子乃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㈩險巇，猶顛危也。⑪太行，山名，見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孟門，山名。見張載劍閣銘注。言太行孟門未爲險，今

之世路斯險耳。 ⑫皦皦然，潔白也。冡，同氛；冡濁，濁氣也。

劉潛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啟㊀

麗兼桃象，㊁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㊂雖九日煎沙，㊃香粉猶棄，㊄三旬沸海，㊅團扇可捐。㊆

㊀劉潛，字孝儀，工屬文，大同中官御史中丞，出爲臨海太守，大寶元年卒，年六十七。始興王，姓蕭，名憺，字僧達，武帝第十一子，天監元年，封始興郡王。 ㊁桃，桃枝簟。象，象牙簟。 ㊂襲，重衣也。 ㊃煎沙言大旱也，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 ㊄少汗，故不須敷粉。 ㊅曹植以三伏爲三旬。沸海，言酷暑也。 ㊆捐，亦棄也。

劉令嫻祭夫徐敬業文㊀

惟梁大同五年，㊁新婦謹薦少牢㊂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

文雅，學比山成，㈣辨同河瀉，㈤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㈥聲高洛下，㈦含潘度陸，㈧超終邁賈。㈨

㈠劉令嫻梁祕書監孝綽妹也，孝綽有三妹，令嫻最幼，世稱劉三娘。徐敬業名悱，剡人，爲晉安內史卒，喪還建業，令嫻爲此文祭之，敬業父勉欲造哀文，睹令嫻此作，遂閣筆。㈡大同梁武帝年號。㈢少牢，一羊也。㈣論語子罕：『譬如爲山，未成一簣。』㈤世說：『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㈥許中謂今河南許昌縣。㈦洛下謂今河南洛陽縣。㈧潘，潘岳。陸，陸機。㈨終，終軍。賈，賈誼。

二儀既肇，㈠判合㈡始分，簡賢依德，乃隸㈢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㈣相酬典墳。㈤

㈠二儀見張華女史箴兩儀注。肇，始也。㈡判亦作牉，半也，得耦爲合。㈢隸，附著也。㈣琴瑟言夫婦和諧也。㈤典墳見陸機文賦注。

輔仁㈠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仁，霜雕㈡夜綠，躬奉正衾，㈢親觀啟足，㈣一見無期，百身何贖。㈤

㈠論語顏淵：『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㈡雕，通作凋，半傷也。 ㈢春秋時，齊黔婁沒而衾不蔽體，曾子令邪之，其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 ㈣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蓋以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使其弟子開其衾而視之也。 ㈤隤，猶績也。

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㈠ 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㈡ 異於今日。

㈠木耳煮而細切之，和以薑橘，可爲菹，滑美。 ㈡漢梁鴻妻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見後漢書鴻傳。

從軍暫別，且思樓中，㈠ 薄游未反，尚比飛蓬，㈡ 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㈢

㈠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㈡飛蓬，見徐淑答夫秦嘉書注。 ㈢泉穴方同，言至死始同葬也，詩王風：『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㈠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㈡解維金闕，定在何日？㈢八區內侍，㈣厭直御史之廬，㈤九棘外府，㈥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㈦剖符千里。㈧

㈠梁簡文帝武帝第三子，姓蕭名綱，字世讚，幼聰容，識悟過人，九流百氏，經目必記，著書甚多，侯景反，爲所弒，在位二年。蕭臨川蕭子雲也。梁時蕭子顯子雲並爲臨川內史，此書當是與子雲者，蓋梁中大通三年，簡文始立爲太子，而子雲適遷臨川內史，若子顯則簡文爲太子時，已歷侍中國子祭酒矣。臨川郡名，在今江西。㈡止語助詞。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㈢維所以繫舟。解維金闕言開舟離京也。㈣武帝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內侍謂供奉內庭也。㈤直侍也。廬直宿所止之處。㈥周禮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周禮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㈦南川卽指臨川。㈧符符節。剖符謂剖而分半以與之，服官臨川，乃封之於外也。

但黑水初旋，㈠未申十千之飲，㈡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㈢文雅縱橫，卽

事分阻，㈣清夜西園，㈤眇然未剋，㈥想征艫而結歎，㈦望橫席而霑襟。

㈠黑水，雍州之水，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普通四年，簡文爲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還立爲皇太子，故云。㈡曹植有美酒斗十千句。㈢言爲太子後，又未筵聚也。㈣言雅集每因事阻。㈤曹植詩：「清夜遊西園」㈥未剋，猶未能。㈦船尾謂之艫。此指臨川之行舟。

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㈠河南口占，儻歸鄉里，㈡必遲青泥之封，㈢且覩朱明之詩。㈣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㈤敬勖光采。㈥

㈠魏曹植留守鄴，數與弘農楊修書，修亦答書焉。弘農地在今河南。鄴，漢縣，在今河南臨漳縣境。㈡漢陳遵爲河南太守，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文，親疏各有意。河南，漢郡，地在今河南。㈢遲，待也。後漢鄧訓爲烏桓校尉，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特遠載至上谷貽之。㈣夏爲朱明，六句言吏或因公來京，則青泥之信可待，夏時所作詩可見。㈤望其在舟中珍重。㈥此書蓋送臨川之行。

梁簡文帝相官寺碑㈠

真人西滅，㈡羅漢東游，五明盛士，㈢竝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㈣稍罷南宮之學，㈤超洙泗之濟濟，㈥比舍衛之洋洋；㈦是以高檐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竝非中官之宅。㈧雪山忍辱之草，㈨天宮陁樹之花，㈩四照芬吐，⑪五衢異色，⑫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⑬鹿苑豈殊，⑭祇林何遠。⑮

㈠相官寺，一作湘宮寺，在今江蘇江寧縣東青溪之北，宋明帝初爲湘東王，及即位，以舊地建此寺。㈡西滅得道於西方也。㈢五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內明也，見天竺大論。㈣漢永平中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㈤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見漢書儒林傳。㈥洙泗見范寧罪王何論注。㈦沙祇大國，即舍衛國，在月氏南萬里，見括地志。㈧中官朝內之官。㈨葱嶺冬夏有雪，彼土人名爲雪山，山有草，名忍辱草。㈩拘尼陁樹，其花見月光卽開，見酉陽雜俎。⑪鵲山有木，其華四照，見山海經。⑫少室之山，其上有木，名曰帝休，其枝五衢，見山海經，言樹枝重錯五出，有象衢路也。⑬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四事供養，還復以妙衣各施一領，見百緣經。⑭迦尸國波羅捺城東

北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見佛國記。㈩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園地屬卿，樹木屬我，二人共立精舍，號爲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見賢愚經。

皇太子蕭綸，自昔藩邸，㈠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慚四事，㈡久立五根。㈢泗川出鼎，㈣尙刻之罘之石，㈤岷峨作鎭，猶銘劒壁之山，㈥矧伊福界，寧無鐫刻。

㈠藩邸，見謝朓辭隨王子隆牋朱邸注。㈡寶如來三昧經：「佛言菩薩以四事，可知有勞：聞無央數人，其心恐怖，是爲一勞；聞不可度生死，其心恐怖，是爲二勞；聞不可限諸佛智，其心恐怖，是爲三勞；聞無央數功德而成一相，其心恐怖，是爲四勞。」㈢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爲五根，見諸法本無經。㈣泗川，卽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南，至江蘇入淮，此禹迹也，今徐州以南之淤黃河，卽其故道。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人沒水求之，弗得。」㈤之罘，秦始皇刻石於此，今地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㈥二語見張載劍閣銘岷嶓注。

銘曰：洛陽白馬，㈠帝釋天冠，㈡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㈢棲心之地，譬若

淨土，㈣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礙金光，墖如僊掌，㈤樓疑鳳皇，㈥珠生月魄，㈦鐘應秋霜，㈧鳥依交露，㈨幡承杏梁，㈩窗舒意蕋，室度心香，⑪天琴夜下，⑫紺馬朝翔，⑬生滅可度，⑭離苦獲常，⑮相續有盡，歸乎道場。⑯

㈠洛陽見揚雄解嘲注。白馬寺名。後漢明帝遣使至西域求經，白馬負經而來，因以名寺，在今河南洛陽縣東故洛陽城西。　㈡因本經：『須彌山頂爲帝釋天。』天冠天星寺名。　㈢爽塏軒爽高燥處也。　㈣法華論：『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　㈤墖古塔字。　㈥鳳皇晉宮中樓名，在洛陽。　㈦淮南子地形訓：『蛤蟹珠龜，與月盛衰。』魄月始生也。　㈧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見山海經，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㈨交露言幔也，妙法蓮華經序：『珠交露幔。』　㈩杏梁杏木之梁也。　⑪二句出佛經。　⑫簡文帝大法師頌：『天琴夜張。』　⑬起世經：『轉輪王紺馬之寶，名婆羅訶，日初出時，乘此寶馬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⑭生滅猶生死也。　⑮天人中有十六苦，六曰愛別離苦，見正法念經。　⑯道場宣行道法之地也；成道及修道之地，亦曰道場。

陳及北朝文

徐陵玉臺新詠序㈠

凌雲槪日，㈡由余之所未窺，㈢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㈣周王璧臺之上，㈤漢帝金屋之中，㈥玉樹以珊瑚作枝，㈦珠簾以玳瑁爲押，㈧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㈨充選掖庭，㈩四姓良家，⑪馳名永巷。⑫亦有潁川新市，⑬河間觀津，⑭本號嬌娥，⑮曾名巧笑。⑯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⑱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⑲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⑳弟兄協律，自小學歌，㉑少長河陽，由來能舞。㉒琵琶新曲，無待石崇，㉓箜篌雜引，非因曹植。㉔傳鼓瑟於楊家，㉕得吹簫於秦女。㉖

㈠徐陵陳郯人字孝穆，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仕梁爲御史中丞，陳受禪後，文檄詔誥，多出其手，爲一

代文宗，官至太子太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諡章，有徐孝穆集。玉臺新詠，書名，梁簡文帝爲太子時，好作豔詩，乃令陵撰玉臺新詠，所錄爲梁以前詩，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豔斥之也。㈡淩雲概日言其高也，周書武帝紀：『或層臺累構，概日淩雲。』㈢由余戎人，戎使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此乃所以亂也。』見史記秦紀。㈣張衡後漢西鄂人，字平子，作兩京賦，十年乃成，其西京賦有萬戶千門之句。㈤周王，周穆王也。王爲姬作臺，曰重璧之臺。㈥漢武帝年數歲，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阿嬌，長公主女也。㈦漢武帝起神屋於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㈧漢武故事：『以白珠爲簾，玳瑁押之。』玳瑁，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押，壓也，鎮簾之具；一作柙，又作匣。㈨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昭陵也，漢時士人多宅於此。㈩掖庭，宮旁舍也。⑪六朝氏族，以郡望分甲乙丙丁四等爲貴族，謂之四姓。⑫永巷，宮中獄名，中有長巷，故稱。⑬潁川，東漢郡，地在今河南。新市，後漢侯國，地在今湖北。⑭河間，漢河間國，在今河北。觀津，地名，在今河北河間縣。四地皆漢外戚所生處也。⑮方言：『秦謂好曰娥。』⑯古今注：『段巧笑，魏文帝宮人，始作紫粉拂面。』⑰後漢書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⑱詩魏風：『摻摻女

手。』摻摻，纖手貌。㊈非直不善其爲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⑩西施，春秋時越美人。⑪漢書佞幸傳：『李延年，中山人，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由是爲協律都尉。』⑫河陽，謂河陽公主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微行出遊，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悅之。』⑬石崇王明君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石崇，晉南皮人，字季倫，官至衞尉，好奢，爲趙王倫所誅。⑭箜篌，樂器名，釋名謂爲師延所作，空國之侯所存也，故亦作空侯；或謂漢武帝使樂人侯暉爲之，其聲坎坎，故又作坎侯。樂府有曹植箜篌引。⑮漢書楊惲傳：『婦，趙女也，雅善鼓瑟。』⑯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㊀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妒。㊁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㊂西子微顰，㊃將横陳於甲帳。㊄陪游馺娑，㊅騁纖腰於結風，㊆長樂鴛鴦，㊇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㊈照墮馬之垂髾，㊉反插金鈿，⑪横抽寶樹。南都石黛，⑫最發雙蛾，⑬北地燕脂，⑭偏開兩靨。⑮

㊀長樂宮名，漢高祖所作，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衛子夫居之。陳后，漢武帝后，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㊁漢高祖困於平城，陳平圖美女給閼氏，謂欲獻單于，閼氏言於單于，開其一角，得突出，見桓譚新論。閼氏讀如烟支，猶漢言皇后也。㊂更衣，如廁也。漢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㊃西施病心，捧而顰，人見而美之，見莊子。㊄司馬相如好色賦有玉體橫陳句。甲帳，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見漢書西域傳贊。㊅馺娑，漢殿名，在建章宮中。㊆傅毅舞賦序：「激楚結風，陽阿之舞。」㊇鴛鸞，漢武帝時殿名。㊈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㊉後漢梁冀妻孫壽作墮馬髻，見後漢書冀傳。⑪金鈿，金華也，其爲飾田田然，故名。⑫石黛，石墨之類，廣東始興縣溪中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⑬雙蛾，喩雙眉也。⑭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名。⑮口輔徵渦爲靨。

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㊀腰中寶鳳，授曆軒轅。㊁金星與婺女爭華，㊂麝月共嫦娥競爽。㊃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㊄飛燕長裾，㊅宜結陳王之佩。㊆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㊇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㊈真可謂傾國傾城，㊉無對

無雙者也！

㈠魏文帝折楊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㈡漢書律曆志注：『鳳鳥氏爲曆正。』軒轅，黄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㈢金星一名長庚，婺女星名。㈣嫦月或曰星名。嫦娥，見謝莊月賦素娥注。㈤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爲掾，充女午悅焉，時西域貢奇香，著人經月不歇，武帝賜充，充女密盜以遺壽，見晉書賈充傳。㈥飛燕，即趙飛燕。㈦曹植洛神賦：『解玉佩以要之。』陳王，即植也。㈧漢書外戚傳：『李夫人早卒，武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㈨陽臺，山名，在今湖北漢川縣南。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㈩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見漢書外戚傳。

加以天情㈠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㈡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㈢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㈣九日登高，㈤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㈥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

此。

㈠情，一作晴。　㈡漢末一筆之匣，文以翡翠。梁簡文製筆牀以四管爲一牀。　㈢傅統妻有芍藥花頌。　㈣前涼張洪茂有荷荷酒賦。　㈤費長房令桓景九月九日登高以避禍。　㈥萬年公主晉武帝女也。左貴嬪有萬年公主誄。

旣而椒房宛轉，㈠柘館陰岑，㈡絳鶴晨嚴，㈢銅蠡晝靜，㈣三星未夕，㈤不事懷衾，㈥五日猶賒，㈦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莫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㈧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㈨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㈩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⑪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⑫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⑬微蠲愁疾。

㈠椒房，殿名，在未央宮，漢皇后所居。　㈡柘館，漢上林苑館名。岑，高貌。　㈢鶴宮，太子所居。絳，赤色也。　㈣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　㈤三星，參星也，詩唐風：『三星在天。』　㈥詩召南：『抱衾與裯。』　㈦漢律，吏五日一休沐。　㈧箭，漏箭也，晝夜共百刻。　㈨秭歸縣有擣

崇石，但稱歸漢時屬南郡，此云南陽，不詳。㈩扶風織綿，見江淹別賦織錦曲注。(十一)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矯卽驍，驍者，箭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投屢躍而不墜也。(十二)齊姬未詳。六箸卽六博，古博具。(十三)萱忘憂草。蘇，紫蘇也。

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㈠散在鴻都，㈡不藉篇章，㈢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㈣弄墨晨書，撰錄豔歌，㈤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㈥涇渭之閒，㈦若斯而已。

㈠分諸，一作分封。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左，漢蕭何建以藏書。㈡鴻都，門名，後漢靈帝時，置鴻都門學士。㈢不藉篇章，一作不務連章。㈣脂，石脂也，可薰烟爲墨。㈤撰錄，一作選錄。㈥風人，詩人也。㈦涇渭區別之意，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

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㈠龍伸蠖屈之書；㈡五色花牋，㈢河北膠東之紙，㈣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㈤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㈥靈飛六甲，高擅玉函，㈦鴻烈僊方，長推丹枕。㈧至如青牛帳裏，㈨餘曲未終，朱鳥窗前，㈩新

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十一)散此緗繩，(十二)永對翫於書帷，(十三)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十四)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十五)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十六)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十七)孌彼諸姬，(十八)聊同棄日，猗歟彤管，(十九)麗矣香奩。(二十)

㈠後漢書蔡邕傳：「補侍御史，又轉侍御書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㈡龍伸蠖屈，狀書體也。㈢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㈣河北膠東，皆出紙處。㈤魯魚，言訛字也，抱朴子遐覽：「書三寫，魯爲魚，虛爲虎。」㈥羽陵，藏書之所，見穆天子傳。㈦漢武帝受西王母眞形六甲靈飛十二事，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見漢武內傳。㈧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劉向父德治淮南獄，得之，即淮南子也。㈨魏文帝迎薛靈芸，車皆鏤金爲帳，駕以靑色之牛。㈩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十一)縹帙，靑白色之書衣也。(十二)緗繩，纖絲縷爲之。(十三)翫，同玩。(十四)後漢鄧皇后從曹大家受經傳，見後漢書鄧皇后傳。(十五)漢景帝母竇皇后好黃帝老子之言，見漢書外戚傳。(十六)蜀劉琰侍婢數十，皆教讀魯靈光殿賦，見三國志蜀志。(十七)

漢王襃爲洞簫頌，元帝爲太子，常嘉之，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見漢書襃傳。㈧孌彼諸姬，詩衛風語孌好也。㈨猗與歎美之辭。彤管赤管筆也，古女史執以記事納誨者。㈩香匳盛香器，婦女所用。後通稱詩語涉及閨閣者爲香匳體。

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㈠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㈡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㈢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㈣卓爾出羣，斯人而已！

㈠陳後主，宣帝子，名叔寶，小字黃奴，荒淫無度，嘗起結綺臨春望仙三閣，日與妃嬪狎客游宴其中，隋師至，匿於胭脂井，引之出，俘至長安，在位七年。江總，陳濟陽人，字總持，仕梁爲太子中舍人，陳授中書令，善五七言，爲後主所愛幸，當時謂之狎客。後主爲太子時，以管記陸瑜卒，爲之流涕，與總書，論述其美，時總爲詹事。㈡陸瑜，陳吳郡人，字幹玉，仕陳爲東宮學士，後兼東宮管記，美詞藻，後主在東宮，命

踰抄撰子集，未就而卒殂化死也。㊂褰涉言擾亂也，見揚雄九州箴。㊃書周官：「不學牆面。」謂人而不學，猶面牆而立，無所見也。

吾識覽雖局，㊀未嘗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㊁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㊂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㊃

㊀局促也。㊁忘言謂得意忘言也。㊂解頤謂開口笑也，見漢書匡衡傳。㊃謂願與爲布衣之交也。

吾監撫之暇，㊀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尊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閒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㊂豈謂玉折蘭摧，㊃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

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㈤ 絕絃㈥ 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㈠監撫，太子有監國撫軍之責，後主時爲太子，故云。 ㈡滉瀁，大水貌。 ㈢朝露，見江淹恨賦注。 ㈣玉折蘭摧，謂夭折也。 ㈤泫，流涕貌。 ㈥後漢書陳元傳：「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

沈炯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㈠

臣聞橋山雖掩，㈡ 鼎湖之竈可祠，㈢ 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㈣ 伏惟陛下，降德猗蘭，㈤ 纂靈豐谷，㈥ 漢道既登，神僊可望，射之罘於海浦，㈦ 禮日觀而稱功，㈧ 橫中流於汾河，㈨ 指柏梁而高宴，㈩ 何其甚樂，豈不然與！

㈠沈炯，陳武康人，字初明，仕梁，侯景亂，陷於賊，陳武帝受禪，官散騎常侍，後以疾卒於吳中。通天臺，漢武帝元封二年作，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甘泉山。荊州陷，炯爲西魏所虜，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嘗獨行經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無何，獲歸。 ㈡橋山，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亦曰子午山，上有

黄帝冢。㊂黄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旣成，黄帝騎龍上天，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武帝時，李少君上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黄金，黄金成，以爲飮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於是帝乃親祠竈。㊃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㊄猗蘭殿名。漢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芳蘭閣，乃改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見洞冥記。㊅豐谷今江蘇豐縣，漢高祖起於豐沛。㊆之罘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㊇日觀峯名，在山東泰安縣泰山上，雞鳴時見日出。㊈汾河源出山西管涔山，注於黄河，武帝於此修祠事。㊉柏梁臺名，武帝元鼎二年築，以香柏爲梁，在未央宮北闕內。

旣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㊀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閒，㊁淩雲故基，㊂與原田而膴膴，㊃別風餘趾，㊄帶陵阜而芒芒，㊅羈旅縲臣，㊆能不落淚！

㊀晏駕見江淹恨賦宮車晚出注。㊁茂陵武帝陵，在今陝西興平縣東。玉盌茂陵殉葬之物，赤眉之亂，掘漢諸陵，遂流落人間。㊂淩雲臺名，樓觀精巧，見世說。㊃原田高平處之田。膴膴土肥美也。

㊄建章宮東有折風闕，一作別風。㊅芒芒，大貌。㊆纍臣，纍紲之臣，炯自謂也。

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㊀駟馬可乘，長卿西反，㊁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㊂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㊃雍邱之祠，未光夏后，㊄瞻仰煙霞，㊅伏增悽戀。

㊀武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承明，廬名，在石渠閣外。既厭，一作見罷。㊁司馬長卿初西去，過昇仙橋，題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蓋，不復過此橋。」㊂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㊃雀臺，魏武帝所造銅雀臺也。㊄雍丘，縣名，今河南杞縣。陳留風俗記：「雍丘縣有夏后祠。」㊅煙霞，一作徵歆。

北齊文宣帝禁浮華詔㊀

頃者風俗流宕，㊁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㊂又奴婢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爲奇，後以過

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㈣思蠲往弊，㈤反樸還淳，納民軌物，㈥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㈠北齊文宣帝；姓高名洋，字子進，高歡第二子，初卽位，頗留心治術，征伐四克，威震華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肆行淫暴，在位十年。禁浮華詔；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所下，其時纔僭位也。㈡宕；過也。㈢日富；一日之富也。詩小雅小宛：『彼昏不知，壹醉日富。』㈣維新；謂國運方新也。詩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㈤蠲；除也。㈥左傳隱五年：『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軌物；法度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庾信春賦㈠

宜春苑中㈡春已歸，披香殿裏㈢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㈣金谷從來滿園樹，㈤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游絲卽橫路。

㈠庾信；新野人，字子山，文章綺藻豔麗，與徐陵齊名，時稱爲徐庾體，梁元帝時，以左衞將軍使西魏，被

留不遺，周明帝武帝並恩禮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春賦信仕南朝時爲東宮學士之文也。㈡宜春苑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㈢披香殿漢宮殿名。㈣河陽見江淹別賦注。潘岳爲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㈤金谷見江淹別賦注。晉石崇有別館在金谷。六朝小賦，每以五七言相雜成文，信始創類七言詩之體。

開上林㈠而競入，擁河橋㈡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㈢下飛燕之蘭宮㈣釵朶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

㈠上林漢苑名，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㈡河橋在河南孟縣南，晉杜預所造，東晉以後，常爲兵爭之地。

㈢後漢陰皇后名麗華，有姿容。金屋見徐陵玉臺新詠序注。㈣飛燕見徐陵玉臺新詠注。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

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吹簫弄玉之臺，㈠鳴佩凌波之水，㈡移戚里而家富，㈢入新豐而酒美。㈣石榴聊泛，㈤蒲桃醱醅，㈥芙蓉玉盌，蓮子金杯，新芽竹筍，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㈦文君送酒來。㈧

㈠吹簫弄玉見徐陵玉臺新詠序注。㈡曹植洛神賦：『淩波微步。』㈢漢書石奮傳：『徙家長安中戚里。』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㈣新豐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高祖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㈤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㈥蒲桃即葡萄。西域有葡萄酒。醱音潑（ㄆㄛ）酒再釀也。醅音丕（ㄆㄧ）酒未熟也。㈦綠珠晉石崇愛妾，美而豔，善吹笛，孫秀求之，崇不許，秀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㈧文君卓文君也，漢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俱之臨邛，設酒舍，令文君當鑪。

玉管初調，鳴弦暫撫，陽春淥水之曲，㈠對鳳迴鸞之舞，更灸笙簧，㈡還移箏柱，㈢月入歌扇，㈣花承節鼓，㈤協律都尉，㈥射雉中郎，㈦停車小苑，連騎長楊，㈧金鞍始被，柘弓新張，㈨拂塵看馬埒，㈩分朋入射堂，⑪馬是天池之龍種，⑫帶乃荊山之玉梁，⑬豔錦安天鹿，⑭新綾織鳳皇。⑮

㈠陽春高曲名。淥水古詩也，見淮南子俶眞訓。㈡炙薰炙烘焙也。簧笙管中之金薄鍱。笙簧必以高麗銅爲之，艶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焙而後可。㈢箏長六尺，應律數，絃十有二，象四時，

柱高三寸，象三才。㈣班婕妤詩：『裁爲合歡扇，團欒似明月。』㈤夏加四足於大鼓，謂之節鼓。㈥協律都尉見徐陵玉臺新詠序注。㈦晉潘岳有射雉賦，岳官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㈧長楊漢宮名，在今陝西盩厔縣東南，揚雄有長楊賦。㈨柘樹枝長而勁，故以爲弓。㈩石虎於樓下開馬埒射場。⑪射堂所以習射。⑫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⑬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楚卞和得玉於此。北朝陳顯破趙青雀，魏文帝解所服金縷玉梁帶賜之。⑭天鹿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⑮鳳皇鳳皇錦也。

三日曲水㈠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㈡樹下流杯客，㈢沙頭渡水人，㈣鏤薄㈤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㈥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縣勝鏡，㈦屋裏衣香不如花。

㈠晉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束晳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顏延之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㈡解神建築竣事，謝土神也。㈢三月三日，士民並爲流觴曲水之飲，見荆楚

歲時記。㈣元日至月晦，爲餔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水湄以度厄。㈤正月七日，翦綵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屛風，亦戴之頭鬢，其俗起於晉代。㈥晡，申時，三晡蓋申時之將盡也；又申時食曰餔，晡或餔字之誤。㈦勝鏡言春水照人有如明鏡也；鏡，一作錦。

庾信枯樹賦㈠

殷仲文㈡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㈢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㈣至如白鹿貞松，㈤青牛文梓，㈥根柢盤魄，㈦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㈧桐何爲而半死。㈨昔之三河徙植，㈩九畹移根，⑪開花建始之殿，⑫落實睢陽之園，⑬聲含嶰谷，⑭曲抱雲門，⑮將雛集鳳，⑯比翼巢鴛，⑰臨風亭而唳鶴，⑱對月峽而吟猿。⑲

㈠枯樹賦，信思鄉之作也，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示以此賦，於後無敢言者。㈡殷仲文，晉陳郡人，累官新安太守，尋投桓玄，玄敗歸朝，自謂必當重位，乃由尚書遷東陽太守，意彌不平，義熙中，以謀

反誅。㈢東陽郡名，地在今浙江。㈣仲文至桓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婆娑舞貌。㈤敦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㈥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㈦盤魄與旁礴同，廣博也，充塞也。㈧漢武帝悼李夫人辭：『桂枝落而銷亡。』㈨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㈩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徙植未詳。⑪九畹見沈約梁武帝集序蘭畹注。⑫建始殿在洛陽，曹操所作。⑬睢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商丘縣南。縣有梁孝王東苑，中有修竹園。⑭嶰，讀如蟹；嶰谷崑崙之北谷也。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之谷。⑮雲門樂名，黃帝所作。⑯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集鳳言鳳凰來集也，黃帝時鳳集帝庭，食常竹實，棲常梧桐。⑰宋康王埋韓憑夫妻，宿昔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⑱晉陸機爲成都王穎將兵，與長沙王乂戰，敗於河橋，穎收之將刑，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華亭，地名，卽今松江縣西之平原村，機故宅在其側。⑲荊州記載明月峽兩岸連山，常有高猿長嘯，峽在今四川巴縣境。

乃有拳曲擁腫，㈠盤坳㈡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㈢文橫水蹙，

㊃匠石㊄驚視，公輸㊅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㊆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㊇

㊀莊子逍遙遊『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拳曲，屈如拳也，擁腫，磊塊不平也。㊁坳，讀如凹；盤坳，盤曲也。㊂節，柱頭斗栱也，刻鏤爲山。㊃文橫水蘂，言甫經雕鐫之狀也。㊄匠石，匠人名石也，見劉峻廣絕交論匠人注。㊅公輸，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注。㊆剞劂，曲刀也，用以雕刻者。㊇言巧匠得此樹，窮致其工，雕成魚龍麒麟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㊀森梢百頃，㊁槎枿千年，㊂秦則大夫受職，㊃漢則將軍坐焉，㊄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㊅東海有白木之廟，㊆西河有枯桑之社，㊇北陸以楊葉爲關，㊈南陵以梅根作冶，㊉小山則叢桂留人，⑪扶風則長松繫馬，⑫豈獨城臨細柳之上，⑬塞落桃林之下。⑭

㊀松子，古度，平仲，君遷，皆木名，或謂松子係松梓之誤，古度樹不華而實，平仲實白如銀，君遷之子如

瓠形。㈡森梢垂貌。㈢斜斫曰槎枿音孽（ㄋㄧㄝ）斬而復生也。㈣秦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松下，因封爲五大夫。㈤後漢馮異値諸將爭功，常屛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㈥撼頓，搖動顛躓也。㈦東海東至於海也。鄭縣東伍伯村有白楡連理樹，士民奉爲社，是卽白木廟。㈧西河西至於河也。燕慕容皝於龍城植松爲社，燕滅，大風拔之，後數年，社處有桑二根生焉。㈨北陸，北方之地也。楊葉關未詳。㈩南陵縣名，在今安徽。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見宋書百官志。四句言四方有廟社關冶，皆以木得名者也。⑪漢淮南王安好客，八公之徒，分造詩賦，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有「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等句。⑫劉琨扶風行：「繫馬長松下。」扶風，漢郡名，卽右扶風。⑬細柳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⑭自河南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古桃林地，周武王克殷，放牛於此；春秋時，晉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㈠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㈡藏穿抱穴，㈢木魅睒睗，㈣山精妖孽。㈤

㈠若乃以下喻己失國喪家流離異域，如木之拔本傷根也。㈡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見南方草木狀。癭木上隆起者也。㈢藏穿抱穴言樹老心空也。㈣睒睗讀如閃易，光閃爍也。㈤山精，卽山魈也。

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㈠還成食薇，㈡沈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㈢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㈣黃河千里槎，㈤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㈥』桓大司馬㈦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㈧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㈨』㈩

㈠采葛詩篇名，喻小臣以事使出。此信自傷出使而被留也。㈡此信借夷齊食薇事自傷屈節魏周也。㈢淮南子書名，漢淮南王安著，書中有桑葉落而長年悲之句；長，上聲。㈣此當指赤眉焚西京宮室事。㈤漢使張騫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見荊楚歲時紀。㈥二句見春賦注。㈦桓大司馬，桓溫也，字子元，官至大司馬。㈧依依柔弱貌。㈨桓溫北伐，見少時所植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

如此，人何以堪。』 ㊉此賦首引仲文，末引淮南桓溫，皆假以致意，故諸人不必同時也。

庾信小園賦㊀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㊁ 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㊂ 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㊃ 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㊄ 豈必連闥洞房，㊅ 南陽樊重之第，㊆ 赤墀青瑣，㊇ 西漢王根之宅。㊈ 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㊉ 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⑪ 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⑫ 況乃黃鶴戒露，⑬ 非有意于輪軒，⑭ 爰居避風，⑮ 本無情于鐘鼓；⑯ 陸機則兄弟同居，⑰ 韓康則甥舅不別，⑱ 蝸角蚊睫，⑲ 又足相容者也。

㊀小園賦信傷其屈體魏周，欲爲隱居而不可得，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也。 ㊁巢父居巢，見孔稚圭北山移文注。 ㊂壺公仙人也，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也。 ㊃管寧字幼安，後漢末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

處皆穿。㊄晉嵇康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鍛以金入火而椎之也。㊅闥宮門小者，連闥謂門闥相連屬也。㊆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好貨殖，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南陽郡名，地在今河南。㊇墀階上地也。青瑣者刻爲連環文而以青塗之也。㊈漢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文起謂言一枝一巢，猶可居處，已本羇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高堂大廈也。㊉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因正朔之不同，故曰挺。⑪齊景公欲更晏嬰之宅，嬰辭，有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之語，見左傳昭公三年。⑫潘岳閒居賦：「背京泝伊，面郊後市。」⑬鶴性警，八月露降，滴草葉有聲則鳴。⑭春秋時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見左傳閔公二年。言懿公好鶴，故鶴乘軒，非黃鶴有意於輪軒也。⑮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臧文仲祀之，展禽知其避風而來，是歲，海多大風，見國語。⑯言臧文仲不知，故祀爰居，爰居本無意于鐘鼓也。以上四句喻魏周強欲己仕，己本無情於祿仕也。⑰陸機兄弟機及弟雲也。蔡司徒在洛，見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雲住東頭，機住西頭，見世說。⑱晉韓伯，字康伯，殷浩甥也，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年還都，浩送至渚側，因而泣下，見晉書殷浩傳。信時流寓長安，故云。⑲蝸音瓜（ㄍㄨㄚ）蝸牛也。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

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野人結圓舍，如蝸之殼，曰蝸舍。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爲驚，見晏子春秋外篇。

爾乃窟室徘徊，㊀聊同鑿坏，㊁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㊂書名玉桮，㊃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㊄猶得攲側八九丈，㊅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攲斜兮得路，蟬有翳兮㊆不驚，雉無羅兮㊇何懼。

㊀窟室，地室也。晉孫登於山爲土窟居之。　㊁鑿坏，見揚雄解嘲注。　㊂珠柱，琴名，琴有柱，以珠爲之。

㊃漢董仲舒說春秋事，有玉桮繁露等書。　㊄棠梨，館名，在甘泉宮中，見揚雄甘泉賦。酸棗，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荆故臺，見水經注。言園中但有梨棗而無臺館也。

㊅攲側，不正也。　㊆翳，蔽也。　㊇羅，鳥罟也。

草樹溷淆，枝格相交，㊀山爲簣覆，㊁地有堂坳，㊂藏貍并窟，乳鵲重巢，㊃連珠細菌，㊄長柄寒匏，㊅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攲嶇兮㊆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

而防帽，戶平行而礙眉，㈧坐帳無鶴，㈨支牀有龜，㈩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⑪髮則睢陽亂絲，⑫非夏日而可畏，⑬異秋天而可悲。⑭

㈠格，音閣（《己》）樹高長枝也。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㈡簣，土籠也。論語子罕：『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言爲山也。㈢地，一作水。莊子逍遙遊：『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㈣重，一作同。㈤連珠細菌，言菌之細者，連綴如貫珠也。㈥匏，壺盧也。陸機詣劉道眞，劉無他言，惟問吳有長柄壺盧，得種來不，見世說。㈦攲隱，讀如崎嶇，義同。㈧四句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陋。㈨介象，字元則，吳王徵至武昌，詔令立宅供帳，後告言病，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業，吏以表聞，發棺視之，惟一符耳，王思之，與立廟，時時往祭，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此言無仙術可歸也。㈩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足，後老人死，龜尙生，見史記龜策傳。此喻己久居長安，若龜支牀。⑪歷陵，縣名，漢屬豫章郡，故城在今江西九江縣東。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⑫睢陽，故宋國。墨翟爲宋人，嘗見染素絲者而歎，故云睢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髮白也。⑬夏日可畏，見左傳文七年。⑭宋

玉風賦有『悲哉秋之爲氣也』之句，言心中祇有畏悲，而無樂趣。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蓍，㊀金精養于秋菊，㊁棗酸梨酢，㊂桃榹李薁，㊃落葉半牀，狂花滿屋，㊄名爲野人之家，㊅是謂愚公之谷。㊆試㊇偃息于茂林，迺久羨于抽簪，㊈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㊉三春負鋤相識，⑪五月披裘見尋，⑫問葛洪之藥性，⑬訪京房之卜林，⑭草無忘憂之意，⑮花無長樂之心，⑯鳥何事而逐酒，⑰魚何情而聽琴。⑱

㊀蓍音尸（尸），筮草也。蓍生滿莖者，其上必有雲氣覆之，見史記龜策傳。㊁甘菊九月上寅日采，名曰金精。㊂棗酸，棗之變種。酢，醋之本字；梨酢，梨之有酸味者。㊃榹音思（ㄙ），似桃而小。薁音郁（ㄩ），山李也。㊄狂花，花不以時而開者。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㊅野人家，見宋書隱逸傳。㊆愚公谷，谷名，今山東臨淄縣西有之，見說苑政理。㊇試，一作誠。㊈抽簪，謂棄官也，髮無簪則散。㊉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見莊子則陽篇注。言己雖顯達，實志在隱遁。⑪魏林類年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且歌且進，孔子遇之，以爲可與言，見高士傳。⑫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有披裘

採薪者，季子顧令取之，披裘者怫然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金者哉！』季子驚謝，問其姓名，披裘者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⑬葛洪，晉句容人，字稚川，著抱朴子，其內篇言神仙方藥等事。 ⑭京房，漢頓丘人，字君明，治易甚精，著有周易集林。 ⑮萱草，一名忘憂草。 ⑯紫華，一名長樂花，信即景傷懷，覩園中花草皆含憂。 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飲，三日而死，見莊子至樂。 ⑱伯牙鼓琴，淵魚出聽，見韓詩外傳。二句言己如魚鳥失其故性，非所樂也。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惪性，㊀崔駰以不樂損年，㊁吳質以長愁養病，㊂鎮宅神以薤石，㊃厭山精而照鏡，㊄屢動莊舄之唫，㊅幾行魏顆之命。㊆薄晚閑闔，老幼相攜，㊇蓬頭王霸之子，㊈椎髻梁鴻之妻，㊉焦麥兩甕，寒菜一畦，⑪風騷騷而樹急，⑫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⑬驚懶婦而蟬嘶。⑭昔草濫于吹噓，⑮藉文言之慶餘，⑯門有通惪，⑰家承賜書，⑱或陪玄武之觀，⑲時參鳳凰之虛，⑳觀受釐于宣室，㉑賦長楊于直廬。㉒

㊀自此以下八句，言己之憂鬱。 ㊁崔駰，後漢安平人，字亭伯，竇憲辟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憲

不能容出爲長岑長，賙以遠出，不得意，不之官而歸，卒於家。㊂魏吳質見友於曹丕，魏大疫，知友皆死，質與丕書有『白髮生鬢，所慮日深』之語。㊃瘞，同埋。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謂可鎮宅，見荊楚歲時紀。㊄厭，禳也。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見抱朴子嘉遯。㊅莊舄事見王粲登樓賦注。㊆魏顆，事見李密陳情表注。此言己思故國，至於昏疾也。㊇此下十句，言全家入長安。㊈後漢王霸，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以子蓬頭不知禮爲愧，見後漢書霸傳。㊉後漢梁鴻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見後漢書鴻傳。椎髻，一撮之髻，其形似椎也。⑪一畦，一區也。⑫風，一作樹。騷騷，風動貌。樹，一作風。⑬漢蘇伯玉妻盤中詩：『空倉雀，常苦饑。』⑭促織鳴，懶婦驚，非蟬而云蟬嘶，以其鳴聲相似也；一說，蟬疑作蛩。⑮草濫，謂以草莽而濫居吹竽之列，以膺祿位也；一說，草疑作早。吹竽相佐助也。此下言仕梁。⑯耤，憑耤也。言仕梁承先世之德，易乾卦文言：『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信初仕梁，父子出入禁闥。(十七)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十八)漢班彪與仲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十九)玄武觀，玄武湖之亭觀也，湖在江蘇江寗縣太平門外，梁築園亭其上，名玄圃。(二十)鳳凰虛，見韓非子外儲說。梁時建康有鳳凰臺。(二十一)漢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釐音僖（ㄒㄧ），祭餘肉也。宣室，漢齊宮也。(二十二)長楊，見春賦注。直廬，直宿所止處也。

遂乃山崩川竭，㊀冰碎瓦裂，㊁大盜潛移，㊂長離永滅，㊃摧直轡于三危，㊄碎平途于九折，㊅荆軻有寒水之悲，㊆蘇武有秋風之別，㊇關山則風月悽愴，㊈隴水則肝腸斷絕，㊉龜言此地之寒，(十一)鶴訝今年之雪。(十二)百齡兮倏忽，光華兮已晚，(十三)不雪雁門之踦，(十四)先念鴻陸之遠，(十五)非淮海兮可變，(十六)非金丹兮能轉，(十七)不暴骨于龍門，(十八)終低頭于馬坂，(十九)諒天造兮昧昧，(二十)嗟生民兮渾渾。(二十一)

㊀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見國語。㊁冰碎瓦裂，言破碎不全也。㊂大盜潛移，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㊃長離，鳳也，指梁武子孫；一說，星名。㊄三危，山名，所在地各書不同。㊅九折，坂名，在

今四川滎涇縣西邛崍山，山路艱險，登者九折乃得上，漢王陽至此回車，王尊叱馭於此。㈦燕太子丹遣荊軻入秦刺秦王，丹餞之易水上，軻友高漸離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㈧漢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留不遣，李陵降匈奴，往顧之，臨別與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二句喻己出聘西魏而被留也。㈨古樂府有關山月，傷別離也。㈩隴水在今陝西隴縣西。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二句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十一)苻堅建元十二年，得大龜凡二尺六寸，堅爲石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見水經注。此信言思歸江南，不欲如龜客死也。(十二)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洲人見二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言梁元帝爲魏人所殺若堯崩也。

(十三)光華，猶年華也。(十四)雪，除也，洗也。漢段會宗爲都護，谷永予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踦，讀如羈，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偶也。此信言己亦踦隻不偶。(十五)易漸卦：『鴻漸於陸，夫征不復。』言己遠征不復也。(十六)雀入於水爲蛤，雉入於水爲蜃。郭璞游仙詩：『淮海變微禽。』此言己屈節事人，非如雀雉入淮海之能變也。(十七)抱朴

子金丹：『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此自傷非如金丹之能轉也。(十八)顋，同腮。背，作腮。龍門山在河東界，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十九)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仰天而鳴，知伯樂知己，見戰國策。二語喻己不能死節致罹此辱也。(二十)易屯卦：『天造草昧。』天造猶言天運。此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二十一)渾渾言安於不識不知也。

庾信哀江南賦(一)并序

粵以戊辰之年，(二)建亥之月，(三)大盜移國，(四)金陵瓦解。(五)余乃竄身荒谷，(六)公私塗炭，(七)華陽奔命，有去無歸，(八)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九)三日哭於都亭，(十)三年囚於別館，(十一)天道周星，(十二)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十三)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十四)

(一)哀江南賦哀梁亡也，信在北朝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故作此以致意。楚辭：『魂兮歸來哀江南。』(二)粵發語辭也。戊辰之年梁武帝太清二年也。(三)建亥之月十月也。(四)大盜移國謂侯景

爲亂也。景於太淸二年八月反，十月兵至京城。㊄金陵，戰國楚邑，今江蘇江寧縣，梁所都也。㊅臺城旣陷，信奔江陵。荒谷，楚地。㊆言己去後，公室私門，皆遭其害也。㊇華陽，地名，爲商州，有華陽川，卽古陽華藪，山藪幷在華山之陽，指南郡江陵也。言梁元帝承聖三年，被使西魏，而江陵陷，遂留北不歸也。㊈元帝平侯景，勢成中興，而西魏兵至，陷江陵，殺帝，時承聖三年，歲在甲戌也。㊉都亭，都會之亭也。蜀漢羅憲守永安城，知後主降，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⑪別館，別一館舍也。春秋時，晉執魯叔孫婼，別館諸箕，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此言江陵之陷，己方奉使，爲敵所執，遂臨國亡也。⑫歲星十二歲爲一周。⑬傳燮，後漢靈州人，字南容，爲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圍之，兵少糧盡，燮以爲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焉避難，慷慨進兵，臨陣戰歿。⑭袁安，後漢汝陽人，官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咽流涕。歲星旣周，極者宜反，而元帝敗後竟不能復，則但有身世王室之悲矣。此段敍作賦之由。

昔桓君山之志事，㊀杜元凱之平生，㊁竝有著書，咸能自敍，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㊂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㊃信年始二毛，㊄卽逢喪亂，藐是流離，㊅至於

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七)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八)畏南山之雨，(九)忽踐秦庭，(十)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十一)下亭漂泊，(十二)高橋羈旅，(十三)楚歌非取樂之方，(十四)魯酒無忘憂之用，(十五)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十六)

(一)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有新論。事，一作士。(二)晉杜預，字元凱，伐吳平之，功成之後，著春秋左傳集解，自序有曰：『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三)潘岳有家風詩。(四)陸機有祖德述先二賦。(五)二毛，毛髮有白色者，半老之人也。(六)藐是，一作狠狽。(七)王襃作燕歌，元帝及諸文士和之，競爲淒切，及元帝出降，驗焉。信集中亦有此作。(八)楚老，彭城之隱人，見徐州先賢傳。信本楚人，故引之。(九)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見列女傳。(十)吳伐楚及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見左傳定公四年。(十一)讓東海之濱，指魏周受禪也。蓋用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事，云讓者，微辭也。周粟，見枯樹賦注。此言己先事魏，後又仕周，特借用夷齊之典耳。(十二)後漢孔嵩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十三)高橋，一作皐橋，在今江蘇吳縣閶門外，後漢梁鴻曾依皐伯通居於此。(十四)漢高祖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辭，吾爲若楚歌。』

㊄魯酒，魯國之酒，楚會諸侯，魯嘗獻之楚王，詳見莊子胠篋篇注。漢東方朔有『銷憂莫若酒』之語。

㊅此段言己遭亂，不能無言愁之作。

日暮途遠，㈠人間何世，㈡將軍一去，大樹飄零，㈢壯士不還，寒風蕭瑟，㈣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㈤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㈥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㈦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㈧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㈨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㈩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⑪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⑫

㈠日暮途遠，楚伍子胥語，窮無所歸之意也。㈡莊子有人間世篇，言世變之多故也。㈢此馮異事，見枯樹賦注。㈣此荊軻事，見小園賦注。㈤荊璧，卞和璧，本楚物，故稱。此藺相如完璧歸趙事，見史記相如傳。言相如奉使不辱，己乃為魏所欺也。㈥載書，盟書也。珠盤，珠飾之盤，以盛牛，盟會用之。毛遂從平原君入楚，定從而還，見史記平原君傳。此言己聘西魏，反遭其兵，是從不定也。㈦鍾儀，春秋楚人，為晉所囚，冠南冠，樂操南音，范文子稱為君子，見左傳成九年。㈧晉執季孫，將館之西河，事見左傳昭十三年。此言己遂留長安也。㈨秦既允出師，申包胥乃九頓首而坐。㈩下蔡威公閉門而

泣，三日三夜，泣盡繼血曰『吾國且亡』。見說苑權謀。此言己在魏見國亡難救也。⑪晉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陣於釣臺。玉關，玉門關也，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者也。⑫見枯樹賦注。河橋見春賦注。言釣臺柳非戍玉關者能望，華亭鶴非敗河橋者可聞。此段言己奉使被留。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㈠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㈡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㈢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㈣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㈥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㈦是知并吞六合，㈧不免軹道之災，㈨混一車書，㈩無救平陽之禍。⑪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⑫

㈠魏蜀吳三分天下，開吳業者孫策也，其初起時，兵一旅耳。五百人爲旅。㈡楚霸王項籍渡江而西，滅秦，與漢爭天下，其渡江時，惟率江東子弟八千人。㈢侯景破建業，西魏亡江陵，梁兵百萬，絕無用

處。此兩痛之也。㊃二語言梁亡之易。㊄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言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合從締交賈誼過秦論語。㊅鋤耰棘矜因利乘便皆賈誼過秦論語。此二語指陳霸先以布衣起兵受梁禪也。㊆江表謂江之外，卽江南也。自孫權都建業，至梁敬帝太平二年，共二百九十二年，云三百舉成數也。㊇六合見賈誼過秦論注。㊈軹道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漢高祖入秦，秦王子嬰降軹道旁。㊉禮中庸：「車同軌，書同文。」言天下一統也。⑪平陽縣名，今山西臨汾縣。晉永嘉五年，劉聰遷懷帝於平陽，建興四年，劉曜送愍帝於平陽，皆遇害。此言臺城之禍，擬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軹道也。⑫此段痛梁亡。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㊀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㊁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㊂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㊃固其宜矣。

㊀天河與海通，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有好奇者，齎糧乘槎而去，初猶見星辰日月，後茫茫不覺晝夜，奄至一處，遙望宮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飲於渚，此人歸後至蜀問嚴君平，彼爲何地，君平言

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計之正此人到彼地時也，蓋其人所到處爲星漢中焉，見博物志。㈡蓬萊方丈瀛洲爲海中三神山，自戰國齊燕諸王及漢武帝皆使人求之，終莫能至云。㈢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大笑，及左賦出，不覺自失而輟筆。㈣張平子，後漢張衡也。班固作兩都賦，平子薄而陋之，因更造焉。此設言己不得東歸而作賦。自首至此爲序文。

我之掌庾承周，㈠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㈡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㈢居負洛而重世，㈣邑臨河而晏安，㈤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㈥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㈦逢三星之東聚，㈧彼凌江而建國，㈨始播遷於吾祖，㈩分南陽而賜田，(十一)裂東嶽而胙土，(十二)誅茅宋玉之宅，(十三)穿徑臨江之府，(十四)水木交運，(十五)山川崩竭，(十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十七)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十八)新野有生祠之廟，(十九)河南有胡書之碣。(二十)

㈠庾氏得姓之先，爲周掌庾大夫，庾，倉廩也，在邑曰倉，在野曰庾。㈡庾氏在漢無顯者，惟後漢隱逸

庾乘子孫爲鄢陵著姓。㊂冥嵩華二句，敍潁川鄢陵之地，在漢晉時庾氏世居於此，代有名人也。㊃言庾氏本鄢陵人，鄢陵屬潁川，在洛陽東南，洛陽在北，故云負洛重世猶再世也。㊄臨河言再世之後，分徙新野，又臨河也。河指淯水。㊅中原乏主言懷愍二帝皆遇害也。㊆晉惠帝時，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後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五王同至江東，琅琊卽帝位爲元帝。㊇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揚分。」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㊈凌江建國謂元帝都建康也。㊉吾祖謂庾滔也，爲信八世祖。元帝渡江，滔始徙居江陵。⑪南陽春秋晉地，卽今河南泌陽縣。此言滔封遂昌侯也。⑫東嶽泰山也。左傳隱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胙報也。⑬誅茅誅鋤草茅也。宋玉宅在湖北江陵縣城北，庾滔徙江陵居此。⑭漢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⑮水木交運謂南宋以水德王，南齊以木德王也。⑯山川崩竭見小園賦注。⑰言自遠祖滔至於高曾，當宋齊興亡之際，家多直道全節之人。⑱二句言世傳忠孝。⑲新野縣名，今屬河南省。⑳胡書科斗文也。信遠代居鄢陵，鄢陵在河南豫州境，後徙新野，及滔徙江陵，史傳謂信新野人，稱其本也。二語歷敍庾氏世有生祠碑碣。此段敍世德。

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㈠階庭空谷，門巷蒲輪，㈡移談講樹，㈢就簡書筠，㈣降生世德，載誕貞臣，㈤文詞高於甲觀，㈥模楷盛於漳濱，㈦嗟有道而無鳳，㈧歎非時而有麟，㈨既奸回之奰逆，終不悅於仁人。㈩

㈠少微星名，一名處士星。易遯卦：「天下有山，遯。」逸民見論語微子。二句言信祖庾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也。㈡蒲輪以蒲裹輪，取其安也。此言齊永明三年，曾以蒲車束帛徵易也。㈢冀州裴使君召管輅爲文學從事，一見清談終日，時大熱，移牀於庭前樹下，向晨乃出。㈣晉代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因以竹葉箭箬代之。㈤貞臣信父肩吾也。肩吾不受賊職，潛奔江陵，故稱。㈥甲觀太子宮。言庾肩吾爲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子率更令也。㈦漳濱漳水之濱。漳水出湖北南漳縣，合沮水逕江陵縣入江，肩吾家於江陵，又嘗爲相東王錄事諮議參軍，故云漳濱也。㈧有道無鳳傷梁之亂世也。㈨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傷其出不以時。㈩奸回指侯景黨宋子仙也。奰音備（ㄅㄟ），不醉而怒也。逆，一作匿。侯景矯詔，使肩吾出喻諸不順者，肩吾因東遁，子仙購得之，幸得釋，間道奔江陵。此段敍祖父。

王子濱洛之歲，㊀蘭成射策之年，㊁始含香於建禮，㊂仍矯翼於崇賢，㊃游洊雷之講肆，㊄齒明離之胄筵，㊅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㊆方塘水白，釣渚池圓，㊇侍戎韜於武帳，㊈聽雅曲於文絃，㊉乃解懸而通籍，⑪遂崇文而會武，⑫居笠轂而掌兵，⑬出蘭池而典午，⑭論兵於江漢之君，⑮拭玉於西河之主。⑯

㊀王子，周靈王太子晉也。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晉叔譽聘於周，與之言，不能勝，還告平公言太子年十五而弗能與言，謂公事之，濱洛之歲十五歲也。 ㊁蘭成，信小字。射策，應試者對考試之策問也，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此言昔日王子濱洛之歲，乃今蘭成射策之年也。或謂蘭成句亦爲十五歲之故事，無以己小字與古人作對之理，庾文言一事，常以兩故實出之云；然蘭成爲何典，無所考。 ㊂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故含香爲尚書郎之典。建禮，門名。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於建禮門。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 ㊃矯翼，謂登仕途，漸顯跡也。崇賢，太子門。信爲度支郎，旋聘於東魏，還爲東宮學士，自抄撰學士在東宮，還復爲東宮，故云仍也。信年十五爲東宮講讀，故前用十

五歲之典作擬。㊄易震卦『洊雷震。』洊，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震爲長子，指太子也。肆，音肄（一；）講肆卽講習也。㊅易離卦：『明兩作離。』離爲日，日爲明，今有上下兩體，故云。胄，長也。胄筵太子之講筵。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爲次，不以天子之子爲上，故用齒字。㊆二句見東方朔答客難注。㊇釣渚館名，見鮑照蕪城賦。㊈兵事總謂之戎韜劍衣也。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㊉雅，正也，梁諸樂多以雅名曲。琴本宮商角徵羽五絃，周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故借用文絃二字。⑪漢劉向疏有云：『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⑫信又爲東宮領直，靑宮兵馬，並受節度，蓋任兼文武也。⑬兵車無蓋，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轂。見左傳宣四年。⑭蘭池漢宮名。典午司馬也，午屬馬，晉姓司馬，故以典午爲隱謎，而司馬爲掌兵官，故借用典午二字，意卽掌兵也。⑮江漢之君指元帝爲湘東王時，湘東在江陵，乃楚地，故曰江漢。信嘗與元帝論中流水戰事。⑯西河之主謂東魏也，西河故魏地，亦借用字。拭玉顯名之意。信使東魏，與其國人士接對，頗爲所稱。此段自敍仕梁之榮望。

於時㊀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㊁門成鄒魯，㊂連茂苑於海陵，㊃跨

橫塘於江浦，㈤東門則鞭石成橋，㈥南極則鑄銅爲柱，㈦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㈧西賮浮玉，㈨南琛沒羽，㈩吳歈越吟，⑪荆豔楚舞，⑫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⑬王歆爲和親之侯，⑭班超爲定遠之使，⑮馬武無預於甲兵，⑯馮唐不論於將帥。⑰

㈠於時；梁承平時也。㈡言其多富貴也。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朱軒華蓋，同會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歎其盛況，號曰冠蓋里，見水經注。㈢鄒魯多大儒，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㈣茂苑；繁茂之林苑。海陵；縣名，今江蘇泰縣。此喩天監中立建興苑於秣陵之建興里也。㈤橫塘；在今江蘇江寧縣西南，緣江築隄，故稱。此喩天監九年緣淮作塘也。㈥東門；言梁地東至於海也。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見述異記。㈦南極；南方極遠處，謂交阯也。後漢馬援征交阯，立銅柱，以爲漢之極界。㈧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見漢書貨殖傳。㈨賮；音燼（ㄗㄧㄣˋ），貨以將意，謂外夷之入貢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見拾遺記。㈩堯時，僬僥氏貢沒羽；見竹書紀年。僬僥在南方。二語敍梁全盛時期，遠方

皆入貢。⑪吳歌爲歈，越吟，莊舃故事，見王粲登樓賦注。⑫吳越荊楚，皆梁地，言其太平歌舞也。⑬梁與四十七年，境內無事，人民不見兵甲，此云五十年，舉成數也。⑭王歙，王昭君兄子也，爲和親侯，王莽遣往匈奴。⑮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後漢和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⑯馬武，後漢湖陽人，光武時，上言欲擊匈奴，光武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⑰馮唐，漢安陵人，文帝顧問之，與論將帥。四句言南北通好，不事干戈；蓋天監後，梁每舉兵侵魏，及魏分東西，東魏和梁，西魏亦不聞邊警。此段述梁承平之盛。

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①漁陽有閭左戍卒，②離石有將兵都尉。③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④設重雲之講，⑤開士林之學，⑥談劫燼之灰飛，⑦辨常星之夜落，⑧地平魚齒，⑨城危獸角，⑩臥刀斗於滎陽，⑪絆龍媒於平樂，⑫宰衡以干戈爲兒戲，⑬搢紳以清談爲廟略，⑭乘漬水以膠船，⑮馭奔駒以朽索，⑯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⑰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⑱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⑲既而魴魚赬尾，⑳四郊多壘，㉑殿狎江鷗，宮鳴野雉，㉒湛盧去國，㉓艅艎失水，

(十四)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十五)

㈠言梁狃於太平，禍機潛伏，侯景之亂將起也。㈡漁陽，秦郡，地在今河北。閭左，閭左之居民也。秦二世元年，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陳勝爲戍長，因以起兵，見漢書勝傳。侯景起家爲北鎮戍兵，此借勝事指之。㈢離石，縣名，今屬山西省。劉淵爲離石之將兵都尉。侯景受高歡命，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此即指之。㈣天子，謂梁武帝。武帝著毛詩問答尙書大義樂社義等書，何佟之等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㈤重雲，殿名。武帝於重雲殿講說，僧學聽衆萬餘人。㈥士林，館名。武帝開士林館以延學士。㈦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無土，皆爲灰墨，至後漢明帝時，有西域道人來中國，或以問之，道人言天地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見搜神記。㈧常星，卽恆星，其星常見。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夜明，恆星不見，佛從左脅墮地生。二語言武帝溺情釋教。㈨魚齒，山名，在今河南寶豐縣南，春秋時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㈩猛獸之角，能以爲城，見呂氏春秋行論篇。二語言梁不能完城郭以爲保守計。(十一)刁斗，兵營所用，以銅爲之，晝炊飯，夜擊持行，滎陽庫中曾有之，漢李廣治兵有恩，不擊刁斗以自衛。(十二)滎陽，縣名，今屬河南。(十三)龍媒，馬名。平樂，館名。後漢明帝至長安，取飛

廄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爲平樂館。二語言其不整武備。㈩三宰衡，宰輔也，漢王莽曾有此號。此指朱异勸武帝侯景之降，時梁魏方和，景叛魏來降，不宜輕許，以生隣怨。(十四)清談，見范寧罪王何論注。(十五)濆水疑作積水；一作潰水。膠船，周昭王事，昭王南征，濟於漢，船人以膠船進，中流膠解船散，王沒於水。(十六)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二語極言其危。(十七)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見抱朴子。(十八)箄音悲（ㄅㄟ）竹器，以蔽甑底，能淡鹽味，以鹽多着其上也。(十九)山東東阿縣有井，以其水煮膠，名阿膠，句見抱朴子嘉遯篇。(二十)詩汝濆：『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赬，赤也。魚勞則尾赤。(二一)禮曲禮語。壘，軍壁，數見侵伐則多。(二二)二語言妖異迭見，爲亡國之徵。(二三)湛盧，寶劍名。此劍本爲吳有，楚昭王臥而得之於牀，問於風胡子，風胡子言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去國。(二四)艅艎，舟名。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見左傳昭公十七年；餘皇，卽艅艎也。(二五)周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至魯僖公二十三年，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伊川，伊河所經地，在今河南境。二語言侯景將來也。此段言禍將作而梁君臣猶忽於武備。

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㈠大則有鯨有鯢，㈡小則爲梟爲獍，㈢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㈣非玉燭之能調，㈤豈璿璣之可正，㈥値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㈦飮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㈧見胡柯於大夏，㈨識鳥卵於條枝，㈩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⑪聞三川而遂窺。⑫

㈠姦逆謂侯景。景少而不羈，先事魏爾朱榮，榮敗，歸東魏高歡，又欲事魏宇文泰，後又歸梁，故言其遊魂放命反覆無常之意也。㈡鯨鯢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㈢梟獍惡獸，梟食母，獍食父，喻惡人。㈣匈奴畜牧多馬牛羊，逐水草而居，喻景爲夷狄也。㈤四時調和謂之玉燭，見爾雅。㈥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見書舜典。㈦二語言梁許景降。馬絡曰羈，牛繮曰縻，謂籠絡之如牛馬也。㈧二語言梁之納景也。春秋時，戎有獻虎豹皮於晉以求和者，見左傳襄公四年。㈨胡柯一作胡桐，出古西域鄯善國。大夏西域古國，在阿母河南。㈩條枝西域古國，今幼發拉底第格里斯兩河間地；其地有鳥卵如甕。二語喻梁通使於景。⑪春秋時，楚子觀兵於周疆，周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周九鼎之大小輕重，見左傳宣公三年，蓋有無王之意也。⑫戰國時，秦武王嘗言欲車通三川，見史記秦本紀，蓋有窺

周室之意也。三川，指周之伊洛河三水。四語言景潛圖反叛。此段敘侯景內附，及其謀叛。

始則王子召戎，㊀姦臣介胄，㊁旣官政而離逷，㊂遂師言而泄漏，㊃望廷尉之逋囚，㊄反淮南之窮寇，㊅出狄泉之蒼鳥，㊆起橫江之困獸，㊇地則石鼓鳴山，㊈天則金精動宿，㊉北闕龍吟，⑪東陵麟鬬。⑫

㊀王子，謂蕭正德也。正德，臨川王宏子，武帝胤嗣未立時，養以爲子，正德自謂應居儲貳，旣不能得，憤恨，陰伺國釁，侯景反，遂與通，而朝廷不知，以爲平北將軍，正德遂引賊入，梁之傾覆，皆正德致之也。 ㊁姦臣介胄，卽指以正德領兵也。 ㊂逷，音惕（去一）遠也。賊先以正德爲天子，及臺城開，乃降爲侍中大司馬，故云。 ㊃春秋時，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言其泄軍情也。正德旣爲賊所賣，乃密書與鄱陽王契，令以兵入，賊遮得書，矯詔殺之，故引寺人貂事爲喻。 ㊄廷尉，秦官，主聽獄。逋囚，逋逃之囚。謂景得罪東魏奔梁也。晉詔徵蘇峻，峻言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我能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遂作亂，此句引用其事。 ㊅景附梁，東魏討之，景敗於渦陽，故稱爲窮寇反轉盛之詞。三國魏諸葛誕據淮南反，此引其事。 ㊆狄泉地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晉永嘉中，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

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陳留人董養謂步廣爲周狄泉盟會地，白爲國諱，蒼爲胡象，旋有劉淵之亂。此以景比劉淵也。 ㊇橫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南。景敗渦陽，退襲壽春而據之，梁又與東魏和，以景無能爲也，景不自安，遂自壽陽舉兵內向。 ㊈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主三吳有兵，晉安帝時曾大鳴，遂有孫恩之亂。 ㊉金精，太白星也，兵象，梁太清三年，太白晝見。 (十一)梁普通五年，龍鬭於曲阿王陂。 (十二)東陵，梁帝陵，建陵也。中大同元年，陵口石麒麟動，有大蛇鬭隧中。四句言先時災異之迭見。此段敍內奸引寇。

爾乃桀黠㊀橫扇，馮陵畿甸，㊁擁狼望於黃圖，㊂塡盧山於赤縣，㊃青袍如草，白馬如練，㊄天子履端廢朝，㊅單于長圍高宴，㊆兩觀當戟，㊇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㊈竟遭夏臺之禍，㊉終視堯城之變，(十一)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十二)陶侃空爭米船，(十三)顧榮虛搖羽扇。(十四)

㊀桀黠，謂性情兇狡也。 ㊁馮，讀如憑；馮陵，倚勢欺陵也。王國地千里曰畿，去王城五百里爲甸。 ㊂狼望，匈奴中地名。黃圖，謂畿輔也。 ㊃盧山，單于南庭山。中國名赤縣神州。揚雄有前代豈樂傾無量

之資，快心於狼望之北，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之語。(五)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於朝，給以青布，及景圍臺城，——梁宮城——皆以所給用爲袍，乘白馬，青絲爲轡。古詩：『青袍似春草。』孔子與顏淵俱上泰山，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指問淵，淵言見有繫練之狀，見家語。(六)天子，指武帝。端正月；履端，猶言在曆之始。武帝被圍，正月不視朝。(七)單于，指景。景於臺城外築長圍，在東宮置酒奏樂以爲樂。(八)兩觀，兩臺雙植，又稱兩闕，昔者帝居，每門樹此於前，以標表宮門，登之可偏觀。(九)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見戰國策。太清元年及三年，皆曾白虹貫日。(十)夏臺，夏時獄名，在今河南鞏縣西南，桀囚湯於此。(十一)竹書紀年謂堯德衰，爲舜所囚，今山東莒縣，西有小城陽，俗諺以爲囚堯城云。(十二)干戚，卽今之盾斧。二語言援兵之不力，時援兵二三十萬在城外，不能奏勤王之效也。(十三)爭，一作裝。晉蘇峻反，溫嶠借資蓄器用於陶侃，卒平之，景圍臺城，元帝自荊州遣王琳獻米萬石，未至而都城陷，琳乃中江沈米，輕舸而還，此以侃喻琳。侃成功而琳無成，故曰空。(十四)晉陳敏反，顧榮臨陣，以白羽扇揮之，敏衆皆潰，景圍臺城，羊鴉仁攻之，爲所敗，此以榮喻鴉仁。榮却陳敏而鴉仁敗於景，故曰虛。此段敍侯景圍臺城。

將軍死綏，㈠路絕長圍，烽隨星落，㈡書逐鳶飛，㈢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㈣迷輪亂轍，㈤猛士嬰城，㈥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㈦常山之陣蛇奔穴。㈧五郡則兄弟相悲，㈨三州則父子離別。㈩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十一)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十二)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十三)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十四)

㈠綏，却也。語見司馬法。㈡邊備晝舉燧，夜舉烽，故曰隨星落。侯景圍臺城，數月不舉，糧盡，詐表解圍，以緩援兵，武帝許之，及援兵稍散，景已得糧，遂背盟，城內舉烽鼓譟。㈢景築長圍圍城，中外隔絕，有獻計放紙鳶藏敕於中，冀得外達，然爲賊所射落，計卒不果。㈣班馬離羣之馬，班，別也。左傳襄十八年：「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㈤迷輪亂轍，師遁無序之狀，見左傳長勺之戰。四句言援兵之潰散。㈥嬰城閉城自守也。㈦昆陽今河南葉縣。漢光武與王莽兵大戰於昆陽，莽兵驅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㈧諸葛亮造八陣圖，累石爲八，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陣蛇勢也。』㈨五郡：湘東王繹、邵陵王綸、武陵王紀、廬陵王續、南康王績也。五人皆武帝子，爲兄弟。——績先已卒，有子嗣爵。㈩三州：湘東爲荊州，武陵爲益州，邵陵時在潁州也。三人於武帝爲父子。二語敍梁宗室，以下敍諸將。⑪護軍：韋粲也。粲字長倩，與景戰，死之，贈爲護軍將軍。粲祖叡父放皆將兵，故曰三世爲將。將三世者敗，語見史記王翦傳。⑫江子一：子四子五兄弟三人，籍濟陽——當時郡，地在今安徽。——考城。子一字元亮，爲南津校尉，城被圍，與兩弟開門出，皆力戰死。主辱臣死，語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春秋晉先軫死於狄，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賊義子一而歸之，故以爲喻。元，首也。⑬尚書：羊侃也。侃字祖忻，爲都官尚書，賊至，守禦有方，尋以疾卒，臺城遂陷。齊將閉壁：指樂毅以燕師入齊，諸城皆下，獨田單拒守即墨也。燕師臥牆：指慕容寶兵敗，慕容垂憤疾，築城而還也。垂疾而築城，侃疾遂死，故云無大事去矣：爲陶侃討蘇峻時，長史殷羨謂侃語。⑭中子：柳仲禮小字。仲禮有膂力，賊渡江，被推爲大都督，與賊戰，爲賊所刺，被救幸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後遂降賊。魚門：郲國城門。郲與魯戰，獲僖公冑，懸諸魚門，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馬窟：長城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因有飲馬長城窟行。通中：

被創深入也。刮骨，指關羽中毒矢貫臂，醫爲刮骨去毒之事。自胄落至刮骨四句，言仲禮臨陣之遇險。

此段敍援兵之無用，及諸將之覆敗。

或以隼翼鷃披，㊀虎威狐假，㊁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强，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㊂聽胡笳而淚下，㊃據神亭而忘戟，㊄臨横江而棄馬，㊅崩於鉅鹿之沙，㊆碎於長平之瓦。㊇

㊀鷃，小鳥。鷃披隼翼，不明者以爲隼，明者視之知爲鷃，見亢倉子。㊁虎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以爲畏狐，見戰國策。㊂苻堅伐晉，戰於淝水，大敗，懼甚，至聞風聲鶴唳，亦以爲晉兵。㊃晉劉琨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聞之，皆爲流涕。㊄神亭，地名，在今江蘇金壇縣西北。太史慈與孫策鬬於神亭，策得其戟。㊅横江見前。此引孫策說袁術謀脫身事。㊆鉅鹿，即鉅鹿，今河北平鄉縣，項羽大破秦軍於此。縣東北有紂所作沙丘臺。㊇長平，戰國趙邑，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秦白起大破趙兵於此。趙將趙奢與秦軍相距武安，秦兵鼓噪，武安屋瓦皆震。此當言碎於武安之瓦，而言長平者，合兩役言之。二句言兵之振動。此段總敍敗兵之狀。

於是桂林顛覆，㈠長洲麋鹿，㈡潰潰沸騰，茫茫墋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晉鄭靡依，㈢魯衛不睦，㈣競動天關，㈤爭迴地軸，㈥探雀鷇而未飽，㈦待熊蹯而詎熟，㈧乃有車側郭門，㈨筋懸廟屋，㈩鬼同曹社之謀，⑪人有秦庭之哭。⑫

㈠桂林吳苑名。㈡長洲吳苑名，吳王闔廬遊獵處。伍子胥有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之語。二語言臺城旣陷，建康荒蕪也。㈢左傳隱元年：「周之東遷，晉鄭焉依。」㈣二語言臺城陷後，諸王自相殘害，無關賊之意也。㈤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見史記天官書。㈥木華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㈦鳥子初生，須母哺而食者名鷇音口（ㄎㄡ）。戰國趙武靈王被圍，欲出不得，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㈧春秋楚太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乃縊，蓋熊掌難熟，冀時久得援也。二語敍武帝之死，武帝徵求於景，多不稱旨，至御膳亦被裁抑，因憤而疾，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㈨葬埋不殯於廟曰側。武帝葬時，景使衞士於要地以大釘釘之，謂欲令其後世滅絕。此句言景惡葬武帝。㈩戰國齊閔王無道，淖齒弑之，擢其筋，懸之東廟。此言景又弑簡文帝也。⑪春秋時，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見左傳哀七年。此句總結建康之亡。⑫此句言己奔江

陵求援之意，逗出後文。此段敍臺城陷落，兩帝遇害，建康滅亡，

爾乃假刻璽於關塞，㊀稱使者之酬對，㊁逢鄂坂之譏嫌，㊂値彨門之征稅，㊃乘白馬而不前，㊄策青騾而轉礙，㊅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㊆排青龍之戰艦，㊇鬬飛鷰之船樓，㊈張遼臨於赤壁，㊉王濬下於巴丘，⑪乍風驚而射火，⑫或箭重而回舟，⑬未辨聲於黃蓋，⑭已先沈於杜侯，⑮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⑯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⑰

㊀漢甯成詐刻傳出關歸家，見漢書酷吏傳。 ㊁楚太子元入質於秦，黃歇使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㊂鄂坂指今湖北境。伍子胥自楚奔吳，嘗遇厄於昭關，信自吳奔楚，備受查察，故引其事。 ㊃鄋瞞伐宋，彨班御皇父充石敗之，宋武公以門賞彨班，使食其關門之租，因名爲彨門。彨音而（儿）。 ㊄公孫龍常持白馬非馬之論，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故虛言難以奪實，見桓譚新論。 ㊅李少君死後，人有見其在河東蒲坂乘青騾者，漢武帝聞而發其棺，無所有。 ㊆信西上江陵，又遇景遣大兵襲擊郢州。鋸牙鉤爪，喻景也。循江習流，喻景襲郢之兵也。 ㊇青龍，舟名，借爲戰

艦之號。(九)飛燕戰船名。樓船樓船也。(十)張遼三國魏將，字文遠，官至征東將軍，時江陵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故以比之。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吳周瑜大破曹操於此。張遼本以合肥之戰著名，赤壁疑合肥之誤。(十一)王濬晉滅吳之將，字士治，以喻胡僧祐也。景兵陷郢，進攻荊州，僧辯命衆軍乘城固守，元帝又命僧祐援之。巴丘山名，在今湖南岳陽縣城內。(十二)景攻荊州，不克，乃爲火艦燒柵，風不便，反自焚。(十三)賊數敗，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倍道歸建康。孫權乘大船觀曹操軍，操令弓弩亂發，箭着船，偏重幾覆，此引其事以喻景也。(十四)黃蓋字公覆，孫權將，赤壁之役，權以火攻計破曹操，先令蓋往詐降，蓋駕舟急進，乘風縱火，忽爲流矢所中，墮水，爲吳人所得，不知爲蓋，置廁牀中，蓋強以一聲呼韓當，當曰：『此黃公覆聲也。』急爲易衣，因以得生，江陵將陸法和破景將任約，約逃入水，因擒之，此以黃蓋事爲喻也。(十五)景既遁歸，王僧辯率兵沿流而進，攻郢州，景將宋子仙丁和等困蹙，僧辯命杜龕乘其不備襲擊，大破之，子仙和皆被擒，郢州平。杜侯三國魏杜畿，字伯侯，受詔作御船，船成，試之，遇風覆沒，畿溺死，此卽引以喻杜龕擒宋丁事也。(十六)黃鶴山名，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西北有黃鶴磯，黃鶴樓在焉。鸚鵡洲在武昌縣西南江中。落帆藏船謂避之也。(十七)信由郢巴至江陵，故曰路

分湘漢斗牽牛，爲吳分野。二句言己漸至江陵，猶悵望舊國舊都也。此段敍初去金陵，中途所歷。

若乃陰陵失路，㊀釣臺斜趣，㊁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㊂雷池栅浦，㊃鵲陵焚戍，㊄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㊅淮海維揚，三千餘里，㊆過漂渚而寄食，㊇託蘆中而渡水，㊈居於七澤，㊉濱於十死。(十一)

㊀陰陵，山名，在今安徽和縣，項羽至此迷失道，爲漢兵追及。㊁釣臺在武昌。斜趣言兵敗而遁。㊂曹操敗於赤壁，見前。烏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北，項羽兵敗，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而羽不渡。艤音蟻（一ˇ），整船向岸也。二句以操羽之敗比景。㊃雷池即大雷水，在安徽望江縣南。栅浦於江浦築栅以爲防也。㊄鵲陵即鵲頭山，在今安徽銅陵縣。景戍兵於鵲頭，爲王僧辯兵所破。㊅杞梓皆美材，產荆衡。二語言諸王皆無能爲，惟江陵之元帝可靖亂也。㊆書禹貢：『淮海維揚州。』信自金陵溯江而上，約三千餘里。㊇韓信微時窮困，釣於城下，一漂母哀之，飯信十餘日。漂以水擊絮也。㊈伍子胥奔吳，追者在後，江中一漁父令止蘆之漪，後渡使過江。㊉七澤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注。(十一)十死，言屢瀕於死也。此段敍己至江陵，見所過殘破，及途中之艱苦。

嗟天保之未定，㈠見殷憂之方始，㈡本不達於危行，㈢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㈣濫尸丞於御史。㈤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㈥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㈦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㈧泣風雨於梁山，㈨惟枯魚之銜索，㈩入鼓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⑪待蘆葦之單衣。⑫

㈠詩小雅天保：『天保定爾。』潘岳西征賦：『憂天保之未定。』㈡殷憂，憂心也。㈢危行，高峻之行，見論語憲問。㈣元帝即位，以信爲右衞將軍。㈤元帝先承制除信御史中丞。在位不事事曰尸。數語言信至江陵，復爲元帝所任用。㈥龍門，山名，在今山西，大禹所鑿，司馬遷生於此，故以稱遷。信以遷自比，故曰等。遷父談爲太史官，病且卒，遷使蜀適反，父子見於河洛之間，信父肩吾卒於江陵，故以爲喻。㈦司馬談臨歿，囑遷復爲太史，不忘己所著論。㈧陳實及子紀孫羣，事漢魏，世有重名，而德漸減，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此信引以爲喻，言先世皆無慙盛德，及己身而衰落也。㈨曾子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操。㈩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爲子路語，言以索貫枯魚之口而售之，不久生蠹也。二句信自敍思親。⑪楚辭：『搴汀洲兮杜若。』汀，平也。杜

若香草。　⑫三國吳諸葛恪當國時，童謠云：『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恪誅，以葦席裹身篾束腰，投於石子岡。元帝猜忌信變讒待死，自擬屈原諸葛恪，故云。此段敍仕於元帝，思親慮患。

於是西楚霸王，㊀劍及繁陽，㊁鑾兵金匱，㊂校戰玉堂，㊃蒼鷹赤雀，鐵軸牙檣，㊄沈白馬而誓衆，㊅負黃龍而渡江，㊆海潮迎艦，江萍送王，㊇戎車屯於石城，㊈戈船掩於淮泗，㊉諸侯則鄭伯前驅，⑪盟主則荀罃暮至，⑫剖巢熏穴，奔魑走魅，⑬埋長狄於駒門，⑭斬蚩尤於中冀，⑮然腹爲燈，⑯飲頭爲器，⑰直虹貫壘，⑱長星屬地，⑲昔之虎踞龍蟠，⑳加以黃旗紫氣，㉑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㉒西瞻博望，㉓北臨玄圃，㉔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㉕繫馬於鳳凰樓柱，㉖仁壽之鏡徒懸，㉗茂陵之書空聚。㉘

㊀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以喻元帝；一說，指陳霸先。　㊁繁陽，楚地。此言命將討景也。　㊂鑾，音坳（幺），苦戰多殺也。金匱，以金爲匱，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劵，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㊃玉

堂。見揚雄解嘲注。㊄四者皆戰艦名，此下十句敍陳霸先王僧辯等討景。㊅見丘遲與陳伯之書注。㊆禹南巡渡江，黃龍負舟。㊇楚昭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孔子謂惟霸者能得之。㊈屯，聚也。石城，卽石頭城，在今江蘇江寧縣西，孫權所築。陳霸先於石頭西築柵攻景。㊉戈船，船下置戈者，借喩戰船。掩，蔽也。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⑪左傳魯昭公四年，諸侯如楚，鄭伯先待於申。⑫魯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齊宋先至，其暮荀罃至。荀罃，晉大夫。時晉主夏盟，故曰盟主。⑬此二句言師之進逼，侯景及賊臣之出奔。⑭魯文公十一年，魯獲長狄僑如，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也。⑮黃帝戮蚩尤於中冀之野。二句敍斬侯景，景出奔，將自滬瀆入海，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⑯漢董卓被誅，尸於市，體肥，守尸者燃火置其臍中，光明達旦。景尸暴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故以卓爲喩。⑰趙襄子怨智伯荀瑤，旣殺之，漆其頭以爲飮器。飮器，飮酒之器也。景首傳至江陵，元帝命懸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故以荀瑤爲喩。⑱虹爲百殃之本，衆亂所基，見而頭尾至地，爲流血之象。壘，軍壘也。⑲長星屬地，長星墜也，主亡主將。⑳金陵素以龍蟠虎踞之形勢著稱。㉑有言黃旗紫氣，恆見東南，揚州之君，終成天下，卽指建康之地也。㉒殄，盡也。瘁，病也。㉓博望，山名，在今

安徽當塗縣西南，一名天門，亦曰東梁山，與和縣西梁山相對。㊃玄圃，苑名，梁簡文帝嘗於其中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㊄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玉女窺窗而下視。」㊅鳳凰樓，晉宮闕名也，在洛陽。㊆晉仁壽殿前，嘗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㊇茂陵，漢武帝陵。帝崩時，令以雜書三十餘卷隨身斂。此段敍討平侯景，兼傷故都之殘毀。

若夫立德立言，㊀謨明寅亮，㊁聲超於繫表，㊂道高於河上，㊃更不遇於浮丘，㊄遂無言於師曠，㊅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㊆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㊇

㊀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㊁謨明，言謀無不明，見書臯陶謨。寅亮者，敬而明之也，見書周官。㊂三國魏荀粲有象外之意繫表之言之語。㊃河上，漢人，文帝時，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莫知其姓氏，稱河上公。四句稱簡文帝。㊄浮丘，古仙人，接周王子晉上嵩山。㊅師曠，晉樂師，名曠也，字子野。曠往見王子晉，欲與辯言，晉謂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愼無言」曠歸，未及三年，告晉死者至。二句言簡文為賊所制，不遇浮丘，即位二年，為景所弒，猶無言於師曠也。

㈦臺城陷後，太子——卽簡文。——以幼子大圜屬元帝幷剪爪髮寄之。西陵；曹操陵，以喻簡文墓。魏兵至江陵，元帝令大圜充副使請和，元帝降魏，大圜入長安，不得一瞻父之陵寢，故文云。㈧當景率兵外出時，南康王會理等謀在內舉事，爲賊臣王偉所知，會理等皆被害，景謂簡文知之，遂懷逆謀。雲臺仗；本天子所主，而王偉等所用防守者，皆爲主兵，是雲臺甲仗反爲賊也。此言如會理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臣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良受戮，帝亦被弒。此段悼簡文帝。

司徒之表裏經綸，㈠狐偃之惟王實勤，㈡橫琱戈而對霸主，㈢執金鼓而問賊臣，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㈤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㈥始則地名全節，㈦終則山稱枉人，㈧南陽校書，去之已遠，㈨上蔡逐獵，知之何晚！㈩

㈠司徒；謂王僧辯也。僧辯討平侯景，元帝卽位，授爲鎭衞將軍司徒。㈡狐偃；晉大夫。晉文公返國，欲霸諸侯，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時周室方有難也。此言僧辯之師，猶狐偃勤王之舉。㈢琱，與雕通。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於秦，秦穆公橫琱戈出見使者。霸主；謂景也。㈣漢景帝時，膠西王卬附吳王濞反漢，既被擒，韓穨當執金鼓見之，詰問其發兵狀。賊臣；亦謂景。㈤杜元凱；杜預也。晉武帝欲滅吳，

惟預意與帝同，後預卒率諸軍平吳。㈥溫太眞溫嶠也，有討王敦平蘇峻之功。四句極稱僧辯。㈦釜節地名，又稱釜鳩里，在今河南閿鄉縣東，漢戾太子死處。㈧柸人山名，在今河南濬縣西北，紂殺比干於此。㈨大夫文種旣佐越王句踐滅吳，句踐賜劍令死，種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此言僧辯功成見害，時江陵已亡於魏，僧辯與陳霸先同立元帝子敬帝，旣僧辯又自北齊納蕭淵明爲梁嗣，霸先因襲執而殺之，及其子顏。㈩秦始皇臣李斯，上蔡人，惑於趙高，與共殺始皇長子扶蘇，而立二世，旣高又譖斯謀反，二世收之，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君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此言僧辯舍內主而立外君，以致如李斯之父子俱戮。此段敍王僧辯。

鎭北之負譽矜前，風飆凜然，㈠水神遭箭，㈡山靈見鞭，㈢是以蟄熊傷馬，㈣浮蛟沒船，㈤才子併命，俱非百年。㈥

㈠鎭北謂邵陵王綸也，綸於武帝大同中，爲揚州刺史，揚州在江北，故云；一說，北疑東之譌，以綸在中大同元年爲鎭東將軍也。綸於太淸二年，督率大兵發京口，直據鍾山，大破景兵，一時甚著威望，故曰矜前後給卒爲景所敗。㈡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占者謂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因令人持捕

魚，具入海，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㊂此見前鞭石成橋注。㊃綸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蟄熊嚙其所乘馬，蟄藏伏也。㊄綸討景，濟江，中流浪起，有物傷舟，幾覆。四句言綸少時險躁，不爲山川之神所祐，故功終不成。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武帝八子，故以爲比。併命者，謂綸後爲元帝所逼，見害於魏也。綸既亡滅，江陵亦敗，兄弟忌賊，皆不永年，故云俱非。此段敍邵陵王綸。

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㊀去代邸而承基，㊁遷唐郊而纂祀，㊂反舊章於司隸，㊃歸餘風於正始，㊄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㊅既而齊交北絕，㊆秦患西起，㊇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㊈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㊉營軍梁溠，⑪蒐乘巴渝，⑫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⑬荆門遭廩延之戮，⑭夏口濫逵泉之誅，⑮蔑因親以教愛，⑯忍和樂於彎弧，⑰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⑱未深思於五難，⑲先自擅於三端，⑳登陽城而避險，㉑臥砥柱而求安，㉒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㉓地惟黑子，城猶彈丸，㉔其怨則黷，其盟則寒，㉕豈寃禽之

能塞海，㉖非愚叟之可移山。㉗

㈠中宗，謂元帝也，帝廟號世祖，以其啓中興之業，故曰中宗，以比晉元帝。元帝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始封湘東王，侯景爲亂，諸王無奈之何，惟帝卒遣王僧辯等討平之，報萬民之冤，雪武帝簡文兩君之恥。㈡漢文帝先爲代王，大臣絳灌等平呂氏，迎入，以天子法駕至代邸請卽帝位。㈢堯先由其異母兄帝摯封爲唐侯，旋受摯禪爲天子。二句言元帝由湘東王爲帝也，侯景旣平，諸臣勸進，王乃於承聖元年冬十一月卽帝位於江陵。㈣王莽篡漢，更始爲帝，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令前整修宮府，光武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㈤王敦見衞玠，談論彌日，甚歎美之，言不圖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正始爲三國魏末年號，其時士大夫競尙淸談，世稱正始之風。㈥言元帝性猜忌，好自矜，雖有大勳，卒使臣下離貳，忽焉摧滅也。㈦時東魏已滅，爲北齊，與梁常有使命往來，然兵爭不已。㈧秦，謂西魏也，西魏都長安，故稱。承聖三年，魏遣于謹等大舉伐江陵。㈨項羽背楚懷王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不王高帝於關中，而已又懷鄉土，都於彭城，所謂背關懷楚。泰伯至吳，端委以治周禮，爲吳開國之君。端委，禮衣也。此言元帝依戀江陵，不歸都建康。㈩綠林，山名，在今湖北

當陽縣，王莽篡漢，王匡等起兵於此，號綠林，後因以稱刧盜。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英布遣戍驪山，驪山戍徒十數萬，布與相結，亡爲羣盜，漢興，附漢，後以叛亡。此言武陵王紀引兵自蜀犯江陵，元帝拔任約謝答仁於獄以拒之，二人皆侯景將也；綠林散卒喻任謝，驪山叛徒喻紀。⑪梁橋也。溠音磋（ㄘㄛ），水名，在今湖北隨縣西北。此爲楚伐隨之事，見左傳莊公四年。⑫蒐閱也。乘兵車也。巴渝見司馬相如上林賦注。二句言元帝遣兵自楚攻蜀。⑬魯僖公十九年，宋襄公殺鄫國之君以祭社，公子目夷言其用淫昏之鬼以求霸，霸必不成，元帝聞武陵王來，使方士畫其像於版，親釘支體以厭之，故用宋襄事爲喻。⑭荆門山名，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北，元帝遣將破武陵王，斬之於此。廪延春秋鄭邑，鄭莊公弟叔段恃母寵，欲自此襲鄭，爲莊公所逐，文引此以喻元帝之不兄。⑮夏口即今漢口，簡文帝大寶二年邵陵王綸在此承制百官，元帝令王僧辯以舟師逼之，綸後遂爲西魏所害。魯莊公三十二年，季友使人酖僖叔，僖叔歸及逵泉而卒，僖叔爲季友兄，故引此以喻元帝之不弟，綸爲武帝第六子，元帝爲武帝第七子。⑯因親以教愛語見孝經。⑰孟子盡心：『其兄關弓而射之。』二句言兄弟不能親愛，而反彎弓以傷和樂也。⑱旣，一作慨。魯與齊戰，曹劌請見魯莊公，欲言戰事，其鄉

人謂肉食者已謀之，劌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肉食指在位者。後漢杜篤嘗作論都賦奏光武，謂不宜都洛陽，應反關中。此言元帝旣在江陵卽位，戀土，不還都建康，臣僚多楚人，亦主不動，致魏兵至，不能禦，遂亡其國。 ⑲楚靈王暴，被弑，子干爲王，晉叔向言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必不濟，後子干果又被殺，見左傳昭公十三年。 ⑳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此三端者，君子避之，而元帝與武陵王書，有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之語，是自擅三端也。 ㉑陽城，山名，在今河南登封縣北，左傳昭公四年：「陽城，九州之險也。」 ㉒砥柱，山名，見賈讓治河議注。二句言元帝苟安荆楚，猶登至險以求安也。 ㉓兄弟急難，爲詩經語。四句言元帝忌克殘忍，當始討侯景時，但坐觀時變，不急加誅，及簡文時出師，不過欲自卽尊位，並非欲救簡文也。 ㉔賈誼有淮南比大諸侯，僅如黑子着面之語。黑子彈丸，皆言其小。元帝在江陵，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 ㉕寒，狄也。此言元帝交鄰無道，致起魏師也。 ㉖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死化爲寃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塡海，見山海經。 ㉗北山愚公年九十，以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出入迂曲，欲平之，見列子湯問。二句言元帝以一

小國結怨強鄰爲不量力此段言元帝中興後之失德失政。

况以沴氣朝浮，㈠妖精夜殞，㈡赤鳥則三朝夾日，㈢蒼雲則七重圍軫，㈣亡吳之歲既窮，㈤入郢之年斯盡，㈥周含鄭怒，㈦楚結秦寃，㈧有南風之不競，㈨值西鄰之責言。㈩俄而梯衝亂舞，⑪冀馬雲屯，⑫俴秦車於暢轂，⑬沓漢鼓於雷門，⑭下陳倉而連弩，⑮渡臨晉而橫船，⑯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⑰箭不麗於六麋，⑱雷無驚於九虎，⑲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⑳熾火兮焚旗，㉑貞風兮害蠱，㉒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㉓

㈠沴音例（ㄌ一）；沴氣，惡氣也。元帝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㈡承聖三年十一月，有流星墜於城中。㈢魯哀公六年，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㈣軫，星宿名，爲楚分野。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見春秋文耀鉤。四句言元帝即位以來，災異迭見也。㈤魯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將爲吳，以越得歲而吳伐之也。㈥謂吳伐楚，入楚郢都也。郢地即當江陵。二句言梁運將終。㈦春秋時周鄭交惡，以喻魏師之至，蕭詧以元帝殺其兄譽而與會師也。㈧

楚結秦宛，謂西魏僞元帝對其使者失禮，因遣于謹率大兵來伐也。㊈南風不競，晉師曠謂楚出師無功語，見左傳襄公十六年。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有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後晉惠公與秦交戰，果爲秦獲。二句言梁有可敗之道，故魏得乘機而入也。⑪梯衝，雲梯及攻城之車也。⑫冀州北土，産良馬。⑬俴，前（ㄘㄧㄢ）上聲，淺也，詩秦風：『小戎俴收。』收，軫也，兵車軫較平時車之淺者。暢轂，長轂，兵車轂較平時車之長者。⑭沓，重也。雷門，會稽城門。漢王尊有毋持布鼓過雷門之語。門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⑮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三國蜀兵伐魏，圍陳倉，諸葛亮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⑯臨晉，關名，即今大慶關，在陝西朝邑縣東。韓信擊魏豹，魏塞臨晉，信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而伏兵間道直襲豹所，虜之。六句言西魏之兵勢。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爲楚南公語，史記於項氏起兵時引用之。⑱晉魏錡如楚致師，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見左傳宣公十二年。⑲王莽末，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後漢書馮衍傳：『皇帝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四句言江陵衰弱，不能禦魏師也。⑳洞庭，湖名。在今湖南境。涔陽浦，接於楚都之郢。極，迷也。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望涔陽兮極浦。』二句

信自敍江陵破兵時，已先使於魏，故曰辭曰去。㊁晉獻公之筮有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師。』見左傳僖公十五年。㊂秦伐晉，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狐蠱，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及戰，遂獲晉惠公。㊃江陵將破，元帝盡焚古今圖書十餘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後出東門降魏。龍文寶劍名。四句敍江陵之失守，此段敍江陵之亡。

下江餘城，㊀長林故營，㊁徒思拑馬之秣，㊂未見燒牛之兵，㊃章曼支以轂走，㊄宮之奇以族行，㊅河無冰而馬渡，㊆關未曉而雞鳴，㊇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㊈雲夢僞遊之地，㊉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⑪硎谷摺拉，⑫鷹鸇批攪，⑬冤霜夏零，⑭憤泉秋沸，⑮城崩杞婦之哭，⑯竹染湘妃之淚。⑰

㊀王莽時，張霸陳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梁時，其地屬武寧郡。㊁長林晉縣，故城在今湖北荊門縣北，亦屬武寧郡。㊂拑音箝（ㄑㄧㄢ），與鉗箝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謂以木銜馬口，不令食粟，示有所畜積。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陷，故曰徒思。㊃齊田單守卽墨，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衝突燕

兵，燕兵大敗。以上言魏兵直取武寧，遂入江陵；武寧本可固守，惜無良將，因以致敗。㈤晉智伯欲伐仇猶，——夷狄國名。——道險不通，乃鑄大鐘遺之，仇猶平險以納之，仇猶臣章曼支諫，不聽，章曼支斷轂而馳逃，至十九日而仇猶亡，見韓非子。㈥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不可許，勿聽，宮之奇遂率族去國，晉旣滅虢，遂滅虞也，見左傳僖公五年。㈦光武北徇薊，王郎購之十萬戶，光武馳去，至滹沱河，王霸詭稱冰堅可渡，遂前，河冰眞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㈧齊田文入秦，秦留之，後幸得脫，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始出客，文客有善爲雞鳴者，羣雞聞之，皆鳴，乃出。四句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㈨章華，楚宮名，楚靈王所建。㈩雲夢，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漢高祖疑韓信反，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時信爲楚王，迎謁，因執之。⑪荒谷冶父，皆楚地。楚屈瑕伐羅，大敗，瑕縊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見左傳桓公十三年。莫敖，楚官名，卽瑕也。⑫硎谷，一名坑儒谷，在今陝西臨潼縣驪山下，秦始皇坑儒生於此。摺拉，摺齒拉脅，魏齊使人辱范雎如此。⑬攢，音費（ㄈㄟ）；批攢，擊仆也。言殘人如鷹鸇。⑭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時正夏季，天爲降霜，見淮南子。⑮後漢耿恭爲匈奴圍於疏勒，絕其水道，吏士渴乏，恭向井拜禱，泉水奔出，見後漢書恭傳；事在

秋七月，水本應涸，故以秋沸爲異也　⑯齊莊公伐魯，齊人杞梁殖戰死，其妻哭於城下，城爲之崩，見列女傳。　⑰湘妃，堯二女娥皇女英，皆舜妃也。舜南巡崩，葬於蒼梧之野，二女相與慟哭，淚沾竹，竹文爲之斑斑然，見述異記。自章華句至此，言魏兵入江陵後，梁人遭難情形。此段總敍江陵之亡，以著慘痛。

水毒秦涇，㈠山高趙陘，㈡十里五里，長亭短亭，㈢飢隨蟄鷰，㈣暗逐流螢，㈤秦中水黑，㈥關上泥青，㈦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㈧雪暗如沙，冰橫似岸，㈨逢赴洛之陸機，㈩見離家之王粲，⑪莫不聞隴水而掩泣，⑫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⑬石望夫而逾遠，⑭山望子而逾多，⑮才人之憶代郡，⑯公主之去清河，⑰栩楊亭有離別之賦，⑱臨江王有愁思之歌。⑲

㈠晉鄭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見左傳襄公十四年。　㈡陘，井陘，趙地，在今河北井陘縣東北井陘山上，險要地也。韓信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使人潛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兵還見之，以爲後路爲漢所襲取，驚潰，因破趙。　㈢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又孔六帖載十里一長亭，五里

一短亭；古人送別，常以長短亭爲程限。㈣晉時，中原喪亂，百姓避難於魯，饑不得食，掘野鼠蟄燕而食之。㈤後漢靈帝崩，袁紹等勒兵誅宦官，少帝與陳留王協——卽漢獻帝。——等出宮避亂，夜不知路，隨螢光以行。㈥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秦地也。㈦關上泥青卽指青泥城，在今陝西藍田縣；又秦西有青泥關。以上言梁人被掠入關之苦。㈧淄澠二水名，通流，在今山東，二水異味，合則難別。二句言貴賤混雜不分，皆被擄辱。㈨魏平江陵，虜俘長安，時方冬季，天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壑。㈩陸機爲吳人，吳亡於晉，遂入洛。⑪王粲爲山陽人，避董卓亂，入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二句信言在長安遇諸被俘之人。⑫隴山在今陝西隴縣，東西百八十里，登山東望秦川，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⑬交河故城名，在今新疆吐魯番縣西。青波楚地，在今河南新蔡縣西南。此言兩地遠隔，夫婦相離，設爲閨怨之辭。⑭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相傳有貞婦送其夫遠役，於此立而望夫，因死，形化爲石云。⑮述異記載中山有韓夫人愁思臺思子陵。⑯楚漢相爭時，武臣立爲趙王，間出，爲燕軍所獲，有廝養卒往說燕將而歸之，武臣因以美人妻卒爲報，南齊謝朓因

有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詩。㈦清河故國，故城在今河北清河縣東。晉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賣，備受困苦，元帝立，主詣縣自言，乃改封臨海，見晉書賈后傳。㈧栩陽亭，不詳。漢書藝文志有別栩陽賦五篇。㈨藝文志又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此段敍梁人被掠入關之苦。

別有飄颻武威，㈠羈旅金微，㈡班超生而望返，㈢溫序死而思歸，㈣李陵之雙鳧永去，㈤蘇武之一鴈空飛。㈥

㈠武威，漢郡，今甘肅武威縣。㈡金微，山名，在漠北。㈢班超久鎮西域，年老思歸，上疏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語。㈣溫序，東漢初時人，為隗囂將所拘，伏劍死，其子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卽棄官歸葬。㈤李陵別蘇武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陵武皆在匈奴，武後得歸，陵則以降匈奴終不返漢也。㈥事見江淹恨賦注。此段信自敍為魏所留，不得南歸。

若江陵之中否，㈠乃金陵之禍始，㈡雖借人之外力，㈢實蕭牆之內起，㈣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㈤荊山鵲飛而玉碎，㈥隋

岸虵生而珠死，㊆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㊇梁故豐徙，楚實秦亡，㊈不有所廢，其何以昌？㊉有媯之後，將育於姜，⑪輸我神器，居爲讓王。⑫

㊀江陵縣名，在今湖北，元帝以爲都，清爲荆州府治。否，讀否泰之否；中否，謂被魏所克也。㊁江陵陷於元帝承聖三年，明年王僧辯陳霸先等以元帝子方智即位建康，年十三，爲敬帝。未幾，禪位於陳，故曰金陵之禍始。㊂蕭詧稱藩於魏，魏封爲梁王，魏兵至，詧與會師同入江陵，故曰借人外力。㊃蕭之爲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故曰蕭牆，謂至近之地也。蕭詧於元帝爲姪，以姪伐叔，故曰蕭牆內起，言禍生於內也。㊄江陵既陷，元帝太子元良及子方略等皆見害。猶子，姪也，謂詧也。㊅荆山見春賦注。崑山旁以玉璞抵烏鵲，見鹽鐵論。㊆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爲塗之，後蛇銜大珠爲報，因名曰隋侯珠，見淮南子注。玉珠皆喻帝子，碎死言皆遭難也。㊇平林在今湖北隨縣東北。新市見徐陵玉臺新咏序注。後漢中興，平林新市皆起兵，二者皆楚地也。鬼火，燐也。殤魂即傷魂，鳥名，相傳爲一寃死婦人之靈。二句傷戰後中興之臣死者多也。㊈戰國時，秦滅魏，遷大梁於豐。秦末，項氏起兵，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終以亡秦；又前三戶注言亡秦必楚。文皆反言之以切時事，梁故豐

徙，謂元帝從建業徙都江陵也。楚實秦亡，謂魏自關中滅楚地之江陵也。㊉晉里克有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之語，見左傳僖公十年，文語蓋本此，言梁亡陳始興也。⑪二語爲占辭，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嬀，陳之姓也，出於虞舜，姜，齊之姓也，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及戰國而陳氏代齊，以喻陳霸先將受梁禪也。⑫敬帝在位三年，遜位於陳霸先，於是梁爲陳矣。莊子有讓王篇，此段敍江陵之滅，及梁之禪陳。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㊀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㊁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㊂以鶉首而賜秦，㊃天何爲而此醉。㊄

㊀二語爲易繫辭。㊁江東指建業一帶地。二句言武帝任用不肖子弟，皆以爲州郡，致盡失江東地。㊂漢高祖問吳王濞言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見漢書吳王濞傳。二語謂詧與元帝本一家，乃自相殘害，適以啓陳。㊃鶉首星次之名，荆州上當天文，自張宿十七度至軫宿十一度爲鶉首。魏滅江陵，立詧爲梁王，僅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襄陽南郡等鶉首之次，皆歸於魏，故文云。㊄此段言梁亡由於武帝失政，其子孫又自相吞併。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㈠始流播於東川，㈡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㈢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㈣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㈤日窮於紀，歲將復始，㈥逼迫危慮，端憂暮齒，㈦踐長樂之神皋，㈧望宣平之貴里，㈨渭水貫於天門，㈩驪山迴於地市，(十一)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十二)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十三)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十四)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十五)

㈠烈祖，謂庾滔也。 ㈡言滔過江家江陵。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故曰東川。 ㈢信自敍北遷長安也。 ㈣死生契闊見謝朓辭隨王子隆牋注。 ㈤巋然，獨貌。漢室中微，盜賊蜂起，西京未央建章諸殿，皆已墮壞，惟景帝子恭王在魯所建靈光殿，巋然獨存。文引此喻知交將盡，惟己獨存，猶魯靈光殿也。 ㈥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數將終，歲將始。 ㈦端憂，端然憂慮。暮齒，暮年也。四語言永滯異地而憂煎。 ㈧長樂，宮名，在長安中，見徐陵玉臺新咏序注。神皋，神明之界局。 ㈨宣平，長安城東北第一門。貴里，以其里中多貴顯者所居，故稱。 ㈩秦始皇築咸陽宮，引渭水灌都，

以象天漢。(十一)驪山始皇陵作地市。(十二)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皆曾爲大將軍漢武帝相公孫弘封爲平津侯，宇文護曾爲大冢宰，丞相平津侯；即指護。二語信言在周，備蒙恩禮也。(十三)金張許史；漢時大臣外戚之貴顯者。二語言與長安貴戚交游，然非所好也。(十四)漢名將李廣家居數歲，常射獵藍田山中，一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此信言己猶梁故右衞將軍也。(十五)楚太子質於秦，黃歇說秦相范雎，請歸之言者不歸，不過咸陽一布衣耳。時梁宗室客長安者甚多，言思歸者不獨諸王，尙有己也。此段先自敍在長安之遭際，結出思歸之本旨。

顏之推家訓論文章(一)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二)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

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㈢

㈠顏之推臨沂人，字介，初仕梁，後仕北齊，齊亡入周，隋開皇中召爲文學，深見禮重。有文集及家訓二十篇，此篇爲其家訓之一。㈡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也。㈢論語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㈠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㈡東方曼倩滑稽不雅；㈢司馬長卿竊貲無操；㈣王褒過章僮約；㈤揚雄德敗美新；㈥李陵降辱夷虜；㈦劉歆反覆莽世；㈧傅毅黨附權門；㈨班固盜竊父史；㈩趙元叔抗竦過度；⑪馮敬通浮華擯壓；⑫馬季長佞媚獲誚；⑬蔡伯喈同惡受誅；⑭吳質詆訶鄉里；⑮曹植悖慢犯法；⑯杜篤乞假無厭；⑰路粹隘狹已甚；⑱陳琳實號麤疎；⑲繁欽性無格檢；⑳劉楨屈強輸作；㉑王粲率躁見嫌；㉒孔融禰衡誕傲致殞；㉓楊修丁廙扇動取斃；㉔阮籍無禮敗俗；㉕嵇康凌物凶終；㉖傅玄忿鬬免官；㉗孫楚矜誇凌上；㉘陸機犯順履險；㉙潘岳乾沒取危；㉚顏延年負氣摧黜；㉛謝靈運空疎亂紀；㉜王元長凶賊自貽；㉝謝玄暉侮慢見及；㉞凡此諸人，皆

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

㊀露才揚己：班固評屈原語。㊁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體貌豔麗，曾作登徒子好色神女高唐諸賦，辭多淫冶，楚襄王乃以俳優待之。俳，音排（ㄆㄞ）；俳優，雜戲也。㊂東方曼倩：卽東方朔，見答客難注。漢書朔傳贊：『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滑稽有三說：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一說，讀爲骨稽，流酒器也，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也；一說，猶俳諧也。㊃司馬長卿竊貲無操：見揚雄解嘲注。㊄王褒僮約：選在前。㊅王莽篡漢，揚雄爲大夫，作劇秦美新，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時論譏之。新，莽國號也。㊆李陵：事見司馬遷報任安書注。㊇劉歆：漢宗室，後改名秀，向子，字子駿，官至京兆尹，封紅休侯，王莽少時，與歆俱爲黃門郎，及篡位，引爲國師。㊈傅毅：見魏文帝典論論文注。毅初爲車騎將軍馬防軍司馬，後爲大將軍竇憲司馬也。㊉班固繼其父彪續成漢書，劉勰劉知幾並譏固盜竊父史。⑪後漢趙壹，字元叔，西縣人，恃才倨傲，不爲鄉里所容，作窮鳥賦以自遣。抗竦過度：卽指壹恃才倨傲也。⑫後漢馮衍，字敬通，杜陵人，幼有大志，嘗作顯志賦以自厲。浮華擯壓：言人多短其文過於實，以致廢棄也。⑬後漢馬融，字季長，

茂陵人，著述甚富，爲世通儒。融不敢違忤勢家，至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⑭蔡伯喈卽蔡邕，以仕董卓，爲王允收付廷尉，死於獄中。⑮吳質見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注。詆訶鄕里謂質爲鄕里所毀責也。⑯曹植見王仲宣誄注。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武帝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⑰杜篤後漢杜陵人，字季雅，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⑱路粹三國陳留人，字文蔚，韋誕評其性頗忿鷙，險狹，卽言性情褊窄也。⑲麤疎韋誕評琳語。⑳繁欽三國魏潁川人，字休伯。性無格檢，謂不守法，韋誕評之如此。㉑劉楨見魏文帝典論論文注。輸作，罰其輸力作苦也。魏文帝爲太子時，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楨獨平視，武帝聞之，收楨，減死輸作。㉒王粲在荊州依劉表，表以其貌寢而體弱通侻——簡易也——不甚重也。率躁，卽指通侻而言。㉓孔融爲曹操所忌而被害。禰衡見融薦衡表注，以狂傲爲黃祖所殺。㉔楊修後漢華陰人，字德祖，有俊才，爲曹操主簿，操有所隱，修輒知而揭之，操忌其才，殺之。廙，音弋（一）丁廙後漢沛人，字敬禮，博學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郞，魏文帝卽位，以其黨曹植，誅之。㉕阮籍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注。籍嫂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

籍曰：「鍛豈爲吾設。」㉖康與向秀共鍛大樹下，鍾會往造，康不禮，會譖於司馬昭，被殺東市。㉗傅玄晉泥陽人，字休奕。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喧嘩，皆坐免官。㉘孫楚晉太原人，字子荊。楚參石苞驃騎軍事，負才氣，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苞奏其訕毀朝政，此其矜誇凌上也。㉙陸機委身成都王穎，被害。㉚潘岳性輕躁，趨勢利，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其母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後爲孫秀所誣，被誅。乾沒，徼幸取利之義。㉛顏延年每犯機要，權貴以其五君詠辭旨不遜，嘗欲黜爲遠郡。㉜謝靈運見鍾嶸詩品序注。空疎亂紀，謂不合於理而亂法紀也，靈運以謀叛誅。㉝南齊王融，字元長，爲竟陵王子良謀主，齊武帝病篤，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帝重蘇，俄崩，西昌侯鸞奉太孫登殿，收融賜死，此其凶賊自貽也。自貽言自取其禍也。㉞謝玄暉即謝朓。朓常輕江祏，祏不堪，構而害之，下獄死。

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㈠皆負世議，㈡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㈢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

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㈣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㈤深宜防慮，以保元吉！㈥

㈠漢武名徹，景帝子。魏太祖即曹操。文帝即曹丕。明帝名叡，文帝子。宋孝武帝姓劉，名駿。㈡世議言爲世所譏議也。㈢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列於文學科。荀況見劉向戰國策序注，著有荀子。孟軻即孟子，見劉向戰國策序注。枚乘見上書諫吳王注。賈誼見過秦論注。蘇武見庾信小園賦注。張衡見徐陵玉臺新詠序注。左思見鍾嶸詩品序注。㈣九霄猶九天，謂天空極高之處也。㈤四句言文字每易致禍。㈥元吉大吉也，易坤卦：『黃裳元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六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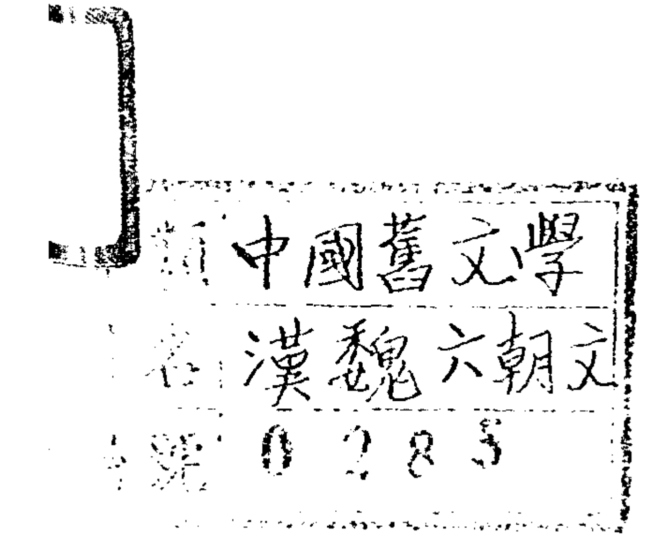
學生國學叢書 漢魏六朝文一册 (83208·1)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臧勵龢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㕔





中國舊文學
漢魏六朝文
0285